



摇花放鹰传

下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摇花放鹰传

(下)

(台湾) 卧龙生 著

目 录

第四十一回	白衣剑手	(1031)
第四十二回	曲折花纹	(1073)
第四十三回	年深月久	(1099)
第四十四回	腾龙七绝	(1126)
第四十五回	白芒交织	(1154)
第四十六回	断事明确	(1180)
第四十七回	飞鹏七击	(1204)
第四十八回	血雨腥风	(1212)
第四十九回	惊天动地	(1240)
第五十回	心甘情愿	(1256)
第五十一回	身世如谜	(1278)
第五十二回	无影三刀	(1289)
第五十三回	隐居百年	(1317)
第五十四回	其来有自	(1345)
第五十五回	调配实力	(1372)
第五十六回	天罗教主	(1399)
第五十七回	预测角度	(1427)
第五十八回	一念之差	(1456)
第五十九回	精锐尽出	(1486)
第六十回	出神入化	(1516)

第四十一回 白衣剑手

傅东扬道：“秀才仔细的看过那根金桩，那是用来固定一件物体之用。”

东方亚菱道：“用来固定一座古堡，以免山川变形，使古堡形体销毁，虽然大地变化，自然间，威力无穷，但有金柱固形，至少也可以多过一些年。”

傅东扬道：“乌金锈蚀不重，用金为柱，时间可能更久一些，只是，用这等名贵的乌金作为柱石，这份气魄、豪华，实为不可思议的事。”

东方亚菱道：“因为，那古堡中的藏物，贵重过金柱十倍，只有那些藏物，才配用乌金作为柱。”

傅东扬道：“哦！姑娘可知那古堡中藏吗？”

东方亚菱道：“还不敢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古堡求证，也值得冒这一次大险。”

谈话之间，已然行近了金桩附近。

傅东扬伸手拨开乱草，果然见一个碗口粗细的乌桩。

东方亚菱伸出纤纤玉手，轻轻拂动着乌桩，道：“就是这一个了。”

傅东扬点点头，道：“秀才曾经沿着乌桩，找寻了三丈方圆，但除了这根金桩子之外，再也找不到一点可疑的蛛丝马迹了。”

东方亚菱道：“金桩既现，其门不远，不过，那一定是很难找的地方。”

傅东扬道：“古堡藏物，对华一坤他们都很重要吗？”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这情况，有些不同，如是晚进的想法不错，这古堡所存放的藏物，可能关系着整个江湖的命运。华一坤和那个组合，已然有着庞大无比的威力，就目下所见而言，就算是少林、武当，这两个武林中最大的门派，也无法和他们比拟，但他们一直按兵不动，这又为了什么？”

傅东扬道：“姑娘意思是……”

东方亚菱接道：“晚进的意思是，这座古堡中，可能隐藏着一种他们害怕的东西。”

傅东扬道：“姑娘觉着，那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反问道：“老前辈的看法呢？”

傅东扬道：“可能是一种制服他们的武功。”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老前辈说的十分有理，不过，如若单纯是一种武功，他们也未必这样害怕了……”

语声微顿，接道：“武功一道，固然是招招相克，但上乘武功，必需第一流的人才，才能练成第一流的武功。就算这古堡中，真的藏有克制他们的武功，那又需多少的人才，多少的时间，才能训练出一批克制他们的人手。”

傅东扬叹息一声，道：“姑娘的高论，不得不叫人心折，秀才佩服极了。”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老前辈，目下，我还无法想出，这古堡中收藏着什么？咱们先找出门户再说吧！”

傅东扬一皱眉头，道：“姑娘，草丛中十分阴湿，到处是鹅

卵石，那说明了这个地方，经过了一段相当年月，山洪冲集了这些石块，堆积了相当多淤泥，就算真有门户也被淤泥、乱石掩去了。”

东方亚菱道：“我知道，但他能留住这根金桩，就可能……”

突然住口不言，双目凝注在金柱之上瞧着。

傅东扬也不打扰，只是静静地站在一侧。

这景象，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启示，一个人的智慧，总有着它的极限，渊博的学问，精细的观察，不放弃任何一个细的关节，才能是发挥智慧的根源。

自己曾在这金桩旁侧，沉思了良久，在这金桩的周围寻找，希望能找出进入古堡的门户。

但想来想去，就没有想到关键可能在这金桩之上。

东方亚菱高明处，就在能一眼间，看出了关键所在。

事实上，淤泥积石，如若不把关键安排在这金柱之上，又如何能够保留下进入古堡的隐秘呢？

但自己竟然想不起来。

这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错误。

但闻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傅前辈，看来，得把这金柱上洗一洗，才能瞧出个中的隐秘了。”

傅东扬笑道：“这个，秀才来。”

嘶的一声，脱去了身上的一片长衫，用力在金桩上擦拭起来。

他内力强劲，片刻工夫，那黑黑的金桩，竟被他擦得油光明亮。

东方亚菱道：“可以了，也不能擦拭得太利害。”

傅东扬道：“姑娘，老朽在擦拭这金桩时，感觉着这金桩之上，确有一些存在的花纹。”

东方亚菱道：“这就对了。”

伏下身去，仔细查看起来。

傅东扬也凝目望去，只见那金桩上，隐隐有着很淡的花纹。但他却瞧不出那花纹上，画的是些什么？”

东方亚菱看得很入神，似乎是在欣赏一幅名画，看得很仔细。

傅东扬也很用心的，瞧了良久，瞧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放弃。这时，突然间，草丛中，响起了一阵簌簌之声。

傅东扬突然间一吸真气，凝神戒备。

转头望去，只见南宫玉真和秋飞花，一先一后的行了过去。南宫玉真疾行一步，到了金桩旁侧。

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原来，她发觉了东方亚菱全神贯注，不敢惊扰。

又过了一刻工夫之久，东方亚菱突然站起了身子，回头一笑，道：“老前辈，找到了……”

忽然发觉，站在身侧的竟然是南宫玉真。

微微一笑，南宫玉真缓缓说道：“小表妹，找到了什么？”

东方亚菱道：“找到了古堡的入口之处！”

南宫玉真道：“什么古堡？”

东方亚菱道：“这地方有一座古堡，就是华一坤他们要找的地方。”

南宫玉真道：“这是真的？”

东方亚菱道：“表姐，大概十有八九了，等我找到了门户，咱们就可以进去了。”

南宫玉真道：“这地方，这样荒凉，怎会有什么古堡？”

东方亚菱接道：“所以，任何人，都想不到这地方，如是很容易被人找到，华一坤他们也不会找上我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看来，你确有过人的智慧，华一坤他们花费了很多年的工夫，找不到的地方，却被表妹几个时辰就找了出来。”

东方亚菱道：“不！我花了很多天的工夫，这几日中，我一直不停地在想，一直想到了昨天，才算把事情想通，唉！如非傅前辈从中相助，我也不会很快找到了此地。”

语声一顿，接道：“表姐，请再费心等候片刻，别让华一坤等人行了过来。”

南宫玉真道：“这个表妹放心，表姐拼了命，也不让华一坤等过来打扰表妹，秋兄，你在这里陪陪亚菱。我先走一步了。”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等一等，秀才一起去。”

秋飞花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目睹傅东扬、南宫玉真等离去之后，东方亚菱一转身子，双目凝注在秋飞花的脸上，缓缓说道：“秋兄，我好累啊！”

东方亚菱一说累，似是就累得支持不下去，双腿一软，就要向地上倒去。

秋飞花一伸手，扶住了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亚菱，你太辛苦了。”

说是扶，事实上，不如说是抱，东方亚菱整个娇躯，俱入了秋飞花的怀中。

她微微闭着双目，脸儿贴在秋飞花的前胸之上。

秋飞花轻轻揽着东方亚菱的柳腰，缓缓说道：“亚菱，好好的休息一下。”

东方亚菱闭着的双眼没有睁开，口中却缓缓说道：“秋兄，谢谢你这样关心我，我从没有这样累过，让我睡一刻。”

秋飞花道：“你多睡一会儿，不要太紧张。”

东方亚菱嘴角间泛起了一抹笑意，缓缓说道：“飞花，我太没有用了，是不是？”

秋飞花道：“这话从何说起？”

东方亚菱道：“我这个身体，实在太娇了，轻轻累了一下，人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秋飞花道：“亚菱，是我惭愧……”

东方亚菱突然抬起头来，望着秋飞花，脸上是一片自惜自怜的神情，接道：“为什么？”

秋飞花道：“我不能保护你，使你这娇弱之躯，奔行在江湖之上，餐风饮露，疲累如斯，想起来怎么不惭愧呢？”

东方亚菱嘴角处绽开了美丽的笑容，脸上也泛起一片动人的光彩，缓缓说道：“但愿有一天，我会依附在你的保护之下。”

秋飞花叹口气，道：“但我知道，这一天很遥远，亚菱，不但我要叫你来保护，就是整个的武林安危，也都付托在你的身上，亚菱，怎不叫我……”

东方亚菱就算垫起脚儿，也只能把鼻子碰住秋飞花的下颚，只好扬起手儿，掩住了秋飞花的嘴，接道：“不要这样说，秋兄，我会承担起这个担子，为了你的荣耀。”

不容秋飞花接口，人却转过了脸儿，接道：“秋兄，帮忙我，

找到那古堡之门。”

秋飞花哦了一声，道：“亚菱，这地方真有一座古堡吗？”

东方亚菱把身躯依靠在秋飞花的身上，缓步向前走去，一面笑道：“大概是不会错了，如若咱们真的找到了那座古堡，你会觉着很奇怪。”

秋飞花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阵阵少女香气，清雅芬芳，中人欲醉，不禁心中一荡，抱在东方亚菱腰间的手指儿，忍不住紧了一紧，道：“那是一座什么样子的古堡？”

东方亚菱道：“完全倒立在地下的古堡，我想那里面的布置设备，也都是倒立在地下。”

秋飞花道：“整座倒立在地中的古堡？”

东方亚菱道：“不错，而且，那里面可能有着很多的埋伏，隐藏着很多的杀机。”

秋飞花道：“这么说来，是一处很凶险的地方了？”

东方亚菱道：“是！一处很凶险的地方，不过，正因为那是一处很凶险的地方，所以，才放有着天下武林中最大的机密。”

秋飞花叹口气，道：“亚菱，我如何帮助你？”

东方亚菱道：“我已从那根金桩之上，瞧出了一些门道，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出那古堡之门。”

秋飞花道：“哦！你可知道那地方吗？”

东方亚菱道：“大致的方向，我会记得，不过，还得仔细的找一找。”

秋飞花笑一笑，道：“咱们慢慢的找吧！”

行约数十步，东方亚菱突然停了下来，道：“秋兄，就在这附近了，我要停下来，寸地寸土的找！”

秋飞花道：“可要斩去这附近荒草。”

东方亚菱道：“不用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能够找到那古堡门户，而仍保持这地方的原来样子。”

秋飞花道：“但那金桩，十分明亮，一眼间就可以瞧出来，以华一坤的精明，岂有瞧不出的道理？”

东方亚菱道：“希望我们能很快的找到那古堡之门，如能毁去那根金桩更好，不便毁去，也要设法把它削平，掩起痕迹，这根金桩，对人的启发很大，华一坤也一样可以想到，这金桩之下必有玄妙。”

垂下头去，仔细在地上找了起来。

秋飞花左手拨动荒草，右手翻动石沙，口中笑道：“亚菱我帮你吧！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东方亚菱微显苍白的脸上，升起了一缕淡淡的红晕，笑一笑，道：“多谢你的体惜，了却这件江湖大事之后，我也要你教我练工夫。”

秋飞花道：“你身体娇弱，不练也罢。”

东方亚菱低声说道：“我如不把身体练得好一些，以后，我怎么能够……”

能够怎么样，她没有再说下去，神情间，却泛起了一抹羞怯的笑容。

话不多，但却早已心许。

事实上，秋飞花的举动之间，也早把东方亚菱看作了自己的未来贤妻，惜爱之情，溢于言表。两人就这样的蹲在地下，找了下去。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亚菱，你……”

摇摇头，东方亚菱接道：“就应该在这附近，咱们再找一会。”

看着东方亚菱的疲累，秋飞花内心中，有着无限的怜惜，但看她脸上紧张的神情，又不忍拂逆她的心意。

就这样，两个人，又一寸一尺的找了下去。

忽然间，东方亚菱站了起来，喜道：“在这里了！……”

张嘴吐出一口鲜血，向地上倒去。

秋飞花大吃一惊，伸手扶住了东方亚菱，道：“亚菱，你怎么了？”

口中说话，右手却一掌按在东方亚菱的背心之上，一股热流，攻入了东方亚菱的内体之中。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缓缓睁开双目，道：“秋兄，我这个身体，当真是太不争气了。”

秋飞花道：“亚菱，别这样说，你不是为了自己，耗费心血，苦苦思索，是为了当今武林同道……”

东方亚菱笑一笑，接道：“不管怎样，我已经找到了那入宫之门，总算心血没有白费。”

秋飞花低头望去，但见一片砂石淤泥，哪里有什么入宫之门，不禁一怔，道：“门在哪里？”

东方亚菱道：“就在这里。”

蹲下身体，用手捡起一枚金环。

那金环粗如拇指，东方亚菱只能拉起寸许左右。

那是一枚乌金制成的圆环，但环上，却有一个练子系着。

秋飞花接过金环，道：“亚菱，可要用力拉吗？”

东方亚菱笑一笑，伸出纤巧的玉指，握住了秋飞花的右手，道：“不可用蛮力，缓缓加力，向上提动，以观变化。”

只听她柔声说道：“大哥，轻轻向上提动。”

声音很低，低得似乎是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

但秋飞花听到了，缓缓向上提动金环。

用到了两百斤的力道，仍然是毫无反应。

但秋飞花不敢再用力了，轻轻吁一口气，道：“亚菱，我不敢用力了。”

东方亚菱道：“为什么？”

秋飞花道：“这环练在淤泥中，淹埋甚久，可能已经蚀朽，我怕一加力，金练断去，岂不前功废弃？”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你用了多少劲力？”

秋飞花道：“两百斤左右。”

东方亚菱道：“再往上，用到五百斤力道，就别再加劲了。”

秋飞花点点头，缓缓向上加力。

用过四百斤力道以上，果然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两人落足之处的地面上，也似是有了震动。

东方亚菱道：“快些放手！”

秋飞花依言松开了右手。

那金练之上，似是有重物下坠，秋飞花一松手，金环立刻沉了下去。

摇动地面，突然间静了下来，但那轧轧之声，却未曾停止，反而有着愈响愈烈之势。

秋飞花伸出右手，一把揽住了菱姑娘柳腰，准备应变。

响声由盛而衰，终于停下。

但两人身前的草叶，却缓缓向两侧移动，裂出一道门户来。

是一道三尺见方的圆形洞口，一面银牌，缓缓由洞中升起。

牌上，写着朱红色的大字，一目了然。

写的是：地下古堡，杀机弥漫，行入此门，生死莫怨。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这位古人倒也有些英雄气度。”

秋飞花低头看去，只见一道阶梯，向下面通去。

那升上来的银牌，原本稳立未动，但片刻之后，却轻微的摇动起来。

东方亚菱急急说道：“大哥，快些，抓住它。”

秋飞花哦了一声，伸手抓住木柄。

东方亚菱吁一口气，道：“看来，这木门还有着开放的时限，如银牌摇动，那是说明了这道门户很快就要关闭了。”

秋飞花道：“只要那金环仍在，就算是这木门真的关闭了，岂不是仍可打开？”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这机关，构造得十分巧妙，一旦现出的门户，重又关闭，只怕那金环也会失去作用了。”

秋飞花怔了一怔，道：“亚菱，你是说，这门户关闭之后，就永远难再有重开的希望了？”

东方亚菱道：“看起来，确然如此……”

语声一顿，接道：“大哥，我去叫他们下来。”

秋飞花道：“不用了，你疲劳不堪，我招呼他们一声就是。”

这时，他已觉到手握的银牌柄上，有一股旋转的力道，正在不停的扭动，所以，也不敢轻易把手中的银牌交给东方亚菱。

秋飞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诸位请来。”

声音用丹田内力，送了出去，不太大，但周围数十丈内的人，都听得十分清楚。

包括傅东扬在内，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片惊奇之色。

天虚子摇摇头，道：“不可思议啊！难为女施主，怎么找得出来？”

东方亚菱微带困倦的脸上，泛起了一抹微笑，道：“晚进只能说运气好些，其实，这也并非全无迹象可寻，那四株巨松，在午时、子夜，日光月华耀照之下，确然构成了一座古堡的影子，但目光可及处，却不见古堡留下任何的断壁残墙，这就使晚进想到了地下……”

傅东扬叹口气，接道：“谈何容易啊！单是这地下两字，就想了华一坤数十年，仍然想不出一点眉目。”

东方亚菱道：“所以，晚进自己感觉到运气比别人好些。”

南宫玉真道：“古堡找到了，也寻出了入堡的门户，聪明的小表妹，现在，咱们要不要进去呢？”

东方亚菱道：“诸位，都看到那银牌上的字迹了。”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看到了，不知表妹对消息埋伏之学，是否也有素养？”

东方亚菱道：“对机关埋伏略知一、二，但这古堡中有什么机关埋伏，却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查，老实说，我目前还一无所知。”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我替表妹开道。”

举步便欲向下行去。

东方亚菱急急叫道：“表姐留步！”

南宫玉真停下了脚步，道：“表妹，你……”

东方亚菱道：“这大门处，一般而言，都有很厉害的埋伏。”

南宫玉真低声道：“小表妹，我知道，这地方很凶险，所以，我才应该走前面。”

东方亚菱道：“不！你要最后进去。”

南宫玉真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一旦华一坤率人追来，还要你抵挡强敌。”

南宫玉真道：“我留下追风、摘星断后。”

天虚子道：“老道士奉陪断后。”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听我招呼，诸位才行入洞中。”

一侧身，当先而下。

秋飞花身子一闪，越过了东方亚菱道：“我走前面。”

可怕的是那些机关埋伏。

秋飞花道：“亚菱，这个……”

东方亚菱低声道：“跟在我后面。”

秋飞花道：“可是你的身体……”

东方亚菱道：“我现在很好……”

放低了声音，道：“大哥，跟在我身后，距离近一些，一伸手就可以扶住我了。”

秋飞花哦了一声，闪身退到一侧。

东方亚菱缓步而入，秋飞花紧随身后。

傅东扬、东方雁、兰兰、秀秀，鱼贯相随。

这是形如阶梯的一条路，数到一十级，才到底层。

通过二尺宽窄的甬道，折向正北方位行去。

东方亚菱一面举步沿甬道向前行去，一面问道：“这十八级阶梯，有多深距离。”

秋飞花道：“大约有一丈二尺深浅。”

东方亚菱哦了一声，人却停下了脚步。

原来，甬道竟然通到了十字路口。

任何一道通路，再行过三尺后，陡然折转过去，无法看到三尺以内的景物。

这时所有的墙壁，都是一样的颜色。

任何人，都能感觉出，已行入了地下古堡之中。

秋飞花低声道：“亚菱，很难选择吗？”

东方亚菱道：“三条去路，有两条是绝路，只有一条活路，咱们应该如何走，实在很难选择。”

秋飞花道：“三条大路走中间，咱们一直走过去就是。”

东方亚菱道：“大哥，那是感觉推断，但咱们现在面临的是生死关头，不能把性命当儿戏。”

秋飞花哦了一声，未再多言，但内心之中，却是有些不信。

他没有再开口，但东方亚菱似是已经猜到他的心意，笑一笑，道：“秋兄，多一分考虑，可以多一分安全，咱们正还身处一种绝对危险环境之中，耐心一些总会好一点。”

秋飞花道：“姑娘说的是。”

东方亚菱又仔细看了一阵，低声说道：“秋兄，你好像猜对了，咱们应该走中间。”

秋飞花道：“就这样走过去吗？”

东方亚菱道：“是！就这样走过去。”

秋飞花道：“我走在前面如何？”

东方亚菱道：“不行，咱们已经完全有了凶险，每一步，都可能会造成危机，大哥，咱们生死同命，你还和我争什么呢？”

秋飞花道：“我不是和你争，我只觉着一旦遇上了什么凶险，我躲开机会，应该是比你大一些。”

东方亚菱道：“这地方，是一个设计很精密的地方，一旦让

机关发动，任何人，躲避的机会，都不会很大，最好的办法，就是别让机关发动。”

秋飞花道：“这个，这个……”

东方亚菱接道：“大哥，跟在我的后面走吧！”

秋飞花笑一笑，举步向前行去。

他忽然发觉了东方亚菱是那么可爱是那么动人。

一股惜怜之情，不觉间，由内心中泛了起来。

那是一种发乎于情的举动，突然间，伸出手去，揽住了东方亚菱的柳腰。

东方亚菱缓缓转过头来，双目中突然间，流下两行情泪。

秋飞花吃了一惊，急急放开了右手，道：“亚菱，我是无意的，你不要生气。”

东方亚菱道：“不是生气，我是太高兴了。”

慢慢把娇躯，偎入了秋飞花的怀中。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亚菱，我发觉了你给人一种难忘的怀念……”

东方亚菱摇了摇头，接道：“我不要别人怀念我。”

秋飞花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因为，我只要大哥一个人怀念我。”

秋飞花道：“亚菱，我……”

只觉脸上一热，未完之言又咽了下去。

东方亚菱道：“大哥，有什么话，请说出来吧！我好希望听听你心里的话。”

秋飞花道：“亚菱，一个人能得到你这样人的钟爱，那该是毕生最大的快乐。”

东方亚菱嫣然一笑，道：“大哥，你真的对我如此看重吗？”

秋飞花道：“亚菱，字字出自肺腑，句句发自至诚。”

东方亚菱道：“大哥，心中好快乐啊！”

秋飞花道：“亚菱，你发觉了一件事没有？”

东方亚菱道：“什么事？”

秋飞花道：“所有的人，都对你生出了无比的敬重。”

东方亚菱道：“大哥，这也是你的荣耀，他们都知道，我能这样不眠不休的工作，全都是大哥给我的信心、勇气。”

秋飞花道：“但愿我真的能有这样的力量。”

东方亚菱道：“大哥，你有这种力量，如若不是你在我的身边，我早就倒下去了。”

这时，傅东扬、东方雁、兰兰、秀秀，都已经行了过来。

距离两人还有两丈左右时，傅东扬已重重哼了一声。

东方亚菱举手理一理鬓发，脸上微显着红，低声道：“我走在前面。”

举步向前行去。

秋飞花紧追在东方亚菱的身后，一面高声说道：“师父，东方姑娘说，过了这十字路口之后，就可能遇上了埋伏，要诸位小心一些。”

东方雁高声说道：“秋兄，问问我妹子，南宫表姐，还在洞门外面等候，是不是要她进来？”

他声音很大，虽然是叫的秋飞花，但东方亚菱也听得十分清晰，低声道：“大哥，要南宫表姐进来吧！”

秋飞花道：“如若华一坤也追了下来呢？”

东方亚菱道：“进入洞中的左侧，有一个凸出壁间五寸的一

个黄色铁钉，只要把铁钉形状之物，按入壁间，那洞门就自行封了起来，招呼南宫表姐进来之后，就按动机关，关上门户。”

秋飞花低声说道：“告诉东方兄一声，让他转告玉真。”

正行走的东方亚菱，突然停了下，回过头道：“不要，你自己走一趟……”

秋飞花点点头，道：“我去之后，你要小心一些，你胸罗万有，但身体太弱，又完全不会武功，一旦遇变，难免会措手不及。”

东方亚菱道：“我会请傅前辈助我一臂之力。”

秋飞花道：“师父很精明，观察入微……”

东方亚菱接道：“也很通达，对下一代的事，他似是有些放任不管。”

秋飞花道：“师父为人，一向极严厉，这一次，似乎是十分宽大……”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因为，他对事务的分析能力，看法强过了咱们很多……”

突然住口不言。

回目望去，只见傅东扬，满脸冷肃之色，快步行了过来。

秋飞花抱拳一礼，道：“师父。”

傅东扬嗯了一声，道：“我要和东方姑娘谈谈。”

秋飞花啊了一声，让开去路。

东方亚菱似是受到了傅东扬的感染，也变得严肃起来，急急说道：“秋兄，快去请南宫姑娘下来。”

秋飞花心中想问，但却忍下去没有动问，转身快步而去。

这一段行程，不过数丈距离，片刻功夫，已到洞口。

快步奔上洞口，耳际间，正响起南宫玉真的声音，道：“阁

下如若再往前行进一步，我就立刻出手。”

遥闻华一坤的声音应道：“姑娘，这是一片绝地，乱草掩身，虽然可以暂时把你们隐蔽起来，逃过我们的监视，但草中毒蛟、毒蛇，不断偷袭，而且，又没有食用之物，你们又能支持多久？如肯听老夫相劝，彼此合作，对双方都是有益无害的事。”

南宫玉真冷冷说道：“阁下不用多费唇舌，南宫、东方两世家，岂是甘愿屈服听命的人。”

华一坤哈哈一笑，道：“姑娘，如是老夫放起一把火，你们又将如何？”

南宫玉真道：“我们自有生存之道，不劳费心。”

华一坤心中似是动了怀疑，沉吟了良久，才说道：“一个人，血肉之躯究竟非铁打、铜铸，如是不进饮食，最多也不过支撑个三五日罢了。”

南宫玉真道：“华老有些看法，何不等过三五日之后，再来劝降。”

华一坤又沉吟了一阵，笑道：“姑娘如此坚决地，老夫不便再劝，就此告退了。”

南宫玉真回头笑道：“你几时上来了？”

秋飞花道：“刚刚上来。”

南宫玉真道：“表妹呢？可曾发现了什么？”

秋飞花低声道：“目前，似是还未进入古堡，未见任何机关、埋伏。”

南宫玉真道：“亚菱表妹，才慧过人，当世无匹，但她的身体太坏，你怎么不陪着她……”

秋飞花道：“她要我来请姑娘。”

南宫玉真道：“进入这地下古堡？”

秋飞花道：“是！这洞门的封闭之法，已被亚菱找到，姑娘进入之后，立刻可以把这座洞门封闭起来。”

南宫玉真道：“封闭起来？可另有透气之门？”

秋飞花道：“我们下去之后，行过数丈甬道，并无气闷之感，想来，可能另有通风的门户。”

南宫玉真点点头，沉声喝道：“追风、摘星何在？”

二女应声而至，欠身应道：“婢子在。”

南宫玉真道：“下去。”

二婢子应了一声，行入洞口。

天虚子也快步奔了过来，道：“老道士也要下去吧！”

南宫玉真一躬身，道：“老前辈请。”

目睹三人鱼贯而入，才轻轻吁一口气，道：“秋兄，你可知晓关闭这洞口门户之法？”

秋飞花道：“知道，所以，咱们可以进去了。”

南宫玉真低声道：“你先下去，我回头就来。”

突然飞身而起，双足落着在荒草顶梢，如飞而去。

她轻功卓绝，踏草飞渡，如履平地。

秋飞花步入洞门，只见追风、摘星，双双守候在洞门口处。

秋飞花低声说道：“两位姑娘，请先行一步，等一会，关闭了这洞门之后，视界可能会大受影响。”

追风、摘星应了一声，举步向前行去。秋飞花找到了壁间的机关，右手按在机钮之上。

忽然间，人影一闪，南宫玉真疾如流星一般直冲而下，俏生生的落在了秋飞花的身前。

秋飞花搬动机钮，立时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

洞开的门户，突然间关闭了起来。

天光忽消，洞中成了一片黑暗。

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南宫玉真暗中深深吸了一两次，果然没有气闷的感觉。

点点头，说道：“果然是很精密的设计，这样多年了，这地方仍然保持这样良好的通风设备。”

秋飞花道：“看来，咱们没有找错，这地方，可能真的有一个地下古堡。”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道：“你不陪在亚菱的身侧，跑出来接我作甚？须知任何人，都可以跑来接我，为什么你自己来？”

秋飞花道：“亚菱要我来的。”

南宫玉真道：“如若不是她叫你来，你就不来了？”

秋飞花道：“我，我……”

南宫玉真接道：“亚菱表妹只要你接我进来，是吗？”

夜暗之中，秋飞花看到了南宫玉真的那两道冷森的目光，直逼过来。

秋飞花似是不敢面对着那冷森的目光，不自觉的垂下头去，缓缓说道：“亚菱要我来接你……”

下面的话，无法再说出口。

南宫玉真摇摇头，接道：“秋兄，傅前辈博学多才，除了武功之外，兼通医道、文章，秋兄幼年追随良师，想来早已得他老人家的衣钵传授了？”

秋飞花道：“家师虽然博通经史，兼及医道，就是奇门星卜之术，也甚通达，但如就事论事，家师比起亚菱姑娘，实又相差

上一段距离。”

南宫玉真道：“不能和亚菱比，她是天生的奇才，千百年中，也难有一个这样的奇才，不过，亚菱表妹，也有一样不如令师。”

秋飞花道：“这个，在下倒是瞧不出来。”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亚菱表妹，缺少令师那一份安详、洒脱……”接道：“也许，这和年龄有关，亚菱除了武功之外，无所不能，这可能养成了她一种任性、高傲之气，希望逐渐增长的年龄，能使她有些改变，如若她再能洒脱一些，成就会更高……”

秋飞花笑一笑，接道：“其实，亚菱姑娘也已经感觉到了，她口中虽然未言，但她内心中，对姑娘却是感激万分。”

南宫玉真笑道：“看来，亚菱表妹，果然是有些魅力，不过数日，已使你心悦诚服了。”

秋飞花摇摇头，道：“玉真，亚菱已体会你的用心了，常在有意无意间，点醒我一二。”

南宫玉真怔了一怔，道：“她说些什么？”

秋飞花道：“她佩服大姐的雍容，甘愿……”

突然，住口不言。

南宫玉真道：“你怎么不说了。”

秋飞花道：“飞花不敢妄言，唯恐得罪姑娘。”

只听南宫玉真轻轻叹息一声，道：“飞花，你真的一点也不了解我的心情么？”

秋飞花道：“我，我，我……”

秋飞花这一连几个我字，又我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就逼着南宫玉真说出隐藏于内心中的情感。

果然，南宫玉真无法再矜持下去，叹口气，低声道：“秋兄，我没有亚菱表妹的绝世才华，但我也是个自视极高的人，我不知秋兄对我的看法如何？”

秋飞花道：“在下对姑娘一见倾心，只是……”

南宫玉真点点头，接道：“够了，由你这一句话，给了我不少勇气，我南宫玉真强煞了，也是一个女人，女人没有不生妒忌之心的，但我不愿以儿女私情，误了武林大局，我情愿让亚菱表妹一步，但不知，亚菱表妹，是不是也能够容得下我？”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曲折有致，幽幽轻语中，表明了一片爱心。

秋飞花垂下头，道：“唉！秋某何幸得姑娘如此垂青，我秋飞花三寸气在，绝不负红颜知己。”

一番交谈，淡淡数言，但事实上，却是盟约百年，终身相许。

秋飞花道：“玉真姑娘，如此厚我，叫我……”

南宫玉真笑一笑，接道：“这番话，藏在我心中很久，今日一吐为快，希望秋兄不要笑话我才好。”

秋飞花道：“在下感激还来不及，怎敢笑话姑娘。”

南宫玉真道：“只要你心中有我这位红颜知己，有我南宫玉真，对亚菱我会全力容忍，我不会和她争什么。”

秋飞花道：“你们两位都如此伟大，秋飞花几世修得此……”

忽然间，发觉了南宫玉真的脸色大变，秋飞花修得此福，那个福字还未出口，立刻停了下来，变成了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

南宫玉真变目盯注在秋飞花脸上，凝注了良久，才缓缓说道：“你已和菱表妹有了婚约？”

秋飞花摇摇头，道：“没有。”

南宫玉真道：“那你怎知道菱表妹，一定会嫁给你？”

秋飞花道：“在下之意只是说，咱们这番交谈，早已……。”

南宫玉真道：“早已在菱表妹的预料之中，对吗？”

秋飞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说了一个是字。

南宫玉真道：“她小小年纪，认人论事，无不出类拔萃，叫人惊服，好生叫人担心……”

秋飞花接道：“担心什么？”

南宫玉真一转话题，答非所问的道：“你今天说的话，也是菱表妹教给你的？”

光线幽暗，两个相偎，秋飞花的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点点头，说道：“亚菱的才慧，确是叫人佩服，咱们这番谈话，确然早在她预料之中，她要我趁热打铁，有机会，就和你定下终身盟约……”

南宫玉真嗯了一声，道：“她还说些什么？”

秋飞花道：“她还说，咱们三位一体，合则其利断金，分则一事无成，你的武功、胆识，加上亚菱绝工才慧，不难把一场江湖大劫，消声于无形之中。”

南宫玉真道：“所以，你就照着她的吩咐了。”

秋飞花道：“这是亚菱的主意，但也是我的心意。玉真，天下事，什么都可以装，但唯独一个情字，装不出来……”

南宫玉真缓缓把娇躯偎入了秋飞花的怀中，接道：“不管怎么样，你都没有错，错的是我，但望你能体会到我一片苦心就行了。”

秋飞花轻轻揽起了南宫玉真的柳腰，正想说几句安慰之言，

耳际已传来了的摘星的声音，道：“姑娘，表小姐似是遇上了难题，迟凝不进。”

南宫玉真一挺而起，举手理一理鬓边的散发，道：“走！咱们快去瞧瞧。”

这时，东方亚菱正停在三座并立的门户之前。

每一座木门上面，都嵌了一颗光亮的明珠。

每一颗明珠的上面，有一道黑色的管子。

那管子中放射出来一种光亮照在那明珠上，反射出一种强烈的珠光。

三珠并陈，珠光辉煌，照得方圆两丈内，毫发可鉴。

三颗珠一样的颜色，大小、形状，无一不同。

傅东扬、天虚子、东方雁、兰兰、秀秀等个个神情严肃的站在距离亚菱的身后几尺处。

东方亚菱静静的站在中间一道门前，双目神凝，盯注在门上瞧看。

南宫玉真也受到了这股严肃的感染，放轻了脚步，行到了傅东扬的身侧，低声说道：“老前辈，亚菱遇上了困难。”

傅东扬点点头，道：“这是生死之门，三道门中，只有一道是活门，两处都是绝地，选错了门户，只有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他没有说出来，但南宫玉真和秋飞花，都已体会到这伯上事非同小可。

东方亚菱突然伸手，按在两鬓之上，坐了下去。

南宫玉真快步行到了东方亚菱的身侧，蹲了下去，道：“亚菱，你怎么了？”

东方亚菱道：“不要紧的，我只是有一点头疼罢了，休息片

刻，就会好的。”

南宫玉真道：“亚菱，你太累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这三道门户，两处绝地，一道活门，如是我们走错了，那就要陷身绝境。”

南宫玉真道：“咱们何不想个法子，把三道门户，都打开瞧瞧？”

东方亚菱道：“不行，咱们只能选一个门户，因为，三个门户如若同时打开，整个地下古堡，就会开始崩塌。”

南宫玉真奇道：“有这等事？”

东方亚菱道：“是！三个门上，写得明明白白。”

南宫玉真凝目望去，果然门上，写着一些奇怪的文字。

看了半晌，却是一个也不认识。“表妹，那是天竺文吗？”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小妹识得，所以，我才知道，这三道门户，不能同时打开，因为，这三道门户，肩负了上面积土的大部重量。”

秋飞花道：“久年失修，也许控制这门户的机关，可能早已失去作用了。”

东方亚菱道：“不会，这地方建筑之物，早经过精密算计，可保百年无事。”

秋飞花道：“也是那天竺文上说的吗？”

东方亚菱道：“正是如此。”

南宫玉真道：“门上留文，会不会是故弄玄虚。”

东方亚菱道：“这个，小妹已经过三思，这上面记述开门之法，如若不识天竺文字，根本就无法打开门户，就算找到此地，也是枉费心机……”

轻轻吁一口气，接道：“这个渊博、才慧，都非常人能及，文识、武学，都已到绝顶的成就，他一生想求败一次，竟未能如愿，因而，忽发奇想，把天下奇学，录藏一处，建了这座地下古堡，所有之物，都是倒立设计，花了他相当多的心血，他找不到一个敌手，心有不甘，设计了这样一处地方，和后世之人为难。”

秋飞花道：“思求一败，而不可得，却寄望于后世有人和他一较长短，这人生性之怪，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但他又怕后人之才，无法胜他，所以，才在门上，以天竺文字说明。”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如是华一坤等，不到此处……咱们不会找到此地，他这一番设计，岂不是白费心机了？”

东方亚菱道：“不会的，江湖上目下的乱源，也是他一手安排，他以绝世才慧，故意留下了很多的线索，让后人找到此地，却又在此地设下了很多的埋伏，重重难关，希望能把天下的人才，尽都集中于此。”

南宫玉真道：“这真是旷古奇事，表妹不说，咱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么回事？”

秋飞花道：“他在门上，留下天竺文字，考验人的文才、渊博，但他人已死去，又如何能考验人的武功呢？”

东方亚菱道：“我想他也有安排，只是目下小妹无法说出具体内情出来。”

南宫玉真叹口气道：“这个人，生前孤傲不群，死后又这样害人，真叫人说不出他是好是坏了。”

东方亚菱道：“咱们无法评断出他的好坏，他只是一种心愿罢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既然这门户如此难开，咱们又为何非开不可，何不转身一走了之，让他这一份精心设计，永远埋藏于此？”

东方亚菱道：“不行，如若华一坤他们没有一点线索，又怎会找到此地？如若我们放弃而去，正好给他们可乘之机。”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你无法做到的事，别人怎么做到？”

东方亚菱道：“表姐，别这样夸赞我，比起这建造地下古堡之人的才慧，小妹又算得什么？”

南宫玉真道：“表妹，看到那上面了吗？他是什么人？”

东方亚菱道：“天竺文与我们汉文不同，只是译出来同音，人的名字和记事不同，小妹也许无法很准确的译出。”

南宫玉真道：“试试看吧！如若他的名气大，咱们也许可以猜出来。”

东方亚菱道：“楚伯玲，不知表姐是否知晓？”

南宫玉真道：“楚伯玲，楚百玲，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啊！”

东方亚菱叹口气，道：“这三个字，已在我心中转了半天，但却一直想不出这个人来，二百年之内，武林之中，没有这么一个人物，但这上面写的年号，算来在一百零五年前落成。”

这时，画剑秀才傅东扬，快步行了过来，道：“姑娘，这人的名字叫什么玲？”

东方亚菱道：“楚伯玲，老前辈识多见广，不知是否识得此人？”

傅东扬道：“楚伯玲，没有这么一个人物……”

沉吟了良久，接道：“是不是苏百灵？”

东方亚菱道：“苏百灵，译音甚近，事实上，苏百灵比楚百

玲三个字的发音，还正确一些，这人梵文造诣之深，又非晚进所及了。”

长长吁一口气，道：“一百多年前，有一位武林主同人，平生想求一败的心愿，竟然未能得偿，这人定然是一位大有名气的人，但晚辈想不出，二百年内，有苏百灵这么一位人物。”

傅东扬道：“如若苏百灵的三个字不错，那一定是他了。”

东方亚菱道：“谁？”

傅东扬道：“姑娘博鉴经籍，熟知二百年内武林中事，可知道有一位百花公子……”

东方亚菱接道：“知道，百花公子一代绝才，曾有‘遍历百花难为赏，可叹世间一孤芳’的狂语，这人足迹行遍了大江南北一十三省，阅历美女万千，竟然没有一个能使他赏心悦目，拜倒石榴裙下。”

傅东扬道：“姑娘果然博学，那百花公子浪迹江湖二十年，找不到一个中意美人，拔剑断发，立志不娶……”

东方亚菱道：“这一个，我也知道，以后他寻迹深山，江湖上再无他的消息了。”

傅东扬道：“以后的事，姑娘知道吗？”

东方亚菱道：“以后，我未追阅他的传记，我觉着这个人，迹近疯狂，南北佳丽，何至千万，他竟然一个也看不上眼。”

傅东扬道：“对这个武林中从未有过的狂人，我倒下过一番追索工夫，他寻迹深山之后，并未安分下去，三年后，易容下山，自号无敌剑客，挑战当世十八名手，由江南，打到关外的白山黑水，未遇过一个敌手，最后折返少林寺，三出三进罗汉阵，求一败而不可得，在少林寺前断剑大哭，三日夜声不绝耳，直到了泪

尽血流，才撕一方黑巾，蒙目而去，从此，改名无目老人，隐隐含有天下事物，无一可以放入他的眼中之意。”

南宫玉真道：“这人当真是狂得厉害，可惜他死了。”

东方亚菱道：“如若他还活在世上呢？”

南宫玉真道：“拼着血溅五步，我也去管他一管。”

东方亚菱道：“无敌剑客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却没有杀死过一个人。”

傅东扬道：“不错，他没有杀一个人，因为，他觉着那些不值一杀的人，会污了他的握剑之手……”

仰面长叹一声，接道：“他改名无目老人之后，真的销声匿迹，未再在江湖上出现，我费时数年，搜集他的事绩，穷追之下，知了一件事，他姓苏原名百灵。”

东方亚菱轻轻叹息一声，道“好恶之感，误人不浅，我因厌恶那百花公子的为人，所以，不再追索，他的以后，片段鳞爪，究是难窥全貌，如非老前辈一番解说，晚进就很难把百花公子及无敌剑客连在一起，更无法由无目老人串连到苏百灵。”

傅东扬道：“古往今来，武林代有奇人……但像百花公子这样的人物，尽天下无一能放入眼中的美女，求一败倾江湖而不能得，可算是从未有过的事了。”

东方亚菱道：“这人幼年狂傲，中年好胜，没有一位放入他眼中的红颜知己，没有一个能和他放手一搏的敌人，所以，他把内心积存的幽闷痛苦，移注到建筑这座地下古堡之中。这座地下古堡，是他的智慧的结晶，也表现出了他过人的大博识，晚进对他太陌生了，真不知如何着手，还望老前辈指点一二？”

傅东扬苦笑一下，道：“区区之才，只不过银河一星，姑娘

之能，却如当空皓月，至于这位苏百灵，秀才不欲妄作比喻，姑娘如若找不出可攻之处，傅某又怎能提出拙见呢？”

东方亚菱凝目沉思片刻，道：“老前辈，他藐情傲世，却又不肯降格以求，犯了一个‘横’字。”

傅东扬点点头，道：“姑娘高明。”

东方亚菱道：“二十年求败江湖，心愿难偿，是何等荣耀的事，但他不能放下这一股忿怒之气，犯了一个‘傲’字。”

傅东扬道：“有道理。”

东方亚菱道：“他纵横江湖，搏杀千战，却未伤人，那证明了他心存‘善’字。”

傅东扬道：“洞明透澈，观察入微。”

东方亚菱道：“他老暮之年，却又不能自甘落泊，把一生幽忿，化成了一股动力，建了这座地下古堡，却又故意留下了很多线索，让人找来此地，犯了一个‘求’字。”

傅东扬道：“求名求利，这个‘求’字用得好。”

东方亚菱道：“求名求利之外，他还想求一个敌手，所以，他在这片绝地中安排了不少的活路。”

傅东扬道：“姑娘，这三道门户中，只有一道是活路吗？”

东方亚菱道：“是！只有一道门户是活路。”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如是咱们要碰运气，那也只有三占其一的希望了。”

东方亚菱道：“是！所以，咱们不能碰运气了，必需要有所根据才行。”

傅东扬道：“姑娘，找出了一点眉目没有？”

东方亚菱道：“想出了一点眉目，不过，我没有把握，因为，

对这古堡的建筑，我们全无所本，我只能根据他的性格，判断出哪一道是安全之门？”

傅东扬道：“姑娘觉着是那一道门？”

东方亚菱道：“中间那一道门。”

傅东扬点点头，道：“姑娘，试试看吧！我相信以姑娘之能，再打开了这座门户之后，一定可以很快的分辨出是活门还是死门。”

东方亚菱道：“问题是咱们只能打开一座门户……”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打开门户之后，咱们不进去，会不会受到伤害？”

东方亚菱脸色突然间，变得十分严肃，举步行到了正中一座门户前面，伸手在门上拍了两掌。

秋飞花快步行了上去，低声道：“亚菱，我来，你吩咐一声就是，用不着亲自动手。”

东方亚菱缓步向后退去，一面说道：“伸手按在那珠子之上。”

那耀光的明珠，在秋飞花一按之下，突然向内陷去。

清晰的可以听到那珠子向下滚落的声音。

片刻之间，响起了一阵轧轧之声，正中间紧闭的大门，缓缓开启。

东方亚菱急急叫道：“秋兄，快些退回来。”

秋飞花应声而退。

开启的前面，忽然由地下射出来一阵弩箭。

如若秋飞花再晚退片刻，势被弩箭射中不可。

这些射出的弩箭，似是早已瞄准一定的地方。

但闻波波几声轻响，射出的弩箭，全都没入上面的石壁之中。

东方雁道：“好锋利的箭，好强的力道，竟然完全射入石壁之中。”

语声甫落，忽闻一阵弦乐之声，由正门之中飘了出来。

南宫玉真道：“里面有人？”

东方亚菱侧听了一阵，摇摇头，道：“这人虽然心性狭隘，但他的渊博，的确是叫人佩服，而且极善设计；这乐声不是人弹出来的。”

南宫玉真道：“不是人弹出来的，难道是鬼弹出来的么？”

东方亚菱道：“也不是鬼，表姐如是听得仔细一些，就不难发觉了，这弦声很生硬，不像用人的手弹出来的。”

南宫玉真对琴道亦有素修，静听片刻，道：“表妹说的是。”

东方亚菱道：“叫人佩服的是，他这些设计，不但精巧，而且选材十分认真，经历了百年，仍然作用如常。”

乐声响过了一杯热茶工夫，自动停了下来。

但见一辆轮车，缓缓由门内驰来。

轮车上端坐一人，蓝袍羽巾，手执折扇，留着及胸白发，直驰到门口处，才停了下来。

包括东方亚菱在内，所有的人，都为这突然出现的轮车文士，为之一呆。

直到那轮车停在了门口，东方亚菱才轻轻吁一口气，道：“好一座雕刻精致的木像，栩栩如生，诚可乱真，而且，置在一种严密的保护之下，百年之久，身无积尘，连我也几乎被他瞒过去了。”

南宫玉真道：“是一座木刻的人像，蓝袍羽巾，有些想学当年的诸葛孔明，可是他长得不像。”

秋飞花一直很少说话，此刻却忍不住插了一句，道：“难道是苏百灵自己的肖像？”

东方亚菱道：“是他，咱们选对了门户，才有这等乐声欢迎，这像迎宾的场面……”

语声微顿，接道：“这人有一点人所难及的长处，就是在每一处惊险的埋伏之前，给你一点提示，要你稍有准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老暮之年，仍然不改自负的狂气。”

南宫玉真低声道：“小表妹，咱们现在应该如何？”

东方亚菱道：“至少，在这一段行程之中，没有危险，咱们进去吧！”

当先举步向前行去。

南宫玉真一迈步，抢过东方亚菱，低声说道：“表妹，应付暗器偷袭，表姐强你一些，我走在前面吧！”

东方亚菱道：“可以，不过，你要听我招呼，不可太过狂放。”

南宫玉真道：“好，我听命行事。”

深入了三丈左右时，突见一道石壁拦住了去路。

东方亚菱行越过南宫玉真，道：“表姐，带有火折子吗？”

这时，众人已脱离了珠光耀照之区，前面一片黑暗。

南宫玉真伸手由袋中取出一个火折子，随手一晃。

只见一光滑的石壁，不见门户。

东方亚菱道：“也勿怪他狂，他确然是有着过人之能。”

南宫玉真道：“是绝地方吗？”

东方亚菱摇头，伸手在壁上一拂。

但见一阵轧轧之声，光滑的石壁上，突然出现了一道门户。一阵灯光，由门户中透了出来，可以清晰的看到室中景物。奇怪的是，厅中的桌椅，都是头下脚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倒立着。

一盏长明琉璃灯，火焰明亮，照彻了整个的厅房。

南宫玉真道：“咱们可是走在天花板上？”

东方亚菱还未答话，东方雁已叫一声：“我的剑！”

只听锵然一声，一柄长剑脱鞘而去，飞落一角。

其实，群豪都有着同一的感觉，身上兵刃脱鞘而飞，立刻退了出去。

东方亚菱略一沉吟，道：“是啦，他不要咱们带兵刃进来，这厅室中，埋有强力的磁石，金铁之器，随时会被磁石吸去。”

南宫玉真道：“可要咱们放下手中的兵刃么？”

东方亚菱道：“是！把兵刃放在室外，最好连暗器和金铁之类的饰物，也一齐放下。”

秋飞花道：“如若咱们放下兵刃，万一这古堡之中，有什么机关埋伏，咱们岂不是无法应付了？”

东方亚菱道：“到目前为止，咱们一切都很顺利，你看这室中灯光，百年未熄，单是这方面的构思之巧，蓄油之多，可以看出他是个很细密的人，狂傲中不失细微，咱们最好能顺他一些。”

傅东扬道：“东方姑娘说的不错，咱们把兵刃、暗器放在厅外吧！”

群豪各自解下兵刃，取出暗器，以及金饰之物。

东方亚菱举手理一下秀发，重入厅中。

果然，厅中不再有吸收之力。

虽然，人还是头上脚下的行动，但因为这厅中的陈设很奇怪，所以，给人一种很怪异的感觉。

因为，厅中所有的布设，都倒头而立，看上去，有着一一种很难适应的感觉。

事实和常年习惯感觉上，使得东方亚菱也有着举步维艰的感觉。

南宫玉真、秋飞花等，已鱼贯行入室中。

这些人，都是已练成了夜行山洞、闭目穿林的能耐，但他们进入了这座厅中之后，也有着行动不适的感觉。

如是他们闭门而入，即使室中没有灯光，就算是再放多一些东西，也无法挡得住他们，但这厅中的事事物物，都倒立而置，使人因习惯产生了一种幻觉，有着寸步难行之感。

但慢慢的他们适应了。

仔细看室中陈设，那些例置之物，都牢牢的钉在地上。

事实上，那些陈设之物，都是悬在半空，进入厅中的人，也有着走在天花板上的感觉。

厅中的陈设虽然倒置，但却不复杂，半个时辰的时间，他们搜查完了所有的地方。

但却找不出一点可疑的事物。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这地方既称古堡，想来，决不止这一层了。”

东方亚菱道：“一共有五层。这样的一座古堡，建筑在地下，花费的工夫，实在比地上建立起什么古堡更为困难。”

南宫玉真道：“咱们下一层楼吧！看来这一层，已经没有什么好找的了。”

东方亚菱道：“我在想，他为什么要把这堡中阵设倒着放？”

东方雁道：“妹妹，这件事很容易猜，这古堡既是建在地下，愈高之处，离地愈深，自然这厅中的布置，也是倒着放了。”

东方亚菱低声道：“哥哥，你能够坐到那张椅子上吗？”

东方雁抬头望了一眼，只是四张椅子，都倒立而放，一皱眉头，道：“怎么一个坐法？”

东方亚菱道：“自然是要端端正正的坐着了。”

木椅是倒立而放，如若要端端正正的坐下去，自然也要头下脚上的倒着坐了。

这件事，虽非太难，也不容易，东方雁略一沉吟，道：“我试试看吧。”

飞身而起，双手抓着扶手，倒着坐了下去。

如以那木椅放置，和这座厅中陈设而言，东方雁的坐法，应该是正着坐了。

东方亚菱高声说道：“哥哥，四下的看仔细一些，看到了什么可疑之物，快告诉我。”

东方雁目光转动，四顾了一阵道：“妹妹，只是觉着有些奇怪，瞧不出可疑的事物。”

东方亚菱道：“再仔细看看。”

东方亚菱目光转动，一面接道：“哥哥，注意小地方。”

东方雁忽然啊了一声，道：“瞧到了！”

东方亚菱道：“什么？”

东方雁道：“一张画……”

东方亚菱接道：“什么样的画？是人物，还是山水？”

东方雁道：“好像是山水画，但画中也有人物。”

东方亚菱道：“哥哥，记到那处地方，下来之后告诉我。”

东方雁应了一阵，飘身而下。

就记忆所及，指出了一墙壁。

东方亚菱凝目望去，只见那墙壁上有很多黯淡的纹路。

纵看，横看，都无法把那暗纹看成一幅画。

东方雁目光转动，左瞧右看，竟然无法瞧出那幅图画何在。

摇摇头，叹口气，道：“妹妹，这件事有些奇怪，明明就在这片墙壁上，为什么瞧不出一一点迹象。”

东方亚菱道：“这房子建设很奇怪，也很巧妙。精密的计算，使得光度配合很奇巧，只有坐在那张椅子上，才能瞧出一点眉目。”

南宫玉真道：“可要我上去瞧瞧？”

东方亚菱道：“最好我能上去，可惜我无法坐得稳那张椅子。”

南宫玉真道：“表妹，我倒有一个办法，只是怕太辛苦了。”

东方亚菱道：“你说说看吧！”

南宫玉真道：“我们先在椅子后面坐一个人，用手抱着你，坐在椅子上。”

东方亚菱道：“这法子不错。”

南宫玉真道：“我先上去。”

虽然有人扶着她，但东方亚菱坐着仍然很辛苦。她体质素弱，这一倒翻而坐，整个的脸上，凝聚成一片血色。

但东方亚菱却看的很仔细，也很入神。

她虽然体质很弱，但个性却很倔强，看完了一张椅子，又要坐另一张椅子。

连坐过四张椅子之后，东方亚菱一张脸，完全变成了苍白之色。

手脸之上，冷汗淋漓。

放在实地上，东方亚菱急急大喘了两口气，闭上双目休息。足足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东方亚菱才睁开双目，道：“不错，是四幅图画。”

南宫玉真道：“四幅图画？”

东方亚菱道：“表姐，你带有白色的绢帕么？”

南宫玉真道：“有！”

取出一方白绢，交给了东方亚菱。

铺白绢，东方亚菱缓缓说道：“哪一位姑娘的身上，带有黛笔？”

追风道：“我有。”

接过黛笔，东方亚菱开始在白绢上画了起来。

片刻之间，画好了四幅图画。

又仔细端详了一阵，东方亚菱才收起白绢，藏入怀中。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表妹，是四幅山水画？”

东方亚菱笑道：“嗯！山中有入，水中有船，是四幅很复杂的画。”

傅东扬道：“姑娘着笔，以意寓真，四幅画，秀才虽然看到了，但仍然看不出什么含意。”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我也看不出它的含意。”

傅东扬奇道：“姑娘，你也看不懂？”

东方亚菱道：“因为，它还不完整，任何人，也只能看出是四幅画，再看的深远一些，也只能瞧出它不够完整。”

傅东扬道：“姑娘，老朽观画，见姑娘走笔如飞，但却未看有什么不完整的地方。”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可看……”

突然住口，笑一笑，改过话题，接道：“老前辈，你为何不坐上四张木椅，以看究竟。”

傅东扬道：“这个……这个……”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上去瞧瞧吧，老前辈如若看的仔细些，也可以补我不足之处。”

傅东扬道：“也好！在下上去瞧瞧。”

他武功不弱，飞身而上。

他分别坐上四张倒立的木椅，用去的时间，比东方亚菱还久。

显然，他也发现了什么，所以，看的十分入神。

以傅东扬的广博见闻，加上了东方亚菱的绝世才慧，两个人配合起来，会产生出超越和突破的见解。

所以，群豪都很耐心的等着。

傅东扬落着地之后，道：“是四幅有山有人的画。”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还发现了什么？”

傅东扬道：“图画上，好像缺些什么？不过，如非姑娘事先早已点明，在下也许还瞧不出来。”

东方亚菱道：“缺些什么？”

傅东扬摇摇头，道：“在下还未瞧出来，只能瞧出它缺了一些东西。”

东方亚菱道：“慢慢的想吧！我们不能在此地耽误时间太久，这里有一个储存粮食的地方，而且，还存油盐之类，咱们得先找

到那地方，看过储存之物，够咱们这些人多少时日吃用，才能安下心来。”

南宫玉真道：“表妹，听你的口气，咱们似是要在这地方，住上一段时间了。”

东方亚菱道：“我想是的，至少也要三七二十一日之久。”

南宫玉真道：“为什么要这样长的时间？”

东方亚菱道：“我想二十一天的时间，应该是最快的了。”

站起身子，接道：“现在咱们进去第二层看看了。”

举步向前行去。

东方亚菱当先而行，走向厅房一角。

这座厅房之中，不见门户，但群豪跟在东方亚菱身后，没有一人多问，没有一人怀疑，都跟在身后行去。

东方亚菱行到了壁角之处，突然伸手在壁上摸索起来。

片刻之后，壁角无声无息裂开了一道门户。

南宫玉真急行一步，抢在了东方亚菱的前面行入室中。

群豪鱼贯相随而入。

第二层中一片黑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由门口透入的天光中，照亮了一些景物。

群豪鱼贯行入了室中之后，那裂开的门户，突然又自动关了起来。

关得很紧密，紧密的不见一线天光。

立刻间，全室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幸好，群豪都早已有了准备，云集四周，把东方亚菱保护在中间。

东方亚菱低声道：“各位先请闭上双目，待适应了这里的黑

暗之后，再睁开，群豪就能大部分适应厅中的黑暗了。”

南宫玉真运足目力，四下探望了一阵，竟然看不到任何陈设之物。

心中大感奇怪，缓缓向前行了几步，道：“小表妹，这一层中，似是空无一物。”

东方亚菱哦了一声，道：“哪位身上带了火折子。”

语声甫落，火光一闪，傅东扬手中已燃亮起了一枚火折子。

东方亚菱道：“在下瞧过了，全室中不见油灯，而且，上下都无陈设，光亮亮的一座厅室。”

东方亚菱似是一时间，也想不通个中的道理何在，沉吟不语。

就这一阵工夫，傅东扬手中的火折子，已然烧尽。

火烧指疼，一松手，余下的一点尾火，跌落在实地上。

傅东扬低头看地上，只见地上有很多交错的花纹。

南宫玉真的目光锐利，也瞧到了地上的花纹，沉声道：“咱们应该是站在屋面上，雕有花纹的屋面。”

傅东扬道：“是的，雕工很精致。”

东方亚菱道：“什么样的花纹……”

傅东扬道：“看不出图，但雕工很精致。”

东方亚菱道：“看来，苏百灵在这座古堡中，发泄了他一生忧闷，尽展所学了。”

突然伏下身子，伸手在地上摸索起来。

她既如此，群豪竞相学样蹲在地上，摸索起来。

东方亚菱哑然一笑，全神集中。

原来，她已感觉到，那花纹是有着脉络可寻。

这时，伸手在地上摸索的群豪，都已感觉到地上有纵横交错的花纹。

但花纹是花纹，群豪也只有摸出那些花纹，但它的作用，谁也想不出来。

渐渐的，大部分都停下了手。

只有三个人，还在不停的摸索。

第一个是东方亚菱，她全神贯注，心无旁鹜，而且，身子也不停的前后移动。

第二个是书剑秀才傅东扬，右手不停的在地上移动，时而摇头苦笑，时而凝目沉思。

第三个竟是随同东方亚菱的从婢兰兰。

兰兰神情很严肃，似乎是已然从这些花纹上找出了什么？东方亚菱绝代才女，智慧过人，早已使群豪心折。

傅东扬也是武林中有名渊博人物。

但兰兰也能由这些花纹中找出了什么？群豪就很难相信了。

第四十二回 曲折花纹

这时，群豪的目光，已然完全适应了这厅中的黑暗。

在很近的距离下，彼此可瞧见脸上神情。

南宫玉真暗暗吁一口气，低声对秋飞花道：“强将手下无弱兵，连兰兰似是也在那纵横交错的花纹中，寻得了什么？”

秋飞花道：“她长年追随亚菱，也许学到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南宫玉真声音更低，说道：“秋飞花，你摸出了什么没有？”

秋飞花道：“没有。”

南宫玉真道：“我也摸不出那是什么？但我感觉中好像是一座阵图。”

秋飞花道：“哦！”

南宫玉真道：“就我手指触及的纹路，有如一片蛛网，盘转交错。”

秋飞花道：“我摸那一片的花纹不同。”

南宫玉真道：“是什么样子？”

秋飞花道：“好像是一道曲转的河流，经过了不少的湖泊，流入大海，自然，那不是具体的形象，是那曲折的花纹，使人产生出一种感觉。”

南宫玉真道：“以后呢？”

秋飞花道：“没有以后了，河水流入了大海，就变成了一片

汪洋，似乎是已至尽处。”

南宫玉真道：“可惜，那花纹太过细小，这室中又无灯火，如若加上眼力之助，也许有助咱们对这些花纹的了解。”

秋飞花道：“那苏百灵可算得一位奇人，这座空室，只不过五丈方圆，他只在地上雕了一些花纹，居然能给很多人，完全不同的感受。”

南宫玉真道：“令师和亚菱表妹，必有惊人之论，但不知别人的感觉如何？”

目光转注到东方雁的身上，道：“雁表弟，请过来。”

东方雁缓步行了过来，道：“表姐有什么吩咐？”

南宫玉真道：“这地上花纹……”

东方雁摇摇头，接道：“我好像行走在一道路径上，只觉愈行愈高，至到峰顶。”

南宫玉真道：“那峰顶之上，还有些什么？”

东方雁道：“路至峰，再无去处，断了。”

南宫玉真叹口气，道：“为什么亚菱表妹能和咱们的感觉不同，我看她身子已移出三尺，那说明了，她已找出了一道线索，正在追索。”

忽听傅东扬长长叹一口气，停下了手。

这时，仍然不停地在上摸索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东方亚菱，一个是她的从婢兰兰。

南宫玉真缓步行了过去，低声道：“老前辈，发现了什么？”

傅东扬苦笑一下道：“我似是被引入了一座深谷、大泽之间，里面有小溪交错，巨岩连绵，一直不停的伸延下去……”

秋飞花低声道：“以后呢？”

傅东扬道：“以后，谷逢绝壁拦路，溪汇一座水潭之中。”

南宫玉真道：“为什么不登山？”

傅东扬道：“山是一座孤峰，四面没有任何连接的峰岭。”

南宫玉真道：“为什么不下潭？”

傅东扬道：“潭是一片死水。”

南宫玉真道：“那是说，老前辈找的一条线索断了？”

傅东扬道：“断了，不过，苏百灵雕刻的才能，不但给人显明的纹路，而且，也能启发人引入一种幻想的境界之中，这地上的花纹，使人有着立体的感受，精湛的雕刻艺术，实已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如就雕刻的艺术而言，在下不能不佩服他了。”

这时，兰兰，也停手站了起来。

南宫玉真举手一招，道：“兰兰，你过来。”

兰兰雀步行了过去，一躬身，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南宫玉真道：“你在地上，摸到了什么？”

兰兰道：“我摸到了一道幸福之路。”

南宫玉真道：“幸福之路，什么叫幸福之路？”

兰兰道：“姑娘，也许婢子不会说话，我想不出更好的名词。”

南宫玉真道：“告诉我，那是一条什么样子路？”

兰兰道：“姑娘，我知道那不是真的，只是由心中泛起一种幻想。”

南宫玉真道：“不要解释了，说出详细的经过就是。”

兰兰道：“我走在一条开满百花的小径上，那地方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只可惜啊！可惜！……”

南宫玉真道：“可惜什么？”

兰兰道：“可惜那幸福之路不长，很快就到了尾处。”

南宫玉真道：“尾处又是什么样子？”

兰兰道：“是一片穷山恶水，所以，小婢一直可惜那一条幸福之路太短了。”

南宫玉真嗯了一声，忖道：“不过是在石板上雕开了一些花纹，竟能把不同的人，引入千变万化的幻觉之中，这人雕刻之术的高明，确是罕闻罕见的事了。”

这时，只东方亚菱一个人，仍然不停地在地上摸索，而且，也不时的缓移着身躯。

突然间，东方亚菱缓缓移动的身子停了下来，道：“哪一位还有火折子？”

傅东扬道：“我有。”

东方亚菱道：“在大门这边有一座倒立的鼎，可能那里有一盏油灯。”

傅东扬行了过来，果然见一座小鼎，立在门后。

一晃火折子，燃起了鼎中一座油信。

顿然间，火光熊熊，耀如白昼。

群豪低头看去，只见地上是一片混合的图案，但仔细看去，才发觉是很多小图，合成一幅大图，脉络分明，各成一格，但小图与小图之间，却有连接的纹路。

除了东方亚菱之外，所有的人，都摸完一幅独立的图案之后，无法再衔接下去。

南宫玉真凝目望着图纹，心中奇道：“这样一片交错图纹，怎会把人带入一种虚幻的想象之中？”

如若这室中点着灯光，只怕谁也没有耐心，伸手去摸索那些图纹。

没有光线，目难见物，能给人一种强大的耐心。

事实上，视线清明之下，就算有耐心摸索图纹，雕刻的高低不平，曲折有致的图纹，也很难带给人那么美丽的幻想。

回头看去，只见东方亚菱紧闭着双目，一双纤巧雪白的玉手，仍然在那交错的图纹上移动。

轻移莲步，行到了傅东扬的身前，南宫玉真低声说道：“老前辈，亚菱表妹，怎知道这里有一座鼎形之灯？”

傅东扬道：“也许是她在这图案中摸出来的？”

南宫玉真道：“这图案中，是不是藏有很多的东西？”

傅东扬道：“大概是吧！你看，东方姑娘蹲身、弯背，十分辛苦，但她脸上，却泛起了一种喜悦之色，一定摸到了宝藏。”

东方亚菱突然停下手来，轻轻吁一口气，站起身子，道：“傅前辈，找找看靠南边的墙壁上，是否有一座六星罐？”

傅东扬道：“北斗七星杓，南斗六星罐。”

东方亚菱道：“对！那是储粮的地方。”

傅东扬应了一声，举步向前行去。

除了地上的花纹之外，这四壁都有着雕刻的图。

在一面墙壁上，雾迷云缕的壁中，找到了六星座标。

自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若对天文星象学，没有一点基础的人，很难找到这一座六星标。

因为，那壁上之画，不是整个星象显示，只是隐隐约约的一点迹象，要凭天象学的丰富学问，才能找出那星座之位。

轻轻一按星座，画壁上，突然有了变化。

斗转星移，忽然间，现出了一座门户。

一座可以容人进出的门户，一股寒气，由门内透了出来。

傅东扬吸一口气，行了进去。

这是一座复室，寒冰积集之下，分放着白银打的箱子。

事实上，整座复室，四壁一片光亮，都是用银片制成，封闭严密，深藏地下，才使这些积冰不化。

傅东扬暗中数了一下，共有七口白银箱子，高约三尺，横长三尺，形若方柜。

这七个高大的银箱子，如若放置着食用之物，其存量，实有相当的数量。

这时，南宫玉真、秋飞花、天虚子，都快步行了过来。

望望室中的银箱，南宫玉真恍然大悟，道：“千年寒冰，冷气直透银箱，可保食用之物，百年不坏。”

傅东扬道：“这理很浅明，但也并非是全无学问，这地方本无积冰，运入这些冰块不难，难在要它保持永久不化，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南宫玉真道：“积冰寒气多重才能保持食物不腐，也不致使食物冻坏，只怕都要有一番计算了。”

傅东扬道：“不错，要有一番计算，这室中所有之物，全用银子作成，想和此事有关。”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咱们是否要打开一座箱子瞧瞧，这里面究竟放的什么？”

天虚子就在一座银箱旁边，伸手抓住了箱盖，用力一推，银箱应手而开。

群豪伸首看去，只见箱中放着碗盘，和早已做好之大饼，和上好白米。

每一个盘中，都配好了切成的菜肴，只要一口锅，生起火来，

炒一炒，就可以食用了。

傅东扬笑一笑，道：“苏百灵替咱们想得很周到，一共替咱们配了一十二种美肴，现在咱们找到厨房所在，有火有锅，就可以尝到这位前辈奇人，配菜的手艺如何了。”

东方亚菱道：“为难的是，咱们在这座地下古堡之中，工作十分紧张，不但需要冷静的思虑，而且，需要充沛的体能，所以，我们也不能吃得太少，老前辈请算算这批存粮，在维持咱们适当的体能之下，能够食用几日？”

傅东扬沉思一阵道：“两日食一席，可能维持半个月。”

东方亚菱道：“能不能再多几日？”

傅东扬道：“姑娘需要多久时间？”

东方亚菱道：“三十天如何？”

傅东扬道：“勉强一些，但可能将就了。”

南宫玉真道：“亚菱表妹，你究竟在那图纹上找到了什么？可否说给我们听听？”

东方亚菱道：“你们呢？我看你们都在地上摸索，不知道找出了些什么？”

南宫玉真道：“我们各人不同。”

当下把各人所觉，重又说了一遍。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诸位感受的，都不算错……”

一面举步向外行去，一面接道：“咱们出去说吧！”

群豪相随，行出了冰室。

东方亚菱行到了厅中，盘膝坐下，道：“这厅中的图文，有一个名称，叫作‘干天随心图。’”

傅东扬道：“图文幻奇，景由心生。”

东方亚菱道：“是的，这和一个人的经历见识，都有关系，图中无景，景由心生，这像驭马一样，驭术不能服马，就被他任意载行，也许会飞驰在道上，也许踏上了崎岖山径，但那不是咱们要走的路。”

傅东扬点点头，道：“一样的图文，换上另一个人，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东方亚菱道：“是的，魔由心生，幻从情来，不能找出它的脉络，就为所迷，你会觉着，这图纹中，别有天地，有时山穷水尽，有时柳暗花明，你只要不停下手，你就会迷入其中，湍流行舟，断崖跑马，会遇上无比的险境，但也会漫游天堂，府开仙境，带给你无限的留恋。”

南宫玉真道：“这么说来，表妹的感受，和我们完全不同了。”

东方亚菱笑道：“完全不同。”

南宫玉真道：“说说看，你是些什么感觉？”

东方亚菱道：“我由那图纹中找到了这存粮之处，也了然了这地下古堡大部分设施。”

南宫玉真道：“当真如此吗？”

东方亚菱道：“小妹怎敢欺骗表姐。”

南宫玉真道：“看起来，还是与一个人的才慧有关了，我们都为这奇怪图文之路，引入歧途，但表妹却是完全无影响。”

东方亚菱道：“表姐，苏百灵这雕刻之术，已到相当高超的境界，如若你无法了解图意，很容易被它带入了一种迷茫的幻境中去，你心中想什么，都会被他带入那迷乱的幻影中去。”

南宫玉真道：“表妹，你能不能从这图纹上，找出他这古堡中全部设施。”

东方亚菱道：“纵然不能全部找出来，至少可以找出一大部分来。”

南宫玉真道：“那很好，不用为我们担心，你慢慢的找吧！我们会很耐心的等你。”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多谢表姐。”

语声一顿，接道：“兰兰，你学过烹饪术吗？”

兰兰道：“婢子学过，只怕手法不够高明。”

东方亚菱道：“学过就行了，靠南边壁间，有一个玉如意的图案，你手按如意柄，就可以打开一道门户，那门户之内，就是厨房。”

兰兰一躬身，转头而去。

东方亚菱回顾了南宫玉真一眼，道：“表姐，恐怕要十几个时辰之久，要你们干等着，也不好意思。”

南宫玉真道：“不要紧，我们都会很耐心的等着你。”

东方亚菱道：“这么吧！小妹聊表寸心，提供几种武功出来，你们练心一下。”

南宫玉真道：“你说什么？”

东方亚菱道：“小妹想提供几种武功出来，你们练心一下，也可消磨这段时光。”

南宫玉真道：“东方世家的武功？”

东方亚菱道：“东方世家的武功，小妹很少涉触，所以不敢献丑。”

全场中人，都愣住了。

南宫玉真道：“那是什么人的武功？”

东方亚菱接道：“是苏百灵的武功，小妹只发现五种，你们

各位量材练心，最好不要贪多，数十几个时辰，弹指即过，能把一种练好就行。”

南宫玉真道：“你要如何把那五种武功表示出来？口述，还是用笔画出来？”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秀秀，拿一方白绢出来。”

秀秀摊开一方白绢，东方亚菱缓缓接道：“记着，人贵自知，自觉有才慧基础，能练两种的，就别贪三样，只能练一种的，不要练两种，事实上，多练一种，不如把一样练好，一种武功练得熟，才能生巧。”

南宫玉真道：“这上面解说得很明白，我们自会看图学习，不劳你再费心了。”

东方亚菱点点头，缓缓蹲下身子，闭上双目，又在地上摸索起来。

南宫玉真等开始练心东方亚菱所给的武功。

兰兰在厨下生火作饭，秀秀却守在亚菱姑娘的身侧。

所有的人，都心有所专，感觉中时间也快了不少。

兰兰做好半席饭菜，招呼群豪食用。

这时傅东扬的主意，每一次，只作半席。

也许是群豪，都已经心有所专，所以，这餐饭，吃得鸦雀无声。

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匆匆的吃完饭，立刻又各自工作。

东方亚菱体质虚弱，连绵不停的工作，使她极感疲累。

全身都为汗水湿透。

但她却咬牙苦撑，不肯停手。

群豪大都专心思想，心练那五种武功，只有秀秀、兰兰随侍

在侧。

由于东方亚菱的示意，兰兰和秀秀不敢轻易出声，招呼群豪。

直到东方亚菱摸完了全室的图案，已过了八个时辰之久。

集中的精神，突然间松懈下来，东方亚菱已无法再支持下去，一下子倒卧在地上。

兰兰急急扶起了东方亚菱，道：“姑娘，你……”

东方亚菱脸色苍白，苦笑一下道：“别惊扰了他们练心武功，让我小睡片刻就好了。”

兰兰道：“姑娘，这地方如何……”

东方亚菱接道：“这地方已经很好了，我好累好累，哪里都可以睡着。”

言罢，闭上双目，倒卧在石地上。

兰兰脱去身上的外衣，铺在地上，秀秀也脱下外衫，盖在东方亚菱的身上。

东方亚菱的疲倦，已到体能难支的境地，闭上眼，即刻睡熟了过去。

东方亚菱睡醒时，又过一个多时辰。

这一阵小息，使她的精神恢复了不少。

睁眼看去，只见群豪个个精神肃然，垂手站在四周。

有些不好意思，东方亚菱举手理一理鬓边的散发，笑道：“诸位怎么不去练武功了，难道诸位都已经学会了？”

南宫玉真叹息一声，道：“我们都很惭愧，都在苦练武功，以求进境，但你却累成了这个样子。”

东方亚菱道：“小妹的身体太坏，稍微累一点，就要休息，其

实，我已经好了，诸位不用为我担心。”

傅东扬皱着眉头，道：“姑娘，善自珍重。”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咱们走吧！”

南宫玉真道：“到哪里去？”

东方亚菱道：“再上一层楼。”

傅东扬道：“姑娘，你已经完全明白了这室中的图案吗？”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也许还有一点不解的地方，不过，也只有百分之一二罢了。”

听口气，似乎是，已经完全了解了这图中含意。

东方亚菱回顾了南宫玉真一眼，道：“表姐，你们学武功的事，如何了？”

南宫玉真道：“这武功十分复杂，虽只有五招，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武功，每一招，都可独立克敌，虽然互不相关，但如能够把这五招学熟，可以把它它们连在一处。”

东方亚菱道：“原来，这武功定有如此妙用？”

笑一笑，接道：“表姐学会了几招？”

南宫玉真道：“说来，叫你表妹失望了，我只学会了四招。”

东方亚菱道：“已经很不容易了，看来，表姐在武功方面，自具天份。”

东方亚菱回顾了秋飞花一眼，低声道：“秋兄，你学会了几招？”

秋飞花道：“三招。”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也不错了。”

目光又转到东方雁身上，道：“哥哥，你学会了几招？”

东方雁道：“两招。”

东方亚菱望了傅东扬一眼，似乎是不好意思多问。

傅东扬却笑一笑，道：“秀才只学会两招半。”

天虚子道：“老道士也是两招多一些。”

东方亚菱缓缓取过白绢，道：“兰兰，拿去烧了。”

南宫玉真微微一怔，道：“为什么？有人还未学全。”

东方亚菱道：“这是苏百灵遗命，也是这里的规矩。”

东方雁道：“为什么，咱们一定要听他的。”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了阵，道：“哥哥，这一下，你把我问住了，为什么我们要听他的？我还没有想出原因，但我知道，一定有原因。”

举步向一处壁角行去。

群豪自行随在她的身后。

距石壁还有两尺左右时，停下了脚步。

这时，女婢兰兰，快步而至，道：“回姑娘的话，小婢已看到那白绢，化作烟灰。”

东方亚菱点点头，又向前行近了一步，凝目石壁上注视。

她找厨房和存物之处，只吩咐了一声，受命人依照她的吩咐，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了门户，但这一次，却似是极为费事。

任何人的心中，都已对这个身体娇弱、具无比大智慧的姑娘，生出了敬意，包括了她的兄长、朋友、亲戚。

看她神情的严肃，都知道她遇上了什么困难，那面壁静立，正耗着她的心智。

静！静得鸦雀无声。

每个人几乎都尽量把呼吸声音缩小。

当真的，静得落针可闻。

傅东扬突然向前行了两步，道：“姑娘，有没有秀才代为效劳之处？”

东方亚菱回过头，黯然一声，道：“老前辈，你们是不是很容易就在石壁上找到了那控制门户的开关。”

傅东扬道：“是！咱们遵照姑娘的吩咐，一眼间，就找到了那壁间的枢纽。”

东方亚菱道：“我为什么这样笨，竟然找不到控制那门户的开关。”

傅东扬道：“姑娘，能不能告诉在下，那是什么样的形状，秀才也可助姑娘一臂之力。”

东方亚菱举起手来，指着那石壁上一只象形的鸟首，道：“老前辈看到这个了吗？”

傅东扬道：“看到了。”

东方亚菱道：“是什么鸟？”

傅东扬道：“像一只鹰。”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觉着这座鸟首象形图上，最突出的是什么？”

傅东扬道：“两只眼睛。”

东方亚菱道：“对！事实上，那两只眼睛，才是这只飞鹰上最重要的部分。”

傅东扬道：“莫非鹰目上，是这重门户的开关？”

东方亚菱道：“是！不过，不同的一道是死门，一道是活门。”

傅东扬怔了一怔，道：“哪一道是死门，哪一道是活门？”

东方亚菱道：“我正无法分辨。”

傅东扬道：“苏百灵的遗言中，没有说明吗？”

东方亚菱道：“没有，至少，晚进没有发觉……”

轻轻吁一口气，接道：“不过，苏百灵倒说明了这生死两门中的不同，打开了生门，咱们可以平安的抵达上一层楼，但如打开了死门，将是一个很悲惨的局面。”

傅东扬道：“什么局面？”

东方亚菱道：“整座古堡，都将结构转变，把咱们封死在这一层楼中。”

忽然间，东方亚菱举起了右手，向左面一只鹰眼上点去。她的手，微微发抖，显然，她内心之中，并没有十分把握。那鹰眼被手指一点之后，突然间响起了一阵吱吱之声。鹰眼被点后，开始缓缓裂现了一道门户。

东方亚菱神情严肃，当门而立。

傅东扬看出了她内心的沉重，这当门而立，是准备迎接错误的结果。

如若那裂开的门户中有什么特殊变化，暗器射出，东方亚菱自然是首当其冲。

直待声响顿住，不见有什么凶险之事，东方亚菱才轻轻吁一口气，道：“诸位，咱们向前行吧。”

行约五步，转向地下行去。

进入了古堡第三层。

第三层的地方，似是比上两层，还大一些。

里面的布置也很奇怪，全室一片雪白，都是上好的白玉作的墙壁。

四角处，四颗明珠，再加上壁间的灯光一照，珠光映射，满室通明。

全室中，只放着一口棺材，再无别的陈设。

傅东扬快行了两步，低声道：“东方姑娘，在下心中有几点怀疑，但不知姑娘可否见告？”

东方亚菱的注意力，已被那具棺材所吸引，闻言转过目光，道：“老前辈有什么事？”

傅东扬道：“你怎能确定，那门户在左眼之上。”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晚辈觉着苏百灵既是极为好胜的人，决不会完全不留痕迹要咱们去碰运气，但在鹰目之上，确然瞧不到什么？因此，晚进从整个鹰图上着眼，终于被我瞧出了一点窍诀。”

傅东扬道：“这一层，秀才也想到了，所以，我曾经很用心的看了整幅的鹰图，甚至那整个的壁画，秀才自信看得十分仔细，但却瞧不出任何的可疑之处。”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可能忽略了一件事。”

傅东扬道：“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苏百灵这位老前辈在咱们进入这古堡时，就告诉了咱们一件事，但不知老前辈是否记得？”

傅东扬哦了一声，道：“秀才想不起来。”

东方亚菱道：“他告诉咱们进入这古堡之后，一切都要从倒着算起。”

傅东扬道：“这个秀才没有忘记，我也曾倒着算过。”

东方亚菱道：“由下往上看，由上向下看，都看得很清楚了。”

东方亚菱道：“那幅画是正反布置法，一半正看，一半反看，要有很好的记忆之力，最好也有作画的经验。”

傅东扬道：“原来，秀才看遍所有的地方，竟然没有瞧出一

点名堂。”语声一顿，接道：“姑娘，秀才很希望能替你分担一二，所以，我不但很仔细的看过那幅画，而且，还记着那些画上所有的内容，姑娘，能不能指点一下，姑娘在何处发现了那个位置？”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是否发觉那两个鹰爪上有什么不同？”

傅东扬道：“鹰爪上？”

东方亚菱道：“那左面鹰爪上画的和右面不同。”

傅东扬道：“秀才也很仔细的看那个鹰爪，但我想不出两个鹰爪有什么不同。”

东方亚菱道：“左面鹰爪微微跷起一些，好像在对人笑。”

傅东扬道：“不错，那右面鹰爪微向下钩，似是严肃一些，看起来，像是在哭。”

东方亚菱道：“对！根据他的正反布局推判，应该按左面的鹰眼。”

傅东扬叹息一声，道：“姑娘，好胆大的推论，但却又是那么丝丝入扣，秀才佩服极了。”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老前辈，晚辈也是想得很苦，只能说是有七成把握，但咱们的处境，却是连一成也不能错。”

傅东扬点点头，道：“姑娘，秀才还有一事不明，但不知可否请教？”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你对我有不少的启发，晚进知道的事，无不尽言，老前辈，你只管问吧？”

傅东扬道：“如是秀才没有猜错，苏百灵定然有一个说明？”

东方亚菱道：“说明什么？”傅东扬道：“一个人要花费多少时是，才能够了然那室中图案？”

东方亚菱沉吟一阵，道：“老前辈，你怎想到了这方面的事

情？”

傅东扬道：“苏百灵没有说明吗？”

东方亚菱道：“有！而且很详尽。”

傅东扬道：“也是用天竺文字说明？”

东方亚菱道：“是！”

傅东扬道：“姑娘，可否说得详尽一些？”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苏百灵把人分成了三等，十二个时辰内，能够了然图案内情，是第一等人。”

傅东扬道：“第二等人，要多少时间？”

东方亚菱道：“三日夜。”

傅东扬道：“第三等人呢？”

东方亚菱道：“要七日夜的时间。”

傅东扬道：“只有这些吗？”

东方亚菱叹口气道：“第一等，均有可能登上这五层古堡，但生存的机会，是一半对一半。”

傅东扬道：“第二等呢？”

东方亚菱道：“只有十之二三的机会。”

傅东扬道：“第三等人呢？”

东方亚菱道：“九死一生。”

傅东扬道：“第三等人，是全无生机了。”

东方亚菱道：“就算是第三等人在武林之中，也是极为少见。”

傅东扬道：“秀才明白了。”

东方亚菱忽然提高了声音，道：“老前辈既然问了，晚进索性就说出所有的隐秘。”

傅东扬是何等人物，立刻听出了弦外之音，东方亚菱要借与他谈话的机会，把一些隐秘，告诉了全场中人。

其实在场中人，已都为东方亚菱的话所吸引，个个凝神静听。

东方亚菱目光转注，四顾一眼接道：“谁入这古堡时的杀人埋伏，全在第四层中，但如一个人能了解了前面三层的隐秘，就算是第四层中是刀山油海，他也无法停下，就算冒九死一生之险，也非要去瞧个究竟不可。”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不论这古堡中的布设如何凶险，咱们也要陪着进入四五层看看。”

东方亚菱道：“小妹觉着，各位都不了解这古堡中的内情、隐秘，所以，用不着登上第四层和第五层。”

东方雁道：“妹妹，你……”

东方亚菱道：“小妹一个人去，事实上，小妹是唯一了解全盘内情的人，诸位陪了也帮不了我，反而拖累了我，我要顾忌到诸位的安全，未免会小心过甚，会对一个人的判断力，影响很大。”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姑娘说的是，但你一人力量太过单薄，区区不才，愿陪姑娘一探古堡藏秘。”

秋飞花低声道：“师父，有事弟子服其劳，我愿与亚菱一行。”

东方亚菱缓缓转过脸去，两道眼神，盯注在秋飞花的脸上，缓缓说道：“你真要陪我？”

秋飞花点点头，道：“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东方亚菱道：“第四层中，有八十三种埋伏，一旦发动，咱们生存的机会太小了。”

秋飞花道：“你不是说过么？咱们有一半的生存机会。”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好！你如是真的不怕，那就有劳你陪我涉险了。”

南宫玉真低声道：“小表妹，我的武功，比秋兄强一些，你看看是不是机会大了一些？”

东方亚菱道：“你要去？”

南宫玉真道：“如若我比秋飞花更为适合一些，为什么不让我去呢？”

秋飞花低声道：“玉真，亚菱已经决定了，你抢什么呢？”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没有你的事，我们表姐妹再打商量嘛！”

东方亚菱道：“论才能经验，傅前辈最好，论武功身手，表姐入选，但如论适合，秋飞花应该比两位都好一点。”

南宫玉真道：“亚菱，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小妹只是这样想，但我也无法说出具体内容。”

傅东扬轻轻咳了一声，道：“南宫姑娘，秀才觉着，何人可以助她，应该她作决定，咱们不用费心了。”

南宫玉真哦了一声，未再多言。

东方亚菱突然举步，行到了南宫玉真的身侧，低声说道：“表姐，你肩负的责任太重大，小妹实无把握能够安然度过那些埋伏，我不愿害了你！”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如是你全无一点把握，为啥要带秋飞花去？”

东方亚菱道：“东方世家，也只有哥哥一条命根子，我如有

不测之祸，总不能把哥哥也拖了进去。表姐，本来你最好，但你的生死事关重大，因为，我如不幸的死于古屋之内，你们完全没有机会再登上一层楼去，所以，我劝你们，不用再自取灭亡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的意思是要我们离开此地？”

东方亚菱道：“是！你们无能为力，为啥要白白送命？”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表妹，难道你要我们遗弃你而去？”

东方亚菱道：“不是遗弃，事实上，你们是无法插手，表姐，这不是勉强的事。”

南宫玉真道：“表妹，你说的有理，但不论如何，我不能这样离去，如若我们有机会克服那些埋伏，为什么不带我同去，多一些克服的机会。”

东方亚菱道：“表姐，别忘了，你对南宫世家的责任，目下，你还要负责很多人的安全。”

南宫玉真道：“你要我保护他们，冲出那些包围？”

东方亚菱笑一笑，笑的是那么圣洁光辉，点点头，道：“表姐，我们各展所长，碰碰运气。”

南宫玉真低声说道：“小表妹，那些人不好对付，老实说，我也是全无把握。”

东方亚菱道：“我会全力帮助你。”

南宫玉真道：“最好你能跟我们一起出这古堡，小表妹，离开这座地下古堡之后，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表妹，我们需要你，整个武林同道，都需要你。”

东方亚菱慰然一笑，道：“我明白，表姐，我会尽力的，我不想这么早死……”

回头看去，只见天虚子、东方雁等，都集聚在傅东扬的身侧。

傅东扬不停的挥手比划，口中滔滔不绝，不知在说些什么？

东方亚菱笑一笑，接道：“他在替咱们制造机会，要我把心中的话，告诉你。”

南宫玉真道：“告诉我实话，你有几分对付那机关埋伏的把握？”

东方亚菱道：“我心无牵挂，灵台清明，有七分以上胜算，如是我心一乱，那是三分不到了，苏百灵好危险，但他却又留下一步余地。”

南宫玉真低声道：“小表妹，带着你的飞花哥哥，你能够灵台清明吗？”

东方亚菱道：“刁钻的表姐，请你放心，我带他独行。”

两人逗完了一阵，东方亚菱才话转正题，道：“苏百灵的留言中，这第三层中没有任何的伤人埋伏，他指出这地下古堡是藏药之处……”

南宫玉真道：“什么药？”

东方亚菱道：“自然是灵丹、毒药，样样都有。”

南宫玉真道：“你是说，苏百灵在这第三层古堡之中，放置了很多制成的丹药？”

东方亚菱道：“不是全已是制成的丹药，也有很多，是还未制成药物的珍贵原料。”

南宫玉真道：“除此之外呢？”

东方亚菱道：“表姐，你究竟想问什么，想知道什么？”

南宫玉真道：“听到了药物，使我想起了毒药，听到了毒药，使我想起了一本书。”

东方亚菱道：“什么样的书？”

南宫玉真道：“那本书的名叫作万有药物大全。”

东方亚菱道：“万有药物大全，我也好像听到过这本书，但不知表姐找这本书作啥？”

南宫玉真道：“就表姐所知，那本书在百年前失踪江湖，上方有一个可以疗治疯症的药方子，这本书失踪之后，那药方也跟着失传了。”

东方亚菱道：“这药方对表姐很重要吧！”

南宫玉真道：“很重要，因为那需要药方的人，就是表姐的高曾祖母……”

东方亚菱道：“啊！那位高曾祖母，今年几岁了？”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今年一百三十二岁，由表姐算起，她是四代以上的高祖母，我们都叫她高祖。三代曾祖，先她而去，目下主持南宫世家的祖母，一般琐事，都由母亲掌理。”

东方亚菱道：“她得了疯症，可曾延医瞧过？”

南宫玉真道：“就我所知，至少瞧过百名以上的医生，但却束手无策。”

东方亚菱道：“小妹自信，医道不错，咱们能生离此地之后，我到南宫世家一行，瞧瞧高祖的病情。”

南宫玉真苦笑一下，道：“小表妹，她不是真的疯了，而是被人下了毒。”

东方亚菱道：“什么人下的毒呢？”

南宫玉真道：“下毒之人，已被我们抓住，但他不肯开出药方，被我们囚禁了十年，直到他死去之后，仍不肯开出药方。”

东方亚菱道：“那药方只有他一人知晓，虽然被囚，但却不肯说出，这十年中，他受过不少的苦吧？”

南宫玉真道：“据我所知，对他用过十次酷刑，但他都撑了过去，不肯说一句话。”

东方亚菱道：“表姐高曾祖母，一百三十二岁，又身中奇毒，但她却……”

忽然觉着，言事间有些失礼，住口不言。南宫玉真道：“你可是觉着，她既身中奇毒，为什么年纪高迈，还不会死？”

东方亚菱道：“小妹确有此意。”

南宫玉真道：“说起来，这也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高曾祖母固然是南宫世家五代中，成就较高的一位，但她在疯毒折磨之下，应该早已逝去，奇怪的是，她不但不死，而且，越活越健康。”

东方亚菱道：“有这等事？”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高曾祖母的病情很奇怪，能吃能喝，也能讲话，而且，身体也很好，只是神志不清，口中胡言乱语，唉！最可怕的是，她连我们是什么人，都认不出来。”

东方亚菱道：“还有别的异征吗？”

南宫玉真道：“有！她身躯似乎是更为健康了，童颜鹤发，一无老态，几乎是比她没有中毒之前更好。”

东方亚菱道：“这是应该的，小妹也会尽力。”

南宫玉真道：“亚菱，那本万有药物大全，如若没有被毁，亦必被人收藏了起来，但不知是否被苏百灵收藏于这古堡之中？”

东方亚菱道：“没有特别提到这本书，但他说明了这里面藏有很多的书，这些书，包括了毒经、药书，但却没有特别提出什么书来，我们仔细的找找吧！”

南宫玉真道：“这一层古堡之中，没有埋伏，咱们可以为所

欲为了。”

东方亚菱道：“也不是全无埋伏，只不过，不如第四层中的埋伏厉害罢了。”

南宫玉真道：“这一层中，是些什么埋伏。”

东方亚菱道：“毒！既是藏毒、藏药书的地方，自然是布的奇毒了，不过，这些藏毒，都不在表面上，只要咱们不翻动这房中之物，就不会触动毒物，这不用你们动手了。”

傅东扬低声说道：“亚菱姑娘，难道你不畏奇毒吗？”

东方亚菱道：“晚辈怎能不畏奇毒，只不过，我有一蛟皮手套，戴在手上，可避毒浸。”

傅东扬道：“姑娘，如若只是这样简单的事，似乎是用不着姑娘自己动手了。”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晚辈已经想过了，还是自己动手的好。”

傅东扬道：“在下能助姑娘一臂之力吗？”

东方亚菱道：“苏百灵建筑这地下古堡，这一层最平静，但人心易变，也许他工程之时，心意有了改变……”

放低了声音，接道：“前辈保重，万一有了什么不妥，还要你老前辈和南宫表姐合力突出此围。”

东方亚菱道：“晚辈也被苏百灵激起了好胜之心，颇悔晚生百余年，未能和他一较长短。”

傅东扬道：“虽然他尸骨已寒，但他建筑这地下古堡时，花费的时间，不止十年，室中存粮，却不足一月之用，三十日对十年，姑娘并不逊色。”

东方亚菱笑一笑，独自向内行去。

除了紧随她身后的女婢兰兰之外，群豪都盘坐调息，各自运气，专心胸中所记的招数变化。

东方亚菱花费了两个时辰之久，才搜完了三层古堡。

果然，这一层中，除了在存物上布有奇毒之外，并无埋伏。

搜出来三本书，两本毒经，一本医术百则。

东方亚菱没有休息，一口气，看完了那两本毒经。

傅东扬低声道：“姑娘，上面记述的手法如何？”

东方亚菱道：“苏百灵不失一代奇才，这些毒经，虽是上代遗物，但很多地方，都已经批改，唉！这两本毒经，如若流传于江湖之上，必将造成大害。”

傅东扬道：“姑娘的意思？”

东方亚菱道：“晚辈之意，把它一把火焚去，不知前辈意下如何？”

傅东扬道：“在下亦有此意。”

第四十三回 年深月久

晃燃了火折子，竟然把两本毒经，一火焚去。

没有人阻止，也没有人叹息。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由现在起，我是两大毒门的新一代开山鼻祖了。”

东方雁接道：“毒经失传，有益无害，但人家都是江湖中早存的门户，你怎能自称为新一代开山鼻祖？”

东方亚菱道：“经中文字，默记我心，除我之外，只怕世间，再没有记忆两部毒经的人。”

东方雁道：“你烧毁了两部毒经，就是要把自己变成唯一知晓内容的人吗？”

东方亚菱笑一笑，接道：“哥哥，我虽然熟记了经文，但只要我不再写出来，江湖上就不再有这两种毒经，年深月久了，我也可能把它忘去……”

语声一顿，接道：“哥哥，那毒经很诱人，只要你看了，就不忍释手，我忍不住把它看完了，看完了，才知道它的坏处是那样凶恶。”

傅东扬道：“用毒伤人一事，江湖中素来就看作不光明的手段，东方姑娘烧毁毒经，那是消弥武林中一大害，是功德无量的事。”

东方亚菱缓缓把另一本医术百则，交给了傅东扬道：“前辈，

这本书上，都是叙说的行针下药之法，老前辈如熟读书中百则，必可学得很多济世活人之术，这本书，送给前辈了。”

傅东扬笑一笑道：“能者无所不能，秀才觉着，姑娘在医道方面的成就，决不在我之下，留姑娘手中，比秀才有用多了。”

东方亚菱道：“不瞒老前辈说，晚辈的记忆能力，十分强大，过目之后，十能记其九，这本书，是否留在晚辈处，并不重要。”

傅东扬不再推辞，伸手接过，藏入怀中，道：“姑娘，这三层室中，只藏了这三本书吗？”

东方亚菱低声道：“自然还有别的东西，不过，晚辈没有把它取出来。”

傅东扬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因为藏物中，大都是配好的奇毒，晚辈担心取出来之后，恐留下一些麻烦。”

傅东扬点点头，道：“我明白姑娘的意思，只是在这偌大一层古堡，只找出这三本书，实叫人很难相信。”

东方亚菱低声说道：“晚辈还看到了一件事物。”

傅东扬道：“什么事物？”

东方亚菱道：“两具完全如初的尸体。”

傅东扬怔了一怔，道：“苏百灵的？”

东方亚菱道：“不是苏百灵的，苏百灵怎会把遗体和别人并存一处，何况苏百灵只是一个人，那尸体是一男一女。”

傅东扬道：“一男一女，是什么样子？”

东方亚菱道：“男的大约有五十多些，留着花白的长须，女的好像只有四十左右，好像一对夫妇。”

傅东扬道：“哦！他们的尸体全没有坏？”

东方亚菱道：“没有坏，装在一个琉璃柜内，那柜内放了很多药水。”

傅东扬点点头道：“听说有一种配方制成的药水，可以保持一个人的尸体不坏，不过，秀才从未见过罢了。”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这一层中的奇毒，都已经被我除去，老前辈也可以在这里瞧瞧，最好能把那两具尸体的姓名，给查出来。”

傅东扬道：“好吧！秀才试试看。”

东方亚菱回顾了秋飞花一眼，道：“秋兄，咱们走吧！”

秋飞花缓步行了过来，道：“现在就走吗？”

东方亚菱道：“不错，现在就走，你是不是有些害怕了。”

秋飞花道：“姑娘说笑了，我怕什么？在下替姑娘带路。”

东方亚菱道：“不用走前面了，跟着我走吧！”

目光转注到南宫玉真的身上，道：“表姐，我已经和傅老前辈谈好了，如若我们三日内还下不来，表姐就不用等我们了。”

南宫玉真道：“亚菱，告诉我，你有几分把握？”

东方亚菱道：“表姐，有无把握咱们都要上去了，南宫、东方两大世家的力量，也不过勉强可以造成一个自保之局，咱们绝无法对抗江湖上这一股邪流。”

南宫玉真道：“上了那四层楼上呢？”

东方亚菱叹息一声，道：“表姐，苏百灵早已在古堡中，安排了对付这股江湖逆流的办法，不过，那苏百灵却未明白的说出来，在这个古堡之中，安排了什么办法。”

南宫玉真呆了一呆，道：“安排了对付那些强敌的办法？那是什么办法？”

东方亚菱道：“什么办法，我也不太清楚。”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你心中难道没有一点看法吗？”

东方亚菱道：“有！不过，小妹心中毫无把握，不敢轻言。”

南宫玉真道：“放心的说吧！就算是说错了，也不要紧。”

东方亚菱道：“小妹推想，苏百灵可能安排了一支伏兵，专以对付这一股江湖逆流之用。”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苏百灵死了多年？”

东方亚菱道：“一百余年。”

南宫玉真道：“既然，已过了百年之久，纵然确有伏兵，也都老迈而死了。”

东方亚菱道：“我想不通的，也就是这一点了，……他如安排有一支伏兵，那些人，就算不死，也必然老态龙钟，如何能和人动手。”

南宫玉真道：“表妹，这是一个结，解不开的结，也许那苏百灵没有想到过，他死了百年之后，才会有人找上了这地下古堡。”

东方亚菱道：“想得到的，问题是，他如何延续那一批实力。”

东方雁轻轻吁一口气道：“他们会不会用子孙绵延之法，使他们的实力延续下去。”

东方亚菱道：“这个，不大可能吧？”

东方亚菱道：“哥哥，如是他们娶妻生子，父传子艺，武功不一定能保持那样精纯。”

东方雁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使这一股实力，保持了百年之久。”

东方亚菱道：“这是一个谜，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傅东扬点点头，道：“亚菱姑娘，别再为此事烦心了，你要静下心来，准备对付第四层楼上的埋伏。”

东方亚菱道：“多谢前辈指点。”

带着秋飞花，转向第四层中。

这地下古堡形式上的第四层，事实上，却是更深入地下。

南宫玉真望着两人的背影，低声道：“傅前辈，要不要我去助她一臂之力。”

傅东扬道：“姑娘，不用了，东方姑娘已有了很精细的打算，咱们用不着再淌这次浑水了。”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我担心他们。”

傅东扬道：“是的，姑娘，我也很担心，不过，担心是一件事，咱们却无能帮助她。”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老前辈，咱们现在应该如何？”

傅东扬道：“等，等下去，照着东方姑娘的吩咐，等上个三天三夜。”

南宫玉真道：“如若他们不出来呢？”

傅东扬道：“姑娘带着咱们离开。”

南宫玉真道：“这个，老前辈，咱们也算侠义中人，这作法，岂不是有失气度吗？”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姑娘，小不忍则乱大谋，东方姑娘如是无法克服的事，咱们上去，又将如何？”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我想他们应吃点东西了？”

傅东扬笑一笑，道：“姑娘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接道：“要兰兰替他们作一点吃的东西。”

傅东扬道：“然后，姑娘给他们送去？”

轻轻吁一口气，傅东扬缓缓说道：“姑娘，也许东方姑娘已深入内室，你一人上去，不是危险得很吗？”

南宫玉真道：“如若咱们要一个人去送饭，除了晚辈之外还有何人？”

傅东扬道：“说的也是……”

语声一顿，接道：“兰兰，你过来。”

兰兰应声而至，一躬身，道：“傅爷有什么吩咐？”

傅东扬道：“准备点吃喝之物，南宫姑娘给你们姑娘送点吃喝之物。”

兰兰笑一笑，道：“傅爷，姑娘上楼的时候，已带了食用之物。”

傅东扬哦了一声，道：“南宫姑娘，东方姑娘是一位很谨慎的人，算无遗策，这些事，只怕她早都想到了。”

南宫玉真突然间发觉，东方亚菱绝世才慧，已使得同行之人，个个敬服，每个人都对她有些偏爱，偏爱得近乎纵容。

时间匆匆，群豪在焦虑之中，已等过了一天一夜。

兰兰做好了吃喝之物，很丰盛的一餐。

其实，群豪心中都挂虑着东方亚菱的安危，哪里能吃得下饭。

焦虑、等待中，又过了两天一夜之久。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道：“雁表弟，时间到了吗？”

东方雁道：“照兄弟的算法，还有一夜时光。”

南宫玉真道：“你不担心菱表妹的安危吗？”

东方雁道：“我好焦急，但我没有办法，她幼小喜爱读书，各种各样的书，我还常常嘻笑她读书无用，想不到，她竟然读出了

这样大的本领。”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咱们要不要上去瞧瞧。”

东方雁摇摇头，道：“如是菱妹出了事，咱们上去，又有什么用处？”

南宫玉真道：“唉！表弟，我好担心啊！我上去看看。”

东方雁道：“表姐如是一定要上去看看，兄弟奉陪。”

傅东扬道：“慢着。”

南宫玉真微微一怔，道：“傅前辈要拦阻我们？”

傅东扬道：“姑娘，还有一夜时间，姑娘能等两天一夜，为什么不能再等上一夜呢？”

南宫玉真道：“我……”

傅东扬接道：“我知道姑娘心中很焦虑，事实上，我们都和姑娘一样，一旦东方姑娘有了什么不幸，我们这些人，还要借姑娘之力，冲出重围。”

南宫玉真一扬柳眉儿，道：“傅前辈，菱表妹如是真的有了什么麻烦，难道我们真的能生离此地吗？”

傅东扬道：“机会不大，但我们要奋力一试，不计成败。”

南宫玉真道：“如若咱们闯出去，遇上的困苦艰难，和登上四楼去瞧看一下，并无太大的区别，万一亚菱表妹，受困其中，咱们也许可以助她一臂之力。”

东方雁低声道：“秋兄的武功，可助亚菱一臂之力了。”

傅东扬苦笑一下，道：“姑娘，秀才想到了一件事。”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

傅东扬低声道：“关于你和飞花的事？”

南宫玉真道：“我和他……”

傅东扬接道：“还有亚菱姑娘……”

南宫玉真道：“我们三个……”

傅东扬接道：“是！所以，姑娘必需要忍耐一二，如果东方姑娘，失事在这地下古堡之中，那是天道遗憾，这一代江湖人，劫数难逃，如若咱们能生离古堡，挽救这一次江湖大劫，全靠你们三位一体了。”

这等于说明了一件事，这位通权达变的师父，已经同意了这件事，亲口说出来。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缓缓抬起头来，双目中满含泪光，幽幽说道：“老前辈，我不希望你对我有别的误会，像亚菱这样的人，滔滔人世，又往哪里去再找一个人出来，她本是一个很文弱的女孩子，但她临事的勇敢、决断，咱们却是万万难及，如果我们两个人中，有一个要牺牲掉，那个人应该是我，而不应该是亚菱。”

傅东扬道：“说的不错，不过，咱们都没有能力代替她，所以，必须她亲身临敌不可。”

南宫玉真道：“多谢老前辈指点，晚进受教了。”

盘膝坐了下去，运气调息。

傅东扬望着南宫玉真闭目静坐的神情，暗暗叹息一声，忖道：“情字一关，误人不浅，希望我能尽力使下一代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兰兰送上了第二次丰盛的饭菜，这是三日三夜中，他们吃的第二次。

群豪虽然饿了，但仍有着食难下咽的感觉。

三日夜的时间过去了，而且，还多了两个时辰。

南宫玉真已安全冷静了下来，除了吃饭的时间之外，一直在盘坐调息。

她似是在追索一件奇妙的武功，又似在想一个问题，四五个时辰中，未再讲过一句话，甚至未睁过一下眼睛。

事实上，面对着可能死亡的煎熬，在不知不觉中，每个人的内心中都有着一种可怕的感受。

那不是畏惧，也不是怕，是一种精神压迫力量，影响着每个人的情绪。

傅东扬默算着时间，已然又多过了两个时辰。

傅东扬忍了又忍，还是忍耐不住，站起了身子，说道：“南宫姑娘，我们应该走了。”

南宫玉真缓缓睁开双目，道：“现在，就走吗？”

傅东扬道：“是！”

似乎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南宫玉真连问也没有问，就站起身子，道：“老前辈带路呢，还是晚进带路？”

傅东扬道：“东方姑娘临去之时，告诉了我离开此地的方法，还是由在下带路吧！”

东方雁突然轻轻吁一口气，道：“傅前辈，你们先走吧，我要留下来。”

傅东扬怔了一怔，道：“为什么？”

东方雁道：“我要等我妹妹出来。”

傅东扬道：“少兄，我们已等过了时间。”

东方雁道：“我知道，但我相信，我妹妹一定会出来，她是个很守信诺的人。”

傅东扬道：“我们都很信任东方姑娘，也知道她是个很守信

诺的人，但她失约了，为什么会失约呢？一个守信用的人，突然间失约了，必然是发生了更重大的事情，东方少兄，你想想看，发生了什么事？”

东方雁黯然说道：“我用千里传音的方法，把亚菱找了出来，一旦她发生了什么不幸，我也无法再回东方世家。”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你准备……”

东方雁接道：“我准备留在这里等她，等十天一月也要等。”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她不能守约出来，那就很可能永远不出来了。”

傅东扬道：“东方少兄，人间有很多令人神销魂断的惨事，那像刺入心中的利剑快刀一般，使人心中好痛，可是东方少兄，我们活着的人，必需要忍耐着很大的痛苦，活下去。”

东方雁道：“老前辈的盛意……”

只听兰兰高声叫道：“姑娘回来了，少爷用不着留这里等了。”

群豪转头望去，只见东方亚菱脸色苍白，缓缓而来。

身后紧随着秋飞花。

东方亚菱原本已消瘦的身躯，似乎是更显得消瘦一些。

秋飞花也显得瘦了很多。

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三夜中，他们过得都不很好，可能很繁忙，很辛苦。

但见东方亚菱很开朗的神色，显然，这些日子的辛苦，也有着很大的收获。

见到了东方亚菱安全回来，东方雁反而有些不好意思的感觉，站着未动。

东方亚菱先和傅东扬、南宫玉真等打过招呼，缓步行到了东方雁的身侧，低声道：“哥哥，手足情深，我知道你一直在为我担心。”

东方雁道：“妹妹，我把你带出来，如若不能带回去，我也无颜回去见父母了。”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哥哥，我会跟你回去见父母的。”

目光转到了南宫玉真的身上，接道：“表姐，你等焦虑了！”

南宫玉真道：“如非傅老前辈劝阻，我几乎上四楼找你们了。”

东方亚菱道：“我也急，但苏百灵这个人，布设的一切都很深奥，很多地方，我必须思索很久、很久。”

南宫玉真微笑，道：“现在雨过天晴，一切事情都已过去了，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

东方亚菱回顾了秋飞花一眼，道：“秋兄和我，都很累，三日夜中，我们几乎是没有休息过，小妹已无法再撑下去，我要好好的睡一觉。”

她大约是已累到了极点，说睡就睡，闭上眼睛，倒地而眠。

秋飞花脱下了长衫，铺在地上，抱起东方亚菱的身躯，放在衣衫上。

傅东扬也瞧出事非寻常，立时暗作决定，缓缓说道：“咱们别在这里打扰他们，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

说了他们两个字，自然也包括了秋飞花在内。

他说完了话，回头就走，群豪鱼贯相随。

南宫玉真眼看秋飞花也盘膝而坐，闭上双目调息，也只好跟在身后行了出来。

傅东扬轻轻吁一口气，低声说道：“姑娘，你留在室中替他们看护吧！”

南宫玉真哦了一声，停下脚步。

傅东扬顺手带上了房门，大步而去。

室中，只余下了秋飞花、南宫玉真和东方亚菱三个人。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缓缓在东方亚菱的身侧坐下。

正好是面对着秋飞花。

秋飞花缓缓睁开双目，盯注在南宫玉真的脸上。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你没有运气调息。”

秋飞花摇摇头道：“玉真，我……”

我什么，他没有说出来。

南宫玉真道：“你有事要对我说，是吗？”

秋飞花点点头。

南宫玉真道：“那就请说吧！我在很用心的听。”

秋飞花道：“我，我和亚菱发生了……”

南宫玉真心头震了一下，长长吁一口气，保持了表面的镇静，道：“发生了什么事？”

秋飞花道：“唉！玉真姑娘，在下觉得好惭愧，好悔恨。”

事实上，用不着秋飞花再说下去，南宫玉真已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

低头看看东方亚菱苍白的脸色，秋飞花有些黯然地接道：“我伤害了她。”

南宫玉真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秋兄，你是很有理性的人，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唉！虽然说，武林中儿女脱俗一些，但也不能这样离谱啊！”

秋飞花道：“所以，我好悲痛，好难过。”

东方亚菱似是睡得很熟，可以听得轻微的鼻声。

南宫玉真缓缓说道：“能不能告诉我，事情发生的经过，你为什么要这样作呢？她这样文弱，自然连一点反抗的力量也没有……”

语声一顿，黯然接道：“秋兄，你急什么呢？亚菱已终身托许，今生今世，已非你不嫁，难道你真的瞧不出来，早晚都是你的人，你怎能如此伤害她？”

秋飞花口齿启动，欲言又止，长叹一声，垂下头去。

南宫玉真皱皱眉头，道：“你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告诉我发生的经过。”

秋飞花道：“我……我……我怎么说呢？”

南宫玉真道：“实话实说。”

秋飞花黯然一叹，道：“玉真姑娘，千错、万错，是我一人之错，孤男、寡女，单独相处，环境是那样险恶，生死悬于一发之间，我无法把握自己，铸成大错。”

南宫玉真道：“飞花，你不是这样的人，怎会作出这样的事？是不是那四楼的机关，埋伏之中，有什么奇毒药物，误服误用，才造成你的神志迷乱，情难自禁？”

她在替秋飞花开启了一路，替他找一个可以原谅的理由，只要秋飞花点点头，南宫玉真就会感觉到，那是一件值得原谅的事。

但秋飞花却似未贪图南宫玉真的用心，摇摇头，道：“没有什么毒，如若一定要说个原因出来，我想那可能是太过凶险的历程，使在下失去了理性，所以，侵犯了亚菱姑娘。”

低头看去，只见东方亚菱闭目调息，睡得十分香甜，对两人的谈话，似是一句也未听到。

南宫玉真脸上泛起了一片寒意，冷冷说道：“秋兄，你这样占有了亚菱的清白，准备如何交代？”

秋飞花道：“我，我正在想……”

南宫玉真道：“这等事，还想吗？”

秋飞花黯然说道：“事实上，确也没有什么可想的，大错已铸，悔恨无及，我只有听凭吩咐的份了。”

南宫玉真黯然叹息一声，道：“亚菱说了些什么？”

秋飞花道：“她没有说什么，所以，我还不知道目下她心中如何想……我还不太清楚。”

南宫玉真讶然说道：“她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么？”

秋飞花道：“没有，她只笑一笑，就未再提过这件事。”

南宫玉真道：“你应该说几句慰藉之言才是。”

秋飞花道：“我也没有说，我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该怎么说。”

南宫玉真冷笑一声，道：“这算什么？人家一个黄花闺女，遇上了这等事，怎能开口？你这男子汉、大丈夫，怎能也一语不发，没有一个交代？”

秋飞花道：“玉真，我错了，错的是那样深，那样大，你要我如何解说？我自觉，自己是待罪之身，任凭处置，要我死，我死就是。”

南宫玉真双目盯注在秋飞花的身上，脸上是一片很奇怪的表情，是悔恨、是怜惜，也带了一点醋意。

总之，那是多种神色混合的奇怪表情。

秋飞花低声说道：“玉真，我应该怎么做，如是我一死能够抵罪，我情愿以死相谢。”

南宫玉真怔了一怔，道：“你，怎么能有这等想法？”

秋飞花道：“姑娘，一个人最大的罪恶，也不过一死了之，除此之外，我就想不出更好的谢罪办法了”。

南宫玉真道：“不论如何，你不能死，这事也不能传扬出去。”

秋飞花道：“好吧，你和亚菱谈谈，看她要我如何补偿这个错误？”

南宫玉真道：“娶了她，天大的错误，就可以弥补了。”

秋飞花垂首不言。

南宫玉真叹口气，道：“秋兄，不谈这件事了，告诉我，你们在四、五楼中，找到了些什么？”

秋飞花道：“亚菱记忆下很多的武功，要等她醒来之后，才能说出来，除此之外，好像还找到一本书，她看了很久，把书收入了怀中。”

南宫玉真道：“她没有告诉你吗？”

秋飞花道：“没有，不过，她说，那本书比她记下的武功，还要重要，只可惜，还得找一个人才能了解全部内情。”

南宫玉真道：“找什么人？”

秋飞花道：“她没有说。”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道：“飞花，要不要我告诉你，该怎么办？”

秋飞花道：“什么事？”

南宫玉真道：“自然是关于亚菱的事了。”

秋飞花道：“哦！”

南宫玉真道：“亚菱醒来之后，你去禀明傅老前辈，先和亚菱订了……”

只听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接道：“表姐，不用了。”缓缓坐起了身子。

南宫玉真道：“你该好好睡一觉的，怎么醒得这样快？”

东方亚菱道：“够了，刚才那一阵，我睡的很熟。”

语声一顿，接道：“飞花，你都告诉表姐了？”

秋飞花点点头，道：“是！”

东方亚菱目光转注南宫玉真的脸上，接道：“他心中好抱歉，至少，对我说过十次对不起你。”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亚菱，这件事……”

东方亚菱接道：“表姐，飞花一定把所有的错误，都揽在了他的身上，是吗？”

南宫玉真道：“是！但我不太相信，他平时很拘谨。”

东方亚菱道：“怪我，苏百灵在那本书上涂了一种奇怪的药物，我看过了那本书后，就情不自禁。”

南宫玉真道：“这就不同了。”

东方亚菱道：“是我缠住他的，他不肯，但我告诉他为了救我的命，他才答应了我……”

黯然叹息一声，接道：“我已经想过了，我不能就那样死了，所以，我才说明内情，我要活下去……”

南宫玉真接道：“亚菱，我们这些人需要你，整个的武林同道也需要你。”

东方亚菱道：“所以，小妹斗胆说了内情，叫他无法推辞。”

笑一笑，接道：“表姐，不但飞花觉着对不起我，我也觉着

有些对不起你，我好希望你能答应我们一件事？”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自然是咱们之间的事！”

南宫玉真道：“说说看吧！”

东方亚菱道：“你和飞花早已两情相悦，心心相印，不幸的是，我却占了先……”

南宫玉真嗤的一笑，道：“亚菱，你好厚的脸皮。”

东方亚菱道：“我说的是真话，也是肺腑之言，傅老前辈很通达，看来，他倒希望飞花能多讨几房妻室，飞花最不安的，就是对不起你，所以，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我们才能安心。”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啊！”

东方亚菱道：“自然是你和飞花的婚事。”

南宫玉真道：“我……我……”

东方亚菱道：“不要推辞了，表姐，我们是诚心……”

目光转到秋飞花的身上，接道：“飞花你答应我的，现在，可以向表姐求亲了。”

南宫玉真急得双手乱摇，道：“慢着，慢着……”

东方亚菱接道：“表姐，你……”

南宫玉真接道：“婚事我一定答应，不过，要等我回去安排一下再决定。”

东方亚菱道：“不行，这是推托之言，我要你现在答应……”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道：“小表妹，不要迫得太紧，你姑妈的脾气，大概你很清楚，她很通达，不过，不能欺骗她，一旦激怒了她，那将会造成一个不堪收拾的局面。”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表姐如是真的担心姑妈那方面会出面阻挠，小妹愿意担保，说服姑妈。”

南宫玉真道：“好吧，小表妹，我答应你。”

东方亚菱道：“这才是我的好表姐，我解除了飞花心中的沉重负担。”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接道：“小表妹，我已答应了，你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傅老前辈都还在外面等候，我去招呼他们一声。”

说完话，站起身子要走。

东方亚菱一伸手抓住了南宫玉真，道：“表姐，慢着，现在，咱们还不能走！”

南宫玉真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我要尽量留在这地下古堡之中，至少吃完这些存粮再走！”

南宫玉真奇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我记下了苏百灵留在这地下古堡中的一些武功，借这段时间，你们好好的练习一下，因为，我们一出地下古堡，就可能面临着一场惨烈的搏杀。”

南宫玉真道：“好！那也得去跟他们招呼一下。”

东方亚菱道：“不用了，你留下来，我去通知他们一声。”

不待南宫玉真再答话，举步向外行去，顺手带上了室门。室中一片黑暗。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道：“秋飞花，你们打的什么主意，可以说出来了？”

秋飞花道：“玉真，在下很惭愧，也觉着对不起你。”

南宫玉真道：“亚菱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秋飞花点点头，道：“听到了。”

南宫玉真道：“究竟谁说的是真话？”

秋飞花道：“亚菱说的是真话。”

南宫玉真道：“你为什么要骗我？”

秋飞花道：“玉真，我觉着犯了这等大错，不但愧对姑娘，而且，深悔孟浪，起了生不如死之感。”

南宫玉真道：“你想死？”

秋飞花道：“是！小弟读过圣贤书，但我竟造成了此等大憾大恨的事，对不起你玉真姐姐，也对不住师父一番教诲，教我有何颜面再立于人世？”

南宫玉真轻轻叹息一声，道：“飞花，如是不生气了，你是不是好过一些？”

秋飞花道：“就是玉真姐不责怪小弟了，我也是愧对恩师。”

南宫玉真摇摇头，道：“令师那方面，你尽管放心，他是很通达的人，说度量，只怕比我还要大一些。”

秋飞花道：“唉！我……”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不用自愧自叹了，东方世家是何等声望的家族，清清白白的大姑娘，被你占了便宜，人家都有勇气活下去，你为什么不能活下去……”

笑一笑，接道：“至于对我，你更用不着惭愧了，我这是自作自受，我自己把你给推到了小表妹的身侧。”

秋飞花缓缓抬起头来，道：“玉真大姐，你真的不生气了？”

南宫玉真道：“我生气又能怎样，反正已被她拔了头节……”

大约自觉话说的太露骨，突然停了口垂下头去？

秋飞花伸出手去，握住了南宫玉真的手腕，低声道：“玉真，你真的原谅我了？”

南宫玉真没有说话，但也没有反抗。

不见南宫姑娘反抗，秋飞花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轻轻一带，竟把南宫玉真揽入怀中。

矫健无匹的南宫玉真，此刻，竟然也变的十分温柔，依偎在秋飞花的怀中，柔声说道：“你想干什么？”

秋飞花没有回答南宫玉真的问话，但却低下头去，亲在南宫玉真的两片樱唇之上。

南宫玉真似是想举手推开秋飞花的，但她那擒龙伏虎的纤手，忽然间，变得没有了一点气力，竟然推不动秋飞花近身来的那张脸儿。

好一阵相依温存，南宫玉真才轻轻推开了秋飞花，道：“是不是菱表妹教给你的？”

秋飞花摇摇头。

南宫玉真道：“难道你表面上老实，骨子里坏得要命？”

秋飞花笑一笑，又把南宫玉真揽入怀中，低声道：“玉真姐，那夜剪烛清谈，在下已倾心于石榴裙下，亚菱的事……”

南宫玉真道：“不用解说了，你可以说我从中拉拢，要你左拥右抱，是吗？”

秋飞花道：“小弟不敢。”

南宫玉真冷冷说道：“你还不敢，你有什么不敢的……”

秋飞花心中暗道：“亚菱说的不错，如若和她争执下去，不知要争执到几时才能罢休，不用和她争了。”

心中念转，双手一放，紧紧把南宫玉真抱入了怀中。

也许是受不了秋飞花的挑逗，南宫玉真忽然间变得温柔起来，轻轻吁一口气，道：“飞花，早晚都是你的人，可不能现在，这扇门随时会被人打开，一旦被人瞧到了，你叫我怎么做人？”

话已经说的很明白，并不是不愿意，而是怕人瞧到了羞于见人。

秋飞花低声说道：“玉真，希望你是真的原谅我。”

南宫玉真道：“放心吧！我不但原谅了你，也原谅了她，刚才，我只不过一时气话罢了，事实上，造成今天这个局面，我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也是我的心愿，但女人总是女人，有多大方折女人，在陡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也会有不安的感觉，……不过，这件事，一定保守秘密，千万不可再泄漏出去，别人不说了，就是我那位雁表弟，听到了就无法忍受。”

秋飞花道：“多谢姑娘。”

南宫玉真缓坐起身子，理一下散发道：“我们也出去吧。”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我会告诉她的。”

南宫玉真道：“飞花，眼下的情形只有你的话，她才会听。”

秋飞花道：“是吗？”

南宫玉真道：“不信你试试看吧！”

打开堡门，径自行了出去。

秋飞花紧随身后，跟了出去。

只见东方亚菱和傅东扬对面而坐，群豪环坐四周。

东方亚菱正在滔滔不绝，大谈武功，只听得群豪们神凝气屏。

南宫玉真行到了东方亚菱的身后，场中竟无人发觉。

秋飞花紧随而出，直到了傅东扬的身侧，才惊动了群豪。

东方亚菱住口一笑，道：“玉真表姐呢？”

南宫玉真道：“在这里，小表妹，你滔滔不绝的谈些什么？”

东方亚菱道：“谈武功啊！”

傅东扬挥挥手，要秋飞花到了一侧，沉声说道：“东方姑娘说服了我们，要留在此地一个月。”

南宫玉真道：“一个月？”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表姐，小妹已经算过了时间，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学点基础。”

南宫玉真道：“留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久了一些？”

东方亚菱道：“不久，表姐，多留了一天，他们就多一份成就，也多一分自保的力量。”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时间，对咱们有利，对别人是不是一样有利呢？”

东方亚菱道：“时间很公平，对我们有利，对别人也一样有利，计算的方法是，谁的利益大，我相信，咱们获得的利益，要比他们大上很多倍。”

南宫玉真道：“表妹如此看法，大概是不会错了。”

就这样留在了地下古堡。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个白昼、黑夜，留存的食用之物已完。

但这段时间，在群豪的感觉中，过得很快，过得不知不觉。

所有的人，都沉醉在习练武功之中，每一招，每一式，无不是奇绝的招数。

东方亚菱却在苦苦的想，想通了很多原本不太了解的事。

直等到兰兰说出了食物用完，傅东扬才数一数作成的记号。每十二个时辰，作一个记号，计算一下，竟过三十三天之多。

自然，那是估计的时间，或是不太正确，但三十三天，就算有些错误，也不过是三两天之差。

东方亚菱没有学一招武功，虽然她博深过人的记忆，熟记了这地下古堡中遗留的全部武学。

一把火，烧去了东方亚菱在白绢上的武功奇招，也使群豪沉醉在练武狂热的心智清醒了过来。

彼此端详，发觉都瘦了很多。

贪得之心，使得群豪牺牲了很多的休息时间，在他们体能可以支持的情形之下，都尽量去多学一招两招。

轻轻吁一口气，东方亚菱缓缓说道：“由现在开始，请诸位静心坐息，使体能恢复，一旦踏出地下古堡大门，我们就可能遇上生死之搏。”

南宫玉真忽然想到了一件事，低声道：“小表妹！走！我有件事告诉你。”

东方亚菱笑一笑，起身向室内行去。

南宫玉真道：“猜猜看，我要干什么？”

东方亚菱道：“你想洗个澡。”

南宫玉真怔住了，半晌才缓缓说道：“小表妹，天下有没有能够瞒过你的事？”

东方亚菱道：“有！”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多情目变盲，秋飞花遮住了我的眼，也遮住

了你的眼。”

南宫玉真道：“还有吗？”

东方亚菱道：“有。”

南宫玉真道：“那又是什么？”

东方亚菱道：“人说情虚真亦假，情真假亦真，但我不知道秋飞花对我的情意是真是假？”

南宫玉真怔了一怔，道：“亚菱，你在说些什么？”

东方亚菱笑道：“我只是告诉表姐，有些地方，我也很糊涂。”

南宫玉真看她一脸为难之色，倒也不忍再逼，笑一笑，未再追问。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突然改了话题，道：“表姐，我自毁清白，一旦叫爹娘知道了，决不会容我，我担心，不知道如何向他们交代？”

不论多么有智慧的人也一样有着畏惧的事。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先离开这里再说吧！如若我们能平安离此，干脆想法子，先给你们定了名份，有了名份，以后的变化，就好应付了。”

这名份二字之后，加上一句以后的变化就好应付了，含意别具，只听得东方亚菱红了一张粉脸儿。

但东方亚菱没有办法，也未解说。

经过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调息，群豪精神都振作了起来。

东方亚菱当先带领大家，行到古堡门口处。

说是堡门口处，事实上，光是一道古壁，一道横阻去路的石壁。除了东方亚菱之外，没有人知晓如何能移开那座石壁，行出门去。

东方雁快步行到东方亚菱身前，低声说道：“妹妹，我来开道。”

突然间，传来了几声大震，头顶之上尘土，簌簌落下。

东方亚菱道：“他们已找到了古堡门了，咱们再晚上几日，他们就可能会击开堡门了。”

目光转到了东方雁的身上，低声问道：“哥哥，奶奶讲过你一句话，你还记不记得？”

东方雁微微一怔，道：“奶奶讲了我很多话，我怎能记得许多？”

东方亚菱道：“关于你用的兵刃？”

东方雁道：“哦，好像说过我适合用刀。”

东方亚菱道：“对！所以，我劝你改换用刀。”

语声一顿，接道：“秀秀，把刀拿来。”秀秀应声而至，奉上了一柄带锈痕的带鞘长刀。

东方雁道：“这把刀是哪里来的？”

东方亚菱道：“这古堡中的遗物，你是我哥哥，特别优待，奉送于你。”

东方雁道：“刀柄已锈，刀刃上想也长满铁锈了。”

东方亚菱道：“哥哥何不拔刀看看。”

东方雁接过长刀，手握刀柄，轻按机簧，抽出了长刀。

三尺二寸的长刀，一泓秋水般的锋刃，带着一股冷森森的寒气。

凝目细看，刀上似是起了一片蒙蒙的青雾，傅东扬道：“好刀，好刀。”

其实，不用傅东扬说，人人都瞧是把好刀。

傅东扬道：“三百年前，刀圣王敞以五百斤红毛绯铁，铸了两口宝刀，一名白阳，一名青月，这把刀可是青月。”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好见识，这把正是青月，想不到，它竟落在了地下古堡之中。”

东方雁笑道：“妹妹，勿怪你数次要我熟记腾龙七绝刀，原来，你早找到了这把刀。”

东方亚菱道：“哥哥，刀圣王敞，把青月刀授给他第七个弟子，大悖常情，不按序列，你可知道为了什么？”

东方雁道：“这一个么？为兄的要向小妹请教了。”

东方亚菱道：“你如未记腾龙七绝刀，小妹就不能把这把青月刀给你。”

东方雁笑一笑道：“幸好小兄记熟了。”

当下把腾龙七绝刀的口诀，背诵了一遍。

东方亚菱听得很用心，听完后点点头，笑道：“口诀记得很熟，我相信你也练得很熟，但法贵活用，如能再修正两处出手的手法，那就更具威力了。”

她不会武功，但却校正了腾龙七绝刀的三个错误。

那不是东方雁本身的错误，而是腾龙七绝刀中的错误。

流传江湖百年后，突然失传的刀法绝招，是何等深奥、博大的武功，但东方亚菱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却能够很快的指出了这刀法的缺点。

内心还有些怀疑东方亚菱的人，也不得不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连绵不绝的大震声，传入耳际，但只能震落下一些尘土。

建筑坚牢的地下古堡，使得堡外的攻击，十分坚苦。

东方亚菱找到了控制门户的机关，缓缓说道：“表姐，我们进入地下古堡的顺利，有点出乎我意料外，苏百灵还不失一代宗师的风度，他虽然设计了很多费人猜疑的设计，但他却从不费人……”

轻轻吁一口气，缓缓接道：“不过，出去的这一场搏杀，也会激烈得出了我们意料之外，他们会利用这充裕的时间，调集来更多的高手，把咱们全都围了起来。”

第四十四回 腾龙七绝

南宫玉真道：“单以我的获益而言，这一月来，使我的武功，增强了一倍，我们离开这地下古堡时，比来时的实力，增强了很多倍……”

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亚菱，有一件事，我劝劝你。”

东方亚菱道：“我锋芒太露。”

南宫玉真道：“是！刚才，你校正了腾龙七绝上的三个手法，连我也十分震惊，事实上，你只要暗中告诉雁表弟一声就行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这时刻，我要他们对我绝对敬服，有时候，内心中的敬服，才会产生全力效命之效果。”

南宫玉真道：“看来，你每一件事都有用心。”

东方亚菱笑一笑，按动了机关。

但闻一阵轧轧之声，一道石门升了起来。

东方雁手横青月，当先翻滚而出。

这时，正有两个人向石门冲来。

东方雁刀如闪电，寒芒一闪把两个人拦腰截断。

强烈的刀气，震住了后面上来的人。

就这一怔工夫，南宫玉真等一行人全都冲出了石堡。

人力加上时间，一样可以改变山川的形势。

眼下，这小谷的形势，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高可及人、满谷的荒草不见了，沿着石堡计算，横宽直近

山坡，两侧约有里许的野草，都被清除了。

如今是视界辽阔，一眼间，可以看清楚四面形势。

日正当中，快近正午时分。

一道尖厉的呼啸声，划过了长空。

石堡四周，突然出现了不下百位以上的人，分四面把石堡围住。

正西方位上，人群分裂，缓缓行出了四个银衣人来。

四个人高举着一只虎皮金蛟椅，上面端着华一坤。

四个银衣人越众而前，缓缓放下了金蛟椅。

华一坤站起身子，冷冷说道：“诸位之中，哪一个人是领头的，出来和老夫答话。”

东方亚菱低声道：“傅前辈，上去应付他？”

傅东扬笑一笑，低声道：“难免一场恶战，但不知在下能作多少主意？”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老前辈全权作主，不打最好，非打不可，人手亦由老前辈调遣了。江湖经验，晚进总是不如老前辈的。”

傅东扬道：“好！秀才当仁不让。”

口中说话，人却快步向前行去。

越众而出，拱手一礼，道：“华前辈，傅东扬给你见礼。”

华一坤冷冷说道：“傅秀才，你真能作了主吗，如若老夫的记忆不错，我记得由南宫世家和东方世家两个女娃儿作主。”

傅东扬道：“货真价实，阁下如是不信，不妨当面试过。”

华一坤冷冷说道：“好吧！老夫姑且信之，你准备作何打算？”

傅东扬道：“这正是秀才要请教阁下的话。”

华一坤道：“这四面都已被我们包围，因为时间充裕，我们设下很多的埋伏，别说是人了，就是鸟雀也不容飞渡。”

傅东扬道：“人和鸟雀不同，人有智慧，可以判断真假，也可以情急拼命。”

华一坤哈哈一笑，道：“傅秀才，你可是在威胁老夫吗？”

傅东扬道：“我是实话实说，信不信是华老的事。”

华一坤双目转动，打量了群豪一眼，冷冷说道：“你在这地下石堡之中，住的时间不短啊？”

傅东扬道：“一月多些吧！”

华一坤道：“我想这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吃干粮度日，生活一定过得很清苦吧！只怕也影响到体能。”

傅东扬道：“很叫你华老意外，这地下石堡之中，不但有着绝世武功，还储存了很多的酒肉之物。”

华一坤哈哈一笑，道：“老夫很佩服你的口才，就老夫记忆而言，你们似乎是都消瘦了不少。”

傅东扬道：“我们太忙……”

华一坤哦了一声，接道：“忙什么？”

傅东扬道：“忙着练武功，那是琳琅满目的武功，……”

华一坤冷冷接道：“一个人，如是体能不及，就算学得了一身武功，又能如何？”

傅东扬道：“华老，在下不想辩论此事，因此，咱们是否还具有体能，很容易证明。”

华一坤冷笑一声，道：“傅东扬，你的意思是想硬冲过去了？”

傅东扬道：“华老，除此之外，秀才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华一坤道：“有！只要你们肯答应，老夫相信，可以保住你

们性命。”

傅东扬道：“请教？”

华一坤道：“你们留下由石堡中得到之物，大开石堡之门，老夫也想进去瞧瞧！”

傅东扬道：“华老可知道这石堡是何人所建吗？”

华一坤道：“苏百灵。”

傅东扬道：“看来，华老，果然是有些见识了。”

华一坤道：“谈正题，你们答不答应？”

傅东扬笑一笑，道：“华老，你看我们这个样子，会不会答应你？”

华一坤四顾了一眼，道：“看样子，你们似是准备打一架了。”

傅东扬道：“打一架倒谈不上，不过，咱们不愿意受到太大的屈辱，也不愿束手就缚。”

华一坤突然放声而笑，道：“傅秀才，老夫与你闲谈数言，感慨很多。”

傅东扬道：“什么感慨？”

华一坤道：“对牛弹琴。”

傅东扬笑一笑，道：“华老，你不觉着，你气势咄咄，强词夺理，有些儿逼人过甚？”

华一坤冷笑一声，道：“傅秀才，如若咱们话不投机，立刻就将是血流五步的局面，还谈什么气势？词锋？”

傅东扬道：“士可杀，不可辱，咱们虽不能以侠士自居，但区区一行之中，都是有骨气的人，所以，咱们不能接受屈辱。”

华一坤沉吟了一阵，道：“好吧？那么老夫想听听你阁下的意见？”

傅东扬道：“条件要合理……”

华一坤接道：“你请说吧？”

傅东扬道：“秀才斗胆作主，只要阁下能负责让开一条路，咱们可以告诉你进入地下古堡办法！”

华一坤摇摇头，道：“傅秀才，地下古堡不会跑，咱们今日不进去。”

傅东扬道：“华老说的不错，地下古堡不会走，但里面机关重重，除了东方姑娘具有的才慧之外，当今之世，再无第二个人能够破去那机关埋伏。”

华一坤道：“阁下的意思是，只要我们放你们离开，你就可以留下东方姑娘。”

傅东扬道：“不是东方姑娘，是区区在下。”

华一坤道：“你也会开启那机关埋伏？”

傅东扬道：“不错，除了东方姑娘之外，区区是唯一能够开启那机关的人。”

华一坤笑一笑，道：“傅秀才，你可知道欺骗老夫的后果吗？”

傅东扬道：“想当然耳，不过，在下自信可以活进古堡，生离此地。”

华一坤沉思了一阵，道：“不行，除非留下的是东方亚菱，这条件咱们也不接受。”

傅东扬道：“这是咱们付出的最高价钱，阁下如是不能接受，那只有一条路走！”

华一坤道：“打！”

傅东扬豪情奋发，纵声一笑，道：“华老准备下令一拥而上呢？还是约定分胜负之法？”

华一坤道：“阁下可否说得清楚一些。”

傅东扬道：“咱们可以约定以几阵分出胜负。”

华一坤道：“以后呢？”

傅东扬道：“咱们如是胜了，只要阁下让开去路。”

华一坤道：“如是你们输了呢？”

傅东扬道：“咱们留下来，听凭吩咐，不但咱们可以带你们进入地下石堡，而且，也可以为贵教所用。”

华一坤笑一笑，道：“很大的赌注，不过，在下不相信你能够作得了主？”

傅东扬道：“怎么样华老才能相信？”

华一坤道：“要东方亚菱和南宫玉真作保！”

傅东扬道：“可以！不过，华老先决定，你是否能作主答应这个条件？”

华一坤道：“可以！敝会主不在此地，老夫全权作主。”

傅东扬道：“只要你能答应，咱们三阵分胜负，区区立刻……”

华一坤摇摇头，道：“老夫就算要答应，也不会以三阵作主。”

傅东扬道：“我们只有这些人，除了东方姑娘，不会武功之外，你可以照我们人数算，有一个算一阵，多胜为赢。”

华一坤淡淡一笑，道：“但老夫这方面人手太多，要如何才能调配，倒使老夫大费心意了。”

傅东扬道：“华老不用费心机了，咱们只要求是单打独斗，至于人选，阁下可以随意调派。”

华一坤冷冷说道：“这个，老夫倒可以考虑一下了。但不知你们第一战，先派何人出手？”

傅东扬点点头，道：“华老，要我们先派出人去，你再选一个人出手？”

华一坤道：“不错，老夫要量才派人，你们如若无法先派出人来，只怕，老夫就很难考虑了。”

傅东扬暗暗忖道：这些时间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武功，但却一直没有和人动过手，学得的武功，如若无法发挥出来，陡然间和人动手，岂不是要吃大亏？

心中念转，已作决定，笑一笑，道：“好吧！华老既然觉着我们的处境不同，你们已占得优势，我们处于劣势之下，咱们如若不愿和阁下争执，只好一切从命了。”

华一坤道：“好！你先派出第一阵的人来。”

傅东扬还未来得及接口，秋飞花、南宫玉真、东方雁，已齐齐接口说道：“弟子、晚进愿打头一阵。”

目光一掠东方亚菱，缓缓说道：“好！我看飞花出战第一阵好了。”

秋飞花一欠身道：“弟子遵命。”

东方雁道：“傅前辈，我这笨鸟先飞，打旗的先上，这第一阵还是由晚进先出手的好，第二阵再派秋兄。”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道：“好吧，那就有劳东方少兄了。”

东方雁手提青月刀，大步而出，一拱手，道：“在下东方雁，先打头阵。”

华一坤道：“东方少君，家父武功精深博大，老夫得找一个像样的人物，陪陪东方君才行。”

东方雁道：“华老也不要把在下估计得过高了。”

华一坤道：“东方少君不用谦虚了……”

目光一掠身侧一个银衣人。道：“请闪电手洪风出手。”

那银衣人一欠身，高声道：“有请洪护法。”

正西方位人群中，缓步行出来一个五旬左右的青衫老者。

这人长得很白净，看上去文文秀秀的，完全没有江湖人的样子。

只见他对着华一坤微一欠身，道：“副会主有什么吩咐？”

华一坤道：“这位是东方世家的少君，家传绝艺，博大精深，此刻，向大会挑战，洪护法会他一阵。”

洪风一欠身，道：“属下遵命。”

华一坤道：“不可轻敌。”

洪风道：“属下会全力以赴。”

转身行到东方雁身前，笑一笑道：“阁下是东方少君了？”

东方雁道：“不错，朋友是……”

洪风接道：“在下洪风，东方少君是准备找在下比试拳掌呢，还是比试兵刃？”

东方雁道：“比试兵刃，阁下请亮兵刃吧。”

一面仔细打量了洪风两眼。

此人生相秀雅，但却有一点与人不同之处，双手特长，古人有双手过膝之说，但这洪风双手，却尤长过膝下五寸。

只见洪风缓缓由衣袋之内，取出了一只手套，套在了双手之上。道：“东方少兄，请出手吧！”

东方雁道：“你怎么不亮兵刃？”

洪风道：“这双手套，就是在下的兵刃。”

东方雁道：“洪兄，在下的刀很锋利，如若洪兄单凭这一双手套，只怕是很难抵抗在下的长刀。”

洪风道：“试试看吧，如若我不能抵抗时，我会再想办法。”

东方雁缓缓抽出长刀。

洪风神色一变，道：“青月刀。”

东方雁道：“不错，阁下现在拿兵刃，还来得及。”

洪风淡淡一笑，道：“东方少君，东方世家的武学，虽然十分渊博，但在下自信还可以对付几招，用不着东方少君为在下费心。”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洪兄既然不把区区手中的青月刀放在心上，在下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青光一闪，青月刀有如一道寒虹，直卷过去。洪风右手一招，疾如闪电拍出，拍的地声，竟然避过刀锋，拍在了刀身之上。

这一掌力道强猛，东方雁手中的长刀，竟然横向一侧飞去。

东方雁吃了一惊，突然身随长刀一转，闪身到五尺以外，利用身子转动之力，消去了那拍中刀身的力道，才保持了手中的长刀没有脱手。

洪风没有乘胜追击，微微一笑，道：“东方少君，洪某人这一双手套，就是主要的兵刃之一，青月刀虽然锋利，只怕也无法伤我手套。”

东方雁冷然一笑，道：“阁下是不是高兴得早了一些。”

第二度攻势，十分凌厉，正是腾龙七绝刀。

但见刀光闪闪，幻起了一片刀气。

洪风双手连环拍出，击向刀身。

但东方雁这一次刀法奇快，洪风在极短的时间中，拍出一十七掌，这十七掌，未击中东方雁手中刀身，但东方雁凌厉的刀法，竟然也没有劈中洪风一刀。他手上的手套，确有抗拒利刃的坚

牢，几次掠过兵刃的锋芒，竟未受伤。

东方雁憋着一口气，腾龙七绝刀，只用出了四招。

但一招的变化威势，都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就被洪风的掌指给封挡住。

这一阵交手之后，双方霍然分开。

东方雁冷冷说道：“洪兄，这一阵，咱们也没有分出胜败。”

洪风道：“至少，东方少君的攻势，比适才凌厉了很多。”

他虽然极力保持着自己的平静，但顶门之上，隐隐可见汗水。

显然，他用十七掌封开了东方雁几招刀法，是用了全力。

但站一侧观战的华一坤，却看得脸色大变，缓缓说道：“洪兄，瞧出这位东方少君的刀法吗？”

洪风道：“请副教主指点。”

华一坤道：“他用的不是东方世家的武功。”

洪风道：“哦！”

他认不出东方雁的刀法，不敢轻易开口。

华一坤道：“如是老夫没有猜错，他用的是腾龙七绝刀招。”

洪风脸色一变，道：“这个，可能吗？那腾龙七绝刀，已经失传了一百多年。”

华一坤道：“不错，但已经失传的刀法，它又重新出现了，那是什么原因？”

洪风道：“地下古堡。”

华地坤道：“对！这地下古堡藏有很多失传的武功，这腾龙七绝刀，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洪风道：“多谢华老指点。”

突然间，双手一探腰际，扑向了东方雁。

东方雁回手一刀“晴天霹雳”，冷厉的青虹划过，当当两声金铁交鸣，封开洪风手中两把锋利的匕首。

原来，洪风一探腰间，摸出了两把短刀。

东方雁一刀对开了强敌的攻势，已不容对方再次出手，青龙刀直攻了过去。

这腾龙七绝刀的奇幻之处，就在它每攻出一刀，必带起一股凌厉的刀气，和那如真如幻的刀芒，使对方难辨真假。

致命的一击，常在那幻起的刀光中，陡然间分射而出。

几乎是一个人的目光，无法适应那青月刀快速的变化，但见刀光闪闪，有如腾龙挟云而来。

刀光飞舞中，响起了一声闷哼，一股血光由迷离若幻的刀光中飞溅而出。

东方雁身不由己向后连退了五步。

但他手中仍然紧握着青月刀。

刀上散发出一片蒙蒙的青气。

洪风人还挺如山岳一般的站着，只是缺了一个人头。

他精湛的内功，和全身运集的真气，这无形的力量，支持着他的身躯不倒下去。

但也把一颗脱离颈项的人头，冲起了很高。

砰然一声，血气冲起的人头由两丈多高的空中摔了下来。

断头喉颈间，激射而出的一股血箭，也化成一股血雨，洒脱下来。

血尽气弃，那挺直而立的尸体，也倒摔地上。高手过招，凶险搏杀的凌厉气势，使得全场中一片肃静。

直待洪风的尸体摔倒下去，东方雁也突然垂刀触地，稳住了摇摇欲倒的身躯。

南宫玉真一上步，挟住了东方雁的身子，道：“表弟，伤在何处？”

东方雁脸色一片苍白，显然，他所受之伤，实亦不轻。

年轻人，要强的性格，使他强忍着伤痛，笑一笑道：“我还支撑得住。”

东方亚菱缓步而前，把一粒丹丸，投入了东方雁的口中，冷冷说道：“哥哥，吞下药去，好好运气调息一下，使真气归经之后，再告诉我们伤在何处？”

傅东扬低声说道：“东方少兄，洪风是成名江湖三十年的武林高手，听说他半生中，很少十回合封手，就必然会夺下对方的兵刃，你能在十回合之内杀了他，只此一桩，已足可扬名武林，自豪成就了。”

东方雁哦了一声，吞下药丸，闭目调息。

傅东扬的一番话，似是给了他很大的安慰。

秋飞花已脱下长衫，手中执剑缓步而出。

目睹东方雁和洪风一场凶厉的搏杀之后，心中已不敢再存有丝毫大意。

他心中明白，华一坤因第一场的挫败，第二场派出的人手，必然更为高明。

傅东扬心中也在暗作盘算，对方人手众多，不知有多少高人，自己这方面武功最强的南宫玉真，其次，就属秋飞花了，如若这两阵已过，其他的兰兰、秀秀、追风、摘星，能有多少成就，那就很难定了，再说，华一坤未必会信守承诺，就算自己这方面

胜过多阵，也未必能够平安离去。

天虚子缓步行了过来，道：“秀才，下一阵，你准备要哪一个出手？”

傅东扬道：“如若咱们要连胜三阵，我准备请南宫姑娘出手。”

天虚子笑一笑，道：“南宫姑娘是咱们唱压轴大戏的人，第三阵，由老道士出手算了。”

傅东扬道：“老道士，你在地下古堡中学到了不少的武功吧？”

天虚子道：“不算太多，不过，可以告慰你秀才的是，道士在地下古堡中，学了不少的东西。”

傅东扬道：“好！秀才正在发愁，你既自告奋勇，这第三阵就是你道士的了。”

放眼看去，只见秋飞花很潇洒的行到了华一坤的身前，笑一笑，道：“晚辈秋飞花，奉派出战第二阵，华老请指派一人迎战罢！”

华一坤目睹洪风一战死于东方雁的刀下，心中震惊不已，虽然他表面上仍然维持着相当的镇静。

冷冷的望了秋飞花一眼，缓缓说道：“你是那一门派中的弟子？”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家师姓傅……”

傅东扬接道：“华老见笑了，是秀才的门下。”

华一坤哦了一声，道：“傅东扬，老夫想不明白，你能教出什么样的弟子？”

傅东扬道：“是啊！我这样不成材的师父，自然是教不出什

么好徒弟了，所以，还望你华老找个人教训他一顿。”

华一坤道：“好！去请覃护法来。”

一个银衣人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片刻之后，一个五旬左右的紫袍人缓步行了过来。

这人的神情很冷静，走的不紧不慢，直到了华一坤身前三步左右处，才停了下来，道：“副座有什么吩咐？”

华一坤望了秋飞花一眼，道：“这位秋少兄，向本教挑战，覃护法接下这一阵。”

紫袍人回顾了秋飞花一眼，淡淡一笑，道：“就这个娃儿吗？”

华一坤道：“有一件事，我要告诉覃护法，洪护法——洪风，死于挑战者的刀下。”

紫袍人笑道：“但也不能太紧张，洪护法有数十年的对敌经验，也该胜过一个年轻人。”

目光转到秋飞花的身上，缓缓向前上了两步，道：“你秋飞花？”

秋飞花道：“不错，阁下大名是……”

紫袍人道：“覃奇。”

秋飞花道：“原来是覃前辈。”

覃奇淡淡一笑，道：“不错，在下的剑中有刀，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知道归知道，又有几人能够逃过在下的剑中藏刀呢？”

此人口气托大，言来一派自负。

秋飞花冷笑一声，道：“覃前辈，咱们试试吧！好像单是口逞之能，解决不了咱们之间的纠纷。”

覃奇道：“看起来，咱们倒有些意气相投，剑来。”

一个青衣童子，快步奔了过来，双手奉上了一柄宝剑。

覃奇左手取过长剑，右手一按机簧，刷的一声，抽出了长剑。

秋飞花凝目望去，只见那柄剑比起普通的宝剑，稍为长了一些，也宽了一些，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出什么异样。

覃奇笑一笑道：“阁下请仔细的看一看在下这把长剑中藏的有刀，问题是，刀藏剑中何处，没有看到过的人，因为见到过的人都已经死于刀下。”

秋飞花也缓缓取出了一柄二尺四寸的宝剑。

秋飞花道：“不错，在下这柄剑，有些锋利，如是阁下的剑，不够坚韧，很可能会被在下的宝剑斩断。”

覃奇哈哈一笑，道：“这位少兄，在下手中之剑确实是一把宝剑，不过，宝刃虽利，但要落在什么人的手中，阁下如若想斩断在下手中之剑，只怕得费上一点手脚才成。”

秋飞花突然归剑入鞘，笑一笑，道：“覃前辈，在下有点喜欢你了。”

覃奇微微一怔，道：“哦？”

秋飞花道：“请阁下稍候片刻。”转身行到追风身旁，换了一把平常的宝剑，重又行了回来。

接道：“覃前辈说的是，仗宝刀利器，胜之不武，在下既然无能削去你手中兵刃，在下就只好换上一把凡铁兵刃了。”

覃奇笑一笑，道：“原来如此，好一股少年豪壮之气。”

秋飞花道：“老前辈，在下想，咱们再加点赌注如何？”

覃奇道：“再加点赌注，好极啦！不过，咱们彼此之间的本钱有限，赌注大些可以，但要咱们付得起。”

秋飞花道：“这一阵，咱们定会分出胜负，但却不一定会打

个生死出来。”

覃奇道：“不错。”

秋飞花道：“所以，纵然胜负已分，咱们还有余本。”

覃奇道：“你的意思是，咱们全都赌进去。”

秋飞花道：“对！”

覃奇道：“我明白了，输者必死，就算不死在拼斗者的手中，也将自绝自裁。”

秋飞花道：“晚辈的意思，不一定要死，落败之人，大劫余生，何必一定要把生命送掉呢？”

覃奇道：“除此之外，在下倒是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了。”

秋飞花道：“输了的人，不但输了这一战，也输了整个人，活生生的人，要听从对方的吩咐，要死要活，悉由胜者决定。”

覃奇哈哈一笑，道：“很新奇，输的人，输去了一切，包括他本身死亡的自由，这本钱，咱们都付得起，赌啦！”

秋飞花道：“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老前辈请出手吧！”

覃奇不再客气，长剑一探，刺了过来。

秋飞花一闪身，避开一剑。

覃奇道：“好轻灵的身法。”

忽然振剑急刺，连攻三剑。

这三剑，快速、凌厉兼而有之，但秋飞花仍未还手，只有闪避身法，轻巧异常的避开了三剑。

覃奇一皱眉头，道：“好！区区自出道以来，还未遇上过连让老夫四剑的人。”

秋飞花道：“那就请老前辈也接在下四剑。”

振剑还击，连环四招。

这四剑招数奇幻，各具威力，覃奇避过两剑，已然无法单凭身法应付，被迫得举剑封开后面两招。

金刃交鸣声中，双方都展开了快速的攻势。

但见寒芒闪动，剑气漫起，动上手就是一场凶恶绝伦的搏战。

两人片刻之间，已然互搏五十余招，仍然是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

傅东扬冷眼旁观，发觉秋飞花的剑路，博大奇难，常常是前一招和后一招，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剑路。

这就使得覃奇有着应接不暇的感觉。

秋飞花本有着很多次可以取胜的机会，但不知何故，却轻轻放过。

天虚子低道：“秀才，飞花在耍什么花样？”

傅东扬低道：“老道士，覃奇的剑中藏刀天下闻名，但却从没有一个人见到他施展。”

天虚子道：“飞花在迫他施出剑中藏刀三技。”

傅东扬笑一笑，道：“大概是吧！这孩子似乎是别有用心，让他试试吧！”

就在两人谈话之时，场中搏斗又有很大的转变。

秋飞花奇招连出，完全封停顿了覃奇的攻势。

覃奇似早已窥透了秋飞花的内心，一直不肯施展出剑中藏刀之技。

秋飞花一面奇招连出，一面说道：“阁下如若还不施出剑中藏刀的绝技，只怕阁下再无施展的机会了。”

口中说话，手中长剑，连攻三招。

这三招奇幻莫测，迫得覃奇连退四步。

在众目睽睽之下，覃奇再也无法忍受，忽然间一闪身，一剑刺向秋飞花。

这一剑在败退之中，突然出招，而且奇幻绝伦，剑光一闪，直袭前胸。

秋飞花一吸气，硬把向前冲击的身子，忽然收住，攻出的长剑，也及时收回，横里一封，架开了覃奇的剑势。

就在双剑交触的一刹，金剑交鸣声中，两道寒芒，激射而出。剑中藏刀，在秋飞花步步逼迫之下，覃奇终于施出了剑中藏刀。

在近不过咫尺的距离之下，刀光初现已近前胸。

南宫玉真皱了一下眉头，东方亚菱忽然间闭上了双目。

她们有着不忍目睹秋飞花死于这剑中藏刀之下。

剑中藏刀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利害的是它发刀的时机。

但秋飞花早已有了准备，他明白，如若不给覃奇一个可乘的机会，覃奇不会轻易施出剑中藏刀。

他似是有着宁可认命死于秋飞花的剑下，也不肯用出剑中藏刀。

但覃奇用出了剑中藏刀时，秋飞花忽然一仰身，疾快仰卧下去，两双柳叶飞刀，掠着秋飞花的前胸和面门而过。

冷厉的刀锋划破了秋飞花胸前青衫，冷厉的刀气，扑面生寒。

这不过是一刹那间的工夫，两把柳叶飞刀，掠过了秋飞花的

面前时，秋飞花已挺身而出，身子一个翻转，剑芒护身，人已欺近了覃奇身前。

覃奇的应变也很快，长剑一横，扫了过来。

秋飞花发动的太快，覃奇回剑横击时，已然迟了一步，秋飞花的长剑，已然指向了覃奇的咽喉。

覃奇身躯连闪，退开七步。

但秋飞花手中之剑，如影随形般，似是沾了覃奇的咽喉之上，无论覃奇如何闪避，一直没有办法摆脱，长剑始终距离在覃奇咽喉前寸许之处。

覃奇也明白，秋飞花在这次搏斗过程之中，放过了很多杀死他的机会，此时，最明显，任何人都可以瞧得出来，只要秋飞花剑势轻轻向前一送，立刻可以刺穿覃奇的咽喉。

但秋飞花却一直没有下手。

覃奇突然弃去手中之剑，淡淡一笑，道：“看来，在下好像是已经输了。”

秋飞花笑一笑，还剑入鞘，道：“覃前辈，能不能履行诺言？”

覃奇道：“你几次手下留情不杀，用心就是要我履行诺言了？”

秋飞花道：“如若覃前辈感觉到这是强迫手法，尽可推翻前诺。”

覃奇道：“没有人逃过我剑中藏刀的攻袭，但你却逃过了……”

秋飞花接道：“我是早有防备。”

覃奇道：“死在我剑中藏刀的人，大都知道，覃某人的外号就叫剑中刀，难道还有人不知道吗？他们不知道的，只是我施展

剑中刀的时间，和剑中刀的方法，因为见过我剑中刀的人，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你阁下一人活着。”

秋飞花道：“正因为在下还活着，所以，我才提出咱们约好的诺言。”

覃奇点点头，道：“应该的，在下既然落败了，而且还活着，就应该履行承诺。”

秋飞花道：“好！在下……”

覃奇接道：“且慢，让我先对副教主交待一声。”

捡起地上一长剑，回顾对华一坤抱拳，道：“副教主。”

华一坤淡然一笑，道：“什么事？”

覃奇道：“副座目睹耳闻，对整个事情，都已了解？”

华一坤点点头，道：“嗯！”

覃奇道：“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如山，在下和这位秋少兄之赌，似乎是在下输了，而且，输得很彻底，连狡辩的机会也没有。”

华一坤道：“算不得什么大事……”

覃奇接道：“副座的意思，可是要我不守信诺？”

华一坤道：“他不是你的朋友，对朋友要言而有信，他是我们的敌人，兵不厌诈，对敌人，似是用不着守信诺了。”

覃奇道：“副座，这个，在下就很难出口了，事先讲的清清楚楚，言犹在耳，要我如何赖帐？何况，在下又败得心服口服。”

华一坤道：“嗯！这的确有点叫人为难了！”

覃奇道：“在下的意思，是希望履行约言。”

华一坤道：“看来，你似是很难改变主意了。”

覃奇道：“副座原谅，属下别无选择。”

华一坤道：“为覃兄借箸代筹，我倒有一个办法。”

覃奇道：“请教副座？”

华一坤道：“覃兄既然要保全这一言九鼎的信誉，何不自刎一死，当着这多英雄人物面前，血溅五步，尸横沙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覃奇大笑三声，道：“好主意，副座，当真是一了百了。”

华一坤冷言道：“覃护法如是自觉英雄，现在可以动手了，傅秀才那面还有很多的人，咱们先败了一两阵，也不算什么大事。”

覃奇冷然一笑，道：“副座，在下想过了这一阵，终于想开了很多事。”

华一坤道：“哦……”

天虚子低声对傅东扬道：“秀才，飞花是大智若愚啊！平常，看他很忠厚，不像是动心机的人，但这一手来的厉害。”

傅东扬笑一笑，道：“天下没有状元师父，但可以教出来状元徒弟。”

只见覃奇淡淡一笑，道：“恨之欲其死，副座要我覃奇横剑而死，这一股恨意，当真是深浓得很啊！”

华一坤冷笑一声，道：“覃奇，你敢顶撞于我，难道要造反了？”

覃奇道：“就算覃某造反了，也不过是个死罪吧？”

华一坤道：“你怕死？”

覃奇道：“谈不上怕死，但如能够不死嘛，最好多活些时间……”

华一坤脸色一变，杀机涌现，但在即将发作的时刻，却突然忍了下去。

笑一笑，道：“覃护法既然能勘通生死之关，还要的什么虚名，胜败乃兵家常事，请到后面休息吧！”

覃奇一抱拳，道：“多谢副座，覃奇想就此别过，离开天罗教、大合堂，还望副座代我向堂主说一声。”

华一坤沉吟了一阵，道：“人各有志，勉强不得，不过，我向大合堂护法院，调来了七位护法，至少也要向贵堂主交代一声，覃兄就这样离去，岂不是和老夫为难吗？”

覃奇道：“大合堂也在副座的管辖之下，你只要通知他一声就是。”

华一坤道：“这个，老夫可以试试，你准备立刻动身吗？”

覃奇道：“副座既已答允覃某离开天罗教，在下何去何从，不用副座操心了。”

华一坤点点头，道：“我虽是副教主的身份，但一向对大合堂很敬重，尤其是对于护法院中的人，所以，老夫不想直截处置你们的事，好在遣护院中派有领队在此，老夫交给她就是了。”

语声一顿，接道：“请天英夫人。”

覃奇神情冷肃，回顾了秋飞花一眼，似想说话，但却又忍了下去。

场中突然间静了下来，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东方亚菱凝目沉思，显然，也无法在立刻之中，决定出如何措施。

片刻之后，一个中年妇人，疾步而至。

改穿了一身白衣的天英夫人。

傅东扬等一行人，都对有着很深的记忆，一身集火焰、寒魄两种完全不同奇学的武功。

她神情很平静，缓步行到了华一坤的身前，微微欠身，道：“副座找了？”

华一坤笑一笑，道：“护法院集天下英雄精锐，老夫也不便轻作处置，覃护法要脱离大合堂的护法院，应该如何，还请夫人处置了。”

天英夫人道：“有这等事？”

目光转到了覃奇的脸上，冷冷说道：“覃奇，是真的吗？”

覃奇道：“真的，不过，在下不想死，所以只好离去了。”

天英夫人道：“护法院中，上下之念很淡，虽然有院主、副院长之分，但平时，都以兄弟姐妹相处，只有职位之别，没有尊卑之分……”

覃奇道：“大丈夫头可断血可流，人不可辱，华副教主对覃某先予轻藐，然后，又逼自刎而死，但不知夫人能否为覃某作主？”

天英夫人道：“护法院受辖大合堂，华副教主却是大合堂的上司，我不敢对你有什么承诺，但我很希望知道事情真相，但不知覃兄愿否奉告。”

覃奇道：“不论夫人能否作主，在下都愿意奉告详情。”

天英夫人道：“好！我洗耳恭听。”

覃奇道：“夫人愿闻，在下就据实奉告了。”

他口齿清晰，话不多，但却说明了事情经过。

大致经过，都没有什么错误，只在言词上稍为修正了一些。就是那一些言词上的修正，使得华一坤有着咄咄逼人的气势。

华一坤自持身份，不能和覃奇在用词之上争辩，只好冷笑几

声，以发泄心中的不忿。

天英夫人皱皱眉头，道：“覃兄，作何打算呢？”

这覃奇不但冷静、深沉，而且口齿如刀，望了华一坤一眼，道：“在下听凭夫人一言。”

天英夫人沉吟了一阵，道：“华老觉着此事应该如何？”

华一坤道：“覃奇不听令论，私作主意，事实上，应该以教规处决。”

覃奇道：“夫人的意思呢？”

天英夫人道：“委屈覃兄，暂受院刑加身，一切等归院主之后，再作道理。”

覃奇哈哈一笑道：“夫人的意思，可是在下戴上金环手铐？”

天英夫人道：“小妹正是此意，但不知覃兄意下如何？”

覃奇道：“照说，领队吩咐，覃某不敢不从，不过，我觉着，这件事不太公平。”

天英夫人道：“小妹为覃兄暂上刑具，用心就是在不敢妄作评断，俟咱们归见了院主之后，再作决定就是。”

覃奇笑一笑，道：“夫人，戴上了金环手铐之后，只怕兄弟就由不得自己作主了。”

天英夫人道：“难道覃兄未戴手铐之前，就可以自作主意吗？”

覃奇道：“那倒不是，不过，在下如不戴刑具，至少，不会任人宰割。”

天英夫人脸色一沉，道：“覃兄，你这是什么意思？”

覃奇道：“夫人，在下不愿戴上刑具。”

天英夫人微微一笑，道：“这就难怪，覃兄，如是覃兄不吃敬酒，小妹只好罚酒了。”

覃奇道：“你畏惧他副教主的身份，处事不公，覃某不受！”

天英夫人道：“梁、汤二位护法何在？”

人群中，应声行出了两个五旬以上的老者。

秋飞花冷眼旁观，已瞧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护法院中人的年纪，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

梁、汤二护法，现身之后，先对天英夫人行了一礼，道：“夫人，有什么吩咐？”

天英夫人道：“两位是否听到了覃兄的谬论？”

两人点点头，道：“听到了。”

天英夫人道：“覃护法似乎是已不愿听从小妹之命，还要麻烦两位劝劝他了。”

两位护法应了一声，转身向覃奇行去。

傅东扬已暗传令谕，着群豪利用这段时间，回想一下在地下古堡中学得的武功，如何配合于和人动手的搏杀之中，对于覃奇的事，不可随便插手，听他令谕行事。

所以，秋飞花和南宫玉真一直未出声支援。

事实上，傅东扬老谋深算，已摸透了江湖中人的习性，尤其是像覃奇这样的老江湖，只要稍微给他一点机会，他就会借阶下台，再回天罗教去，不给他申援的机会，使他找不出藉口，只好自己挺上去了。

梁、汤两位护法，行到覃奇身前五尺左右时，一齐停了下来，道：“覃奇，你抗命了？”

覃奇道：“不平则鸣，兄弟身蒙不白之冤，怎能默默忍受？”

姓梁的护法笑一笑，道：“覃兄，你听到夫人的吩咐了？”

覃奇道：“听到了。”

梁护法道：“很好，你琢磨琢磨吧！是要我们动手呢？还是你自己就缚。”

覃奇道：“梁兄，不论是两位动手，还是兄弟自缚，似都是一样的后果？”

梁护法道：“说的是啊！一个人，最好不要犯错。”

覃奇道：“咱们相处了很多年，难道两位就全没有一点情意吗？”

梁护法道：“谁说没有了，兄弟一向是情深义重的人，覃兄放心戴上刑具，兄弟担保不使覃兄受到伤害。”

覃奇淡淡一笑，道：“梁兄，这般苦苦相逼，那就别怪兄弟，不给两位的面子。”

梁护法哈哈一笑，道：“覃兄的剑中藏刀，刚才咱们已经见识过了，老实说，那也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

那一直很少开口的汤护法，突然开了口，道：“覃兄，一错不能再错，性命只有一条，一旦动上手，那可就很难保兄弟不会失手了。”

覃奇回顾了傅东扬一眼，道：“傅秀才，你聋了吗？”

傅东扬道：“兄弟眼明耳聪，把诸位之间的谈话，听得一字不漏。”

覃奇道：“你准备作何打算？”

傅东扬道：“兄弟正在全神贯注。”

覃奇冷冷说道：“那为什么不说一句话？”

傅东扬道：“要兄弟说什么？”

覃奇冷然说道：“兄弟一旦和同伴动上了手，那是永远不能再回护法院了。”

傅东扬道：“当今武林之世，很多人都未加入护法院。”

覃奇道：“但我不同，已加入护法院的人，一旦背叛，护法院中人必将全力以赴，天下虽大，但却无立足之地了。”

他求救之情，已很明显，但傅东扬却是仍然故作不懂，笑一笑，道：“覃兄的意思是……”

覃奇冷冷说道：“傅东扬，武林道上，都传说阁下是如何的才智过人，但照在下的看法，你却是连木偶也不如！”

傅东扬淡淡一笑，道：“覃兄，江湖上的险诈太多，傅某不得不小心一些。”

覃奇一皱眉头，道：“阁下的意思是……”

傅东扬接道：“覃兄心中如想些什么，为什么不明白点说出来呢？”

覃奇冷冷说：“你要我开口向你求援吗？”

傅东扬道：“任何事，明确一些，总是会比较好一些。”

覃奇回顾天英夫人一眼，道：“夫人，你听到了……”

天英夫人冷冷说道：“覃奇，你真敢明目张胆的背叛天罗教？”

覃奇笑一笑，道：“敢不敢，似是都无关紧要了，那只是一句话罢了，事实上，在下的行径，在夫人的眼中，是不是已经背叛了天罗教？”

天英夫人道：“你自己明白！”

覃奇道：“正因为在下明白了，才有这么一个结果。”

天英夫人道：“所以，你一不作二不休了？”

覃奇道：“瞎子吃水饭，覃某人心中有数，我这是无法逃得过叛教之名了！”

第四十五回 白芒交织

天英夫人道：“你准备怎么办？”

覃奇道：“说不得，在下只好叛离天罗教和傅东扬他们合而为一了。”

天英夫人道：“别人，只怕未必肯收留你！”

傅东扬笑一笑，道：“傅某人很欢迎覃兄的合作。”

天英夫人道：“覃奇，傅东扬他们这一些人，又怎能保得住你的安全？”

覃奇道：“我不用他们保护，事实上，他们面对的敌势、压力，比过去并未增多，如是我覃某人有一分的重量，他就减少了一分压力。”

天英夫人道：“这么说来，我们只有先杀你了。”

覃奇道：“你已下令梁、汤两兄，对在下出手了。”

天英夫人道：“至少，现在还有挽回的机会。”

覃奇冷冷说道：“夫人，这些事，我经历的太多，你不用再耍花招了。”

天英夫人怒道：“梁兄，出手……”

但见人影一内，秋飞花突然拦在覃奇的身前，道：“覃前辈，事由晚辈而起，这一阵还是由晚辈接下来吧！”

覃奇道：“他们杀不死我，不会甘心，还是在下先和他们一决胜负……”

傅东扬接道：“覃兄，年轻人多多活动一下筋骨，对他们有益无害，咱们这把年纪了，还是让他先试试吧！”

覃奇道：“夫人、梁兄，瞧到了吗？这就是正邪不同之处，也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天英夫人冷冷接道：“覃奇，你敢骂我们是小人？”

覃奇道：“在下是实话实说，夫人心中也明白，用不着生这么大的气了。”

这时，梁护法已然拔出了身上的长剑，冷冷说道：“小子，你不觉太狂了吗？”

秋飞花道：“梁护法，大名怎么称呼？”

梁护法道：“你师父告诉你覃奇的剑中藏刀，难道没有告诉你老夫是什么人？”

傅东扬笑道：“没有，兄弟确实不知梁兄有过人的能耐。”

覃奇道：“梁兄号称千臂神魔，一手燕子追镖，江湖上堪称一绝。”

突然一剑，扫向了秋飞花。

这一剑快速无匹，剑势有如一道闪光，直落而下。

秋飞花一闪身，长剑一挥，直迎上去。

梁上燕原本不想和秋飞花的剑势相撞，但秋飞花出剑太快，快得梁上燕没有法子抽回长剑。

双剑相触，铿然金铁交震中，梁上燕突然间感觉到一股力道，传了过来。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力道，并非很大，但却如触电一般，使整个身躯震颤了一下。

这一刹间，他全身没有了还击的力道。

高手过招，就这一刹时间，已经够了，秋飞花剑如电闪，冷厉的寒芒，已然指向了梁上燕的咽喉。

梁上燕也是绿林道上的名动一时的人物，想不到交手一招，就被人用剑逼上了咽喉，不禁一呆。

事实上，又何止是梁上燕，整个场中，敌我双方三人，都看得微微一怔。

秋飞花神情冷肃，缓缓说道：“梁兄，阁下可以作个决定了！”

梁上燕怔了一怔，道：“决定什么？”

秋飞花道：“决定生死，阁下如是想死，在下只要一送长剑，立刻可以成全阁下，如是阁下不愿死，那就听在下的吩咐了。”

梁上燕这一生中，从没有遇上过这样尴尬的事，一时间呆在当地，不知如何是好？

秋飞花冷笑一声，道：“梁上燕，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下希望阁下能够早些有个决定！”

梁上燕道：“我……”

秋飞花冷然接道：“梁兄，我不听解释，也不愿再等下去，我要听结果。”

梁上燕轻轻吁一口气，道：“秋少兄，千古难唯一死，至少，在下现在还不要死。”

秋飞花道：“那很好，阁下如是不愿死，那是愿意和我等合作了。”

梁上燕道：“阁下似乎是只提出这两个条件，在下也只能告诉阁下，我不愿意死。”

秋飞花道：“够了，现在，阁下可以弃下手中长剑。”

梁上燕还剑入鞘，道：“秋少兄这地方，在下不能弃去手中

的长剑；刀剑如林中，杀机弥漫，在下如若放下兵刃，只怕连性命也无法保住了。”

秋飞花点点头，道：“好，你过来吧！”

天英夫人冷笑一声，道：“站住，梁上燕，看起来，你还不如覃奇了。”

梁上燕道：“夫人，这法院中人，都是老江湖了，他们对利害之事，看得很清楚……”

天英夫人接道：“这一次，只怕你看走眼了。”

突然一扬手，一道寒芒，雷射而出，直射向梁上燕的背心。

天英夫人离梁上燕不远，这一突然袖中出刀，快速绝伦，刀一闪，人已到了梁上燕的身后。

眼看，这一刀就要射中梁上燕的背心，秋飞花却长剑一挥，当的一声，把一柄短刀，震退开去。

梁上燕一回身，右手疾抬。

三枚燕子镖，疾如流星，疾向天英夫人射去。

天英夫人长袖一挥，呼的一卷，竟把三枚燕子镖，卷入了长袖之中。

但梁上燕已大步行了过去，和覃奇并肩而立，低声道：“覃兄，刚才多有得罪，还请原谅。”

华一坤冷笑一声，道：“天英夫人，护法院中的人，都是江湖上极有名望、成就的人，老夫也不便插手，夫人自己处置。”

天英夫人扬了扬柳眉儿，道：“华老放心，我自会对你和院主作个交代……”

目光转注到汤护法的脸上，接道：“汤元兄，你准备作何打算？”

汤元笑一笑，道：“天英夫人的意思是……”

天英夫人接道：“你和梁上燕形影不离，情同手足，梁上燕背叛了天罗教，你阁下有什么感想？”

汤元道：“梁上燕入院之时，立过重誓，他不守誓约，必有报应。”

天英夫人道：“嗯！那也许要等上三年五载，我觉着最好就是立刻处置了他。”

汤元道：“夫人说的是。”

天英夫人道：“阁下和梁上燕的武功，哪一位强些？”

汤元道：“我们各有所长……”

天英夫人接道：“如是我要你出手杀他，你是否能够胜他？”

汤元道：“我们机会各占一半，生死一战，看谁的运气好了。”

天英夫人道：“好！你向梁上燕叫阵，我要看着你们分个生死出来！”

汤元应了一声，拔出长剑，道：“梁兄，你听到了？”

梁上燕道：“兄弟听得很清楚。”

汤元道：“咱们进入护法院中时，都已立下重誓，今日你竟敢背叛天罗教，难道不怕应了誓约吗？”

梁上燕道：“汤兄，咱们相处数十年，对兄弟的为人，汤兄应该知晓了？”

汤元道：“这个，兄弟自然知道了。”

梁上燕道：“汤兄既然知道兄弟的为人，应该知道梁上燕早已死了！”

汤元怔了一怔，道：“你还好好的活着，为什么说是死了？”

梁上燕道：“兄弟已被天英夫人杀了，汤兄应该明白，兄弟

躲不过那一刀的，那一刀是秋飞花秋少兄挥剑挡开的，兄弟这条命被秋飞花所救。”

汤元道：“不管什么人救了你，但你现在还活着。”

梁上燕道：“大丈夫恩怨分明，我梁某人这条命既是人家所救，自然是应该听命于人了！”

汤元道：“梁兄的意思是……”

梁上燕接道：“梁上燕死了，咱们的交情也完了，所以，汤兄，也不用和在下套旧交了。”

汤元道：“梁兄，看起来，这一战是无法避免了。”

梁上燕道：“好吧！阁下一定要向兄弟挑战，在下只好奉陪。”

汤元道：“好吧！你请出来吧！”

梁上燕回顾覃奇一眼，道：“覃兄，兄弟要去一趟。”

秋飞花笑一笑，道：“不敢有劳阁下，这一阵在下领了。”

梁上燕道：“秋少侠，我已经死过一次了，这条命是捡来的，既然找上了我，还是由我自己应付吧！”

一面说话，一面快步行了出来。

汤元大喝一声，飞身而起，扬剑随身，直扑过去。

这一剑，用出的力道，强大无比。

秋飞花很想替梁上燕接下这一剑，但又恐梁上燕责怪于他。

就在秋飞花稍一犹豫，梁上燕已腾身飞了过来。

双剑悬空相交，响起了一声金铁大震。

两个飞腾于半空的人，突然间跌落下来。

贯注在剑身上的强大内力，撞击对消之下，两个人，都失去了维持自己在空中停留的力道，砰然一声，跌落在实地之上。

这一招交接，两个人半斤八两，秋色平分，都摔得鼻青眼肿。

几乎在同时间，两个人又都抓起了手中的长剑。

同时向前冲去，同时举剑攻敌。

再度交手，双方都使出了全身解数，但见剑光飞闪，有如一圈交织的白芒。

不大工夫，双方已恶斗百余招。

天英夫人一皱眉，冷冷喝道：“住手。”

汤元疾攻一剑，逼开梁上燕，收剑退开。

梁上燕冷冷说道：“汤元，咱们还未分出胜负，为什么不打下去了？”

汤元道：“兄弟并非怯战，怕了你梁兄，只不过受命而退罢了。”

天英夫人冷笑一声，接道：“梁上燕，汤护法的剑招，不在你之下，但小妹觉着，这样打下去，无味得很，所以，我要他停下来。”

梁上燕道：“夫人的意思是……”

天英夫人接道：“我该杀了你，但久战身疲，杀你不武，要覃奇先出来受死吧！”

覃奇淡淡一笑，道：“夫人等不及了？”

天英夫人道：“覃奇，我要在十招之内，取你之命，不知你信是不信？”

覃奇道：“信！”

天英夫人怔了一怔，道：“你不敢应战？”

覃奇道：“你是护法院中第四高手，十招内可以杀我是一回事，但覃某不怕死，又是另一回事。”

一面答话，一面缓步向前行去。

秋飞花已缓步而出，道：“覃兄且慢！”

覃奇停下脚步，接道：“秋少兄……”

秋飞花笑道：“覃兄还是客卿身份，这一阵么？由在下出手。”

覃奇道：“夫人指名挑战我。”

秋飞花接道：“覃前辈别忘了，此刻已非天罗教护法院中人，为什么还要听从别人的安排呢？”

口中说话，人却快行了两步，超越过覃奇，迎向天英夫人。

天英夫人目光如电，一掠秋飞花，冷冷说道：“你非我之敌，退下去，我不和你动手！”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夫人，在下也许非夫人之敌，但在下自信可以和夫人打个一两百招。”

天英夫人怒道：“什么？你要和我打一两百招？”

秋飞花道：“不错，夫人真的不相信吗？”

天英夫人道：“不信，我只要十招，就可以取你之命了。”

秋飞花脸色一变，道：“夫人，试试吧！”

长剑一振，刺出一剑。

这一剑平平实实，不见剑花，也不见幻起的剑影，只是一剑刺来，攻向前胸。

但在天英夫人的感觉里，却是大不相同，只觉这刺来一剑，含蕴变化，剑势所指，竟然含盖全身十余处的穴道。

天英夫人竟然想不出破解之法，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一步。

秋飞花笑一笑，一上步，又是一剑刺出。

这一剑太平凡，也说不上是什么招术变化，但却逼得天英夫人，又向后退了一步。

秋飞花连攻三剑，天英夫人连退了三步。

全场忽然间静了下来，静得鸦雀无声。

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秋飞花和天英夫人的身上。

在场中人，却有着两种不同的想法。

天英夫人、华一坤等，看得心惊动魄，想不现秋飞花这是什么样的剑法，竟然如此厉害，平凡中暗藏玄机。

看不懂的人，却感到天英夫人有名无实，怎么连这样平凡的剑招，就无法避开。

不容秋飞花第四剑再出手，天英夫人已发出了奇厉的攻势，忽然拍出一掌。

秋飞花知她利害，练成了火烟、寒魄两种完全不同的歹毒掌力，这一掌出来，必有着极歹毒的掌势变化。

一面提聚真气戒备，一面向旁侧闪去。

呼的一股掌风，由身侧飞过。

天英夫人冷笑一声，道：“秋飞花，你敢接我一掌吗？”

右手一挥，第二掌连绵拍出。

秋飞花两道目光，一直盯注在天英夫人的双手之上。

他看到了天英夫人的掌心，一片青白，掌力未到，一片波动的气流，已然先行近身，带着寒意的气流。

寒魄掌，中人即死的寒魄掌。

秋飞花心中震动，再次向旁侧闪去。

天英夫人冷笑一声，道：“你还避得了吗？”

内劲涌出，一股极寒之气，涌了过来。

秋飞花虽然已避开了正锋，但仍然感觉到一股奇寒之气，掠身而过。

那是一股刮肌透骨的寒意。

秋飞花虽然运气戒备了，仍然不自禁的打了两个冷颤。

天英夫人见秋飞花只打了两个冷颤没有倒下去，也不禁为之心情一震，忖道：“这小子，年纪不大，内功倒是精深得很。

心中念转，又是一掌，拍了出去。

这一掌用出了十成的劲力。

一股冷飕，掠空而至，直向秋飞花撞了过去。

这一掌来势奇猛，笼罩了丈许方圆。

秋飞花一皱眉头，只觉这一掌来势凶恶，对方似是已存把自己毙于掌下之心，心中大急之下，大喝一声，不退反进，长剑一震，疾向前面天英夫人刺去。

这一剑，秋飞花凝聚了毕生的功力。

剑身上透出了一股凌厉无匹的剑气，穿过那涌来的寒魄掌力，直刺向天英夫人。

一片凌厉的掌风，涌上了身躯。

秋飞花感觉到一股寒流透体而过，身子一僵向地下倒去。

覃奇距离秋飞花最近，一个箭步，抱住了秋飞花的身子，倒退一丈。

天英夫人的身躯，忽然也不停的抖动起来，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三步。

她脸色苍白，但却全身不见伤痕，似是用心过度一般。

华一坤一皱眉头，低声道：“夫人，你怎么了？”

天英夫人凄凉一笑，道：“不要紧，我还顶得住，秋飞花被寒魄掌力所伤，大约过不了两个时辰。”

华一坤点点头，道：“辛苦夫人了！”

这时，追风、摘星已双双奔了过来，伸手接过秋飞花，送到

了东方亚菱的身前。

南宫玉真脸上是一片寒霜，回顾了东方亚菱一眼，道：“小表妹，有救吗？”

东方亚菱出奇的平静，淡淡一笑，道：“死不了。”

南宫玉真道：“我去替他报仇。”

傅东扬沉声道：“不！姑娘，咱们不能乱了章法。”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目下的情形，已经很明显，难道你还认为华一坤真的会笃守信约吗？”

傅东扬轻轻吁一口气，低声道：“姑娘，小不忍则乱大谋……”

南宫玉真微微欠身，应道：“晚辈明白。”

这时，天英夫人突然身躯一晃，向后倒了下去。

两个随行女婢，伸手扶住了天英夫人。

华一坤回头望了天英夫人一眼，低声道：“扶你们的主人下去，我不用护法院的人帮忙了。”

两个女婢应了一声，扶下去天英夫人。

覃奇回头望了梁上燕一眼，道：“梁兄，体能恢复了吗？”

梁上燕道：“十复七九。”

覃奇道：“秋少兄替咱们挡了一阵，咱们总不能永远护在人家手下吧！”

梁上燕道：“是啊！咱们这一把年经了，闯了大半辈子江湖，早已赚足了利息，死也无憾了。”

覃奇道：“这一阵，不论天罗教出来的是什么人，咱们哥俩，都要接下来，成吗？”

梁上燕道：“好啊！兄弟身上还有十八枚燕子镖，打个五枚，

也要捞回九条人命。”

华一坤冷冷说道：“两位当真要接下这一阵吗？”

覃奇道：“不错，就是你华副教主亲自出手了。”

缓步向前行了过来。

南宫玉真低声道：“傅前辈，经过了地下古堡一月来苦学，晚辈自信可以对付得了华一坤。”

傅东扬没有立刻答话，只是留心场中形势。

华一坤行近覃奇身前八尺左右时，停下脚步，道：“你们一齐上吧！”

但见人影一内，南宫玉真婷婷的娇躯，突然出现在覃奇和梁上燕的身前，道：“等我来！”

华一坤道：“南宫姑娘……”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如是没有一股狂气，又怎敢迎战华老。”

华一坤冷冷说道：“姑娘准备和老夫单打独斗吗？”

南宫玉真道：“水流千江归大海，我希望咱们这一战是最后的一战。”

华一坤道：“怎么说？”

南宫玉真道：“这一战，如是晚进不幸败了，愿意束手就缚，听候发落。”

华一坤道：“好！你出手吧！”

南宫玉真道：“华老，如是你败了应该如何？”

华一坤道：“你说吧！”

南宫玉真道：“只要阁下放我们离开此地，不许再拦阻。”

华一坤沉吟了一阵，道：“好！二百里内，老夫可以作主，不

再遣人阻拦你们。”

南宫玉真回顾了东方亚菱和傅东扬一眼，道：“两百里够吗？”

东方亚菱点点头。

华一坤道：“南宫玉真，老夫可以答允你一决胜负，不过，我想知道，你如败于老夫之手，你们这行人，是否全都要束手就缚？”

南宫玉真道：“全部。如若你能胜了我，全部束手听命。”

华一坤仰天大笑三声，道：“傅东扬，南宫玉真的话，算不算数？”

傅东扬道：“算！但华老的话，是否作准呢！”

华一坤道：“老夫既然答应了，就算接受教主一顿责罚，也不会失信于你们。”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这就放心了。”

华一坤长长吁一口气，道：“你把事情排定于你我一场决战之上，不失为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南宫玉真回顾了覃奇和梁上燕一眼，道：“华老，晚辈还有一个不情之求，希望前辈见允。”

华一坤道：“你说！”

南宫玉真道：“关于覃奇和梁上燕的事，是否也并入我们这一战之中。”

华一坤道：“好！你如胜了我，老夫作主，一起放走覃奇和梁上燕。”

南宫玉真道：“华老竟不失前辈风范，晚辈好生敬佩。”

华一坤道：“姑娘要求很多，老夫也希望你能答允老

夫一事。”

南宫玉真道：“华老请吩咐！”

华一坤道：“如是老夫胜了你，希望你说话算数，能把东方亚菱也留下来。”

南宫玉真道：“我们留下来了，就算她想走也走不了。”

华一坤道：“我要留下东方亚菱，完完整整的东方亚菱。”

南宫玉真道：“这个，晚进明白。”

华一坤道：“我还要诚心留此……”

南宫玉真道：“我已讲过，她不会走的，她也没有走的能力。”

华一坤道：“这个我知道，我们不但留她在此，而且，还要跟我们合作。”

南宫玉真道：“这个晚进保证，我只能使她留下来，至于她愿不愿意合作，那是看你们的说服力了。”

华一坤道：“保证她不会受伤。”

南宫玉真道：“保证不受伤，我们会尽全力说服她的。”

华一坤道：“你为什么这样帮忙？”

南宫玉真道：“应你之求，也是敬佩的人，你虽然身不由主，但还不失前辈气度。”

华一坤笑一笑道：“姑娘，你可以出手了！”

南宫玉真道：“你请亮兵刃！”

华一坤道：“老夫这兵刃很特殊，随时都可以出手，你不用为老夫担心。”

南宫玉真道：“恭敬不如从命了。”

右手长剑轻挥，飞起了三朵剑光，刺向华一坤。

刺出的剑招很慢，但仍然幻起了一片剑芒。

华一坤原本脸上还带着一股轻藐的笑容，但见南宫玉真刺出的剑势之后，脸上那一股轻藐的神情，突然间，收敛了起来。

一剑刺出，幻起了三朵剑花、一片剑芒，并非难事，但像这样慢慢把剑势刺出，仍然能闪了一片剑芒，那就非同小可了，不但剑上造诣很高，而且，还要有深厚的内力才对；以深厚的内力，把一把百练精钢的长剑震颤出一片寒芒。

华一坤一皱眉头，左手轻拂，打出一股潜力，把南宫玉真手中的长剑震偏三寸，人即向后退了两步。南宫玉真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潜力，涌了过来，震偏剑势，不禁心头一震暗道：这华一坤之名，果非虚传，这虚空一掌，竟然把我的剑势震开。

华一坤心中也在暗暗吃惊，忖道：“南宫世家的武功，向以杀人见长，想不到这点年纪的女娃，内力竟也如此强大，看来，对付她，还真得小心一些才行。

心中念转，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华老，再接我一剑吧！”

突然，一扬手刺出一剑。

这一剑快速异常，快得像闪电一般，没有一点花巧，可就是那么硬绷绷的一剑，直直的刺了过来。

剑势未到，一股破空而至的剑气，已然涌了过来。

这一招，全无变化，虽然深得快字一诀，但决无法杀死一个武林高手。

事实上，只要一个武功过得去的人，都难避开这一剑。

但这一剑太快、太猛，对付这一剑的办法，只有闪避一途。

南宫玉真也就是希望华一坤再闪身避这一剑。

以华一坤的身份，如若被南宫玉真连连逼退，这个脸他丢不

起。

以华一坤的阅历，如何会看不出南宫玉真的用心。

他明白了自己不能再闪身退避，南宫玉真这一剑是逼他硬接。

华一坤一抬右手，竟然把这一剑接了下来。

没有人看清楚华一坤如何接下了这一剑。

凝目望去，只见华一坤右手五指，竟然一把抓在了锋利的剑身之上。

全场中人，都愣住了。

华一坤冷冷说道：“姑娘，这一剑力逾千斤，可穿铁石，但幸好老夫这右手五指，皮坚肉厚，姑娘这宝剑虽利，但还未把老夫这五指斩断。”

南宫玉真杏目圆睁，冷冷说道：“华老，你还没有胜！”

华一坤道：“不错，姑娘有什么本领，最好快些施展。”

右手一抖，长剑陡然断为两截。

南宫玉真突然娇叱一声，飞跃而起，左手一掌拍了出去。

华一坤左手一挥，接下了南宫玉真一掌。

双掌砰然交击，南宫玉真的身子突然飞了起来。

悬空打了一个转身，人已飞扑而下。

但见掌指如雨点，华一坤竟然也未看出这一招的奇异变化，不禁又向后退出一歩。

南宫玉真俏生生落着实地，道：“华老，该你了。”

华一坤淡淡一笑，忽然拍出一掌。

这一掌很奇怪，轻飘飘的，不见有一点力道，但整个身躯，却都像溶于那一掌之上，双脚离地，随着掌势飞了过来。

这虚无的一掌，已到无我无佛的境界。

南宫玉真一皱眉头，挥掌击出。

但见掌影如山，急如流星、闪电，展开了一轮快攻。

但那华一坤的身子掌势，却一直在南宫玉真的掌影、指风外面飘浮，不论南宫玉真的掌指如何凌厉，总是分毫之差，没有办法和华一坤的掌指相触。

南宫玉真在片刻之间，连攻一百二十八掌，踢出了九十六腿，但却没有一招能击中对方。

突然间，南宫玉真若有所悟的停下了手。

但华一坤那虚无的掌力，却突然乘虚而入。

掌力来的飘浮，轻轻的按在南宫玉真的左肩之上。

他的掌力虽然轻若无力，但按中了南宫玉真之后，却如烧红的烙铁着身一般，南宫玉真身不由主的娇呼出声，身子踉跄向外行去。

就在这一刹之间，南宫玉真身躯向外倒退之时，忽然间，寒光一闪。

华一坤胜券在握，脸上泛起的微笑，突然间消失不见。

南宫玉真退出了五步之后，忽然间，伸手按住了左臂。

但华一坤却用左手，按在了右掌之上。

南宫玉真脸色苍白，顶门上不停的滚落下汗珠。

但华一坤的脸色更难看，几乎是强行忍耐着痛苦。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道：“华老，得罪了。”

华一坤道：“你为我穿骨透肌内家真气所伤，这条手臂，不残废也要三七二十一日养息。”

南宫玉真道：“我用寒铁断魂针，刺入了你的右掌心，如不

服用我身藏的独门解药，只有死亡一途。”

华一坤道：“老夫久闻南宫世家十八招杀人手法，想不到你竟也是擅用暗算。”

南宫玉真道：“这不是南宫世家的手法。”

华一坤道：“寒铁断魂针，老夫从未听人说过，这是什么暗器？”

南宫玉真道：“寒铁断魂针，来自地下古堡，已然存放百余年之久，百年以来，从无人用过这样的暗器，华老成名虽早，但还未过百年，所以你不知道。”

华一坤望望右手上的伤势，冷冷说道：“我不信，这一点毒伤，能要老夫的命……”

语声一顿，接道：“南宫玉真你是否还有再战之能？”

南宫玉真道：“阁下准备还要打下去？”

华一坤道：“正是如此，老夫让你先行出手。”

南宫玉真全身酸软，连手臂都无法抬得起来，哪里还能和人动手？但华一坤苦苦相逼，使得南宫玉真大感烦恼。

事实上，南宫玉真暗中运集了全身的内力，和愈来愈重的伤势对抗。

她必须不让对方瞧出自己已无再战之能。

一旦，华一坤发觉了这件事，必将会不顾一切的出手。

以华一坤的功力，在此情此景之下，必可一击致命。

但南宫玉真也相信那寒铁断魂针的奇毒，华一坤虽然功力深厚，但他支持不了多久。

如若他真的没有受伤，只怕早已出手了。

华一坤两道冷厉的目光，盯注在南宫玉真的身上。

他了解自己的功力，这一击之威，中掌人会有些什么样的反应。

但华一坤本人却感觉到毒性随着行血，正在四下延蔓。

他功力深厚，本有闭穴封脉之能，但却未料到，这手上伤处剧毒，竟然是如此的奇怪，闭穴封脉，还无法阻止它的延蔓。

如若，他看出南宫玉真伤势已发的情形，必会冒险出手。

他算了时间和自己的功力，如若他出手攻敌，至多能攻三招，过了三招，再来闭穴封脉，阻止毒性的延蔓，那已无法阻止毒性蔓延入心脏之中。

除非，他有把握在三招之内，击毙南宫玉真。

但他已见识了南宫玉真的武功，如若她没受伤，自己绝无法在三招之内胜她。

两人处境相同，都凭仗着深、厚的功力，勉强掩饰着自己。

但两人都自知无能再战，只希望对方比自己早一些支持不住。

双方的同伴、从人，都没有插手多言，只是静静地站着，冷眼旁观看着情势变化。

又相持一刻工夫，华一坤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南宫玉真一皱眉头，道：“华老，你有什么好笑的？”

华一坤道：“凡是被老夫摧骨掌力所伤之人，从没有一个能像你支持这样长久的时间。”

华一坤挥挥手，挡路属下即分裂两侧，让开了一条去路。

南宫玉真道：“多谢华老……”

回顾了身后群豪一眼道：“咱们走！”

当先向前行去。

没有人会想到，情势竟是这样一个变化。

群豪跟在身后。

南宫玉真走得很快，不大工夫，已然翻越过两座山岭。

南宫玉真突然停下了脚步。

覃奇一抱拳，道：“佩服，佩服，凡是身中摧骨掌的人，大都立刻瘫痪当场，姑娘竟能不为所伤。”

南宫玉真没有答话，身子一软，向地下倒去。

东方雁一伸手，扶住了南宫玉真，低声道：“表姐，你……”

追风、摘星疾奔而至，抱起了南宫姑娘。

这时，秋飞花也伤势未愈，一直是傅东扬抱着赶路。

东方亚菱道：“天虚前辈开路，哥哥断后，咱们要快些赶路。”

梁上燕帮助天虚子开道。

覃奇却帮助东方雁断后。

兰兰、青青，扶着东方亚菱，居中而行。

说是扶，倒不如说是两人架着东方亚菱。

一路紧赶，足足走了二十余里。

沿途上，未见拦路人，也未见天罗教有人追来。

这时，正停在一座山壁之下。

东方亚菱低声道：“咱们就在这里休息吧！”

傅东扬道：“姑娘，何不再赶一段路？”

东方亚菱道：“表姐和秋兄，都必须早作疗治，他们伤势很重。”

傅东扬回顾了覃奇一眼，道：“覃兄，这地方是不是够安全？”

覃奇道：“如说绝对安全，就算咱们再走一百里，也不够安

全，这地方，已远在数十里外，深山大泽之中，人迹罕到之处，本无一定之路，如若他们能找到，咱们再走远一些，也避不开。”

傅东扬笑一笑，道：“多谢覃兄指教。”

目光转注到东方亚菱身上，道：“姑娘，咱们到什么地方？”

东方亚菱道：“下面小谷中草深树高，掩蔽良好，咱们到下面去吧！”

群豪鱼贯而下行入山谷。

找一处林木深处，停了下来。

东方亚菱缓步走到了南宫玉真的身侧，缓蹲了下去，叫道：“表姐，你能够说话吗？”

南宫玉真双目紧闭，似乎是已无法听到东方亚菱的声音。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伸手按在南宫玉真的脉搏之上。

全场中人，个个脸色严肃，每人的脸上，都呈现紧张之色。

追风、摘星，站在一侧，不住的黯然泪下。

但两个人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身份，没有说一句话。

东方亚菱抬头望了傅东扬一眼，道：“傅前辈，玉真表姐的伤势很重，而且，伤势也很奇怪！”

傅东扬急急说道：“姑娘医道精深，难道也瞧不出她的病情么？”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表姐的伤势很奇怪，晚进到现在还没有看得出来。”

傅东扬道：“华一坤内功深厚，南宫姑娘可能会伤在他强劲的掌力之下，那就无法找出病源了。”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华一坤用的什么掌法伤了表姐……”

傅东扬道：“摧骨掌。”

东方亚菱道：“对摧骨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一种武功，在座诸位，哪一个知道这种武功吗？”

覃奇道：“在下听说过这种武功，据说是伤人筋骨。”

东方亚菱道：“哦！”

覃奇叹息一声，道：“伤在摧骨掌下的，复原的机会不大，就算能够保住性命，也落下残疾之身。”

东方雁吃了一惊，道：“覃兄，照你这么说来，就算舍妹全力施展，救活了南宫姑娘，也是无用的了？”

覃奇道：“这个，在下就不敢断言了，那要看南宫姑娘的功力，也许靠一个人内在的修为，可以不受这摧骨掌力的伤害。”

东方亚菱目光一掠群豪，道：“你们不要担心，我保证能治好南宫姑娘的伤势。”

但覃奇和梁上燕却是有些不信。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覃兄，你对摧骨掌知晓多少？”

覃奇道：“知晓的不少，但据在下所知，施救的方法不多，灵丹妙药，也不过是只能勉强保住她的性命。”

东方亚菱道：“试试看吧！在我没有下手疗治她的伤势以前，我想对这摧骨掌多知道一些。”

覃奇道：“好！姑娘，想问什么？”

东方亚菱道：“摧骨掌，是否含有别的毒性？”

覃奇道：“没有，那是一种慢工出细活的掌力，硬是苦练而成，专以伤人筋骨。”

东方亚菱道：“这就好医了，兰兰，拿我的针袋过来。”

兰兰应了一声，奉上针袋。

东方亚菱打开针袋，取出一枚银针，刺入南宫玉真的迎香穴中，按序下刺，不大工夫，刺下了一十二枚银针。

这覃奇见多识广，心中一直不相信东方亚菱能医好摧骨掌下的伤势。

两道目光，盯注在东方亚菱手上瞧看，嘴角间，却泛起一股冷冷的笑意。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覃奇，你知道金针过穴之术吗？”

覃奇道：“听人说过。”

东方亚菱道：“你还是不相信我会医好她的伤势？”

覃奇道：“姑娘如若要在下说实话，我实在有些不相信。”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不错，你看着。”

伸手拔下了南宫玉真身上的银针。

十二枚银针拔完，南宫玉真已轻轻吁一口气，坐起了身子。

覃奇愣了一愣，道：“姑娘，好高明啊！”

东方亚菱伸手从衣袋之中，取出了一颗青瓷瓶，倒出了两粒丹丸，道：“表姐，吃下去。”

南宫玉真吞下了两粒丹丸，回顾了秋飞花一眼，道：“他还没有清醒？”

东方亚菱道：“表姐的伤势比他重了很多，所以，小妹先救表姐。”

南宫玉真道：“我现在不碍事了，去照顾秋飞花吧！”

东方亚菱道：“表姐，你现在不能生气，也不能想得太多，好好的运气调息。”

南宫玉真哦了一声，缓缓坐了下去，闭上双目，运气调息起来。

覃奇满脸惊异之色，望着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姑娘，在下佩服极了。”

东方亚菱笑一笑，转身行到了秋飞花的身侧，又取出一个瓷瓶，倒出了两粒丹丸，投入了秋飞花的口中。

傅东扬两道目光，一直投注在东方亚菱手握的瓷瓶之上。

那是世上极为罕见的雨过天晴颜色，瓶中丹丸，形如浓墨，黑得生光，也不知是何物作成。

傅东扬立刻想到，那瓷瓶，可能是来自地下古堡，雨过天晴颜色的完整瓷瓶，珍贵尤过明珠。

只见东方亚菱缓缓站起身子，道：“诸位，咱们可以离开一下，让他们好好的坐息一会。”

当先举步，向前行去。

傅东扬等鱼贯而行，紧随身后。

这山谷满生青草，林木茂密，很容易隐蔽身子。

东方亚菱示意了追风、摘星，留下替两人护法，直行出七八丈外。群豪跟在了两人身后，不自觉的也行出了七八丈外。

南宫玉真缓缓睁开双目，目睹群豪已去，立刻移到秋飞花的身侧，低声道：“秋兄，运气把药力行开，我助你一臂之力。”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不敢有劳，亚菱身怀丹药效用神奇，我已经大半复原。”

南宫玉真道：“亚菱用的什么办法，能立刻解去我们感受的压力、束缚？”

秋飞花道：“可能用天王一元丹。”

南宫玉真道：“你怎么知道？”

秋飞花道：“我听她说过，得自地下古堡，这是极难炼成的

一种药物，效用奇大、迅快。”

秋飞花道：“是！听说只有七粒了，一个人穷毕生精力，能够练成一炉天王一元丹，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了。”

南宫下真道：“只有七粒，但咱们两个人就吃下了四粒之多。”

秋飞花道：“亚菱告诉过我，这天王一元丹，效用神奇，不但能延年益寿，而且有助工夫。”

南宫玉真道：“明澈如亚菱表妹这样的人物，也难免有些私心……”笑一笑，接道：“其实，我运气默查，只要服用一粒，大概就可以了，亚菱自然也知道了，一粒救伤，一粒让咱们增进功力，不可负了她一番心意，我先助你，行开药力，如能使真气打通了十二重楼，就可使武功进入了另一种境界。”

秋飞花摇摇头，笑道：“玉真，我自己很明白，纵有灵药相助，也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把功力行近十二重楼。”

南宫玉真道：“刚才那一仗，打得我好累、好累，华一坤随手一掌，都含蕴着千钧重力，我每接他一掌，都被震得血翻气涌，如若我能打通了十二重楼，内力能循环不息，再遇上华一坤，我就不用怕他了。”

她口中默诵口诀，秋飞花已右掌抵住了南宫玉真的背心之上。

东方亚菱的有意安排，天王一元丹的神奇药力，使伤在两种不同毒掌之下的秋飞花和南宫玉真，反而因祸得福，彼此以内力互相疗伤，不但使伤势痊愈，彼此的功力也有了很大的进境。

南宫玉真的成就最大，借助力冲破了十二重楼。

秋飞花也使自己的功力有了很大的进境。

出山很顺利，华一坤没有带人追踪，也没有天罗教中人暗中追踪。

似乎是天罗教中人都进入了那地下古堡。

这一天落日时分，到出山口处。

但见苍林青草，留在山中的丐侠和魔力、神剑，以及南宫世家中的从仆、家丁，都走得一个不见。

南宫玉真很仔细地搜索了一遍，竟然没有找到留下的任何暗记，不禁一皱眉头，道：“傅前辈，这些人，不论遇上了什么变化，都应该有留下暗记的机会才是。”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突然回头对覃奇、梁上燕一抱拳，道：“两位，可以走了。”

覃奇怔了一怔，道：“傅兄，这是下逐客令？”

傅东扬道：“天罗教中人，似是已撤离了此地，至少，你们目下很安全，天地辽阔，两位可以找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住下。”

覃奇道：“傅兄，咱们和你一样；老实说，未进入天罗教护法院前，我们都有一个小局面，但天罗教护法院，有一个很坏的毒病，专找黑、白两道有点名气的人，不论你是否已年华老大，也不管你是否已退出江湖，他们看上了你，就有办法把你请到护法院去，所以，天罗教护法院中，有了一百多个护法，每个人，都有一段辉煌的去，每个人，都是一方雄主，虽然局面大小不同，但他们都是不甘屈居人下的人，一入这天罗教就永无离开的机会了。”

目光一掠东方亚菱和南宫玉真，接道：“武林中四大世家，根深基厚，所以天罗教还没有找上你们，不过，也已为时不远。”

东方亚菱缓缓接道：“覃兄，这话是你的猜测呢？还是天罗教确已有了这个打算？”

第四十六回 断事明确

覃奇道：“东方姑娘，天罗教对付武林中四大世家一事，已然准备了数年之久，迟迟不肯行动，是因为他们自觉准备的工作，还嫌不够，还有南宫世家突然在江湖之中消失了所在。”

东方亚菱道：“覃兄，如若他们对武林四大世家下手，相信也不会是同时发动，但不知道他们准备先对哪一家？”

覃奇道：“就在下听到的一点消息，是先对付东方和南宫两大世家。”

东方亚菱道：“如若我是天罗教，如若我想动武林四大世家，也会决定先动东方和南宫两大世家……”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覃兄，他们既已有了计划，也有了准备，为什么迟迟不肯动手呢？”

覃奇道：“就在下听到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还未查出突然迁居的南宫世家现在何处？二是，东方世家的防护，非常的严密，无法打入暗桩。”

东方亚菱道：“天罗教只是个虚无缥缈的名字……”

覃奇一皱眉头，接道：“姑娘，这话在下不敢苟同，因为，天罗教可拥有上千的人手，都是江湖上的高手；单是一个护法院中的护法，就有一百多个，那些人都是江湖上黑、白两道中的高手。”

东方亚菱道：“覃兄，你都见过他们么？”

覃奇道：“我见过了十之七八，每半年，我们有一次全体聚会，所有的护法，都要参加，其中，大部分都是武林中有名的人。”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这件事，咱们暂时不谈，我想先知道，他们是否已派人混入了东方世家。”

覃奇道：“如若有人混入了东方世家，他们就可能早已下手了。”

东方亚菱道：“看来，天罗教主，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覃奇道：“不错，就在下听到的内情，如若没有内应的人，绝不轻易动手。”

东方亚菱道：“覃兄，你知道了天罗教不少的秘密，看来他们不会轻易的放过你了？”

覃奇道：“护法院在天罗教中，是一个比较随便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听到很多的消息，因而，天罗教不会放过我们……”

语声一顿，接道：“尤其是护法院中人，一旦叛离，他们会不计任何代价，必予追杀而后已。”

东方亚菱道：“覃兄，你是否愿意和我们走在一起呢？”

覃奇苦笑一下，道：“在下已经和诸位同行了。”

东方亚菱道：“我们的处境很险恶，你们留在此地，我们是欢迎得很，但别对我们寄望太深，那会使你失望！”

覃奇道：“久历江湖上的风险，使我学会了应付死亡的方法。我们对天罗教的追杀，已不存逃避希望，和诸位走在一起，只是把力量集中起来，多讨回一些死亡的代价。”

东方亚菱道：“两位能把生死置于度外，晚进十分敬佩，只是，任何一个团体的行动，都必须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

覃奇道：“我明白姑娘的心，对姑娘的才慧、断事，更是由

衷的敬服，附随骥尾，自是愿听命行事。”

东方亚菱道：“既是如此，我们很欢迎两位的合作。”

覃奇笑一笑，道：“姑娘在此地留下了多少人手？”

东方亚菱道：“有数十位之多。”

覃奇道：“姑娘对找不出他们留下暗记一事，看法如何？”

东方亚菱道：“他们无法抗拒天罗教全力攻击，但也不致于被他们杀得不留一人，不论任何惨烈的搏杀，他们都该有留下暗记的时间和机会。”

覃奇道：“他们也可能全遭屠杀。”

傅东扬道：“这，有些不太可能吧？”

东方亚菱道：“不论他们的遭遇如何？用不着咱们去找他们了！”

南宫玉真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苦笑一下道：“他们会来找咱们。”

南宫玉真道：“你是说天罗教？”

东方亚菱道：“我相信，天罗教会利用那一批人质胁迫我们就范。”

南宫玉真道：“菱表妹，眼下情势，咱们应何以自处呢？”

东方亚菱道：“表姐有何高见？”

南宫玉真道：“目下情势已成了水火难容之局，咱们不找人，人也会找上咱们，那就不如掌握主动，和他们拼一场算了。”

覃奇道：“怨在下多口，姑娘准备如何对付他们呢？”

南宫玉真道：“约集一批人手，找一个机会和他们决一死战。”

覃奇道：“这个，这个不是上策。”

东方亚菱道：“覃兄的看法呢？”

覃奇道：“天罗教人多势众，而且他们作事又一向不择手段，所以，只宜智取，不能硬拼。”

东方雁道：“彼此已经照了面，除了放手一拼之外，在下就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这一场恶战。”

覃奇道：“东方兄，不是我姓覃的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单是我们这点实力，完全没有取胜机会。”

南宫玉真道：“不论胜负的结果如何，这一仗已经无法避免了。”

覃奇道：“至少，咱们应该尽量不打这一仗，最好别打。”

南宫玉真道：“覃奇，人家要打，咱们别无选择，只有非打不可一途，天罗教人多势众，百目灵通，咱们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表姐，我想过了覃奇的话，咱们不能打，一定要打，也得另一个打法。”

南宫玉真道：“怎么一个打法？”

东方亚菱道：“尽量避免和他们对手相搏，用奇门阵图和重重埋伏，阻挡他们的追击。”

南宫玉真道：“以表妹之才，我相信你可以做到，但咱们又能逃得多久呢？”

东方亚菱道：“逃一天是一天，只要咱们能够逃，就不和他们打！”

南宫玉真道：“蛤蟆、毒蛇躲端阳，躲过一刻是一刻么？”

东方亚菱道：“表姐，多一刻，咱们就多一刻机会。”

南宫玉真道：“我还是不太明白，表妹可否说得清楚一些。”

东方亚菱道：“他们人多，也不重视人命，伤十个八个，也无关紧要，但咱们却伤不起，咱们只有这些人。”

南宫玉真道：“哦……”

东方亚菱道：“所以，我们要打也不能打硬仗……”

目光一掠南宫玉真，接道：“表姐，能者多劳，我调配人手时，可能会不太公平，还望表姐担待。”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我明白。”

东方亚菱道：“好！咱们立刻动身。”

傅东扬原想走的山道，断涧绝壁，再加上东方亚菱奇门布置，自然是可以阻挡追兵，却不料东方亚菱是哪里热闹，哪里行，穿城过府，越是人多地方热闹越好。不论他们一行人如何走法，但只要一停下来，就有人送过一封慰问辛苦的书信上来。

信上的措词，都很客气，尤其帮东方亚菱和南宫玉真，更是极尽奉承之能事，每一封信上，都是特向两人致候。

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那么一封信，都及时而至。这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不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无法脱离天罗教的监视。

这一日，走的是一个荒凉小径，南宫玉真特别留心，但却一路上，未发现可疑的事物。

这日，中午时分，在一个小镇的饭店之中。

进入小店落座之后，却有一个店伙计捧着一封信来，道：“哪一位是东方姑娘？”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我！什么人留给我的信。”

店伙计道：“一个穿着长衫的先生，他交了这封信给小人，也交了十两银子，告诉小人说，姑娘等一行，午后必到。”

东方亚菱道：“他替我们预付了饭钱？”

店伙计道：“是，他先付了钱，要小人替你们准备一下，因小店地处偏僻之境，客人不多……”

东方亚菱接道：“我知道你们要准备一下。”

店伙计陪着笑，道：“我们已替诸位买了鸡鸭鱼肉。”

东方亚菱伸手接过书信，道：“你去吧！替我们准备酒饭。”

店伙计应了一声，转身而去。东方亚菱展开书信，凝目望去，只见上面写道：

不管天涯海角，都有我们的人，希望姑娘三思。

东方亚菱随手把信笺交给南宫玉真，道：“表姐，他们口气已经有了转变，看来，很快会以武相对付了。”

南宫玉真道：“亚菱，他们是不是在选择什么？”

东方亚菱道：“是！他们在选择一个适当的地方，然后下手。”

南宫玉真道：“表妹，那么说来，咱们坐以待敌了？”

东方亚菱道：“是！咱们原先的打算全都用不上了……”

覃奇苦笑一下，接道：“姑娘，看来天罗教对诸位确然是很费心机了。”

傅东扬笑道：“因为，这世上只有一个亚菱姑娘。”

东方亚菱道：“他们不会对我永远忍耐，这封短短的信上，已然露出杀机，如是推想不错，这餐饭后，就可能要彼此照面了。”

覃奇说道：“他们能对姑娘如此容忍，在下已经觉着有些意外了。”

东方亚菱道：“来吧！要来的，总归要来。”

覃奇道：“姑娘，在下有一事不明，不知可否请教？”

东方亚菱道：“覃兄请说！”

覃奇道：“姑娘，咱们走这一条路，不知行向何处？”

东方亚菱道：“找几个人。”

覃奇道：“找人？找什么人？”

东方亚菱道：“天罗教实力如此强大，但恐怕咱们这几个人自然是无法和他们抗衡，所以，我们要一些帮手。”

这几句话，不但听得覃奇一呆，就是傅东扬，也都听得大惑不解。

覃奇苦笑一下，道：“姑娘，当今江湖之上，除了少林寺倾力而出之外，在下想不出，当今之世，还有什么人，能够阻止天罗教？”

东方亚菱目光转动，环顾了群豪一眼，笑道：“那人住在一个江湖上无人知道的地方，但他是唯一能阻止天罗教的高人……”

南宫玉真接道：“表妹，他既住在一个无人所知的地方，咱们又要去哪里找他呢？”

东方亚菱道：“不知道，表姐，但我相信，我们正一步一步地接近他。”

南宫玉真道：“亚菱，那人是谁？”

东方亚菱道：“表姐，原谅我，我不能说得太多……”轻轻吁一口气，接道：“表姐，咱们这些人，也许可以自保，天罗教中人，也不能把全力集中起来对付咱们，这就是他们的难处，如若他们不倾全力，咱们足有自保能力……”

目光一掠南宫玉真和秋飞花，接道：“事实上，表姐的武功，已足和天罗教所有的高手，一较长短，就是华一坤，也未必能够胜得了你……”

南宫玉真摇摇头，道：“表妹，你……”

东方亚菱接道：“表姐，你也许真的不知道，但小妹说的是实话，华一坤和你一战之后，心中也有了很大的畏惧，他知道了英雄人物，总是出在年轻的一代。”

覃奇望了秋飞花一眼，道：“这位秋少兄的武功，也到了登峰造极之境，老实说，兄弟走了大半辈子江湖，是第一次遇上像秋兄这样的年轻高手。”

东方亚菱道：“所以，我不太怕他们，我们有相当的能力，对付他们。”

覃奇笑一笑，道：“听姑娘这么一分析，在下和梁兄都有了很大的信心。”

东方亚菱转了话题，道：“咱们很可能会很快和天罗教中有所接触，由现在开始，诸位要好好地保持体能。”

这时，酒菜已出，众人无言。

一顿饱餐之后，东方亚菱并未立刻上路，只吩咐群豪各自运气调息，自己却和秋飞化、傅东扬，行出了小店。

这是座冷僻的小镇，事实上，只能算是一个较大的村落，聚居有几十户人家。

但这里每逢三六九日，附近人都赶来此地赶集购物。

今天不是三六九，这座小镇上显得有些冷落。

东方亚菱绕着小镇走了一转，看清了小镇四周的环境，也默记了这座小客栈四周的形势。

只见她随手折些木枝，插在地上，捡起一些石块，改换了一些位置。

绕完了小店一周，化去了半个时辰之久。重回客栈，群豪中已有两三人坐息醒来。

东方亚菱举手招来店伙计，道：“你过来。”

店小二行了过来，一躬身，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东方亚菱道：“我们想留这里住上一宿，不知是否可以？”

店小二道：“可以是可以，不过，本店地方小，也不干净，岂不是太委屈诸位了。”

东方亚菱道：“我看到了你们后面不是有很多的客房吗？”

店小二道：“话是不错，不过，那地方太脏了，如何能够住人？”

东方亚菱道：“现在，天色还早，打扫还来得及。”

店小二道：“姑娘一定要住这里吗？”

东方亚菱道：“是！非要麻烦你不可了。”

回顾了兰兰一眼，接道：“兰兰，给他一锭黄金。”

兰兰应了一声，摸出了一锭黄金，交给了店小二。

那一锭黄金大约有五两多重。

店小二从来没有见这样大的一锭黄金，不禁为之一呆。

东方亚菱道：“伙计，去吧！找两个人帮帮忙，把后面客房打扫一下，购几件被褥。”

那店伙计一躬身，道：“小的这就去办。”

转身向外行去。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咱们真的要留这里吗？”

东方亚菱道：“咱们不能任他们天罗教选择决战的场所，这地方就是咱们和他接触的第一阵。”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小妹有一件事，希望诸位能够答允。”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东方亚菱的身上，但却没有人接口。

覃奇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也许在下的话多了一些，不过，咱们是初度追随姑娘，希望姑娘能多多原谅咱们。”

东方亚菱道：“覃兄言重了，有什么话，只管请说。”

覃奇道：“我与梁上燕，和天罗教结下的怨恨，比诸位更深千倍，一旦落入他们手中，只有死路一条。我和梁兄，只有一条路走，那是拼命保命，我们有多少武功，多大的份量，大约姑娘已经很清楚，我们能担当些什么工作，姑娘但请吩咐。”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覃兄，此说，小妹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语音一顿，接道：“咱们一路的行踪，一直在天罗教中人监视之下，这一点，诸位想是早已知晓，看今日信上口气，他们很可能要转变一种方法。兵贵主动，咱们不能任他们选择动手的场所，所以，我决定在此地，阻杀他们一阵……”

傅东扬道：“姑娘，秀才的看法，他们似乎只是示警的成份大些，不一定会真的动手。”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至少，他们会来窥探，是否动手，其权就操诸在咱们的手中了。”

傅东扬道：“这一点，咱们倒没有想到。”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诸位，天罗教有上千的人，咱们只有十余人，他们死伤十人，咱们不能有一个伤亡。”

秋飞花道：“亚菱姑娘，动手相搏，以命搏命，只怕难保没有伤亡。”

东方亚菱道：“至少，咱们应该有这样的准备，所以，小妹想了一个对敌之法，请诸位坐近一些。”

群豪围上木桌，团团而坐。

她开始在木桌上画出自己的埋伏，一面解说，一面分派工作。

她用词简明，虽然很快速，但却讲说得十分清楚。

工作分派之后，笑一笑，问道：“哪一位不清楚，只管请问。”

群豪个个点头，显示都已了解。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有什么改变，我会临时通知诸位，现在，请诸位一起去瞧瞧现场。”

举步向外行去。

群豪鱼贯相随身后。

东方亚菱一面走，一面又作一番解说，让群豪了解了她的埋伏、部署。

日落西山，天色黑了下来。

店伙计准备了丰富的晚餐。

也打扫好了后面的客房。

东方亚菱吩咐店伙计，集中在一间房子里，不论听到什么声息，都不可外出查看。

群豪分头坐息。

近二更时分，悄然行动，各自奔向分配的位置上。

这是没有月亮的夜晚，天色很阴暗，黑得目光难以看到三尺外的景物。

幸好是东方亚菱早已带群豪实地看过一遍，各人都还熟记着该去的地方。

就在几人刚刚站好岗位，突闻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两条人影，鹤伏鹿行而来。

两人来的方位，正是东方雁守的位置。

紧邻东方雁的是覃奇。

覃奇身形微侧，悄然行了过来，低声道：“来了。”

东方雁点点头，仍然静伏未动。

两条黑影，似乎是耳目也很灵动，两人谈话的声音，竟然被来人听到。

两个人，突然停了下来。

东方雁低声说道：“他们听到了。”

覃奇道：“来的人耳目如此灵敏，只怕不是好与之辈。”

东方雁道：“他们既然听到了，咱们也不用掩遮了。”

覃奇道：“挑明了干？”

东方雁道：“对！”

霍然站起身子。

这时，来人的停足之处，和东方雁的相距也不过丈许左右。

覃奇也站了起来，道：“来人通名。”

来人冷笑一声，道：“咱们准备暗袭而来，既然被你发现了，咱们也只好明来了。”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好，朋友很够胆气，在下东方雁，阁下也报个名上来吧！”

来人冷哼一声，道：“在下张正。”

东方雁未听过张正的名字，不知是何身份，一时间，不知如何措词。

覃奇快步行了上来，低声道：“张正，亚称破山刀，在武林中是一位极有名望的人物。”

东方雁哦了一声，道：“原来，是破山刀，在下久仰了。”

张正道：“荣耀啊！荣耀，想不到我张某的名字，竟然能传

入了东方世家。”

东方雁道：“寅夜到此，用意何在？”

张正道：“咱们求见东方姑娘。”

东方雁道：“行！不过，先得胜过兄弟手中之刀。”

张正道：“兄弟既然敢来，早已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了。”

东方雁道：“很有豪气，张兄放马过来。”

张正冷笑一声，道：“东方兄，在下还想奉告一事。”

东方雁道：“请说。”

张正道：“咱们来了很多人。”

东方雁道：“想当然耳！”

张正道：“这么说来，诸位早已经有准备了？”

东方雁道：“正是如此。”

张正突然撮唇发出一声清啸。静夜中，啸声直传数里以外。

东方雁低声道：“覃兄，这啸声是何用意？”

覃奇道：“一种约好的暗号，但却无法预知他这啸声的作用何在，可能招呼同伴撤走，也可能只是一种示警。”

东方雁点点头，高声说道：“张兄，你啸声传警，可是准备撤走吗？”

张正道：“我只是告诉他们，你们有了准备。”

东方雁道：“哦！”

张正道：“我是招呼他们不用躲藏了。”

东方雁道：“那很好。”

语声甫落，人影骤现，四面八方，突然出现很多的人。

这些人，都已接近到客栈三丈之内。

只不过，他们隐伏地上，天色黑暗，不易发觉罢了。

东方雁运目望去，只见单是对面站起的人，就有十几个之多。

张正缓步向前行来。

东方雁道：“覃兄，注意着咱们方位的移动变化，我去对付这个张正。”

覃奇想劝阻东方雁，不可单独行动，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

东方雁虽然是长兄的身份，但对自己那位高深莫测的妹妹，实也有些畏惧，所以，他不敢离开太远，行出三尺，就停了下来。

张正确也是言而有信的人，行近东方雁停了下来。东方雁掏出古形刀鞘，右手握住了刀柄，冷冷说道：“张正，亮兵刃，我要在三招内取你性命。”

张正道：“张某人久闻东方世家的武功，但如说三刀之内，可取我性命，在下倒是有些不信。”

东方雁冷冷说道：“不信，你就亮兵刃。”

张正淡淡一笑，道：“这个，张某人真得试试了？”

一探腰间，解下了一条蛇头软鞭，手握鞭尾，突然间，变得笔直。

东方雁一脸冷肃之色，道：“阁下小心了。”

忽然间，拔刀击出。

但见寒芒一闪，张正手中的蛇鞭突飞了起来，直飞出一丈多外，才跌落在实地上。

好快的一刀。

张正小心戒备之下，仍然被东方雁斩断了右臂，手中蛇鞭同断臂齐飞。

东方雁刀已归鞘，冷笑一声，道：“张正，如若你是这一对的领头，可以告诉他们退回去；如你是今夜围袭我们的主脑人物，那就该很快的撤走，免得全军覆没。我告诉你的话，希望你能牢牢的记着。”

不再听张正的回答，转身快步而去。

张正一招未出，手臂断去，兵刃脱手，一时间，呆在当地。极度的震惊，使他忘去了断臂之疼，直待东方雁走了回去，他才感觉到臂上一阵剧疼。

鲜血像水般冒了出来。

咬咬牙，张正突然出左手，点了右臂上几处穴道止住鲜血。东方雁已然行回原位。

覃奇低声赞道：“少兄，好刀法，像闪电一般的快速，你三招胜他之言，实是太过谦虚了。”

东方雁这一刀，震惊了全场，使得原来向前行来的人群，突然停了下来。

这一刀，使敌人的锐气消失，攻势停顿。

足足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敌人才缓缓向前逼进。

覃奇早已经传出了暗号。

得到的回答是，别处都还未发现敌人。

张正自点穴道，止住流血之后，突然回身捡起了蛇鞭断臂，回头行去。

又过片刻，一个白发垂胸、颇具威武的老者走了过来。

这老者身后紧随着两个中年大汉。

再后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青衣童子。

青衣童子双手端着一把长刀。

覃奇低声道：“天罗教下，共有一院、七堂，除了大合堂外，都以颜色为名，来的这一位是蓝旗堂的堂主，天罡刀张威。”

东方雁道：“覃兄，这张威的武功如何？”

覃奇道：“很高明，一套天罡刀法，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东方雁道：“覃兄，看来，天罗教，确然已动员了全力对付咱。”

覃奇道：“不错，听说，红、黄、蓝、白、黑、紫、绿，七旗堂堂主，都已经出动。”

东方雁道：“七旗堂主，个个都是武功高强的人吗？”

覃奇道：“不错，七旗堂主个个都有一身很高的武功。”

他又道：“七位堂主，武功相若，但每人却都又有一二特长，非他人所及，这就是七旗堂主的大约情形。”

覃奇说完了这几句话，那天罡刀张威已行到了两人停身处之内。

东方亚菱设计的埋伏，隐奇变于平凡之中，外形上看去，很难发觉它的隐秘。

天罡刀张威，就未瞧出什么！

夜色中，张威的双目中，暴射出一道冷厉的寒光，冷冷地说道：“什么人出的手？”

东方雁道：“我！”

张威冷笑一声，道：“你知道杀人偿命这句话吗？”

东方雁淡淡一笑道：“那要看那报仇人的能力了。”

张威道：“好大的口气，你叫什么名字？”

东方雁道：“东方雁。”

张威道：“东方世家中人？”

东方雁道：“不错，在下来自东方世家。”

张威道：“你们动手几招断张正一臂？”

东方雁道：“在下只攻出一刀。”

张威道：“攻出一刀，就伤了他？”

覃奇突然开了口，冷冷说道：“张堂主，信不信在下的话？”

张威道：“你是覃奇？”

覃奇道：“正是在下。”

张威道：“你要说什么？”

覃奇道：“东方少侠，确是只一刀就斩了张正的手臂，事实如此，张兄不相信也不行。”

张威一皱眉头，道：“这么高明的刀法，在下倒是很少见到了。”

覃奇道：“张堂主如欲求证一下，何不现在出手？”

张威道：“本座自然要试试。”

刷的一声，抽出长刀。东方雁这一次，没有向前冲过去，只是冷冷地站在原地。

张威拔刀在手，冷笑一声道：“东方雁，你过来，张某领教一下阁下的神奇刀法。”

覃奇很担心东方雁会冲了过去，但又不便阻止。

却不料东方雁这一次出奇的冷静，笑一笑道：“张堂主，阁下若想试试区区的刀法，看来只好有劳尊足了。”

张威回顾了身侧两个从人一眼，道：“招呼两队快刀手。”

两个大汉一躬身，回手发出了信号。

但见人影闪动，两队快刀手，应声奔了过来。

东方雁转眼看去，只见两队穿着黑色劲装，手执长刀的大

汉，每一队十人，两行分立，各举长刀，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看样子，只要张威一声令下，他们立刻就可以冲了过来。

但张威却未下令，单刀提着缓缓向前行来，道：“在下先领教东方少侠的刀法。”

东方雁笑一笑，道：“理当奉陪。”

张威的刀出了鞘。

对这位一堂之主的天罡刀，东方雁不敢稍存一点轻视之心，看他兵刃出鞘，也立刻抽出宝刀。

夜色中泛起一片寒芒。

张威目力过人，望了那长刀一眼，道：“青月宝刀。”

东方雁道：“阁下识得此刀吗？”

天罡刀张威道：“天下有七把宝刀，青月排名第五，用刀之人，如不识天下宝刀，那还算得上什么用刀的行家？”

东方雁道：“听阁下的口气，自诩为用刀高手了？”

张威道：“区区在这把刀上，耗费了四十五年岁月，自信稍通用刀之道。”

东方雁道：“哦！这么说来，阁下已入刀法化境了。”

张威道：“四十年江湖闯荡，区区手中这把刀，还未遇过敌手！不过，可惜！可惜……”。东方雁接道：“阁下可惜些什么？”

张威道：“可惜在下一直无缘得到一把好刀。”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看来，你对我手中这把刀，充满着羡慕之意了。”

张威道：“如是青月真能落入张某之手，那也差强人意了。”

东方雁道：“阁下何不由在下手中取去？”

张威道：“区区正有此意。”

忽然欺身而上，劈出一刀。

一刀来势，并不见有什么奇幻之处，但刀光闪烁，若点若劈，笼罩了人身七处大穴。

东方雁只觉这一刀攻来之势，很难封架，不论如何封架，都可能留下空门。

唯一的办法，只有退避，退到了刀势可及之外。

心中念转，人却吸一口气，向后退开了四尺。

张威一刀落空，突然欺身而上，逼进了两步，道：“东方少侠，何以不接在下这一刀？”

东方雁道：“阁下刀招奇幻，这一刀叫人有着无法封架之感。”

张威点点头，道：“名门子弟，果然风范不同，不尚巧言伪饰。”

东方雁道：“阁下刀法虽奇，在下心中实是有些不服，倒希望再接你一刀试试。”

张威道：“好！小心了。”

一挥手，长刀横里扫去。

东方雁早已把刀戒备，但见一刀扫来，竟自封挡不及，又被迫得向后退了一步。

覃奇低声道：“东方少兄，张威号称天下第二刀，你怎能让他先机？”

东方雁大喝一声，青月刀忽然反击。

“腾龙七绝刀”连绵出手。

但见寒光闪闪，刀光如束，直击过去。

但近身之后，突然又化成一片刀花。

一束一散之间，身具变化妙用。

天罡刀张威，虽是自诩为一代用刀大师，但也被这排山倒海一般的刀法，迫得向后退去。

一连退出了七八步，才稳下了身子，冷冷说道：“好刀法。”

张威道：“在下一生用刀，自信在刀法上，有着相当的造诣，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刀法。”

东方雁道：“阁下太客气。”

张威道：“在下不打狂语，东方少兄适才用刀法，在下从未见过。”

东方雁道：“你现在见识过了。”

张威道：“很高明的刀法。”

东方雁对张威表现的气度，倒也有些暗生敬佩，轻轻吁一口气，道：“阁下刀招的凌厉，区区也是仅见。”

张威笑一笑，道：“按照道理，咱们已经分出高下，本座似是不用再作非份之求，只可惜，咱们这一阵比刀之战，并非一般的排名之争。”

东方雁道：“张堂主，用不着多作解释了，你奉命而来，身不由己，这个，在下知道。”

张威皱了一下眉头，欲言又止。

东方雁笑道：“张堂主，如是觉着……”

只听一个冷厉的声音，传了过来，接道：“张堂主为何迟滞不进？”

随着话声，人影一闪，张威身侧，多了一个身着长衫人。

那黑衣人年纪不大，三十多些，白净脸，没有胡须，黑色的方巾上，装了一块羊脂般的白玉，腰间也横着一条白色的腰带。

张威回顾了黑衣人一眼，缓缓说道：“本座这才和东方世家的少东主，互拼了几刀。”

黑衫人道：“哦！”

张威道：“在下自出道以来，从没有遇上过那样强厉的刀法。”

黑衫人道：“所以，你有些害怕了。”

他说话的声音很婉转，但听起来却又有刺耳的感觉。

张威道：“东方少东主的刀法，虽然十分精妙，但却未必能叫在下畏惧。”

黑衫人笑一笑道：“说的是啊，贵堂主带了贵堂中一半精锐而来，就算你个人败在了东方世家的刀法之下，也未必就失了胜算啊！”

张威突然一欠身道：“在下明白。”

黑衫人道：“明白就好了……哈哈。”

张威道：“我这里即刻开始下令攻打。”

黑衫人突然间，向后退了七步，负手而立，一副冷眼旁观的神色。

张威举手一抬，两队骁勇刀手，快步行了过来。

二龙出首一般，两队人一左一右的包抄过来。

东方雁等也有了准备，和覃奇同时向后退了八尺。

一面低声问道：“覃兄，那腰束白带的黑衫人，是什么身份？”

覃奇道：“听说，教主手下有四位剑手，称作四大剑使，就是这么一种怪异的打扮。”

东方雁道：“这四大剑使，似是很具身份。”

覃奇道：“他们对护法的事，不太过问，但对七旗和大合八

堂，却具有着督导的威权。”

东方雁道：“哦……”

忽然间，覃奇脸色一变，道：“剑使在此地陡然出动，看来，他们已准备在此地进行一次大决战了。”

东方雁道：“快些把消息传给舍妹。”

覃奇传出了消息。

那是三声碰声的掌音。

就是这一阵工夫，两行黑衫刀手，已分由两侧冲了过来。

奇怪的是，两侧带头绕进的黑衫人，在东方雁左右四五尺处，突然停了下来。

似乎是，撞入了一座铁笼之中，只在两尺方圆的地方打转。

后面的人，虽然没有跟着转动，但却被两人拦阻，整个的两队刀手就停顿了下来。

腰束白带的黑衫人，冷冷说道：“张堂主，他们遇上了什么困难？”

天罡刀张威见多识广，略一沉吟，道：“他们可能遇上了奇门阵图。”

黑衫人道：“张堂主领导了一堂人手，总不能就这样被人拦阻不进罢？”

张威道：“本座在刀上耗费了数十年的工夫，但却未学五行奇术这门功夫。”

黑衫人道：“张堂主的意思是……”

张威接道：“弄刀舞剑，拼命溅血，我们可不畏死亡，但这等奇门变化，确非不解此道的人，所能克服。”

黑衫人道：“张堂主请把刀手撤下，区区试试这五行奇术的

埋伏。”

两队刀手，已为张威下令撤下，陷入阵中的两个领队，也得了同伴之助，脱身而出。

不论五行奇术，变化多么奇妙，但究竟是一种虚幻的景象，陷入阵中的人，固然是身为所固，但站在阵外的人，却是未为所迷，只要伸手为助，不难救出同伴。

黑衫人走的很慢，但他步履从容，似乎早已胸有成竹。

东方雁低声道：“覃兄，四大剑使，既然是教主的亲随，想来剑术上的造诣，定然十分高明了。”

覃奇道：“很高明，听说，四人之中，已经有两人练到身剑合一的境界。”

东方雁道：“这一位是……”

覃奇道：“四大剑使，年纪相若，衣着一样，他们出手的机会，又不太多，所以，四人之中，究竟哪两个人练成了身剑合一之术，局外人就不清楚了。”

东方雁道：“覃奇，在下希望试试来人身手如何？”

覃奇道：“少兄的意思是……”

东方雁笑道：“可一不可再，我不想再离定位。”

覃奇吁一口气道：“少兄，敌势强大，咱们是以少对多，若不能严守关防，必将搅乱全局。”

东方雁道：“仅听覃兄指教。”

黑衫人已行近东方雁的身前。

回顾了一眼，缓缓说道：“东方雁。”

东方雁嗯了一声道：“四大剑使，也该有个姓名吧！”

黑衫人淡淡一笑道：“兄弟韩昆。”

东方雁道：“久仰了。”

韩昆突然伸手在束腰白带上拍了一下，手中已多了一把三尺八寸的软剑。

虽然是一把软剑，但却抖得笔直。

东方雁并未轻视对方，青月刀同时出鞘。

他连番和高手拼搏，早已收起了那份年轻狂傲之心。

韩昆笑一笑道：“好刀。”

手中软剑突然像震蛇一般，点了过来。

他出剑的姿势很怪，全身纹风不动，手腕微抬，长剑已刺向前心。

东方雁青月刀划起了一片冷芒，封住了门户。

韩昆软剑有如通震之物，微微一沉，避过刀势，翻了起来，仍是刺向前心。

东方雁吃了一惊，忖道：这是什么剑法？

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一步。

韩昆踏进一步，又是一剑，刺向前心。

东方雁青月刀，幻起了一片刀幕。

那绕身如幕的刀光，竟然没有击中那直攻而来的剑势。

但见软剑忽伸忽缩，有如飞舞震蛇一般，不停地上翻下沉。

眨眼间攻出了一十二剑。

东方雁刀光如雪，但却没有一刀封住剑势。

韩昆一挫腕，收回了软剑，哈哈一笑道：“不错，东方世家，毕竟不凡，竟能连封开我震蛇十二式。”

他一直纹风不动的出剑，手腕上下摆动，不过也数寸的距离。

第四十七回 飞鹏七击

这等出剑手法，又具极大威力，不但是东方雁初经乍见，就是阅历丰富的覃奇，也看得目瞪口呆。

四大剑使果然是身怀奇技。

东方雁镇静下震动的心情，道：“阁下的剑招很高明。”

韩昆淡然一笑道：“夸奖了，韩某虽然用剑，但出剑的时候不多，也从未遇过一个人接下我震蛇十二式，阁下不错了。”

他口气平和，但词锋犀利，不知是讥笑，还是真的赞扬。

东方雁道：“韩兄剑路怪异，在下是初次见到，想来，以阁下之能，不致只会这震蛇十二式了。”

韩昆道：“下一次兄弟用的是‘飞鹏七击’，东方兄小心一些了。”

东方雁道：“哦！”

韩昆笑一笑，垂在地上的软剑，忽然缓缓抬了起来。

像一条蛇，缓缓由剑尖抬起，直到软剑笔直。

这时，阵势忽然开始移动。

预先约定的变化，东方雁只好移动了脚步。

很快的转入了另一个方位。

移动的人影中，有一个填补了东方雁的位置。

韩昆想出剑，展开第二招攻势，东方雁已转了方位，不禁一怔道：“东方兄，未分胜负而走，不怕坏了你们东方世家的威名

么？”

秋飞花道：“朋友，别急，由在下奉陪也是一样。”

韩昆双目盯注秋飞花的脸，道：“你是谁？”

秋飞花道：“秋飞花。”

韩昆哦了一声道：“你代替了东方雁？”

秋飞花道：“咱们对决的时间，也不太多，如是再一次阵法移动，在下也可能要失陪了。”

韩昆道：“诸位如是想用车轮大战，至少可以找一百种理由出来。”

秋飞花道：“寸阴如金，阁下如是想分出胜负，最好是尽快出剑。”

韩昆道：“不错。”

突然，飞身而起。

他升起的身法，也很怪异，笔直的升了上去。

秋飞花吸一口气，凝神待敌。

韩昆用的是轻功中极难练的“潜龙升天”。

只是他飞高到两丈多高之后，突然一个转身扑了下来。

手中软剑，盘空下击，化起了一片盖顶剑花。

秋飞花一提气飞身而起，剑尖如虹，迎上了落下的剑花。

但闻一阵金铁相触之声，两条腾空的人影，突然落了下来。

两个人，都落在原来的停身地方。

韩昆吁一口气道：“好剑法！”

秋飞花对这人的怪异剑招，也是暗暗佩服。

如若没有无难翁一番授艺，没有地下古堡中一番苦学精进，这一剑，就无法接得下来。

吸口气，纳入丹田，道：“彼此，彼此。”

韩昆笑一笑突然又飞了起来，挥剑下来。

秋飞花也是每当他剑招下击的当儿，飞身迎了上去。

韩昆飞扑了七次。

秋飞花接下了七剑。

韩昆一张脸，变成了一片苍白颜色，秋飞花也出了一身大汗。

站在秋飞花身后的梁玉燕，轻轻吁一口气，道：“秋兄这打法，很耗真力。”

秋飞花道：“我知道，他不会比我轻松。”

韩昆缓缓收起了软剑，道：“青山不改，下一次，咱们再见面，定当分个生死出来。”

秋飞花道：“在下也有此心。”

韩昆突然转过身子，快步而去。

眨眼间，消失在夜色中不见。

望着韩昆消失背影，张威暗暗一笑，回身说道：“秋飞花，蓝旗堂天罡刀张威领教。”

阵法第二次移动。

秋飞花还来不及答话，已转入另一个方位中。

抵补了秋飞花位置的是书剑秀才傅东扬。

傅东扬长剑出鞘道：“傅某奉陪。”

张威道：“纵然今宵咱们无法破阵而入，但你们绝无能长期和敝教抗拒。”

傅东扬道：“华一坤比你如何，但那一样留不下我们。”

张威道：“那时情形，咱们心有顾忌。”

傅东扬道：“顾忌什么？”

张威道：“怕伤了东方姑娘，所以，咱们都奉有严命，只能生擒，不能伤她。”

傅东扬道：“现在呢？”

张威道：“现在，可以不择手段了，杀死东方亚菱的，可以得重酬厚奖。”

傅东扬道：“可惜，贵教主错过了这个机会。”

张威摇摇头道：“傅秀才，敝教已全力拦截，八堂堂主都已奉命赶来，而且是尽出精锐而来。”

傅东扬暗暗吃惊，但口中却仍然轻松笑一笑道：“人多未必就能稳操胜算。”

张威道：“傅秀才，你心中大概也明白，敝教中人才济济，通晓五行奇阵的高人，明天就可赶到，奇阵不足恃，论人手，你们就更难抗拒了。”

傅东扬心中悄然大悟，忖道：“原来，那每日一封书信，竟然是用的缓兵之计，天罗教，藉这段时间，疏忽了我们戒备之心，却把大部人手，调集于此，看来，得从此人口中得知一些内情才行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淡淡一笑，道：“张兄，对阵相持，要各凭真才实学，似这等空言威吓，张堂主，不觉着有些惭愧吗？”

张威道：“傅秀才，你太低估敝教了，我决不是空言威吓。如没有充分的准备，决不会发动攻势。”

傅东扬听得怔了一怔，忖道：这天罡刀张威，不失一个血性汉子，不知为什么会投入了天罗教。

心中念转，双手一抱拳，道：“多谢张兄赐教。”

突然，一转身，向内行去。人影一闪，又一个人，补上了傅东扬的位置。

是天虚子。

张威深深一笑道：“傅秀才去了，换来了你这位老道士。”

天虚子道：“是不错，想不到，咱们这一次见面，竟然会是一个势不两立的局面。”

张威黯然叹息一声，缓缓向前行了两步，低声道：“道兄，破围而去，虽不能全军而退，至少，可以保留下一部分实力。”

天虚子笑一笑，低声道：“盛情心领，我们自有打算……”

张威似是还想说什么？

突闻一阵哈哈大笑之声，传了过来，道：“张兄，这老道士牛鼻子，顽固得很，不用和他多费口舌了。”

随着那大笑之声，一条人影，疾飞而至。

转头看去，只见一人身着黄袍，年约六旬，方面大耳，斜背着一只宝剑。

张威脸色微微一变道：“秦兄。”

黄袍人笑道：“兄弟途中遇上了韩剑使……”

张威接道：“他们防备得很森严，攻打不易。”

黄袍人笑一笑，道：“张兄的骁勇刀手，试攻过吗？”

张威道：“他们布下了奇门阵式，骁勇刀手必须要两面绕攻过去，极为不易，只有三尺宽的一个正面，可以攻袭，正面的防守，极为坚强，咱们失去了人多的优势。”

黄袍人笑一笑，道：“张兄的意思是……”

张威接道：“我不愿咱们的伤亡太多，所以，我准备把他们困在此地，等教主派来的高人到此，破去奇阵，再行抢攻。”

黄袍人道：“张兄带来了多少人？”

张威道：“蓝旗堂下的高手，兄弟全都带来了，除了二十四名勇骁刀手外，还有一百零四名弟子。”

黄袍人道：“兄弟也带来了黄旗堂下的全部精锐，教主下令，不错任何牺牲，必须要杀死东方亚菱。”

这两人你言我语，谈的全都是自己的事，但却是充满着心战、威胁。

天虚子内心中也感到无比的震惊，但他表面上，却保持了绝对的镇静，微笑不言。

对两人对答之言，可作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恐吓，一种是故意泄漏出教中的隐秘。

只听张威轻轻吁一口气，道：“秦兄，咱们七旗堂是不是全都要赶来此地？”

黄袍人道：“不错，七旗和大合八堂，都奉到了令谕，全部精锐，尽集于此，方圆三十里内，都设下了埋伏，人手逾千，无一不是江湖中的高手，我不信东方世家真有通天澈地之能，能逃此危。”

张威道：“秦兄说的是，千百年来，江湖上可算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实力，集中一处，就算他们是铁打铜铸的罗汉，咱们也要把他化成水。”

黄袍人哈哈一笑道：“张兄，你骁勇刀手已试过了，不知可否让兄弟也试试？”

张威道：“秦兄一定要试试，兄弟也不反对，不过……”

黄袍人接道：“不过什么？”

张威道：“距离天明，不过还有两个时辰，何不等到天明，破

去奇阵之后，再合力而攻。”……黄袍人道：“张兄，兄弟无意抢你的功劳，我只是不相信，三两人的力量，真能对付兄弟训练的飞剑手。”

张威道：“秦兄如此说，兄弟倒是不便再行劝阻了……”

一挥手，接道：“退下去。”

二十四名骁刀手，应了一声，疾快的退了下去。

黄袍人拔出弓一挥，两队黄衣人，疾快的奔了过来。

天虚子凝目望去，只见来人分作两队，也是二十四名。

二十四人穿着一身黄色的劲装，背插弓，但腰间，却有一条五寸宽窄的虎皮带子，上面，插了一十二把八寸左右的短剑。

所谓飞剑手，大约就是指他们身上的十二把短剑而言了。

这些人年龄虽然不同，但却在二十五至三十六间。

正是一个人体能尖峰的精壮时期。

黄袍人挥挥手，二十四名飞剑手，在他身后，列成两队。

天虚子聚足目力，打量了那些飞剑手一眼，暗暗一皱眉头。

黄袍人并未下令飞剑手攻向天虚子，却缓步而上，道：“牛鼻子老道，你就是玄妙观主天虚子吧！”

天虚子笑一笑，道：“正是贫道。”

黄袍人笑道：“你认识我吗？”

天虚子道：“流星剑秦琪。”

黄袍人道：“不错，正是秦某，想不到你还识得在下。”

天虚子相当的镇静，不带一丝火气，一合掌，道：“流星剑，天下闻名，贫道已闻名久矣！”

流星剑秦琪冷笑一声，道：“当年由阁下领导大破魔刀会，威风十足，很可惜的是，秦某人一直没有和阁下碰过头。”

天虚子道：“秦兄，准备今日和贫道一决胜负了。”

秦琪道：“难得碰上头，希望今天能够有一个胜负之分。”

天虚子道：“阁下一片心意，贫道恭敬不如从命了。”

秦琪冷笑一声，长剑出鞘。

天虚子剑上的造诣，已有了相当的火候，在地下古堡中，更上层楼，但他面对名满江湖的流星剑客，也不敢稍存大意之心。

流星以招数快速驰誉江湖，是一种攻势凌厉的剑法。

秦琪拔剑在手后，并未立刻出招，一直冷冷地望着天虚子。

他要看出天虚子气势上的破绽，然后，再一击成功。

但他看了良久，仍未瞧出一点破绽。

天虚子冷笑一声，道：“秦琪，你怎么还不出手？”

秦琪道：“我还看不出你身上的破绽。”

天虚子道：“这么说来，秦兄，准备放弃咱们这一战了。”

秦琪冷笑一声，道：“你错了，我虽找不出你身上的空隙，但我要凭藉着真实的武功，和你一决胜负。”

天虚子点点头，道：“好！贫道奉命。”

秦琪冷笑一声，道：“道长小心了。”

突然一剑，刺了出去。

天虚子举剑封去。

哪知秦琪出剑快，收剑更快，天虚子剑招刺出，秦琪的长剑，已然收回，刺向第二部位。

他剑势快速，果然不愧以“流星剑”称誉的。

天虚子长剑疾转，完全改换了守势。

秦琪展开了一轮快攻，剑如落英、流星，快过闪电飞虹，但天虚子沉稳的剑势，有如一道光幕，有如峙立的山岳。

第四十八回 血雨腥风

流星剑，虽然是快如闪电，但却一直无法冲破天虚子那凌厉的剑势。

秦琪一连攻出了九十六剑，才停下了手。

天虚子封过了九十六剑，脸上已见了汗水。秦琪更是脸上苍白，似乎是用尽了全力。

天虚子吁一口气，道：“阁下怎么不攻了？”

秦琪道：“在下已攻出了九十六剑……”

天虚子接道：“我知道，这就是闻名天下的流星七快剑吗？”

秦琪冷冷说道：“七剑只有七招，但我攻出了九十六剑。”

天虚子道：“秦兄的流星剑法，果然非凡，一出手，就不容人有还手的机会，只可惜，秦兄只攻了九十六剑，如若你秦兄能再多攻几剑，贫道只怕就封挡不住了。”

秦琪冷笑一声，道：“老道士，少说风凉话，我一口气攻出九十六剑，已尽了我最大的力量，流星剑最高的成就，也不过能在一口真气运转之下，攻出一百零八剑，我能一口气攻出了九十六剑，老实话，那已经是很高的成就了。”

天虚子道：“你如能在一口真气运转之下，攻出一百零八剑，也许贫道就接不下了。”

秦琪叹口气，道：“老道士，秦某有一事，想不明白，请教阁下……”

天虚子道：“秦兄请说。”

秦琪道：“秦某人一口气攻出了九十六剑之后，一口真气运转不及，露出了很大空隙，那时间，你如乘机反击，秦某至少可以伤在你的剑下。”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贫道接下九十六剑，也是勉力而为，老实说，贫道也看出了你的空隙，但那时间，我也没有反击的余力了？”

秦琪黯然一叹，道：“老道士，你可以接下我流星九十六剑，但你无法挡住我二十四位飞剑手。”

天虚子道：“哦！”

秦琪道：“二十四位飞剑手学的武功，都是杀人的方位，他们不讲究江湖规矩，只讲究杀人的技术，二十四个人，兵刃，暗器配合得天衣无缝，一个人，武功再高，也无法阻止他们二十四个人的联手合攻。”

天虚子道：“多谢指教。”

这时，秋飞花、南宫玉真拥护着东方亚菱，缓步行了过来。

东方亚菱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低声对天虚子道：“老前辈，请他们能够作主的人，出来和我谈谈。”

天虚子微微颌首，道：“秦琪，这一位，就是东方姑娘，你请来见过。”

秦琪一拱手，道：“在下秦琪，久仰东方姑娘之名，今日有幸一会。”

东方亚菱道：“秦兄在天罗教中，是什么身份？”

秦琪道：“在下只是一位堂主。”

东方亚菱道：“天罗教辖有八堂一院，但不知道阁下是哪一

堂。”

秦琪道：“在下是执掌黄旗堂？”

东方亚菱道：“原来是黄旗堂主。”

秦琪道：“在下只是一个堂主，对教中的事物，知晓不多。所以，在下无能回答。”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秦堂主，你如一点也不能作主，咱们就不谈正事了。”

秦琪道：“不谈正事，谈什么？”

东方亚菱道：“谈谈家常话。”

秦琪道：“家常话？这个，在下就不知从何说起了？”

东方亚菱道：“如若你秦堂主连家常话也不会谈，请换个人出来，最好是能作主的人。”

秦琪道：“单是谈目下场中的事，在下倒可以作得一点主意。”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好！那咱们就谈谈现场的事了。”

秦琪道：“好！姑娘准备如何？”

东方亚菱道：“你们来了多少人？”

秦琪道：“相当的多……”

东方亚菱接道：“几位堂主？”

秦琪道：“把区区在下也算上去，大约有四位具有堂主身份的人。”

东方亚菱道：“去告诉他们，现在立刻撤走。”

秦琪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一盏热茶工夫之内，还不见贵教中人撤离，我会立刻大开杀戒。”

秦琪道：“那也不错，但如此动手，大家相拼，我们也至少有动手一战的机会了。”

东方亚菱道：“秦琪，我只是不愿意大开杀戒，闹出一片血雨腥风，但我也不愿坐待你们集中了全力，再行发动攻击。”

秦琪道：“所以，姑娘要先发制人，准备破围而去？”

东方亚菱道：“破围而去，或是争地再和你们一决死战，这个由我决定，不劳你们费心。”

秦琪道：“咱们奉有令谕，严密围堵，不许你们有一人离开。”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这就是了，贵教主不知几时可以赶到？”

秦琪道：“敝教主的行踪，一向无人知晓，他也许早来了。”

东方亚菱道：“秦琪，华一坤和贵教主率领的护法院中高手未到之前，你们还不是我的敌手，现在，我要你们立刻下令撤退人手，不可再拖延时刻。”

秦琪冷笑一声，道：“姑娘，你这样咄咄逼人的口气，不觉着欺人太甚？”

东方亚菱道：“那总比一个人，丢了性命好些。”

秦琪笑一笑，道：“东方世家也许真有绝世之学，不过，咱们人数众多，两相抵销，在下相信，至少咱们可以打个平手……”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接道：“秦琪，你是执迷不悟，这些人，可都是你的属下吗？”

秦琪道：“不错，他们大都是黄旗堂下的人。”

东方亚菱道：“好！先击溃你的黄旗堂。”

突然，举步向外行了出来。东方亚菱不会武功的事，天罗教

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当她举步走出来时，不但秦琪一怔，就是秋飞花和南宫玉真，也都吃了一惊，急急随行身后，追了上来。

秦琪冷笑一声，道：“姑娘，天罗教中人，都知你不会武功，你唬不倒人。”

东方亚菱道：“你可敢试试吗？”

秦琪冷冷说道：“有何不可？”

举手一挥，身后两个大汉，快步行了过来，迎向东方亚菱。南宫玉真和秋飞花，分左右抢了出来。

但东方亚菱未容两人出手，右手一抬，两个大汉突然无声无息的倒了下去。

秦琪脸色一变，道：“姑娘好高明的暗器手法。”

东方亚菱道：“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了，你如不立刻撤走，我们立刻取你们的性命。”

秦琪道：“就凭姑娘这手暗器吗？”

东方亚菱道：“这不过是手法之一罢了。”

秦琪口中虽然强硬，内心之中，却是震动不已，这暗器手法，精妙无比，简直无法闪避。

如是东方亚菱对他出手，老实说，秦琪也没有躲开的把握。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秦琪，去吧！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要你们立刻撤走，如是不肯听我之言，你们将付出最大的代价。”

秦琪冷笑一声，道：“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姑娘杀咱们十个人，换你们一个人，你们也拼不过我们。”

东方亚菱道：“如是我杀你们数十数百，自己一人不损呢？”

秦琪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东方亚菱道：“不信，咱可以试试，但你作不了……”

秦琪接道：“至少，在下可以指挥黄旗堂中人。”

东方亚菱脸色一变，冷冷说道：“好！那就先行消灭黄旗堂。”

语声甫落，两条人影，已由东方亚菱身后，疾飞而出，直奔向秦琪。

秦琪一吸气退后八尺，喝道：“杀上去！”

二十四名飞剑手，突然一齐出手，二十四把长剑，寒光闪动。

东方亚菱双手齐扬，当先而行的四个飞剑手，突然倒了下去。

南宫玉真、秋飞花紧随着冲了出来。

这些飞剑手，本已有一套对敌之法，但一上来，先倒下四个人，整个阵势的发动，立刻缓了下来。

就那一缓之间，秋飞花和南宫玉真已冲了出来。

两个人剑如闪电，寒芒过处，响起了数声惨叫。

南宫玉真一剑如虹，三个飞剑手，丧命剑下。

秋飞花也杀了两个人。

先发后至的两条人影，是追风、摘星，在剑手混乱之下，两人也各自伤了一人。

这些夸誉江湖的飞剑手，阵势还未摆出来，已然伤了一半之多，不禁阵法大乱。

南宫玉真之剑招奇幻，闪转飞剑手中，剑战掌拍，眨眼间，又伤了三个人。

秦琪眼看自己苦心训练的剑手，来不及施展所学，已伤在对方的快速剑招之下。

内心中那份焦急、痛苦，简直是如刀搅、剑穿。

过度的惊痛，使他一时呆在当地，连话也说不出口。

二十四位飞剑手，是整个黄旗堂中的精锐，如是这二十四位飞剑手，全数被杀了，黄旗堂就完全没有和人争胜的本钱。

他痛惜自己十年的苦心，废于一旦。

南宫玉真和秋飞花飘忽的身法，有如魔影飘风一般，闪转在剑手群中，使得那些剑手，完全没有了还手之力。

只要再有片刻工夫，这二十四位剑手，必将完全死伤在两人的剑下。这时，东方亚菱却突然大声喝道：“两位请住手了。”

南宫玉真和秋飞花应声而退。

虽然如此，但二十四名剑手，已然死了九个，伤了七个，还余下八个好的。

秋飞花和地宫玉真的剑诣，出手很绝，不是伤了那些人的关节，就是破了他们的气功，使他们没有再战之能。

秦琪急急奔了过去，查看地上伤亡的人。

他只每人看了一眼，已知死者无救，伤者难再派上用场，二十四个剑手，只余下了八个。

如非东方亚菱及时阻止，这八个，看来，也难以留下性命。

看过了秋飞花和南宫玉真的出手方法，秦琪心中也有寒意。

十六个剑手的死伤，使得秦琪十分伤心，但十分伤心，却没有追究的勇气。

东方亚菱道：“秦琪，你还想试试吗？”

秦琪知晓二十四剑手的武功，这些人如是联手对敌，秦琪也无法撑过十回合。

这一阵快杀、急攻，使得秦琪完全丧失了抗拒的勇气。

轻轻吁一口气，秦琪缓缓说道：“姑娘，撤退了黄旗堂中人，于事无补。”

东方亚菱道：“这么说来，你作不了主？”

秦琪道：“谁也作不了主，我们都是听命行事的人。”

东方亚菱微微一皱眉头，笑道：“你二十四个剑手，死伤了十六个，此后再无法和另外六旗堂主一争高下了。”

秦琪道：“姑娘不但胆略过人，而且，还够心狠手辣。”

东方亚菱道：“秦琪，如若我够心狠手辣，我会一口气杀完你二十四名剑手。”

秦琪摇摇头，道：“虽然死人仍横身前，但在下想来，仍然是难以相信，二十四剑手，造诣不错，纵然非敌，也不可能被你们如此轻易杀死。”

东方亚菱道：“你觉着你这些剑手的武功，完全没有发挥吗？”

秦琪道：“他们两位出手太快了，快得他们完全没有还手的机会。”

东方亚菱道：“他们哪一方面的成就最大？”

秦琪道：“他们称作飞剑手，在短剑出手时威力很大。”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好吧！那就让他们施展一下他们的飞剑手法。”

秦琪道：“姑娘，你……”

东方亚菱回顾了南宫玉真一眼，接道：“表姐，让他们见识一下吧！”

南宫玉真冷笑一声，道：“秦琪，你还有八个人，让他们对我出手试试看。”

秦琪道：“姑娘，要他们八个人对你施展飞剑手法？”

南宫玉真道：“不错，看你败得很不甘心，希望让你有个机会，试试看你一手训练的这些剑手，究竟有些什么威力。”

秦琪道：“姑娘如此吩咐，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南宫玉真横里向外跨了五步，道：“要他们出手吧！”

八个飞剑手，虽然是秦琪苦心训练的勇悍精锐，但目睹南宫玉真和秋飞花剑招的凌厉，也不禁心中生出寒意，望了秦琪一眼。

秦琪道：“南宫姑娘说了，你们就试试看吧！”

八个剑手微一颌首，快步向后行去。

取准了距离，突然一扬手，八道寒芒，闪电一般，飞击南宫玉真。

光芒如夜空的流星，势道的凌厉，绝非一般暗器能及。

秋飞花脸一变色，道：“玉真小心。”

南宫玉真微笑着右手一挥，一道寒芒突然飞起。

那道飞起的白光，立刻间幻化出一片光幕，把南宫玉真隐入了那片光幕之中。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射向南宫玉真的八柄飞剑，完全被击落在地。

只见寒光闪闪，八道寒光，一线飞来。

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八八六十四把短剑，完全被击落在地。

飞剑手飞剑的手法，十分精奇恐怖，但南宫玉真精奇的剑招，更是看得人目瞪口呆。

秦琪一面喝令飞剑手停下，一面说道：“姑娘高明。”

南宫玉真道：“你们还有什么可以施出来的本领？”

秦琪皱皱眉头，未再答话，转身大步而去。

东方亚菱目光转到了天罡刀张威的身上，道：“秦琪已撤走了他的人手，你是否还打算一拼。”

张威沉吟了一阵，道：“咱们已见识过了姑娘的厉害，不过，咱们是奉命而来，老实说，在下不能撤走，秦琪也不能撤走。”

东方亚菱道：“这么说来，我们也只有一条可行之路了。”

张威道：“是！姑娘只有凭仗武力，杀出重围。”

东方亚菱道：“一旦动上手，那会是一场很残烈的搏杀，血雨腥风。”

张威道：“在下知道，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奋力迎战一途。”

东方亚菱突然叹息一声，回顾了秋飞花一眼，低声道：“咱们别无选择了。”

秋飞花道：“对阵搏杀，难免会有伤亡。”

南宫玉真道：“亚菱，敌势强大，咱们不能太仁慈。”

东方亚菱道：“等他们援手赶到，气势上咱们就减一筹，动手吧！”

秋飞花一马先出，向前冲过去了。

张威长刀一挥，一式“投鞭断流”，涌出了一片寒芒，拦住秋飞花向前冲扑之势。

秋飞花长剑直指，竟不避刀势。

刀剑相触、金铁交鸣声中，突然间，一错而过。

秋飞花一个翻转，人已欺到了张威的身前。

右手一挥，拍的一声，击中了张威的左臂。

张威冷哼一声，被掌力震退了三步，但他长刀一式平斩，银

光如轮，又攻了过来。

口中说道：“好剑招，好手法！”

秋飞花冷笑一声，道：“阁下没有见识过吗？”

口中说话，右手剑招竟然又找上刀锋。

凡是用剑之人，大都以巧劲为主，很少和人硬拼。

但秋飞花却像是专以手中的长剑，找人硬拼似的。

但闻锵然一声，金铁交鸣声中，刀剑一接之下，又错了开去。

张威已然吃过了一次亏，这一次，他特别有了戒备。

但刀剑相触之下，秋飞花的剑上，突然有一股很奇怪的力道。

那力道使得张威刀上蓄蕴的强大劲力，在彼此一触之下，突然被化解开去。

刀势和上次一样，在对方剑上的巧力消去了劲道之后，中间门户大开。

那本是刀势掩护的重要之处，在刀势被滑拨开去，就变成了空门。

秋飞花踏一步，一掌拍出。

这一掌，正击向张威的前胸之上。

张威不敢再承受这一击的力道，一收气向后退了三尺。

但他仍是晚了一步，秋飞花的掌势，仍拍上了他的胸前。

张威只觉血气上涌，一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苦笑之下，道：“你这是什么剑式？什么身法？”

秋飞花道：“这只是武功上的运用巧妙，并无什么特殊的名称。”

张威道：“不！老夫这数十年来，身经数百战，但却从未遇

上过这样的身法、这样的剑式。”

秋飞花冷冷说道：“阁下一定要问，在下只好奉告，身法是天星步，剑招叫‘销魂剑’。”

张威道：“销魂剑招，那是五十年前销魂仙子的剑法‘销魂七剑’，自从销魂仙子突然消失江湖之后，这七剑已然失传江湖了。”

秋飞花道：“看来，阁下确是一个见识广博的人。”

张威道：“不过，阁下剑上的力道，确似传说中的销魂剑招，一股奇妙的力道，滑开了我刀上的力道。”

秋飞花道：“销魂剑式，只有七招，但每一招，都可能致人于死。”

张威道：“当年销魂仙子在江湖上杀人无数，大都是死在她第一剑下。”

秋飞花道：“在下留剑不发，一则是不愿施用这样的阴损剑招伤人，二则是你张堂主在江湖上也是极有名望，和家师有些交情，在下不愿施下杀手。”

张威叹息一声，道：“就是你剑下留情，在下也无法领情退走。”

秋飞花道：“事不过三，区区再一次出剑，就不会手下留情。”

张威道：“秋少兄只管施展，不用顾虑某人的生死。”

长刀一挥，抢先攻了上来。

秋飞花长剑疾展，反击了过去。

张威谨慎至极，手中的长刀，先把门户封死。

完全是一种不求有功，但求自保的打法。

二十四名骁刀手，也布成了迎敌的刀阵。

以张威为中心，分由四面围了上来。

秋飞花技艺大进，古堡一月，更是学得了不少奇学、绝招。但不论如何奇幻的武功，都讲究一个要诀，乘虚而入。

破绽空隙，也都在攻敌时最易露出。

但张威这等完全守势的打法，不贪功、不躁进，只是全神一意的运刀，把门户封守得严密无比，却使得秋飞花有着威力无从发挥之感。

两人，这一搭上，竟然缠斗了百回合之上，仍然是一个未分胜负的局面。

东方亚菱望望天色，低声道：“这人刀法不见空隙，看样子，只怕还得拼一阵了。”

南宫玉真道：“他光求自保，又有着极深厚的功力，不留一点空门，确实是一个很难对付的敌人。”

这时，二十四名刀手，已然布成了合围之阵。

但他们却各横长刀，不肯出手。

东方亚菱道：“这人的义气工夫不错，飞花剑上对他极尽轻藐，他却能不动一点火气。”

南宫玉真道：“他的刀法，实是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虽然，他刀法缺乏那种诡奇变化，但他手中之刀，合入他神气躯体之中。”

东方亚菱道：“秋飞花应该有胜他的机会，不知他何以竟然不全力求胜？”

南宫玉真道：“亚菱，要不要我替他下来。”

东方亚菱道：“不用了，他应该知道的。”

也许是秋飞花听到了两人的谈话，剑法忽然一变。

漫天的剑气，突然间，汇合于一处，像一把尖椎似的，冲入了刀光之中。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集中的剑芒，突然又扩散成一片流转的寒光。

剑势削向了张威的右腕，张威不弃去手中之刀，就要被那一剑斩断右腕。

本能的，张威失去了手中之刀。

秋飞花及时收住了长剑，道：“张堂主，还要再打下去吗？”

张威道：“阁下剑法高明，在下甘拜下风。”

突然转身而去。

这时，突闻一声：“杀！”

布守在四周的骁刀手，挥刀攻上。

但见寒芒闪动，八口长刀闪电一般，攻了过来。

秋飞花长剑疾转如轮，封开了八把长刀。

骁刀手展开了轮番的猛攻，只见刀光闪转，人影流动，直如一片滚动的刀山一样。

秋飞花全力施展，一支剑，幻成一片光幕，耳际间，响起了不绝于耳的金铁相撞之声。

这时，天已破晓，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丈内的景物。

东方亚菱双目神凝，盯注在那些骁刀手的攻势之上，看得十分入神。

似乎是完全忘记突围而去的事。

这时，天虚子、傅东扬等全都集中于一处，目睹那骁刀手，快波急浪的攻势，个个看得惊心动魄。

似这等连绵不绝的刀阵、快攻，举世间，也是罕得一见。

过了一盏茶工夫之久，南宫玉真再也忍耐不住，低声道：“亚菱，他剑势变化，已完全被那滔滔不绝的刀阵压住，失去了主动变化，不加援手，就算短时间，仍可应付，但绝无反击之力。”

东方亚菱似是如梦初醒，好似悟通了什么道理，面上泛起一片喜色，道：“对！为什么我不创造这么多的勇士出来。”

她自言自语，听得别人一头雾水，不知她说些什么？

南宫玉真道：“亚菱，你在说的什么？”

东方亚菱道：“这一场刀阵之威，使我想通一个道理，佳妙的合作，严密的配合，可以转弱为强。”

回顾了南宫玉真一眼，接道：“你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破去刀阵，咱们走吧！”

南宫玉真应了一声，腾身而起，投入刀阵之中。

南宫玉真投入了搏杀的场中之后，立时，使对峙的僵局，有了很大的变化。

她出手狠毒，招招都是杀人手法。

剑劈掌拍，眨眼间，放倒了四人。

四个骁刀手的伤亡，使得连绵严密的刀阵，突然间有了空隙，他们一直不停的压力也有了间隙。

就是这片刻的间歇，秋飞花已展开了反击。

一连串凌厉的剑招，又伤了三个骁刀手。

张威站在两丈外，眼看着这两大剑手的凌厉剑招，心中已知无法再抗拒下去，如是不及时喝退骁刀手，那将和秦琪飞剑手一样的下场。

心中念转，口中大声喝道：“退！”

正在扑攻的骁刀手，闻声“退”，迅速地撤退了数丈。

东方亚菱高声说道：“张威，我们已两度手下留情，不愿赶尽杀绝，你如要再出手拦阻，别怪我不再心存仁慈了。”

口中说话，右手挥动，人已向外冲去。

东方雁和梁上燕在东方亚菱的手势之下，分两侧冲出，抢到了秋飞花和南宫玉真的前面。

张威带着余下的骠刀手，以极快的速度，退出了数十丈外。

这时，三丈外的草叶树后，突然间，站出了数十个怀抱匣弩的人。

遥遥传过来张威的声音，道：“东方姑娘，我们牺牲了不少人，但也换到了设下埋伏的时间，姑娘如果带人手冲过埋伏，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东方亚菱冷笑一声，道：“张威，这些都是你布下的陷阱吗？”

张威道：“这一个，张某人不敢掠美，主事者另有其人。”

面对着数十个怀抱匣弩的人，东方亚菱心中也不敢稍存轻视之心。

在不足两丈的距离内，数十只匣弩一齐发射，数百支利箭齐飞，躲避极为不易，至少，也要造成一部分的伤亡。

如若敌人匣弩利箭上淬过奇毒，那就更为不堪设想了。

再看那些怀抱匣弩的大汉，一个个神态冷静，目光锐利，只见全神凝注在敌人的身上。

一眼之下，就可以瞧出那是一些久经训练的弩箭手。

傅东扬轻移脚步，行近了东方亚菱，低声道：“姑娘，这是专门训练的匣弩手，用的匣弩，也和一般的不同。”

东方亚菱道：“诸葛一生唯谨慎，对敌之时，有不得丝毫的大意，这一点的大意，就造成了如此尴尬的对峙局面，晚进已想

了很久，想不出个妥善法子，老前辈对敌经验丰富，请代谋一个打开僵局的良策。”

傅东扬道：“那匣弩好像是特制，机簧弹射之力，必极为强大，射距、速度，都强过一般匣弩，咱们又在他们最佳射距之中，处此情景，想保全无伤亡，只怕是有些不太可能了，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先保姑娘的安全。”

东方亚菱道：“晚进觉着有些奇怪，他们为什么不肯施放弩箭。”

傅东扬道：“这些弩箭的用心，似乎是只想把我们堵在这里，等候令谕行事。”

东方亚菱道：“如若撇开了晚进的安危不计，双方一旦发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傅东扬道：“数十个匣弩手，扇型包围着我们，一阵箭雨之下，伤亡自是无法避免。”

这时，一条人影，疾如流星而至。是一个全身白衣、身佩长剑的年轻人。

南宫玉真等，虽然没有出手，但都已提聚了全身的功力。

梁上燕、覃奇、追风、摘星，都已经运集了全部功力，对方只要一扬手中的匣弩，这些人，也将以快速无比的身法，向对方施以攻袭。

白衣佩剑人，很快的越过了扇型排列的弩箭手，一抱拳，道：“哪一位是东方姑娘？”

东方亚菱道：“我！有何见教？”

白衣人笑一笑，道：“在下奉敝教主之命而来。”

东方亚菱道：“什么事？”

白衣人道：“这三十六个匪弩中的钢筋，都经过奇毒淬炼，虽然未必能使诸位尽射于钢筋之下，但至少会减弱诸位一些实力，敝教主觉着像姑娘这样的人才，死了固然是一大憾事，就是伤了，也是叫人疼惜……”

东方亚菱接道：“想不到贵教主竟然是如此的光顾于我。”

白衣人道：“所以，敝教主要在下和姑娘商量一下。”

东方亚菱道：“贵教主开出的条件呢？”

白衣人哦了一声，道：“敝教主要姑娘投入天罗教中，他愿予你副教主的职位。”

东方亚菱道：“只有这一条路么？”

白衣人道：“敝教主觉着，如若姑娘坚持不愿进入敝教，姑娘还有一条路走，那就是退回东方世家，敝教主会下令把东方世家住地周围方圆五百里内，划为禁地，任何武林中人，都不许进入禁地，就算敝教号令天下，也一样不进入那五百里禁地之内。”

东方亚菱道：“贵教主可觉着我一定会答应？”

白衣人道：“姑娘是聪明人，应该明白目下的形势，三十六个久经训练的匪弩手，三十六个特制的强劲匪弩，一匣十二支的连珠淬毒铁箭，都摆在了最有效的射距之内，如匪弩齐发，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东方亚菱道：“这三十六个匪弩，就真的能困住了我吗？”

白衣人道：“这三十六个匪弩，可以困住天下武功最好的人，困难的是，如何把你们引入这片房屋形的布置，我们付出了数十条人命，才算把姑娘引入这样的射距之中。”

东方亚菱道：“能不能给我一点考虑的时间？”

白衣人笑一笑，道：“姑娘，像这样坚持下去，又能等待好

久呢？”

东方亚菱道：“这等大事，又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一时之间，要我决定，岂不是太过仓促了吗？”

白衣人道：“时间是急了一些，但姑娘若是真的智慧过人，想必在极短的时间内，可以决定了。”

东方亚菱道：“给我一盏熟茶工夫的时间，成吗？”

白衣人道：“姑娘既然提出来了，在下如若不答应，那未免太不给姑娘面子了！”

东方亚菱道：“你答应了？”

白衣人道：“好！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了。”

东方亚菱道：“阁下请便吧！一盏热茶工夫之后，就可以敌友分明了。”

白衣人一抱拳，道：“在下告辞了。”

东方亚菱道：“恕我不送。”

白衣人转身一跃，越过匣弩手，飞奔而去。

傅东扬低声道：“这些匣弩手，似是在等待着令谕出手，他们不会轻易的出手，但那隐在暗中之人，只要一声令下，他们会在极短的一瞬间，三十六个匣弩，一齐发射，他们久经训练，动作必然是快速无比，唯一的缺憾，就是他们一向听命行事，不会自行把握时机。”

傅东扬用的是传音之术，除了东方亚菱之外，别人都未能听到。

东方亚菱道：“晚辈也有此感，所以，我在故意拖延时间，希望能找出那个暗中指挥的人，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傅东扬道：“如若等他们先行发动，咱们至少要有一半人受

到伤害。”

东方亚菱道：“在场之人，谁也不能作无谓的牺牲。”

傅东扬道：“这就是咱们受困的原因。”

东方亚菱道：“晚辈只能想，不能作，而且，我也无法施展传音之术，希望前辈代我传谕，要南宫表姐和飞花，在那首脑人物受制的时间，全力出剑，分向两侧攻出……”

傅东扬接道：“什么人保护姑娘呢？”

东方亚菱道：“追风、摘星的剑法很快，她们如联剑而出，大概可以保护我不受伤害。”

傅东扬道：“这个，只怕他们未必会同意此事，姑娘，不论我们有多少人伤亡，但也要保护你的安全。”

东方亚菱道：“别人有这样的想法，老前辈怎能也存此想法。”

傅东扬道：“你估算一下，你的安全机会有几分？”

东方亚菱道：“如若一切都照我的计算，我有十分之十的安全。”

傅东扬道：“好！姑娘是否已经瞧出那个领头人了？”

东方亚菱道：“不瞒老前辈说，晚辈的目力不足，无法肯定，但他就在三十六人之中，他必有异常之处，还望老前辈仔细的瞧瞧。”

傅东扬道：“秀才也有这个看法，他好像站在中间，由右向左数，第十七个人。”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可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傅东扬道：“这个秀才想不出来，我们距他有两丈五六尺远，不论用什么办法，秀才都无法在他下令之前，先制服他。”

东方亚菱道：“南宫表姐也不行，我们必需要出其不意，在他全然无备之下，取他之命。”

傅东扬道：“困难之处，也就在此了，那人的眼力、武功，必在别人之上，如是老朽的推断不错，咱们这番交谈，也早已落在他的眼中了。”

东方亚菱道：“他必也早知道，咱们在商量对付他们的办法。”

傅东扬道：“是！他虽然还没有表现出来什么，但他定早有了很严密的准备。”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是否已想出了除去的办法？”

傅东扬道：“没有。”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能肯定那位排在十七位置上的人，就是领队么？”

傅东扬道：“是！秀才可以肯定。”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你见过什么奇怪的暗器？”

这话没头没脑，听得傅东扬为之一呆。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你听说过有一种暗器，叫作飞钗。”

傅东扬道：“姑娘，你会使用飞钗这种暗器吗？”

东方亚菱道：“会，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暗器，发时无声，而且，它可以随着人的心意曲折伤人。”

傅东扬道：“哦！世上真有这种暗器？”

东方亚菱缓缓由衣袋之中，取出一枚形如金钗，却有两面薄翼之物，缓缓说道：“傅前辈，你看到这金钗了么？”

傅东扬道：“看到了。”

东方亚菱道：“可惜的是，晚进虽然知发射之法，但却没有

发射之力。”

傅东扬道：“姑娘的意思……”

东方亚菱道：“晚辈想借前辈帮个忙……”

傅东扬道：“帮什么忙？”

东方亚菱道：“帮忙把这一枚飞钗发出去，射向那个暗中领导这些匪弩手的首脑人物。”

傅东扬道：“这个，这个，秀才只怕没有这份能耐。”

东方亚菱道：“这个，不要紧，这是一种巧力，以傅前辈才智，只要晚进稍一用力，就可以学会。”

傅东扬道：“有这等事？”

东方亚菱一面把玩手中的飞钗，一面说道：“这种巧力很容易应用，只要我一说出来，老前辈就可以用出去。”

一面笑，一面转过身子去，低声说出了发出飞钗的巧力。

傅东扬听得仔细，而且，神情间也有些紧张。

他心中明白，这飞钗发出的成败，关系着大局的成败。

听完了东方亚菱说出发出飞钗的手法，虽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如东方亚菱不说出来，傅东扬就未必想得出来。

轻轻吁一口气，缓缓说道：“姑娘，秀才相信了一句，古人诚不欺我。”

东方亚菱道：“现在如何能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算计。”

傅东扬施展传音之术，发出令谕之后，缓缓说道：“姑娘，现在可以出手吗？”

东方亚菱道：“慢一些……”

突然提高了声音，道：“哪一位可以和我答话，请过来。”

在傅东扬的指点下，东方亚菱也把眼神，集中在那位排在十

七位置上的人，但出来的却是那人旁侧的一个人。

他手中捧着匣弩，木然举步，直行过来。

东方亚菱也缓缓向前行了两步，正好遮住了傅东扬。

就在这一瞬间，傅东扬已暗运内力，发出了飞钗。

一点金芒，直飞高空。

那手捧匣弩的黑衣人，行近东方亚菱五尺左右时，停了下来，冷冷说道：“咱们没有什么再谈了，时间已到，你们如是还不肯放下兵刃，答允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施放匣弩。”

他举动虽然有些木然，但口齿却十分清楚，说得明明白白。

东方亚菱冷冷说道：“你如是一点都不能作主，为什么出来答我问话。”

黑衣人冷冷说道：“我没有自己来，我们不和任何人谈什么条件，那是别人的事，我们只管一件事！”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什么事？”

黑衣人道：“杀人，施放匣弩、毒箭。”

不再理会东方亚菱，转身大步而去。

东方亚菱也缓缓转过身子，低声道：“傅前辈，飞钗出手了吗？”

傅东扬道：“出手了，而且，在下也相信，未被他们瞧出征兆。”

东方亚菱道：“你安排好了吗？”

傅东扬道：“已照姑娘的吩咐安排，事实上，在相持这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心中，都有了应付匣弩的准备，大家担心的是姑娘的安危。”

东方亚菱道：“好吧！大家为我担心，不能放手施为，我只

好先设法躲起来了。”

突然举步向前行去。

追风、摘星忽然自两侧绕出，挡在了东方亚菱的身后。

心算的时间，恰到好处，东方亚菱在二婢绕到身后时，突然伏身向一侧滚去。

但闻匣弩手中，传出冷喝道：“咱们中了缓兵之计，准备……”

一语未完，突然间，飞落下一点金芒。

那金芒由身后高处落下，射向背心。

正是排在二十七号的黑衣人。

他突然住口，一伏身，飞钗掠过头顶而过。

飞钗未能伤到那黑衣人，但却证实了一件事，那黑衣人，不但这是三十六个匣弩手的领队，也是一位武功很强的高手。

飞钗击中了地上一块石头，突然一侧，又飞了起来。双翼保持了飞钗的平衡，也使得飞钗有折转的能力。

但见钗头一转，射入了另一个匣弩手的前胸。

就这一瞬间，南宫玉真和秋飞花已然发动。

两把剑，幻起了两道白芒，流星闪电一般，直射过去。

东方亚菱推断不错，这些弩箭手，确是久经训练的匣弩手，但他们一向是听命行事，无法自行捕捉机会。

那位指挥全局的人，明明下令要发射弩箭，但他躲避飞钗，未能把令谕传完。

就这样，那些匣弩手，未能发出弩箭。

瞬息的延误，给了南宫玉真大显身手的机会。

身剑合一，直扑而上。

寒芒闪过，一个匪弩手被腰斩两段，同时右手挥扬，射出三把短剑。

武林四大世家中，以南宫世家的武功最为凶厉，不论是暗器、剑招、拳掌，都是攻向人致命所在。

三支短剑出手，三个匪弩手应声而倒，都是被短剑射入心脏。

秋飞花直扑那暗中领队的黑衣人。

在受到了很大的伤亡之后，这些匪弩手，开始反击。

但时间，太晚了一些，东方雁、覃奇、梁上燕等，都已攻了上来。

这些人，都是久走江湖的人，一上来，就混入了匪弩手中。

这就使两侧很多的匪弩手，无法发射手中的匪弩。

秋飞花剑如闪电，一连七剑，剑剑都是致命的攻势，完全瓦解了匪弩手的包围。

南宫玉真表现了杰出惊人的武功，三十六个匪弩手，有一半死在了她手中。

覃奇、梁上燕，也各杀三人。

天虚子大袖飘飘，长剑如虹，也杀了两个匪弩手。

一阵刀光剑影中，死躯血肉横飞，只不过一刻工夫，三十六匪弩手，全数死亡。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好险啊！好险，咱们这一次是侥幸成功，给了我很大的一次教训。”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挥剑杀敌时，还不觉得什么，但如是现在想一想，实在有些叫人害怕，那些连珠匪弩，在这样近的距离之下，咱们不会全无伤亡。”

傅东扬道：“这些事，都已过去，眼下之策，我们又如何渡过下一关？”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下面还有一关吗？”

傅东扬道：“天罗教既然动员了全力而来，如若他们不能把事情弄个明白，只怕不会轻易撤离而去。”

南宫玉真道：“这么说来，咱们还要遭遇到重重的埋伏？”

傅东扬道：“不错，咱们会遇上更多的埋伏，更利害的敌手。”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东方亚菱道：“天罗教倾尽全力而来，我们也必须要倾尽全力对付，至于胜负如何？老实说，小妹心中也没有把握。”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我们现在应该如何行动。”

东方亚菱道：“咱们只有一个办法，不停的向前走！愈快愈好。”

南宫玉真道：“现在吗？”

东方亚菱道：“是！”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表姐心中有一句话憋了很久，不知道可否问问你？”

东方亚菱道：“什么事？”

南宫玉真道：“咱们行向何处？表妹心中是否已经有一个计划？”

东方亚菱道：“有！咱们要去一个地方。”

南宫玉真道：“什么地方？”

东方亚菱道：“小妹正在想，世界上是否有那么一个地方？只看咱们能不能找到那些地方了。”

南宫玉真道：“只要真有那个地方，就算它在天之涯、海之

角，咱们也是一样能找到它。”

东方亚菱道：“咱们走吧！到了小妹该说的时候，不用表姐问我，我就会告诉你了。”

南宫玉真未再多言，转身向前行去。

也许是这一战，打寒了天罗教徒之心，也许是他们又有了特别的安排，布守在四周的天罗教徒，忽然间全都撤走。

兰兰、秀秀放下兜竿，抬起了东方亚菱。

柔情若水、文文弱弱的东方亚菱，好像是忽然间，变了一个人似的，一直紧锁着一对柳眉儿。

她似有无限的心事，一种灵魂深处的隐忧。

所有人都看出了东方亚菱脸上的忧苦，但他们都感觉着，这位智慧绝伦的姑娘，困于天罗教这等千百高手的追攻气势，正在苦苦思索对敌之策。

地下石堡中，收存千百年来，武林中不少绝传之学。

一个月地下石堡生活，使所有的人，都获益匪浅。

一月时间，东方亚菱把进入地下石堡的人，都带入了另一个境界，给了他们每个人，能承受的最大成就。

她处身石室，强敌环伺，仍然能镇静、从容。

此刻，她流现于眉宇间的，不止于困于险恶的忧虑，而是一种隐藏于灵魂中的痛苦。

别人瞧不出东方亚菱这些复杂的感受，但傅东扬瞧得出来。

是瞧出来了，但那份幽沉的痛苦，由何而来，他却是全无一点线索。

是不是这一次惊险的经历，给了她太沉重的负担？还是儿女私情扣紧了她一颗芳心？

傅东扬仍未找到一点线索。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一座小岭，横拦着去路。

没有人知道行向何处，只是听着东方亚菱的吩咐行动。

行到山岭前面，东方亚菱忽然要竹兜停下，笑一笑，道：“今夜，我们就在这里休息。”

东方雁怔了一怔，道：“妹妹，这是一处荒岭，四无村落。”

东方亚菱道：“也没有天罗教的埋伏。”

东方雁道：“妹妹，咱们总不能住在露天中啊！”

东方亚菱道：“为什么不能？人在江湖上行走，难免受风霜之苦，露宿一宵，又算得什么？”

第四十九回 惊天动地

她的心情似是很坏，已经失去了平日的镇静和平衡。

东方雁也发觉了东方亚菱有了很大的转变，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

她失去往日的欢笑，也失了那一份聪明中不失娇稚的少女情态。

她好像长大了很多，也多了太多的忧愁，难道这生死经历，使她太早的迈入老境。

只见东方亚菱挥挥手，道：“就在这地方休息一夜，分成三队守卫，休息的人，要好好的休息，尽量使体能恢复，我们可能随时会再遇上天罗教中人的袭击，随时可能会发生一场激战。”

她神情冷厉，就是南宫玉真也不敢再行多言。

群豪退了下去。

东方亚菱四顾了一眼，道：“兰兰、秀秀扶我到四面瞧瞧去。”

南宫玉真望着东方亚菱缓缓而去的背影，轻轻叹息一声，道：“秋兄，你瞧出来没有？”

秋飞花道：“瞧出什么？”

南宫玉真道：“亚菱变了，变得充满忧伤，她已逐渐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秋飞花尴尬一笑，好像有那么一点。

南宫玉真道：“不止一点，而是变得很多，咱们所有的人，都

瞧了出来。”

秋飞花道：“姑娘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低声说道：“秋兄，好好的对待她、安慰她，为了武林大局，为了天下苍生。”

秋飞花道：“我！不知从何着手？”

南宫玉真撇撇嘴，道：“你敢做出来那等惊天动地的事，难道不敢说几句缠绵慰藉的话吗？”

秋飞花双颊飞红，黯然一叹，道：“姑娘指教。”

南宫玉真示意追风、摘星退远一些，席地而坐，道：“坐下来，咱们仔细的谈谈，不过，别让人瞧出了破绽。”

秋飞花依言坐下，道：“玉真，我也觉着她变了，她才慧过人，一切都是那么莫可预测，我真不知如何才能给她一些慰藉。”

南宫玉真道：“亚菱表妹虽是个非常人物，但她是女人，是女人，都喜欢听一些甜言蜜语，难道你几句好听的话，都不会说吗？”

秋飞花道：“我，我……”

南宫玉真奇道：“飞花，你好像很怕她。”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你们只是看到她外型的忧苦……”

南宫玉真哦了一声，接道：“你，难道还发现了什么？”

秋飞花道：“她虽然没有明说什么？但我看得出，她似乎是有愿和我保持一段距离。”

南宫玉真听得一呆，道：“有这等事？”

秋飞花道：“是……”

南宫玉真道：“为什么？”

秋飞花道：“在下如若知道为什么？也不感觉惊奇了。”

南宫玉真道：“这就奇怪了，你为什么不问问她？”

秋飞花道：“怎么问呢？”

南宫玉真道：“好，我去问她？”

秋飞花道：“玉真，算了，也许她是被天罗教这等强敌困扰得心神不宁，人人都敬重她、依靠她，那就加重了她心上的负担，倘若在此时此刻又增加她心中不安呢？”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说的倒也有理，不过，我想，这件事我一定要问清楚，等她心情好的时候，我再问她。”

东方亚菱巡视四周回来，举手理一下鬓边飘浮的秀发，走到傅东扬一处坐了下来，缓缓说道：“老前辈，晚辈想请教一件事，不过，我可先要老前辈说一句话。”

傅东扬怔了一怔，道：“什么话？”

东方亚菱道：“我要老前辈答应，咱们谈的事，不告诉任何人，也不立刻追究！”

傅东扬警觉到事情严重了，哦了一声，道：“好，在下答应。”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尽你所知的告诉我，秋飞花的身世来历。”

傅东扬怔了一怔，道：“秋飞花有什么问题？”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只是希望多了解他一些。”

傅东扬道：“他是一个孤儿，自幼流浪江湖，无家可归。”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你认识他时，他有几岁？”

傅东扬道：“大约有八九岁吧？”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你为什么要把他收入门下？”

傅东扬道：“因为，他生俱了一副很好的练武骨骼。”

东方亚菱道：“只有这点原因吗？”

傅东扬道：“不错，那时他年纪太轻，还瞧不出别的什么！”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像秋飞花这样的人物，武林之中，应该有很多人希望把他收入门下。”

傅东扬道：“应该如此。”

东方亚菱道：“他在江湖上流落很多年，别人为什么不收他，一直等到遇上老前辈才把他收入门下？”

傅东扬道：“这个，这个，秀才，从未想过这件事。”

东方亚菱道：“现在，老前辈想到了，看法如何？”

傅东扬道：“姑娘，在下未想过这件事，不过，秋飞花跟了我十几年，秀才从来没有发觉过他有什么可疑之处。”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秋飞花这个名字，可是你给他取的吗？”

傅东扬道：“这倒不是。”

东方亚菱突然转过头去，双目盯注在傅东扬的身子，道：“傅前辈，那名字是如何取的？”

傅东扬道：“他颈上挂着一个玉牌，玉牌之上，写了秋飞花三个字。”

东方亚菱道：“那玉牌上，除了这三个字外，还写了什么？”

傅东扬道：“没有，后背只有一幅图案。”

东方亚菱道：“画的什么？”

傅东扬道：“这个，秀才倒没有仔细瞧过，事实上，秀才也没有瞧清楚。”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那玉牌，放在何处？”

傅东扬道：“年轻的时候，他一直挂在颈间……”

东方亚菱接道：“我怎没有看见过……”

忽然间，觉着话有语病，双颊泛红，立时住口不言。

傅东扬道：“以后，他长大了，觉着在颈间，挂一个玉牌，不太好，所以，就把它收了起来。”

东方亚菱道：“原来如此……”

傅东扬道：“姑娘，能不能告诉我，秋飞花有什么不对？”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一定要问，晚辈也不能不说了，我对秋飞花有些怀疑。”

傅东扬道：“怀疑什么？”

东方亚菱道：“我忽然觉着他来路不明。”

傅东扬笑一笑，道：“姑娘，秀才不是个不明事理的人，这一点，我相信姑娘会信任我。”

东方亚菱道：“有两点可疑；他曾经有两次应该遇上很大的凶险，但却安然无事。”

傅东扬道：“这个，姑娘，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

忽然，流下来两行清泪。

傅东扬吃了一惊，道：“姑娘，你这是怎么了，可是傅某人说错了什么？”

东方亚菱道：“不是，这不干你的事，是我自己的感觉。”

傅东扬叹息一声，道：“姑娘受的委屈太多了，在下也明白，像你这样的年龄，负担了如此多的痛苦，如加于我秀才的身上，傅某人也是一样的承受不了。”

东方亚菱叹息一声，道：“老前辈，面对强敌，能使我一展胸中所学，老实说，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件痛苦事，还有你们这么多一流高手，为我之助，我心中只有高兴，我痛苦的是我自己

太过没有……”

傅东扬笑一笑，接道：“姑娘说笑话了，像姑娘这等人才，放眼人间，能有几人，你如自谦无用，我们岂不是完全成为废物了。”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我不悔恨作过的什么错事，但我为情所牵，不能放手施为，那份幽深的痛苦，对我这样的人，实是太残酷了一些。”

傅东扬忽然间，变得脸色凝重，肃然说道：“姑娘，你肯定秋飞花靠不住吗？”

东方亚菱仰望一天星光，缓缓说道：“可怜的是，他自己也可能不知道，这是千古未有过的设计，你是武林中有名的义侠人物，饱学多智，极受武林同道的敬重，在你的身侧，安排下一个伏兵，一颗死子，也许有一天，会发生叫人意想不到的力量。”

傅东扬冷肃的脸上，闪掠过一抹悲痛之色，道：“姑娘，就算秋飞花是他们派来的人吧？但秀才观察了他十年，至少，他心术还不太坏，这些年来，跟着我，虽然武功没有学好，但他却读了不少的圣贤书，应该有着分辨是非的能力了，姑娘如若同意，咱们干脆就揭明了这件事，要他自作抉择！”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老前辈，这个不太可能，他们如没有绝对的控制把握，怎会安排这样一个伏兵。”

傅东扬道：“大是大非，正邪分明，十几年教养亲情，我不信他会冥顽不灵。”

东方亚菱道：“太多的原因，会使一个人犹豫难决，会使一个人，临时生变。”

傅东扬道：“姑娘，以你的绝世才慧，想想看，会有些什么

事，能使他背弃良智，背弃师徒之情。”

东方亚菱道：“亲情母爱，就可难使他动摇，咱们对他的来历一无所知，怎知他真是一个孤儿，怎知父母早已不在人间？”

傅东扬沉吟不语。

东方亚菱幽幽接道：“最可怕的，他可能早被人在身上动过手脚，意志和心神，都难自主。”

傅东扬道：“这个，可能吗？世上最好的药物，也该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这些年来，我怎会一点也瞧不出来？”

东方亚菱道：“前辈可能有所疏忽，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傅东扬咬咬牙，道：“我相信姑娘的智慧，如是咱们真的无法防止他为害大局，那就先把他除去。”

东方亚菱道：“杀了他？”

傅东扬道：“未尝不可，再不然废了他！”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你知秋飞花是我的什么人？”

傅东扬一怔，道：“这个，他小子有福气，算是你的情侣吧！”

东方亚菱道：“不是情侣……”

傅东扬接道：“那就更好办了，为了大局，傅某人可以不顾师徒情份。”

东方亚菱道：“但我不能身犯大逆，设计谋害亲夫。”

傅东扬怔了怔，道：“谋害亲夫？……”

东方亚菱这个柔媚的小姑娘，遇上大事时，却有着过人的勇气，凄凉一笑，道：“傅前辈，我和飞花之间，只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许世俗人间，还不承认我们是夫妻，但我的内心中，已把他视作了我的丈夫，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活得心安一些，坦

然一些，不论将来的后果如何，也不论秋飞花对我是否真情真意；但我会对自己做下任何的错误事情负责。我这样说，老前辈应该了解。”

一个绝世才慧的美女，有她异于常人的风格，她敢爱，也敢承受一切。

傅东扬轻轻叹息一声，道：“有情假亦真，无情真变假，秀才今天才感受到了这两句话的内涵。”

东方亚菱眉宇间，泛升起一种凛然的光辉，缓缓说道：“傅前辈，我和秋飞花之间的情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但这种事，不能有害正义，大是大非之下，个人的情爱，有时必须要付出牺牲……”

傅东扬接道：“我明白姑娘的意思……”

东方亚菱接道：“傅前辈，我东方亚菱强煞了，也是一个女人，我心中好痛苦、好烦恼，我喜欢秋飞花，第一眼看到他，我就预感自己要陷入一个痛苦的深渊中，但我仍然勇敢的走了出来，不幸的是这预感竟然是如此的悲惨。”

傅东扬黯然说道：“姑娘说的是，我和秋飞花是师徒，情同父子，但却要师徒成仇，这一份悲痛，也够人受的了。”

东方亚菱道：“师徒成仇，夫妻反目，是何等悲惨之事，我好担心，我承受不了。”

傅东扬苦笑一下，道：“东方姑娘，你看秋飞花还有没有改造的可能？”

东方亚菱道：“这是一个很长程的安排，他们敢把人放出来，在你身边十余年，听的是道义之理，而全然无惧，他们自然是有绝对的信心，确知他不明事理，而且，他可能被一种奇术控制，

而完全失去了自主之能。”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他可能受某一种微妙的药物控制了？”

东方亚菱道：“很难说，但他们有办法，会使他在某一种情况下，迷失了自己，也许很短暂的时间，但可能造成的祸害，却是庞大、残酷的，无与伦比。”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咱们事先是无法防止的了。”

东方亚菱道：“是！我已经留心观察了很久，找不出他是受何物控制。”

傅东扬道：“以姑娘之能，又全力以赴的观察，仍然无法解决的事，这世上，只怕再无人能够解决了。”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也别太夸奖我，我相信，当今武林之世，不乏胜我之人，也许是，他们不愿出世，也许他们不屑参与此等搏杀争执。”

傅东扬道：“姑娘，在秀才的心目中，秋飞花实没有可疑和异常之处，他尊师重道，为人朴实，但话出自姑娘之口，秀才也不能不信，仔细想一想，这中间，也确然有许多的破绽，不过，要我下手伤害他，心中实有不忍。”

东方亚菱道：“我会全力去找，希望能找出一点可以救他的方法，不过，老前辈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这机会只有十之一二……”

凄凉的一笑，接道：“杀了秋飞花，老前辈失去一个徒弟，但我却失去了一个丈夫，一个永远不能弥补的损失。”

傅东扬仰天长叹一声道：“好悲苦、好凄凉的结果。”

东方亚菱举手理一理鬓边散发，缓缓说道：“傅前辈，我们

尽力而为吧，如若真的救不了他……”

傅东扬接道：“这个，姑娘可以放心，我会杀了他，不用姑娘下手。”

东方亚菱道：“他武功高强，目下咱们这群人中，只有南宫表姐可以杀他。”

傅东扬道：“难道他真敢和我对抗？”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他如为了保命，还击并非是完全不可能……”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道：“姑娘，我受教了，你再查查吧！要对付他时，告诉我一声就是。”

东方亚菱轻轻蹙起了眉头，脸上是一片凄楚。

傅东扬黯然叹息一声，道：“姑娘，请暂时忍受胸中之苦，放开胸怀，目下大局如此，咱们也只有走一步说一步了。”

东方亚菱吁一口气，道：“我会忍下去……”语声顿一顿，又接道：“老前辈，咱们交谈之事还不宜宣泄出去。”

傅东扬道：“这一点，我明白，姑娘但请放心。”

一夜无事，第二天又继续向前行去。

行速非常的缓慢，每走上三五里，都必须停下来，经东方亚菱盘算观察一阵，再继续向前行去。

崎岖的山径，越走越小。

初时，还可以见到一些猎户，几个樵夫，但后来，连这些猎户、樵夫，也极少见到。

满目荒草、林树，无际的重岭叠峰。

傅东扬轻轻咳了一声，道：“东方姑娘，咱们要行向何处？”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这是什么地方？”

傅东扬道：“这好像是武夷山区。”

东方亚菱道：“看来不会错了。”

傅东扬道：“姑娘，咱们要去何处？”

东方亚菱道：“找一处地方！”

所有的人，都看出了东方亚菱有着无比的烦恼，都觉着她有了很大的改变。

好像一个只能负重百斤的人，肩头上，却压了一百二十斤的重量，她尽量忍着，但却流现出不胜负荷的痛苦。

所以，大家都尽量避免去打搅她。

东方雁却笑一笑，道：“妹妹，这些日子中，你似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东方亚菱道：“是！我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东方雁道：“玉真表姐和秋兄，都很开心呢？但他们不敢打扰你、多问你。”

东方亚菱道：“哦？”

东方雁道：“咱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兄妹，所以，只好由我来开口了。”

东方亚菱道：“哥哥，你究竟想知道什么事？”

东方雁道：“我想知道，咱们要到哪里，去作什么？”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问过了，我也回答过了，咱们要去找一个地方。”

东方雁道：“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东方亚菱道：“我不太清楚，可能是一个村落，也可能是一个穴道，也可能是一处世外桃源，但那里住了很多的人。”

东方雁道：“它在何处？妹妹又怎知道一定有这个地方？”

东方亚菱道：“我知道它在武夷山，很隐秘，如是不隐秘，早就被人找到了。”

东方雁道：“那地方很重要吗？”

东方亚菱道：“是！咱们这一群人，无法和天罗教对抗，我相信，当今武林之中，也没有一个门户，可能和他们对抗了，我们踏遍千山，走尽绝谷，并非是全无意义的事。”

傅东扬道：“姑娘，你说江湖上，可能会有什么大变故？”

东方亚菱道：“不是可能，而是已经发生了，这是个很严密的计谋，和以往任何武林的变故不同，天罗教像一只罗网，已网住了武林中所有的人。九大门派，四大世家，可能都已入了他们掌握。”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东方世家会不会陷入了他们的掌握之中，表姐不敢断言，不过，南宫世家不会。”

东方亚菱回顾了南宫玉真一眼，道：“表姐，就算南宫世家早已有了准备，但一样无法逃过天罗教的算计，他们持用了天罗二字，那就是表示出了他们计划的严密，有如天网降下，武林中很难有漏网之人……”

仰脸望着天际间，一片悠悠白云，缓缓接道：“他们兴起江湖已经数十年，但却一直保持着很神秘的身份，不肯泄漏出他们组合的名字，他们敢泄漏出来，那就说明了他们已布置好了这一面罗网。……”

傅东扬接道：“二十年前的魔刀会，是否也和此事有关？”

东方亚菱回顾了一眼，高声说道：“我相信在场之人，都不会泄漏出这个隐秘，所以，我可以放心的说。”

傅东扬知她言有所指，不禁多望了秋飞花一眼。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接道：“咱们和天罗教中人，交手了多次，但咱们又有几个人，见过天罗教主？”

群豪默然，无人接口，东方雁和南宫玉真相继而去。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不论那位教主，如何神秘，但他也设计不出这样的计划。”

傅东扬道：“计划既然不是出自那天罗教主之手，那是出乎何人的策划呢？”

东方亚菱道：“是苏百灵的策划……”

傅东扬怔了一怔，道：“苏百灵，他不是已经死去百年了么？”

东方亚菱道：“是！他订下了这么一个计划，那是千百年来，一个完美无缺的征服武林的计划……”

轻轻吁一口气，接道：“近百年了，江湖上人，已快要把他忘却，但他留了杀劫，却在江湖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他留下了很多杯弓蛇影，叫人去追查，追不到头，也查不到底，百年后的武林变迁，仍然掌握在他的手中。”

傅东扬道：“厉害啊！厉害，但他又为啥改变了这个心意，而留下了对付的办法。”

东方亚菱道：“这就是，他想在黑暗中留下了个火种，武林中有一些明智之人在大局沦入了黑暗之后，自会派遣一些门人弟子，找那座地下古堡，也许要很多年才能找到……”

傅东扬接道：“但姑娘却日未落、夜未暗之前，找到了那地下古堡。”

东方亚菱道：“这一点，也许出了他意料之外……”

傅东扬叹口气，接道：“姑娘，秀才还一件事想不明白？”

东方亚菱道：“你说吧！其实，有很多事，我也没想透澈，但

和老前辈长谈中，常常能够拨云见日，找出智珠。”

傅东扬道：“秀才也有此感，每和姑娘交谈一次，就觉着智慧明朗了一些。”

东方亚菱道：“也只有辩论答问之间，才能找出很多事情的关键所在……”

傅东扬笑一笑，道：“武林上黑、白两道，如若全都入了天罗教的掌握，咱们没有可用的人手，又如何和那大批敌手抗拒呢？”

东方亚菱道：“这就是苏百灵第二个计划了。”

傅东扬略一沉吟，道：“姑娘，苏百灵已然死过百年，就算他早训练了一批人手，用以作对抗天罗教徒之用，但那些人，也早该老迈而死。”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如是他们的人数太少，不足以和强敌对抗；如是他们的人数太多，这多年的时间，早就传扬于江湖之上了，怎会如此地秘密。”

傅东扬道：“难道那些不是人？”

东方亚菱道：“这件事，已经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我一直想不出是怎么回事，但晚辈有一点可以肯定。”

傅东扬道：“哪一点？”

东方亚菱道：“不论是什么？只要咱们找到了，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可以立刻用来对敌的力量。”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除了人之外，再无其他了。”

东方亚菱道：“晚辈就是想不通这一关，如是一大批人，不可能保得如此久的秘密不泄；如若不是人，那又是什么？”

傅东扬道：“是啊！不是人，又是什么？”

东方亚菱摇摇头，苦笑一下，道：“想的结果是，那苏百灵还是比我们高明很多……”

傅东扬低声道：“姑娘，你心中是否有一个应该去的地方？”

东方亚菱道：“老实说，晚辈也只是知道一个方向罢了……”

傅东扬接道：“姑娘，这样的找法，是不是太过冒险一些呢？”

东方亚菱道：“是有些冒险，但晚辈也并非全无计划的冒险，至少，我确定那地方，在武夷山中。”

傅东扬道：“武夷山峰岭绵连，如若不知方位，只怕是很难找到。”

东方亚菱道：“晚辈正全力在查寻迹象，这件事，最好别让他们知道，那会使他们心情沉重，气势低落。”

傅东扬道：“他们的负担已够沉重，不能让他们也分担这付沉重的担子？”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秋飞花的事，更不可泄漏出只字片语，须知此事一旦传入南宫姑娘和秋飞花的耳中，必将引出一场轩然大波，事关重大，还请小心。”

傅东扬道：“这一点姑娘但请放心，我并不是不知利害的人，这件事，只限我们两个人知道，连老道士，我也不会告诉他。”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我心中有着无比的烦恼、无比的悲伤，但我却不能对人诉说，老前辈是我唯一可以发泄出心中痛苦、可以商量大事的人。”

傅东扬道：“承姑娘这样看得起在下，我必将尽力以赴，纵然是赴汤蹈火，也是在所不辞。”

东方亚菱道：“晚辈很自私，发泄了胸中的忧闷之后，但却

要老前辈分担这些痛苦。”

傅东扬道：“姑娘，这话就不对了，人与人相交，贵在相知，在下也从姑娘处学到了不少的东西，老实说，秀才不但增长了见识，也开了眼界。”

东方亚菱道：“不谈这些了，目下重要的是，如何找出那些迹象，咱们早日寻到那地方，我也见识一下，苏百灵用什么方法，把一批对付天罗教的实力，保持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傅东扬道：“姑娘，能不能透露出来一些寻找的方法，让在下也一尽心力。”

东方亚菱道：“他在这武夷山区中，留下了一百处指标暗记，就可以找到那地方。”

傅东扬道：“姑娘，能不能告诉我，那些指标暗记，是什么样子？”

东方亚菱道：“可以，不过，暂时也得保密，不能让别人知道。”

一面低声述说出那标识的图形。

第五十回 心甘情愿

傅东扬皱皱眉头，道：“姑娘，那图记留下了一百多处，山河可以变形，何况，那图形恐怕早被淹没了！”

东方亚菱道：“所以，他留下了一百个暗记。”

傅东扬道：“如若那留下图记指标的地方，确都经过选择，可能还大部分留了下来。”

出人意外的是，天罗教中人竟似是突然间放弃了追踪他们，续行数日，竟未见一个人追踪而来。

但数日的行走勘查，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图记、标识。

除了东方亚菱和傅东扬之外，大家都不明内情，但他们对东方亚菱有着绝对的信任，所以，人人心中都不明白行向的目的，但却没有一个人多问什么。

这一方面，南宫玉真暗中观察，果然发觉了东方亚菱似是有意在逃避秋飞花。

有很多时间和机会，东方亚菱应该和秋飞花聊聊，至少说几句话，但东方亚菱似是有意逃避，根本不给秋飞花说话的机会。

东方雁也看出了情形有些不对，对那秋飞花钟情极深的妹妹，似是忽然间变了，由一盆火，变成了一块冰。

更纳闷的是南宫玉真，别人不知道，但南宫玉真心中明白，东方亚菱和秋飞花之间，只少了一个名份。一个女人，把纯洁的身体，心甘情愿的奉献给一个男人，那情感是何等的深厚，何等

的强烈，但她却在短短的几天变了。

她心中纳闷，百思不解。

这日，正午时分，群豪停在山峰旁一株大树下面休息。

东方雁缓步行到南宫玉真身侧，道：“表姊，小弟心中有件事，已经闷了几天，今天想问问表姊。”

南宫玉真叹息一声，道：“雁表弟，你可是要问亚菱的事？”

东方雁道：“是！小弟看舍妹的神情，有些不对？”

南宫玉真道：“嗯！你说说哪里不对？”

东方雁道：“是关于菱妹和秋飞花的事，这些日子来，他们之间，似乎是有些误会？”

南宫玉真道：“什么误会？”

东方雁道：“我说不出来，菱妹似乎是有意在躲避秋飞花？”

南宫玉真道：“你们兄妹之间，从小在一起长大，一向是无话不谈，为什么不直接的问问她？”

东方雁道：“但她一直不给问话的机会。”

南宫玉真道：“她一个人负担得太多，我们又没有办法给她帮上忙，虽然看出她心中的沉重，但又无可奈何？”

东方雁道：“表姐，菱妹只是苦于天罗教的追杀铁骑，我想，她还可应付，如若再为情伤怀，只怕她承受不了。”

南宫玉真道：“表弟，去问问她吧，究竟为了什么？在我们看来，秋飞花并没有什么错失，冷淡他，完全是小表妹自己。”

转眼望去，只见秋飞花背着双手，站在一座巨岩之上，仰望着天际一片飘浮的白云，山风吹飘起他的衣袂。

背影中，流现出无比的孤独，无比的凄凉。

摇摇头，南宫玉真黯然说道：“雁表弟，这是一个结，希望

咱们能帮他们解开。”

东方雁苦笑一下，道：“表姐，你认为亚菱会听我的吗？”

南宫玉真道：“你总是他的哥哥啊！”

东方雁道：“是！但我们对事情看法相差得太远，我说的办法，从来没有一次能够适用，表姐，如若我小一些，是她的弟弟，也许会好一些。”

南宫玉真道：“这一次不同，那是个人的事，不论多聪明的人，也难免当局者迷。”

东方雁道：“表姐，我本来想说服表姐去和她谈谈，想不到，我倒被你说服了。”

南宫玉真道：“不是被我说服，雁表弟，你们兄妹实在是有很深厚的情意，你关心她，爱护她，但你自己也不知道有多么深？其实，亚菱是那样动人怜爱，任何人，只要和她相处一段时日，都会为她的聪明征服，也都会为她效命，她是那种具有着特殊吸引力的人。”

东方雁轻轻吁一口气，道：“表姐，我去问问亚菱，不论如何，我要问个明白出来，但要表姐去问问秋飞花，他是否有委屈亚菱的地方，菱妹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受不了委屈，我也从没有见过她对一个人，像秋飞花那样迁就过。”

南宫玉真叹口气，道：“雁表妹，先把事情问清楚，目下，我们的处境，险恶环生，我们随时可能遇上天罗教中人，展开一场火并，菱妹是大智大慧的人，会不会为了应付大局，暂抛去儿女情怀？”

东方雁道：“表姐，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与秋兄谈谈吧！我去问问菱妹。”

转身快步而去。

南宫玉真想不通究竟是因为什么？

东方亚菱已把珍逾性命的清白女儿身，奉献了出来。

为什么？竟然会突然生变。

她可以自圆其说的想出一个理由：东方亚菱为江湖大局，暂时，放弃了儿女情怀。

但这理由太牵强，可以对别人说，但自己却很难相信。

因为，她知道的太多。

抬头看去，只见秋飞花在那片巨岩上坐了下来，似是在静静的思索什么？

远远看上去，是那么孤独，那么的萧索。

南宫玉真已站起了身子，想举步行过去问个明白究竟是因为什么。

但她行出了两步时，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转向傅东扬行去。

这个满腹诗书、饱经沧桑的一代侠人，才是可为她解释内情的人，至少，会给她一些指示。

傅东扬盘坐一株树荫下，闭目养息，等到南宫玉行近身旁，才缓缓睁开眼睛。

对南宫玉真之来，傅东扬并无惊异之感，微微一笑，道：“姑娘请坐。”

餐风露宿，幕天席地，南宫玉真欠欠身，在草地上坐下。

开门见山，南宫玉真一开口就说出了心中之疑，道：“老前辈，晚辈想知道一下，秋兄和东方亚菱之间，为了什么事？闹得那样彼此冷漠。”

傅东扬笑一笑，道：“姑娘的感觉是……”

南宫玉真道：“我感觉他们之间，忽然有了很大的距离，彼此是漠不相关，似乎是两人间，形如陌路。”

傅东扬叹息一声，道：“东方姑娘，大智大慧之人，她所作所为，只怕不是咱们能够想得出来。”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亚菱没有和你谈过吗？”

傅东扬道：“谈过很多事，但那都是有关江湖大局的事，却没有谈过她和飞花的事。”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晚辈看得出来，亚菱对你，似是极为敬重，如若她要找唯一可以商量事情的人，那就是非和老前辈交谈不可了。”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这等儿女私情的事，秀才实在不便开口，何况，秋飞花又是我的徒弟。”

南宫玉真哦了一声，道：“是！这一点，老前辈倒是应该顾虑一下。”

傅东扬道：“玉真姑娘，秀才的看法是，这件事似乎是和大局无关，姑娘，也不用花去太多心思？”

言下之意，似是在劝南宫玉真不用理会这件事情。

沉吟片刻，南宫玉真抬头说道：“老前辈，晚辈和秋飞花间的事，只怕也瞒不过你那一双法眼？”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姑娘，对你那一份过人的气量，秀才由衷的敬佩。”

南宫玉真道：“你既然心里有数，为什么我不该问……”

语声顿了一顿，接道：“再说，亚菱表妹表现的太明显，我能瞧得出，老前辈也能瞧得出来，追风、摘星等丫头不算，还有覃奇和梁上燕，如若这些落在他们眼中，只怕对菱表妹留在人心

目中的威望也大打一番折扣了。”

吁一口气，又道：“傅前辈，目下我们的处境，必须要生死与共，有不得一点意气、裂痕，小表妹，才慧绝世，怎会如此没有气量。”

傅东扬叹息一声，几乎想把东方亚菱的猜想，告诉南宫玉真。

这位姑娘，不但武功高强，气量是人所难及，而且，对秋飞花更是一往情深。

他话到口边，又忍了下去。

南宫玉真眼看傅东扬只是微笑不言，不禁心头冒火，冷冷说道：“老前辈，仍然觉着此事和晚辈无关吗？”

傅东扬看她目中神光闪动，怒意已泛眉梢，心中暗暗吃惊，忖道：“如是激起她的怒火，有了什么变故，那可是一桩大为划不来的事了。

心中念转，口中急急说道：“玉真姑娘，目下江湖上……”忽然住口不言。

南宫玉真道：“江湖怎么样？为什么不说了？”

傅东扬道：“东方姑娘来了！”

转头望去，果见东方亚菱手扶秀秀香肩，缓步行了过来。

眼看东方亚菱苍白的脸色，和眉宇间隐隐的倦容，南宫玉真心中冒起的一点怒火，也不由得释然散去。

东方亚菱走得很快，到了两人身前时，已累得微微喘息。

喘了两口气，东方亚菱放开了扶在秀秀肩上的左手，笑道：“表姐，哥哥问了我很多事。”

南宫玉真道：“哦！”

东方亚菱道：“小妹觉着，如若不和表姐谈谈，只怕要引起表姐的误会了。”

南宫玉真道：“误会倒不敢当，只是我有很多不解之处，希望小表妹指点一番。”

东方亚菱道：“我也正要和表姐谈谈，坐下来吧？”

当先席地而坐。

傅东扬缓缓站起身子，举步而去。

秀秀也识趣的退到一侧。

东方亚菱举手理一理发边的散发，缓缓说道：“刚才，哥哥问我和秋飞花的事，他说是表姐要她问的；不过，我知道那是他自己的意思，只不过，想借表姐一个名义罢了。”

南宫玉真道：“事实上，我也很关心这件事，雁表弟不问你，我也会忍不住要问个明白了。”

东方亚菱道：“我心中好烦恼，大敌当前，如若再困于儿女私情，小妹如何能承受得了？”

南宫玉真道：“聪明的小表妹，这番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不过，却难叫表姐相信，你插手这一件江湖是非之中，老实说，还不是为了秋飞花，如今怎会本末倒置，秋飞花变成了你拒敌的阻碍？”

东方亚菱道：“表姐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道：“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只是觉着奇怪罢了，本来缠绵亲爱，怎么会忽然间，变得像仇人似的，如是我没有看错，你似是处处在躲避他……”

目光转到了秋飞花独坐大岩之上，接道：“你瞧瞧，他变成了什么样子？”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表姐，让他自己多想想也好。”

南宫玉真一皱眉头，道：“小表妹，你承认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要我承认，我不承认，只怕是也不成了？”

南宫玉真道：“我不是要你承认，事实上，所有的人，大概都看出来了，以表妹的聪明，总不会作出掩耳盗铃的事吧？”

东方亚菱笑道：“表姐，你为什么不去问问秋飞花呢？他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我？”

南宫玉真叹口气，道：“你是绝顶聪慧的人，胸罗万有，学究天人，表姐自叹弗如，但你总还是脱不了小性子。”

东方亚菱再也笑不出来了，黯然说道：“表姐，别人不知道，你应该明白，我对他还闹什么小性子，我这一生都是他的人了……”

南宫玉真接道：“我想不通的，也就在此了，你为什么会和如此局面。”

东方亚菱缓缓抬起头来，一脸坚毅之色，道：“表姐，我要他跌在痛苦中，我要他全心全意的想想他自己。”

南宫玉真道：“太深奥了，语含禅机，我不明白你话中的含意？”

东方亚菱道：“对我而言，人像寒夜中一片火，带给我光明、温暖，但我必须熄去它，我宁愿忍寒冷，面对黑夜……”

南宫玉真接道：“小表妹，我还是不太懂，你为什么要如此？”

东方亚菱道：“星火燎原，不把它熄去了，它就会烧去这座山林，烧毁那山林中所有的人家。”

南宫玉真道：“这比喻一点也不恰当，秋飞花不是火，也不会烧去那片山林、那些人。”

东方亚菱道：“船上一船人，我是掌舵者，顺流行舟，瞬息万变，如是有人掉到水中了，我该不该救他？”

南宫玉真道：“救他会怎样？”

东方亚菱道：“可能是快船撞上了江心的礁岩，船身碎裂，死了一船人。”

南宫玉真道：“不救他呢？”

东方亚菱道：“他是我的丈夫，或者是最亲密的人，他死了，我也会活不下去，那我该如何？该不该救他？”

南宫玉真怔住了，沉吟了良久，道：“表妹，会是这样吗？”

东方亚菱道：“先告诉我，该救人，或是先保船要紧？”

南宫玉真沉吟了良久，道：“小表妹，我好迷惑，如若是我，我会不知所措。”

东方亚菱道：“你必须很快决定，如是你犹豫不决，那会更坏，掉在河里的人会淹死，船也会撞在岩石上。”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我还是无法决定，小表妹，我想通了，我大概不是那个掌舵的人，到现在，我还是无法决定，是不是应该救人？”

东方亚菱道：“我也很痛苦，因为有些事，必须要付出痛苦的代价。”

南宫玉真道：“秋飞花是不是那个掉在江中的人？”

东方亚菱道：“不是！”

南宫玉真道：“难道他是那条船？”

东方亚菱道：“不是，他不是那条船，也不是那个人，如若一定要举个例子来，他可能就是那座立在江湖的礁石。”

南宫玉真呆了一呆，道：“有这等事，他怎么会是礁石呢？”

东方亚菱道：“不但是礁石，而且是一块暗礁，隐于水面之下，如若不是行船的老手，很难看得出来。”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你是不是有一点异想天开啊？”

东方亚菱道：“不是，小妹言出衷诚……”

黯然叹息一声，接道：“明白说吧！我和秋飞花如没有这段恋情，也许我也永远不了解，表姐，为了救一船人，为了武林大局，小妹不能姑息。”

南宫玉真道：“难道你要杀了他？”

东方亚菱道：“那是永绝后患的办法。但是谁能杀了他呢？”

南宫玉真冷冷说道：“小表妹，你不觉着这作法太过分了？”

东方亚菱苦笑一下，道：“我知道这是人间肝肠寸断的事，我们这一群人中，唯一能够杀掉秋飞花的就是你，但你不会答应这件事！”

南宫玉真道：“不会，除非，你真的能找出他是天罗教中奸细的证据。”

东方亚菱道：“表姐，我如真的找出了他的证据，你会杀了他吗？”

南宫玉真道：“我？我不知道？”

东方亚菱道：“你没办法决定，是吗？”

南宫玉真道：“是！”

东方亚菱道：“所以，那就只有用我的办法。”

南宫玉真道：“你有什么办法？”

东方亚菱道：“他幼年追随傅东扬，对是非的分辨，自具能力，在正常的情形之下，他很难暴露出他的隐秘，所以，我要逼他。”

南宫玉真道：“逼他怎么样？”

东方亚菱道：“逼他暴露出隐秘。”

南宫玉真道：“你是说，秋飞花是一个心计深沉的人，他一直隐藏着自己？”

东方亚菱道：“表姐，秋飞花追随了傅东扬十几年，由小到大，就看不出他有什么可疑之处。”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你才慧过人，咱们无不敬佩，不过，傅东扬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教他武功，教他诗书，看了十几年，就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但你这短短的数月时间，就瞧出他有什么不对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你是不是有些怀疑我？”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我总觉着你想得太玄虚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如以私情而论，小妹对秋郎用情之深，决不在表姐之下。”

南宫玉真道：“表姐奇怪的也就在此了，你们郎情妾意，怎么会一下子，就闹到誓不两立的局面呢？”

东方亚菱道：“表姐，信任我，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江湖大局，也为了你。”

南宫玉真笑道：“为了江湖大局，尚犹可说，但为我这句话，可是说着好听吗？”

东方亚菱道：“小妹说的千真万确，而且这一情形，为时已快，天罗教目前已决定全力对付咱们，说不定，连秋飞花这着死棋，也要运用了。”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傅东扬自小就把秋飞花带在身侧，对他的事情，应该知道很清楚。”

东方亚菱道：“表姐，如若秋飞花都不知道的事情，傅秀才又怎会知道呢？”

南宫玉真哦了一声，道：“秋飞花如若不知内情，又怎能听从天罗教主的令谕呢？”

东方亚菱道：“天罗教主，不愧是个有心人，对任何一件事物的安排，不但完美异常，而且诡秘曲折，叫人莫可预测。”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难道秋飞花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是天罗教主派来的人吗？”

东方亚菱道：“目前确然如此。”

南宫玉真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再说，他一直受傅东扬的熏陶，是非黑白，已能分辨得十分清楚，就算真是天罗教主派来的人，只怕也被傅大侠那潜移默化之力，给变化了气质。”

东方亚菱道：“话是不错，但天罗教主如若没有把握，又怎肯把他派出来？自然是有绝对的控制把握。”

南宫玉真道：“用什么方法呢？能使他平常没有记忆，一旦需要他时，他就能效忠。”

东方亚菱道：“正是如此。”

南宫玉真道：“能不能换一个办法，也许比你这办法还有效些？”

东方亚菱道：“什么办法？”

南宫玉真道：“和他恳切的谈谈，要他说出胸中的隐秘。”

东方亚菱道：“如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他又有什么办法说出内情？”

南宫玉真道：“他经历的事，总该有些记忆，怎会茫无所知？”

东方亚菱道：“这就是关键，在某一种启发之下，他就会想

起很多事，就会恢复成那个人，这些隐秘，深植在他的潜意识中，平常的言行，和受启发后的人，完全是两种性格。”

南宫玉真吃了一惊，道：“世上竟然会有这种事，一个人，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

东方亚菱道：“简明点说，秋飞花有两个，一个就是现在的秋飞花，一个是迷失了的秋飞花，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也可能，像梦游一样，在不清醒的状况下，忘去了自己。”

南宫玉真道：“越说越可怕了，世上怎会有这样的武功？”

东方亚菱道：“广义的说，这也算武功的一种，似乎来自天竺、西域，是一种人为的力量，江湖上传立的迷魂术，就是这一种武功了。”

南宫玉真道：“菱表妹，你好像很精于此道。”

东方亚菱道：“我只是看过这些事，知道这些事情，但练迷魂术的人，必需要有很深厚的内功，先要练会一双魔眼。”

南宫玉真道：“你这样清楚，应该有办法解救。”

东方亚菱道：“没有，我根本找不出他病因所在，表姐，除了天竺的迷魂术，还有一种可以控制一个人神智的药物。”

南宫玉真道：“这一个，我倒听娘说过，有一种药物，吃下去，可以使一个人不识故旧亲人、兄弟手足。”

东方亚菱道：“秋飞花不是困于药物，所以，他必需自救，咱们才有办法帮忙，表姐，小妹不是危言耸听，人只举一例，请教一下表姐的处置之法。”

南宫玉真哦了一声，道：“你请说？”

东方亚菱道：“有一天，秋飞花忽然陷入了迷失之境，要杀我或是傅东扬，你能如何？”

南宫玉真道：“我会阻止他。”

东方亚菱道：“他不肯听从，你又能如何？”

南宫玉真道：“我会以武功阻止。”

东方亚菱道：“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杀了他，对吗？”

南宫玉真不能不承认了，只好点点头。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你如不杀了他，就可能被他所杀。一旦他迷失之后，武功之高，至少要比现在高上两倍，除了表姐之外，咱们这群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付得了他，我好担心这件事。”

这充满着曲折、诡异的事，经过东方亚菱一番分析之后，只听得南宫玉真目瞪口呆，沉吟了半晌，才缓缓说道：“小表妹，你准备怎么办呢？难道杀了他？”

东方亚菱忽然微微一笑，道：“杀了他，表姐，你舍得吗？”

南宫玉真脸一红，道：“你还说得出笑话，这等事，不是武功可以解决，表姐无能为力，你要想个办法才行啊？”

东方亚菱道：“我正在试验中。”

南宫玉真道：“怎么？你冷淡他，逼得他愁眉苦脸，每日里孤独自处，难道就是你想的办法吗？”

东方亚菱道：“不错，这就是我想的办法，一个人在面临着生死关头时，常常能激发起他的潜在体能，极端的痛苦，也可能触及到他潜意识中隐藏的假我，表姐，我们要逼他触及到那些隐藏的狂性，然后，我们才能救他。”

南宫玉真道：“哦！”

东方亚菱道：“这些事，我本来不想说的，我只告诉过傅秀才一点，但哥哥告诉我你的误会很大，我如不解说清楚，只怕表

姐真的会怪我了。”

南宫玉真叹了一口气，道：“菱表妹你如若不说明白，谁又会想到这么多的事情？”

东方亚菱道：“不过，这件事，还得保守秘密，除了表姐和傅东扬前辈之外，我还没有告说过别人。”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知道吗？”

东方亚菱道：“不知道，我没有告诉他。”

南宫玉真道：“好！我会暗中留心秋飞花的变化，阻止他狂性发作……”，语声一顿，接道：“有件事，我不该问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你。”

东方亚菱道：“请问吧？”

南宫玉真道：“你对秋飞花是否还有一些情意？”

东方亚菱道：“表姐，秋飞花得到了我清白的身子，在我的心目中，他无疑是我丈夫，怎么会没有情意呢？但我不愿意因为我和他之间的私人情意，怠误了武林大局。”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你这份大公无私的情操，表现出了大智者与众不同之处。”

东方亚菱道：“表姐，不要夸奖我，我好需别人的安慰和激励，我内心痛苦极了，表姐，表面上看去，是我在折磨秋飞花，事实上，我自己承受的痛苦，比他深重十倍，可是，谁会知道呢？我不但要忍受这些痛苦，而且，我在表面上，还要装得若无其事。”

南宫玉真道：“亚菱！真的苦了你啦！”

东方亚菱道：“我忍不住公私交集，利剑刺心的痛苦，也想了解秋飞花的过去来历，所以，我告诉了前辈。”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怎么说？”

东方亚菱道：“傅东扬只知他是个孤儿，颈下一面玉牌，详述了他姓名，他知道的只是这些。”

南宫玉真道：“如若表妹没有猜错，那位天罗教主，实在是个可怕的人！”

东方亚菱道：“这几日来，风平浪静，不见天罗教中的追踪铁骑，我心中一直想不通，以天罗教耳目之灵，决不会找不到我们的行踪，但他们为什么没有追来，我想了很久，才想通了这个道理，他们不追踪我们，是要利用我，带他们到那个地方去！”

南宫玉真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东方亚菱道：“表姐，我说不出是什么样的地方，也不知道是些什么样的东西，或是什么样的地方，但我知道，苏百灵埋下这一颗死棋，就是专门对付天罗教的。”

南宫玉真道：“菱表妹，那苏百灵真是一个疯子，他建了那座古堡，又留下了很多的计划，可算得一手创了天罗教，但他又埋下了玄机，布下奇招，对付天罗教，三十年江湖风波，出于他一手策划，自己打自己脸，却又充胖子。”

东方亚菱道：“表姐，他太孤独了，一个才华绝世的人，孤独了数十年，想想看，他会苦恼成什么样子？所以他在孤独中制造了这江湖大风波。”

南宫玉真忽然叹息一声，道：“表妹如若早生数十年，也许可以在无声无息中，消弭去这场灾祸。”

东方亚菱道：“江湖如大海波涛，难得一天宁静，咱们生逢其时，也只有尽其自我了。”

南宫玉真低声道：“如若秋飞花真的发了狂性，我是要将他

杀死。”

东方亚菱道：“这一个，表姐酌量而为吧，如若没有别的办法，也只有取他之命了。”

南宫玉真黯然一叹道：“你舍得？”

东方亚菱道：“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南宫玉真看东方亚菱一脸倦容，起身说道：“你休息一会吧！我们还要仗凭你挽救这一场江湖劫难。”

东方亚菱笑一笑，缓缓站起，道：“表姐，如是小妹的推想不错，秋飞花一两天内，可能会去找你谈谈，你要引发他潜在意识的隐秘，还请表姐多费思量了。”

南宫玉真道：“如若能早一天引发他心中潜藏的隐秘，能不能使他恢复正常？”

东方亚菱道：“很困难，不过，小妹会全力以赴。”

南宫玉真道：“亚菱，你说得我心中好生害怕，你究竟有没有法子救他？”

东方亚菱道：“表姐，我不能欺骗你，也不能安慰你，我实在没有把握。”

南宫玉真未再多言，起身而去。

第二天，群豪继续深入连绵的山岭之中。

又是个落日黄昏，东方亚菱愁眉苦脸的脸上，忽然间，展现了一缕喜色。

南宫玉真一直在暗中注视着东方亚菱的举动，只是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丫头，不知发现了什么可喜之事？

一行群豪之中，覃奇和梁上燕警戒之心最高，两人对天罗教没有追踪而至一事，似是甚感奇怪，每到宿居之后，两人必然再

作一番巡视。

如论尽忠职守，谨慎小心，以此两人为最了。

南宫玉真虽然看出了东方亚菱在重重隐忧中，泛起一缕喜色，但东方亚菱表面上，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平静。

显然，她无意把所得之秘，宣泄出来。

忽然间，响起了一阵步履之声，直到身侧。

抬头看去，只见秋飞花满脸憔悴，缓步而至。

南宫玉真心中震动了一下，道：“坐下来，咱们早该谈谈了！”

这时，已是日落时分，一抹余辉将尽。秋飞花坐下身子，叹口气，欲言又止。

南宫玉真道：“你瘦了。”

秋飞花道：“我心中苦得很，苦得已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南宫玉真道：“你为什么要如此？”

秋飞花道：“玉真姑娘，你真的一点也瞧不出来吗？”

南宫玉真道：“是不是和亚菱有关？”

秋飞花点点头，道：“是！她好像忽然间变了，变得对我好冷淡。”

南宫玉真道：“你哪里得罪了她？”

秋飞花道：“没有。”

南宫玉真道：“那她怎会如此呢？”

秋飞花道：“不知道，所以，我觉着好奇怪，心中也好难过。”

南宫玉真道：“飞花，你可知道，你对亚菱有多大的责任？”

秋飞花道：“我知道，所以，我才跌入了痛苦的深渊之中。”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最害怕人家骗她，想想看，你是否有某地方骗了他？”

秋飞花摇摇头，道：“没有，我没有骗过她，她问我什么，我都是据实而言，我没有骗过她。”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秋兄，慢慢的想想看，譬如你的身世……”

秋飞花接道：“我的身世很凄凉，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之处。”

南宫玉真道：“飞花，正因为你的身世如谜，这中间，可能隐藏着很多的变化，你为什么不多想想呢？”

秋飞花道：“我已经想了好久，实在想不出什么？难道亚菱认为我这方面骗了她？”

南宫玉真道：“她没有明着说出来，只是这样点了我一下。”

秋飞花道：“玉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像跌到一座深渊之中，不知道如何自处？”

南宫玉真内心之中，油然而生出一种同情之心，黯然说道：“飞花，你能不能再想想，过去的是否有些记忆？”

秋飞花突然转过头去，双目盯注在南宫玉真的脸上，缓缓说道：“亚菱究竟对我怀疑些什么？”

南宫玉真道：“不知道，好像是你的出身、来历？”

秋飞花道：“往事如烟，我确然极力想回想过去的，但我一直无法记起十岁前的事情，连一点印象也没有。”

南宫玉真道：“十岁以后的事呢？”

秋飞花道：“隐隐可以记得。”

南宫玉真道：“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秋飞花点点头，道：“那时，我只有十岁多些，终日流浪街头，夜宿破庙，日在大街乞食，直到我遇上了师父，如若我这一

生中，能记得一个人，那就是我师父，我虽然是一个流浪的孤儿，但我的经过却是这样的简单。”

南宫玉真道：“恐怕亚菱表妹心中存疑的，就是你十岁之前。”

秋飞花道：“十岁之前，我实在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南宫玉真道：“我有些想不明白，十岁前的事情，总有一点记忆，一生难忘的经历，怎会一点也记不起来呢？”

秋飞花道：“这个，我也觉着有些奇怪，为什么我会一点也记不起十岁前的事情。”

南宫玉真道：“再用心想想看？”

秋飞花道：“我想过很久了，记不起就是记不起来，老实说，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好几天。”

南宫玉真道：“亚菱妹子，没有冷淡你时，你想过了没有。”

秋飞花道：“也想过，不过，没有想得这么透澈罢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但这一次，有很大的不同。”

南宫玉真道：“飞花，你知道你姓秋，叫飞花，是么？”

秋飞花道：“那倒不足为奇，我身上带有一面玉牌，上面有我的名字。”

南宫玉真道：“玉牌何在？可不可以给我看看？”

秋飞花道：“不可以，对啦！亚菱对我误会，也可能和这玉牌有关！”

南宫玉真道：“怎么说？”

秋飞花道：“她要看这玉牌，我一直不肯，所以，可能引起她的误会。”

南宫玉真道：“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一个玉牌，有什么神秘

之处，为什么不给她瞧瞧呢？”

秋飞花摇摇头，道：“实在不能看，因为，那上面……”

只觉脸上一热，顿住说不出话。

南宫玉真奇道：“那上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秋飞花道：“有一幅见不得人的图。”

南宫玉真道：“拿给我瞧瞧吧！我不相信，有什么我不能瞧的？”

秋飞花满脸为难之色，道：“姑娘，这个，不太好吧！”

南宫玉真道：“看一看会死吗？”

秋飞花道：“那倒不会。”

南宫玉真道：“那你为什么不给我看？”

一面伸出手去，直逼到秋飞花的鼻尖前面。

秋飞花无可奈何，只好伸出手去，摸出一面玉牌。

那是一面一寸见方的玉牌。羊脂白玉，看上去晶莹透明。

南宫玉真一伸手抓了过去，果见上面雕着：“儿名秋飞花”五个字。

心中暗奇道：“这有什么不能见人的？”

右手一转，翻过玉牌。

看了一眼，忽觉双颊一热，急急把玉牌还给了秋飞花，道：“好难看啊！”

秋飞花脸一红，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玉牌上会刻了这么一幅图画。”

南宫玉真脸色红晕未褪，轻轻吁一口气，道：“这就是你不给亚菱表妹看的原因？”

秋飞花道：“是！这就是我不给她看的原因了。”

南宫玉真道：“好啦！事情都已经说明了，现在，没有什么不好谈了。”

秋飞花道：“事实上，我也只有这一点秘密没有告诉她。”

南宫玉真道：“飞花，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想到了没有？”

秋飞花道：“什么事？”

南宫玉真道：“你这块玉牌是从哪里来的？”

秋飞花道：“自然是我父母给我的玉牌了。”

南宫玉真道：“你父母在哪里？”

秋飞花道：“不知道，我如知晓父母现在何处，那也不会是孤儿了。”

第五十一回 身世如谜

南宫玉真道：“这块玉牌，是你的父母所赐，那是没疑问了？”

秋飞花道：“因为，我这块玉牌上有这么一幅画，所以，我也不要找我的父母了。”

南宫玉真道：“为什么？”

秋飞花道：“我父母把我的名字，刻在这样一块玉牌上，想来，我那父母也不是什么好人。”

南宫玉真道：“既然有这么一块玉牌，十岁之前，你就可能跟着父母，为什么一点也想不起来？”

秋飞花道：“是！我对此事，也是想不通原因何在？”

南宫玉真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想不出一内情出来，这中间，是不是有原因呢？”

秋飞花道：“流浪街头，向人乞食，直到师父收留，教我读书、习武，个中大部分的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十岁前，我已经懂事的时候，这一点的往事也记不起来？”

南宫玉真道：“飞花，你自己也感觉到了？”

秋飞花道：“是！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越想越觉着奇怪，亚菱是不是感觉我这一点欺骗了她？”

南宫玉真道：“好像是吧！飞花，你心中既然也觉着很奇怪，为什么不把内情告诉她呢？能够解开个中玄机的，除了亚菱之外，别人全无机会。”

秋飞花道：“好！我去告诉她！”

南宫玉真道：“坦坦白白地告诉她，也许，她能帮助你。”

秋飞花站起身子，向前行了两步，但立刻又停了下来，道：“我心中有些害怕。”

南宫玉真道：“怕什么？”

秋飞花道：“怕亚菱那种冷漠的脸色。”

南宫玉真道：“怕什么？一个姿色绝世的大姑娘，和你又有着肌肤之亲，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秋飞花道：“我，我……”

南宫玉真道：“去吧！别怕，她不是恨你，只不过是有些气你罢了，解释一下，对你们和全局都有益处。”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快步向前行去。

东方亚菱似是预知他要来似的，一个人，坐在一块山岩之上。

秋飞花直行到东方亚菱背后两尺左右处，才停了下来，道：“亚菱，我……”

只觉咽喉之间，似是被一块东西堵了起来，说了一半，再也说不出来。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你是秋飞花？”

秋飞花道：“是的，亚菱，这几天，你好像很厌恶我？”

东方亚菱道：“厌恶倒不敢当，不过，我好恨你骗了我。”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没有，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你，没有告诉你的，连我也不知道。”

东方亚菱道：“你有一块玉牌，为什么不给我看？”

秋飞花道：“那是因为，因为，我不敢给你看。”

东方亚菱道：“为什么？”

秋飞花道：“因为，那玉牌上面，雕刻一幅图案，那幅画很难看，如若我有隐秘，这就是我对你唯一保留的隐秘了！”

东方亚菱道：“你师父看过那面玉牌吗？”

秋飞花道：“我相信他老人家看过。不过，他从来没有问过我。”

东方亚菱道：“除你之外，还有什么人看过了这个玉牌？”

秋飞花道：“刚刚有一个人看过。”

东方亚菱道：“什么人？”

秋飞花道：“南宫姑娘。”

东方亚菱道：“能不能给我看看？”

秋飞花道：“想不到一面玉牌，会引起你这样大的误会，纵然这玉牌之上，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地方，也只好给你看了！”

缓缓取出玉牌，递了过去。

东方亚菱伸出手去，接过玉牌。

看完了玉牌之后，东方亚菱并没有南宫玉真那种骇然惊叫的举动，却缓缓转过头来，道：“为什么不早一些给我看看？”

秋飞花怔了一怔，道：“你，看清楚了没有？”

东方亚菱似是忽然间恢复温柔神态，嫣然一笑，道：“看得很清楚，表面上，这是一幅春宫图，极尽淫诲的能事，正人君子不愿看、不屑看，事实上，这幅图很重要，这图中的内涵，暗藏玄机！”

秋飞花呆住了，良久之后，才肃然说道：“是真的？”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是真的，因为，很多人，都不愿仔细去看，所以，都未能发觉内情，唉！傅前辈应该瞧出来的，只

可惜他没有仔细的瞧过。”

秋飞花轻吁一口气，道：“亚菱，任何细微末节，你都有和别人不同的卓越见解。”

东方亚菱道：“其实，其来有故，用心想一想，就不难明白这件事情，这方白玉，如若真是你父母留下来的，他们为什么要如此，他们要告诉你些什么？又想隐藏什么？”

秋飞花道：“听你这么一说，叫人好生惭愧。”

东方亚菱道：“对咱们而言，这可能是暗夜中一盏明灯，也可能是一个大阴谋，诱咱们进入绝境……”

秋飞花呆了一呆，接道：“这又是为什么？”

东方亚菱平和地说道：“这块白玉，也可能不是你母亲所留，而是一个有着绝高智慧的人，设计出来的一个大阴谋……”

秋飞花接道：“大阴谋，亚菱，能不能说得清楚一些？”

东方亚菱道：“这阴谋是一步死棋，一记绝招，自然，它因人的不同，发挥出来的力量，也完全不同……”

笑一笑，突然改变了话题，接道：“飞花，这几天，你的感受如何？”

秋飞花道：“很苦，很苦！”

东方亚菱道：“我比你更苦十倍，我冷漠你，使你痛苦，也让你勾起往事的回忆，我们都付了很大的代价，但幸好，还未太失望。”

秋飞花道：“亚菱，你究竟想知道什么，为什么不坦坦白白的告诉我呢？”

东方亚菱道：“你不会说的，我也不敢逼你，因为，那些事，都是你要逃避的事，它深隐在你的潜意识中，除非，有一种极大

的痛苦折磨，使你回忆……”

秋飞花道：“我已经想过了，我十岁之前，那一段幼年生活，留下了一片空白，完全没有了一点记忆。”

东方亚菱道：“飞花，这一点，是不是很可疑呢？”

秋飞花道：“有些事，我过去一直羞于告人，我不愿想，也不敢说，但这几天，我都想过了，十岁前，那一段空白的日子，留下的破绽很大，我不可能全无记忆，除非……”

东方亚菱道：“除非什么？”

秋飞花道：“除非，我在一种奇妙的控制之下，使我失去了记忆？”

东方亚菱道：“飞花，你好聪明，竟然想的这么深远；不过，还有一点，不知你是否想过？”

秋飞花道：“哪一点？”

东方亚菱道：“你可能是十个、百个中的一个，你们是一群人，从小就被他们收养起来，然后，再把你们放出来，……”秋飞花呆了一呆，接道：“对！我只是其中之一，必然还有很多人！”

东方亚菱道：“你的成就最大，我相信，你也是那群人中最杰出的一个。”

秋飞花道：“我，我好惭愧！”

东方亚菱道：“不用惭愧了，因为，你一直不知道……”

秋飞花接道：“我该怎么办？”

东方亚菱道：“慢慢的想吧，这像看病一样，必要先找出病因，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

秋飞花道：“亚菱，我想不明白，在什么样一种情形之下，一个人会完全失去了记忆之能。”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很难说了，有药物，也可能有别的办法，那些办法，我也无法肯定。我和傅老前辈谈过你的事，他说，你一切都很正常，不像是被药物所迷惑，这就要大费一番周折了。”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亚菱，除了药物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使我完全没有记忆？”

东方亚菱道：“只有两个办法，能使你忘了十岁前所有的事。”

秋飞花：“亚菱，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办法？”

东方亚菱道：“一个，你被选中之后，就被一种药物或方法所控制，你对幼年所见所闻的事，根本无法纳入记忆，你十岁前的事情，完全生活在一片空白中……”

秋飞花道：“好恶毒的方法……”，语声一顿，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使一个人失去十岁之前的记忆？”

东方亚菱道：“在你离开他们那一年，他们给你服用了一种药物，或是动一种奇怪的手术，使你忘去了过去的事。”

秋飞花道：“当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世上有这种药物吗？”

东方亚菱道：“不知道，但我想，很有可能。”

突然，凝目沉思了一阵，道：“你想想看，十岁那年，有没有病过一场……”

秋飞花思索了一阵，道：“这个，好像有，但意念太模糊，不知道是否有过，好像我醒来时，就在一座破庙中。”

东方亚菱面泛喜悦之色，道：“什么人在你的身边？”

秋飞花道：“一个老叫化子，坐在庙前廊沿下。”

东方亚菱道：“他可曾告诉过你什么事？”

秋飞花道：“有！他说我晕倒在大街上，他救了我，带我到这座破庙中来。”

东方亚菱道：“那老叫化呢？”

秋飞花道：“死了。”

东方亚菱一片失望神色，道：“几时死的？怎么一个死法？”

秋飞花道：“我们相处了六七天吧！那天，他乞讨归来，大约是吃坏了肚子，有些不适，睡了一觉之后，就没有再醒过来。”

东方亚菱道：“这六七天中，他一定和你谈了不少的事？”

秋飞花道：“是！他告诉我一场三年大旱灾，使数省粮食欠收，很多人流离失所，很多人铤而走险，有百万人，身遭大劫，我也是其中之一。”

东方亚菱道：“没有说哪几省？”

秋飞花道：“我没有问过他，他说得很模糊，等我想问他，他已经死了，这就是我最早的记忆，再往前，我什么也想不出了。”

东方亚菱嗯了一声，道：“什么人埋了他？”

秋飞花道：“我传了他死亡的消息，两个叫化子，用芦席卷起了他的尸体，抬了出去……”

突然间，传过覃奇的大喝之声，道：“什么人？”

静夜中，这一声呼喝，只震得山谷回鸣。这是有意的传警，借喝叫敌人之声，告诉了强敌来袭。

秋飞花霍然站起身子，满脸都是忿怒之色，道：“亚菱，在我身上动手脚的人，是不是天罗教中的人？”

东方亚菱道：“看样子，大概是他们了！”

秋飞花道：“好！我去会会他们。”

东方亚菱没有阻止他，只淡淡一笑，道：“小心一些。”

秋飞花道：“我会小心。”

话落口，人已飞腾而起，直向传声之处奔去。

这一声大喝，不但惊动了秋飞花，而且惊动了全场中人。

但见人影闪动，各奔防守之位。

覃奇停身在一块大岩石的旁侧，他久走江湖，为人谨慎，喝叫的声音虽大，人却藏得很隐秘。

全身都隐在岩石之后，只探出一个脑袋四下探望。

秋飞花低声道：“覃老，瞧到了什么征候？”

覃奇回目一笑，低声道：“少兄，不是征候，而是确确实实有人来了。”

秋飞花道：“几个？”

覃奇道：“三个。”

秋飞花道：“现在何处？”

覃奇道：“四五丈外，那株巨松之后。”

秋飞花道：“好！我过去看看！”

他动作快速，一眨眼间，人已两个起落，到了那大树之旁。

那是一株巨松，百年以上的巨松，枝叶密茂，巨干合抱。秋飞花人近巨松，贴在树身之上。

左耳贴在树身之上，听了一阵，突然高声说道：“朋友，可以现身了。”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阁下的轻功很高明。”

秋飞花道：“三位都出来吧！在下很想见识一下三位武功。”

但见那树身之后，缓步行出一个中等身材的黑衣人。

夜色之中，看不清楚对方的面目，但两道炯炯的目光，却像两道冷电一般，在夜暗中闪动。

秋飞花吸一口气，忖道：这人目光如此凌厉，定有非常武功，不可轻视他。

心中念转，暗中吸一口气，冷冷说道：“阁下是天罗教中的人？”

黑衣人道：“不错！在下很奇怪？”

秋飞花道：“奇怪什么？”

黑衣人道：“区区已经追踪了一天之久，对你们很清楚；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能够击败本教中很多的高手？”

秋飞花道：“阁下很快就可以得到证明了！”

黑衣人突然仰面大笑三声，道：“你要和我动手？”

秋飞花道：“可以试试！”

黑衣人道：“区区刀下不杀无名之人，报上你的名字来！”

秋飞花笑一笑，道：“秋飞花。”

黑衣人道：“无影刀，这名字，你听过没有。”

秋飞花道：“就是阁下？”

黑衣人道：“不错，无影刀江万里。”

江万里双目盯注在秋飞花的脸上，冷冷说道：“年轻人，别太狂傲了！在下就要来领教了。”

秋飞花冷笑一声，道：“江万里，华一坤比你的地位如何？”

江万里道：“他是副教主的身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下身不及得。”

秋飞花道：“这就是了，咱们见识过贵教的华副教主，阁下，实已算不得什么人物！”

江万里道：“好狂妄的小子，先接我连环七刀。”

刀字出口，寒芒一闪，斩了过去。

秋飞花一闪避开，右手已握住了剑柄。

但他的剑还没有出鞘，江万里的连环刀招，已绵连而至。

果然是一连七刀。

这七刀，绵连一式，有如一刀一般的快速。

秋飞花没有时间拔出长剑，只全神闪避对方的刀法。

闪是闪避开了，可惜身上被刀芒划中四处，有两处衣衫裂开，伤到肌肉，流出了鲜血。

但他总算是头脸完整，四肢未残。

四处伤痕，半身鲜血，换来的代价，是拔出了身上的长剑。

七刀快逾闪电的攻势，没有把秋飞花劈死刀下，江万里似是有些意外。

呆了一呆，道：“不错，你能在剑未出鞘之前，避开了我七刀快攻，足见高明。”

秋飞花道：“阁下这无影刀的称呼，看来，也非浪得虚名。”

轻轻一振右腕，闪起了一片剑花，接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区区也想奉还阁下七剑。”

江万里冷冷说道：“你避开我七刀快攻，那并不代表你已经逃过了在下无影快刀，江某人，也没有那个风度，让你攻我七剑，而不还手。”

覃奇目睹秋飞花拔剑在手之后的诚正神情和剑上的肃杀之气，不禁心中一宽，高声说道：“秋兄，你要小心一些，江万里的无形刀快速如电，是护法院中的有名的杀手，秋少兄，要多多小心。”

秋飞花没有理会覃奇，双目却一直盯注在江万里的身上。

忽然间，两个人同时发动，剑光、刀影，同时发动。

寒光一闪间，响起了一声金铁交鸣。

两条人影，在交错的寒光中，忽然分开。

秋飞花冷笑一声，道：“无影刀，也不过如此罢了。”

第五十二回 无影三刀

江万里却脸色沉重，缓缓说道：“好小子，你不错！”

秋飞花道：“夸奖，夸奖……”

忽然间，振腕而起，连攻三剑。

这三剑威势如山，竟然把江万里击退了两步。

江万里神情愈见凝重，缓缓把刀收隐肘后。

覃奇道：“秋少兄，他要施展无影之刀了，你要多多小心。”

秋飞花冷冷说道：“江万里，区区正在恭候阁下的无影三刀。”

江万里道：“阁下稍安勿躁，很快，你就可以尝到无影三刀的滋味了。”

秋飞花嗯了一声，道：“如果阁下，再要拖延下去，区区就只好先出手了。”

江万里道：“好！阁下小心了。”

忽然一刀削了出去。

这一刀，并无什么出奇之处，但刀出如电，快速异常。

秋飞花道：“这就是无影刀法吗？”

口中说话，人却霍然向后退了五步。

江万里哈哈一笑，道：“这一刀很平凡，阁下为什么不接下来呢？”

秋飞花道：“阁下这一刀，暗藏变化，不是真正的无影刀法。”

江万里道：“哟！阁下见过无影三刀？”

秋飞花道：“没有。”

江万里道：“没有见过，你又怎知那不是无影刀法？”

秋飞花道：“在下虽然没有见过无影刀法，但在下相信阁下的技术决不止此。”

江万里点点头，道：“看来，在下今日真的遇上劲敌了！”

突然刀光一闪，劈了过去。

这一刀，来势极怪，刀光是削向前胸，但秋飞花却感受到，一股冷厉的刀气，斩向了双腿。

这就是无影刀。

秋飞花早已凝神戒备，忽然向后退开七尺。

他全神凝聚，运剑待敌，但仍然晚了那么一刹那。

刀光削破了裤管，而且，伤到了肌肤。

秋飞花感觉到腿上一阵巨疼。

显然，腿上的伤势不轻。

江万里淡淡一笑，道：“阁下，你受了伤？”

秋飞花道：“我知道，伤得不算太重，至少，我还可以和你动手。”

江万里道：“这才是第一刀。”

秋飞花道：“是！我大意一些，所以，受点小伤。”

江万里道：“阁下请接我第二刀。”

话说完，刀已出手。

秋飞花这一次，早已有了戒备，江万里向前一欺身时，秋飞花也同时发动，长剑出手，化成了一片光芒。

寒光如带，环罩了全身之上。

但闻当当两声，两人霍然分开。

江万里的无影刀法，果然是快速异常，就这一瞬间，他已经攻出了七刀。

这七刀威猛绝伦，但却无法在秋飞花浑身剑光环绕中，找出一点空隙。

江万里吁了一口气，道：“好剑法！”

秋飞花亦自暗暗惊心，忖道：“这无影刀的确凌厉，适才刀气连攻了我数处要害，如非全力防守，这一阵，必然会伤在他的刀下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彼此，彼此，无影刀不但攻势奇幻、快速，而且，还拥有着强烈的摧坚之力。”

江万里道：“阁下剑气如罡，已到了相当的成就了。”

秋飞花还未来得及答话，江万里又抢先说道：“无影三刀，在下只攻出了一刀。”

秋飞花道：“哦！”

江万里道：“还有两刀，阁下是否还要等在下先攻呢？”

秋飞花道：“无影三刀，在下才见识了一刀，岂不是一大憾事？”

江万里道：“这么说来，阁下还要接在下一刀了！”

秋飞花道：“不错！”

江万里哈哈一笑道：“小心了。”

话出口，突然一刀，劈了过去。

秋飞花吸一口气，长剑疾划出一道银虹，封住了对方的刀势。

眼看刀剑就要相触在一起，江万里突然刀势一沉，由下面向

上翻起，刺向秋飞花的小腹。

这一刀，十分奇怪，完全脱离了常规，刀势从一个绝不可能的角度，攻了过来。

秋飞花心头骇然向后退了两步，剑招如电，刺向江万里的前胸。

原来，那一刀无论如何，已无法用剑势封开，只好一吸气，向后避开，乘势还击一剑。

刀光掠过秋飞花腿上扫过。秋飞花的剑势，也顺着江万里前胸掠过。

剑光掠着前胸，衣衫破裂，前胸上也渗出了一片鲜血。

秋飞花这一剑，也出了剑法常规，正是无难翁传他的武功。

江万里一退八尺，冷冷说道：“阁下的剑势也很怪异！”

秋飞花点点头，道：“咱们也领教了阁下的无影刀了，果然是刀路怪异，现在，你还有一招了。”

江万里嗯了一声，道：“阁下和无难翁有什么关系？”

秋飞花道：“那是在下的再传恩师。”

江万里呆了一呆，道：“你跟无难翁学过武功吗？”

秋飞花道：“不错！”

江万里轻吁一口气，道：“难怪你能破解在下的无影刀。”

秋飞花道：“江万里，我说过要见识你无影三刀，一定会给你一个施展的机会。”

江万里突然举刀一挥，幻起了一片光幕。

对无影刀的利害，秋飞花已经领教，眼看他刀幻寒芒，心中大为紧张，立时举剑戒备。

只见那幻起的寒芒，突然分射出一道寒芒，疾向秋飞花射了

过去。

秋飞花身子一侧，长剑斜立，护住了身子，刀光掠着剑锋而过。

就在江万里刚刚掠身而过，秋飞花突然挥剑击出。

但见剑光一闪，鲜血喷洒。

江万里一条血淋淋的左臂，被斩了下来。

好快的一剑。

在一个绝不可能的逆势中，攻出了闪电的一剑。

江万里霍然收住向前奔行之势，道：“无难翁的逆浪剑招。”

秋飞花道：“不错，阁下的刀法很可怕，江湖上的经验，更为可怕了。”

江万里道：“好说，好说！”

突然，飞身而起，闪电流星一般，飞射而去。

夜色中人影一闪，南宫玉真出现身前，道：“飞兄，好剑法！”

目光落在秋飞花身上受伤之处，道：“你受伤了？”

秋飞花道：“几处皮肉之伤，算不得什么。”

南宫玉真一招手，追风、摘星行了过来，道：“姑娘吩咐！”

指指秋飞花低声道：“快！替秋爷敷药包扎。”

不容秋飞花同意，二婢已一齐动手，拉着秋飞花坐了下去。

南宫玉真目光却转到覃奇的脸上，道：“覃兄，无影刀负伤而逃，会不会招请援手？”

覃奇道：“看来不会，天罗教中戒规甚严，只有护法院中，可以稍有逾越，无影刀江万里此来用心，大约是想杀我和梁上燕以执法行刑，却落个断臂之伤而逃。”

南宫玉真道：“那大树之后，似是还有两个和他同来之人，为

何不见现身，就落荒而去？”

覃奇道：“江万里的无影刀法，还有两个副手，一向出手，十击九中，这一次，伤在秋少兄的手中，逼副手也未及出动，恐非他始料所及了。”

南宫玉真说道：“那两人也逃走了？”

覃奇道：“两个副手，一向紧随江万里。”

一条人影疾奔而至。

是兰兰。

未待南宫玉真开口，兰兰已抢先说道：“姑娘之命，咱们要连夜上路。”

南宫玉真道：“什么时间？”

兰兰道：“立刻登程。”

南真宫玉哦了一声，道：“追风、摘星，你们也用一个竹兜，抬着秋相公走。”

秋飞花急急道：“不用了，在下这点皮肉之伤，不会影响到行动。”

南宫玉真道：“有一刻时间，你就要把握一刻时分，需知，咱们随时可能和天罗教中人作生死一战，随时可能被人团团围住，这一点皮肉之伤，如不及时的调息，很可能会因失血太多，而影响到体能，不单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危，你是担当大任的人，必需珍惜。”

一番话，说的十分动听，秋飞花似是无法反对，轻轻吁一口气，道：“我怎么好意思坐滑竿赶路？”

南宫玉真道：“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你就只好委屈一下了。”

追风、摘星的动作很快，片刻工夫，已然做了一个滑竿行了过来。

秋飞花没有法子，只好坐了上去。

这一次的行動，十分快速，东方亚菱走在最前面，群豪鱼贯相随。

傅东扬一拉东方雁，低声道：“走！咱们抢在亚菱姑娘前面。”

东方雁点点头，加快脚步，超过了东方亚菱乘坐的滑竿。

这一阵急速行进，一直走了两个更次，越过了七座峰巅。

兰兰、秀秀，两个抬着滑竿的女婢，已走得满身大汗。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兰兰，停下来吧！”

兰兰、秀秀，应声放下滑竿。

这是个三面高峰拦路的山谷，一面却是一片数十亩大小的草原。

缓缓行下坐兜，东方亚菱低声说道：“傅前辈，咱们这一阵，行了多少里路？”

傅东扬道：“大约有六十几里吧！”

这一阵急赶，群豪都有倦意，各自选了隐秘之处盘坐调息。

傅东扬坐息了片刻，立刻起身，巡视了方圆五十丈内的形势，发觉西面那片平原草地上，似乎是有着一幢矗立的房舍，不禁一呆。

照着傅东扬的计算，已经深入了山区，这地方，群山中一片平原，如是聚居了几家猎户，不足为奇，但傅东扬看起来，只有一幢孤立的房舍。

这是一件十分可疑的事。

阅历丰富的傅东扬，并未立刻赶往那幢房舍查看，只叫醒群

豪。

这事，自然应该先和东方亚菱商量一下，但东方亚菱倦睡得十分香甜。

兰兰不肯唤醒姑娘，黯然说道：“自从进入了这座山区之后，姑娘就一直没有好睡过一次，难得她这样好睡，叫醒她实有不忍。”

南宫玉真低声道：“不用惊醒小表妹了，我们去查看一下就是。”

傅东扬道：“那是一幢孤立的房舍，这等深山之中，不太可能一家人独居于此，更可疑的是，它建筑在草原中间，一般的山居人家，大都会依山筑屋。”

覃奇点点头道：“三面环山，距离那房舍，都在五十丈以上，看正西方形势，距离山峰，恐有数百丈之遥，这等峡、盆地，都可能起一种强大的旋风，除非，那房舍建筑得十分牢固，因陋就简的山中茅舍，挡不住旋风一吸。”

傅东扬道：“什么人会在这样的地方，建一座坚实的房舍呢？”

南宫玉真道：“所以，咱们要去瞧瞧。”

傅东扬道：“好！玉真姑娘请留在此保护东方姑娘，如遇上什么怪事，我们会示警过来。”

南宫玉真道：“好！那就偏劳傅前辈了。”

这时，天已破晓，景物逐渐清明。

傅东扬居中而行，梁上燕和覃奇分行在傅东扬的两侧。

三个人一排而行，每个人保持了五尺左右的距离。

那是一座黑石砌成的独立宅院，高过两丈以上，占地三丈方

圆，建筑的形式古怪，使人一眼之下，就有坚牢无比的感觉。

这哪里是宅院，简直是一座坚牢无比的古堡。

覃奇沉声说道：“傅兄，这样荒凉的山区中，建筑了这一座古堡，看上去，实在是有些可疑。”

傅东扬道：“全堡上下，都是用黑色的坚牢的岩石作成，夜色中，自具了一种掩护的作用。”

覃奇道：“修建这样一座黑色古堡，要花去不少的工夫，绝非一般的猎户、樵夫所能。”

谈话之间，人已行到古堡两丈之外。

已可清晰的看到了古堡两个黑色的大字“黑堡”。

黑色的岩石，黑色的字，只不过字色比那黑岩石，更黑了一些。

黑堡的大门，紧紧关闭着，黑色的双门，也瞧不出是什么质料作成。

傅东扬停下了脚步，距离那黑堡，大约有六七步远。

梁上燕伏身捡起一块石子，一挥手，击在了门上。

但闻一阵嗡嗡之音，传入耳际，敢情这两扇门，竟是精铁制成！

傅东扬苦笑一下，道：“惭愧，惭愧！如是这黑堡中有人在暗中监视咱们，咱们的一举一动，全都要落入监视者的眼中了。”

但见那铁门之上，突然打开了一个方洞，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出来，道：“什么人击打铁门？”

傅东扬道：“在下傅东扬！”

方洞中又传出那冷冷的声音，道：“为何击撞堡门？”

傅东扬道：“在下等行至此地，得窥黑堡气势，希望能够一

见贵堡堡主。”

堡内人沉吟了一阵，道：“诸位可知道进入本堡的规矩吗？”

傅东扬道：“在下等孤陋寡闻，未闻过黑堡威名，不知进入古堡中，有何规戒？”

堡内人道：“入堡之人，不能身藏寸铁。”

傅东扬道：“哦！”

堡内人道：“得用自身的鲜血，写下求见的名帖。”

傅东扬道：“这个，倒是有些为难，咱们路过此地，未见纸笺……”

堡内人道：“纸笺敝堡可以供应，不过，必用自身的鲜血书写。”

傅东扬回顾了覃奇一眼，低声道：“覃兄，咱们应该如何？”

覃奇道：“鲜血写笺，事情不大，但要咱们解下兵刃，不带寸铁，未免太过严苛，万一在堡中动上了手，岂不是要吃亏甚多。”

傅东扬点点头，高声说：“咱们不知黑堡之名，今日只是有缘相遇，动了好奇之心，一访古堡主人，这些条件，不是太过严苛了一些么？”

堡内人道：“三位如是不愿遵从黑堡规戒，那就不用进来了。”

覃奇道：“朋友，除了按你们规戒求见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法子？”

堡内人道：“那很简单，凭武功打进来，只要诸位能够活着进到正厅，自然可以见到敝堡的堡主了。”

傅东扬道：“目下江湖多事，危劫临头，只怕黑堡也难独善

立足，请阁下代区区传报一声，就说傅东扬面谒堡主，请教天下大事，不知朋友能否助我一臂？”

堡内人道：“不行，黑堡和江湖断绝往来已久，武林祸福，早已和我们无关，只要不进犯我们黑堡，在敝堡三丈以外，杀人放火都和敝堡无关，但如要侵犯敝堡寸地、尺土，那就是我们的敌人了。”

傅东扬道：“朋友，覆巢之下无完卵，朋友的打算，只怕是很难称心。”

堡内人突然哈哈一笑，道：“你太过低估敝堡了，我们自有御敌之策，黑堡僻处深山，占不过弹丸之地，以江湖之大，这又算得什么，咱们一不争名、二不夺利，任何人，都该对我们容让一些，如是一定要攻打黑堡，咱们也是有备无患。”

傅东扬回顾了覃奇一眼，道：“覃兄，看起来，咱们似是很难说服他们了。”

覃奇道：“傅兄，如非大敌当前，在下倒真想打入黑堡中瞧瞧。”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道：“亚菱姑娘，胸罗万有，博通武林事务，咱们还是先问清楚这黑堡的来历再说！”

覃奇、梁上燕，都变得持重起来，望了傅东扬一眼，道：“傅兄说的是。”

只听黑堡之内，又传出一个冷冷的声音，道：“你们听着，初次叩动堡门，咱们可以原谅，如若第二次再叩堡门，那就要受到惩罚了。”

覃奇忍了又忍，终于忍不住内心的怒火，冷笑一声道：“咱们如是再叩堡门，那就和贵堡主见个真章了。”

堡内人道：“本堡戒备以待。”

覃奇回顾傅东扬一眼，道：“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住的人，却是火爆得很。”

傅东扬笑一笑，道：“覃兄，忍一忍，看过东方姑娘之后，咱们再作决定。”

三人转过身子，退了回去。

东方亚菱已经醒来了，坐在一块山岩上，似是正在等候三人。

她脸上仍有着隐隐倦意，想是娇弱之躯，很久时间未能得到充足的睡眠之故。

但她的脸上，却带着一股微微的笑意。

很久，很久了，很少看到东方亚菱有着这样的快乐。

傅东扬暗暗叹息一声，这位绝世才女，竟然也受着情爱的支配。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举手理一下鬓边的散发，笑道：“三位见到了些什么？”

此时，已是日上三竿，清晰可见那矗立在数十丈外的黑堡。

傅东扬详细的说明了经过，接道：“姑娘，就在下所知，江湖上从未有过黑堡的传说？”

东方亚菱未立刻回答傅东扬的话，凝目沉思。

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江湖典故记述中，也没有提过黑堡，但它绝不是一个新兴的地方。”

傅东扬道：“照说，在深山之中，有这么一个古怪的所在，住的又是江湖高人，为什么江湖上竟无人知晓？”

东方亚菱道：“他们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自然是很少

有人知道了。”

覃奇道：“姑娘，他们无法与世完全隔绝，至少，他们会出来采办食用之物。”

梁上燕道：“听他们口气，似乎是，曾有人攻击过黑堡，都被他们击退了。”

傅东扬道：“这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如若有人到过此地，参与过攻打黑堡的事，必然早已传遍江湖了。”

东方亚菱道：“覃老说的是，他们无法完全与世隔绝，至少，他们会采办有用之物，不过，那可能不是常年生活在黑堡的人；一种隐秘的协议，使他们保持了事迹不泄。”

目光转注到傅东扬的脸上，道：“傅前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使攻打黑堡的人，无法把事情传扬出去。”

傅东扬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参与其事的人，完全死去。”

东方亚菱道：“就是这样了，有一些武林同道，像我们一样，无意发现了这个所在，他们被一种好奇心所吸引，攻打了黑堡，结果是全部死亡。”

傅东扬道：“一两次，也许可能，但不能每一次，都会被杀得一个不剩。”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这就是它的神秘之处了，只要不是攻入黑堡的人，都该有着活命的机会……”

傅东扬接道：“自然，任何一批攻打黑堡的人，也不会全数攻入。”

东方亚菱忽然回顾一眼，道：“黑堡的四周，潜伏着另一种凶险，所以，才能斩尽杀绝，一个不留。”

傅乐扬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可能吗？”

东方亚菱道：“有一件事，晚辈可以肯定，那就是，黑堡中人，绝不会出堡追杀敌人。”

傅东扬道：“哦！姑娘，不会觉着太过武断一些吗？”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我也许无法证明我说的话，但我敢保证我说的话不会错。”

傅东扬道：“姑娘，能不能说一点理由出来，让我一开茅塞。”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不要客气，如若那黑堡之中，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出来，他们就无法保有这份隐秘，那些人，至少有一两人逃入江湖之中了。”

傅东扬点点头，道：“这话也对。”

东方亚菱道：“自然，也有人可以离开，不过，那是必须经过了一种严格限制的人，而且，是属于几个首脑人物，目下，我想不通的，只有一件事。”

傅东扬道：“哪一件事？”

东方亚菱道：“他们如何能把攻入黑堡的人杀得一个不剩？”

傅东扬道：“姑娘，不是说，这外面还有他们埋伏的人吗？”

东方亚菱道：“我是这样说过，不过，想一想，有很多疑问！”

傅东扬道：“如若他们真的在这四周，埋伏的有人，咱们早就该遇上了？”

东方亚菱道：“是！为什么咱们没有遇上呢？”

傅东扬道：“那可能是一直在武林中传说，但却从来没有人能够证实的飞剑，将来犯者都杀死。”

东方亚菱道：“飞剑？”

傅东扬道：“不错，传说中，有一种练气士，能够练成一种

剑术，可以在数百丈内，取人首级，更神话的传说，他们能御剑飞行，数百里片刻可达……”

东方亚菱接道：“老前辈博览群籍，经验又多，这是不是一件可能的事呢？”

傅东扬道：“除此之外，在下实在想不通，还有一种可以自动追杀人的活动之物？”

东方亚菱道：“兽类、禽类中，有没有可能？”

傅东扬道：“猛兽中，不过狮、虎、豹和一种大狒，这些东西，不可能伤得了武功很高的人，猛禽类，那就更不可能了。……”

东方亚菱道：“如若是一种经过特殊训练的猛禽呢？”

傅东扬道：“姑娘，在下想不通，一只猛禽，就算是第一流的驯鸟人员，又能把牲训练成什么样子？”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我也不太知道，只能想象，他们如若在鸟的爪上，畏了奇毒，中人必死，或是在猛禽身上装了一种奇怪的暗器……”

傅东扬呆了一呆，接道：“装一种奇怪暗器，这就有可能了。”

东方亚菱叹息一声，道：“不瞒诸位说，我也曾动过这样的脑筋，而且，这种方法，我相信不是太困难的事。”

傅东扬道：“姑娘，我相信可以在猛禽的身上，装一种特殊的暗器，但问题在，那猛禽如何会肯听众人的指使，去向另一个人攻击？”

东方亚菱道：“如是一个能熟知鸟的习性，再设法训练一下，人去役鸟，并非难事。”

傅东扬道：“姑娘，是否觉着那座黑堡中，就有这样久经训练的猛禽？”

东方亚菱道：“不是，晚辈不敢断言，也不敢说那座黑堡中就有猛禽，不过，那黑堡内，定有一种奇怪的东西，用来对付攻堡的人。”

傅东扬道：“姑娘，只有咱们去攻击那座黑堡，才可能证明姑娘的推断，是吗？”

东方亚菱道：“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

傅东扬道：“咱们是不是要试试呢？”

东方亚菱道：“试是一定要试，问题是，我们要想一个办法，保证我们不受伤亡。”

傅东扬道：“这样吗？只怕是很困难了。”

东方亚菱道：“至少，我们应该全力准备一下！”

傅东扬道：“对！我们应该全力准备一下！”

东方亚菱立刻开始布置，先选了一座巨岩突出的崖壁，然后，又在崖壁前面排了一座阵图。花去了足足有一个时辰左右。

那巨岩突出七八尺，形成一座向里凹的天然石顶。

东方亚菱第二道令谕是要人准备了很多的石块，击碎巨石，打成鸡蛋大小的石块，堆在突岩之内。一面又命兰兰、秀秀，削了很多一丈二尺长的枯竹、木棍，准备数十枝之多。

这巨岩阴照大约有四丈方圆一片地方，足可容纳几人。

第三道令谕是准备了一些干柴，采集了很多松子，捣碎混入干柴之中，扎成了很多火把。

第四道令谕是，把干柴集中于突岩之中，用一手臂粗细的松木，排成了一道栅墙，密接突岩，但却留下了一道六尺宽的门。

栅墙扎向内凹出的空地一半处，那是人可以在栅外拒敌，如有必需时，可以躲入栅内。

南宫玉真和梁上燕被遣派去猎取野味。

追风、摘星，削制竹箭。

秋飞花和东方雁去采可食的生果。

覃奇、傅东扬监视黑堡中的举动。

这些人虽然个个有一身武功，但东方亚菱要求一切都准备得很充分，所以足足耗了这些人一天工夫。

东方雁目睹堆满了一大堆东西，似乎是准备长期固守一般，笑一笑道：“妹妹，咱们要守在这里了。”

东方亚菱道：“我还觉着准备的不够，这些碎石、竹箭，看起来很多，但如你们不停的施用，那也不过够用两天而已，如是浪费些，一天就可能用完，所以，一旦施用时，请仔细一些，我要求，够用三天，咱们的食用之物，多说，也只有三日可食，节省些可用四到五天……”

东方雁道：“妹妹，这些布置，都是在对付什么？”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不知道，咱们什么都要防，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暗器、偷袭、咱们都要对付。”

傅东扬一直未再多言，但他对东方亚菱的细心、谨慎，却是暗暗的佩服，忖道：“这东方亚菱的成就，果非幸致，这份小心和谨慎，当真是常人难及了。”

天色暗了下来，东方亚菱缓缓说道：“诸位，我布下的八卦九宫阵，占地不大，但我相信布置得很严密，诸位请先了解一下阵势的变化，出入的方法，记熟之后，诸位就好好的休息一下，明天，我们攻打黑堡，求证一下黑堡之秘。”

傅东扬忽然间，想到了一件事，低声道：“姑娘，黑堡对咱们并无太大的阻碍，至少，他们还没有妨害到咱们，为什么咱们一定先要和他们敌对起来？”

东方亚菱道：“咱们对黑堡的了解太少，求证一下可知道不少的事务，可以使咱们长了不少的见识，但更重要的是，咱们要求证一下黑堡的神秘。”

傅东扬道：“姑娘，这是否就是你要找的地方？”

东方亚菱道：“现在，我还无法肯定？所以，我要求证。”

群豪开始练习出入东方亚菱布下的阵图。数字玄妙的极峰，阴阳变化的神妙，组成了一种人为控制的幻觉。

覃奇、梁上燕等虽然都有一身武功和丰富的江湖阅历，但他们对这种奇妙的变化，也有着莫所适从之感，足足花两个时辰的时间，才熟习了进退之路。

对东方亚菱的才慧，两人更增加了万分敬佩。

一阵坐息，群豪的体能，都到了极佳的状况。

东方亚菱早已要兰兰和秀秀备好一顿丰富的早餐。

这两个女婢的武功，不算很好，比起了追风、摘星，大有逊色，但她们的烹饪技术，却是第一流的。

早餐用完，已是旭日东升的时刻。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第一批，仍请傅前辈领覃、梁二位，叫门挑战，最好不要进入堡门，咱们主要的用心，要见识一下他们的追袭杀敌的力量。”

傅东扬道：“他们似乎是有一个规戒，不能接近黑堡周围三丈。”

东方亚菱道：“那就到他们能够现身的地方去拨关他们，以

激怒他们为目的，不过，不能陷入黑堡，要尽早的离开，傅前辈，需知我们安排的主要战场在此地，不在黑堡。”

傅东扬道：“秀才记下了。”

带着覃奇、梁上燕快步而去。

东方亚菱目光一掠东方雁和秋飞花，道：“你们带一点竹箭、碎石，作为接应，如若傅前辈受到什么追袭时，你们尽量以暗器接应，非是必要，不可以兵刃出手，要且战且退，把他们引入阵前为主，我要瞧瞧他们用的什么方法，能把参与攻打黑堡的人，杀得一人不留。”

东方雁、秋飞花应了一声，带了竹箭和满袋碎石而去。

遣了两人之后，东方亚菱目光又转到南宫玉真的脸上，道：“表姐，你在阵外，作第一波接应，以保护他们进入阵前为主。”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带了两把竹箭而去。

三个行近黑堡时，又正是日上三竿时分。

覃奇一扬腕，一块巨石击在了黑堡的铁门之上。

砰然大震声中，巨石化成了一片碎粉。

这一次，他用足了劲力，也证实了那铁门的坚牢。

片刻后，铁门突然大开。

两个穿着黑衣，戴着墨晶镜的人，缓步行了出来。

梁上燕低声道：“傅兄，这两人套着黑水晶的眼镜，当真是由头到脚一片黑。”

傅东扬道：“这两片黑水晶的眼镜，似乎不像是用作装饰，可能是别有一种特殊作用。”

梁上燕道：“什么作用？”

傅东扬道：“可能是遮蔽日光之用。”

只听那当先而行的一个黑衣人冷冷说道：“什么人击打黑堡之门？”

梁上燕道：“我们三个。”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击打黑堡铁门，有些什么后果，你们可知道吗？”

梁上燕道：“不知道，所以，咱们就糊糊涂涂的打了。”

黑衣人道：“死！侵犯黑堡者，没有一个人能生离此地。”

傅东扬道：“咱们三个，不知死活，竟然犯了大忌，但不知阁下，有什么法子，能够使我们得到这个报应。”

他心中早有算计，停留之地，一直在距离黑堡三丈以外。

黑衣人缓缓向前行了几步，冷冷说道：“阁下姓什么？叫什么？”

傅东扬道：“对黑堡而言？一个人的姓名，有什么价值，你们不识天下人，天下人也不识你们。”

黑衣人道：“不然，黑堡杀了一个人，都会在黑堡中留下了他的姓名。”

傅东扬道：“哦！我不知贵堡中，已经杀害了多少人？”

黑衣人道：“我们一共杀了一百五十九人，但留着姓名的，只有九十七人，百人死亡录还差三个人，如若三位能够报上姓名，我们就可以凑成百人死亡录了。”

傅东扬道：“只可惜，我们不想死。”

黑衣人道：“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诸位根本就没有活命的机会。”

傅东扬哈哈一笑道：“好大的口气，实在叫人难以按下心中之火。”

黑衣人冷冷说道：“你不信老夫的话？”

傅东扬道：“在下是有些不信。”

黑衣人道：“那很好，三位不信，何不过来试试？”

覃奇回过头来，低声对傅东扬道：“傅兄，我想试验一下黑堡的正统武功。”

事实上，傅东扬、梁上燕都有这个用心，只不过，由覃奇先说出口罢了。

点点头，傅东扬缓缓说道：“覃兄，小心一些，不可深入，我和梁兄随时接应你。”

覃奇点点头，快步向前行去，一面高声说道：“在下领教一下，深藏黑堡一直隐技自珍的武学。”

两个黑衣人，同时停下了脚步，似乎是等覃奇深入一些。

但覃奇有覃奇的计算，进入了五尺之后，停了下来。

两个黑衣人对望一眼，突然间飞身而起，有如两道黑烟般一闪而至。

两个人并没有攻向覃奇，而是越过了覃奇，拦住了覃奇的身后，先挡住了覃奇的退路。

梁上燕、傅东扬都未预料到这两个黑衣人不先杀人，竟然先断归路，不禁一呆。

两个黑衣人跃落到覃奇身后，一个回身面对覃奇，一个却面对着傅东扬和梁上燕。

面对着覃奇的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很多人，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死于黑堡三丈之内。”

覃奇道：“现在，还言之过早，咱们还没有分出胜负。”

黑衣人道：“很快就分出来了。”

右手一探，忽然间，五指已逼到了覃奇的前胸之上。

这快速的一掌，不但疾如星火，而且，五指所指处，笼罩了覃奇身上三处要穴。

覃奇吃了一惊，忖道：这是什么武功？

一吸气，向后退了三步。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阁下是否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覃奇道：“改变什么看法？”

黑衣人道：“招惹上黑堡的人，大概没有一个生离此地了！”

口中说话，双手却绵连攻出。

这一次，覃奇早已有了戒备，双手突然挥起，分向黑衣人双腕脉穴上点了过去。

这是以攻代守的最佳办法。

但那黑衣人的武功，却是怪异至极，双手一沉，避过覃奇的一招，双手突然翻了上来，抓向了覃奇双肘的“曲池穴”。

这等攻势，只要被击中一下，就算不致命也要立刻残废。

这是覃奇从来未遇到的武功，从来未遭到这样凌厉的攻势。

覃奇心中虽然震惊，但丰富的江湖经验，使他保持戒惧的平静，拳掌齐施，施出了全身的武功，拒挡对方的攻势。

他很想抽出兵刃，但却一直没有法子腾出手来去取兵刃。

傅东扬也和另一个黑衣人动上了手，但那黑衣人，却完全采取守势，不让傅东扬冲进去，救助覃奇。

梁上燕冷眼旁观，发觉了这两个黑衣人的武功，诡异凶厉，前所未见，不禁一皱眉头。

傅东扬这方面，因为对方采取的守势，还不见得怎么样，覃奇却已完全陷入了危境之中。

黑衣人的攻势愈来愈是凌厉，初时，覃奇还可以应付，对方攻个三四招时，还击一招，但此刻，已完全被迫得采取了守势，黑衣人攻出了二十余招，他连一招也无法还攻。

抬头看去，只见黑堡之中，又有两个黑衣老者行了出来。

这些人的装束，完全一样，穿着黑色的长衫，戴着黑水晶的眼镜。

梁上燕心中一震，暗道：“这两人如若出手围攻覃奇，覃奇哪里还有命在？”心中念转，右手探入怀中，摸出了两枚燕子镖，突然伸手一挥，两枚燕子镖脱手而出。

但见燕子镖盘空飞旋，直向两个黑衣人飞了过去。

暗器出手，梁上燕人也飞跃而起，双掌运集了全力，拍向和覃奇缠斗的黑衣人，口中大声喝道：“覃兄，快退。”

覃奇已打得心惊肉跳，听得梁上燕呼喝之声，立时攻出一掌，闪身斜跃。

傅东扬也突然加紧了攻势，他在地下石堡中，学得了不少奇幻招术，绵连施展出手。

这一阵疾攻，逼得敌人不得不全力施展应付。

覃奇脱出了围困之后，右手已抽出了软刀。

原来，那黑衣人避开了梁上燕一招攻势之后反手两掌，竟把梁上燕给缠住。

覃奇三刀快攻，逼开了黑衣人，和梁上燕同时倒跃而退，飞落在傅东扬的身后。

傅东扬突然大喝一声，点出一指。

指风疾劲，逼得那黑衣人向后退了一步。

傅东扬脱出缠斗，和覃奇、梁上燕并肩一处。

这时，三个人已经离开那古堡三丈以外。

四个黑衣老人，也未再追过来，双方保持了丈余左右的距离，形成了一个对峙的局面。

覃奇道：“梁兄的燕子追魂镖中含有飞针、奇毒，向不虚发，怎么也没有伤了他们？”

梁上燕苦笑一声道：“两枚燕子追魂镖，似乎是完全没有发挥出一点作用！”

原来，三个人都在全心全意的拒挡强敌，竟然没有看到另外两个黑衣人如何应付燕子镖。覃奇叹口气，道：“梁兄，如若没有你那两枚燕子镖，那两个人接了上来，咱们只怕很难脱出险地了。”

傅东扬道：“这一战的时间不长，但却是凶险绝伦，每一招，都是致命的攻招。”

这时，突闻三声钟鸣，由黑堡中传了出来。

四个黑衣人，缓缓向后退去。

覃奇一皱眉头，道：“他们退回去了。”

傅东扬道：“他们确实在严守着不出黑堡三丈的规戒……”

梁上燕接道：“那他们如何能杀尽了所有的攻袭黑堡之人呢？”

……”

只听秋飞花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师父，覃、梁二位前辈，请快步退回来。”

傅东扬道：“咱们走！”

这时，突然一声长啸，黑堡的顶棚之上，突然间，飞了数只硕大的巨鸟，疾如流星一般，直飞过来。

傅东扬道：“果然未出东方姑娘的预料之外，是猛禽，东方姑娘曾经说过，那猛禽身上，带着有见血封喉的毒药暗器，不可用兵刃拒挡。”

一面说话，一面向后奔行。

梁上燕、覃奇，紧追在傅东扬的身后。

三人的速度虽快，但仍然无法快过那猛禽的速度。

但见四只巨鹰，迎着日光，疾扑而下。

傅东扬右手挥出，四块巨石，疾迎而上。

两丈外，秋飞花、东方雁，同时发动竹箭，绵连而至。

傅东扬、覃奇、梁上燕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江湖，深通自保之道，见飞石迎巨鹰，立时，一个快速翻滚，向旁侧闪开五尺。

果然，两只巨鹰中石之后，巨鹰身上，爆射出一束细如牛毛的寒芒。

每一只鹰身之上，射出的毒针，都有数百支，笼罩了近六七尺方圆大小。

当先一头巨鹰，中石落地之后，突然间，响起了一声轻震，爆射出一片火光。

这一变化，倒出乎几人意料之外。

巨鹰身躯爆裂，血肉和羽毛横飞，而且，都带着蓝色的火焰。

两片带着火焰的羽毛，飞落在了覃奇和梁上燕的身上。

两人动作快速，寒光一闪间，着火的衣服，已被刀光削落。他们虽在互熄身上的火势，但人却未停，一直翻滚着向前奔行。

幸好是距离不远，再加上秋飞花、东方雁四只手不停挥动的打出石块、竹箭，阻挡巨鹰的速度。

南宫玉真也同时发动，不少巨鹰受伤后，在空中忽然撞击。它们身上都带有暗器，撞击之后，巨鹰非死必伤，跌落在地上。

有些甚至在空中就爆炸开来。

数十只巨鹰就这样很快的死去。

望着地上熊熊的绿色火焰，覃奇摇摇头，叹息一声，道：“想不到啊！世上竟有这样的事。”

梁上燕道：“我实在是服了东方姑娘，她怎会想到了这个地方，如不是她的先见之明，咱们非死于这一群猛禽暗器之下不可了。”

经历过了这一番凶险，三个人，已不敢再留，直向山崖边行去。

覃奇抚摸身上被梁上燕削去了衣服，道：“希望他们只有这几十只猛禽，老实说，黑堡中的武功很难对付，但对付这些猛禽，比对付那些武功诡异的高手更难。”

傅东扬道：“这就是所有攻打黑堡之人，没有一个能生离此地的原因了。”

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接道：“尚不止此。”

回头望去，只见东方亚菱在兰兰、秀秀护卫之下，缓步行了过来。

原来，几人已然行到了奇阵的旁边。

傅东扬道：“姑娘之意，可是他们还有猛禽？”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除这些之外，还有更可怕的毒物，我已经低估了他们。”

傅东扬道：“还有毒物，是什么样的毒物？”

东方亚菱道：“我无法说出他们有哪些毒物，但我料定，他们的伎俩，决不止此。”

傅东扬道：“这里是不是你要找的地方？”

东方亚菱道：“看来有些像了，就算不是主要的地方，也是苏百灵安排下的埋伏之一。”

傅东扬道：“深山大泽之中，建立了这么一座神秘的古堡，人人都具备了一身怪异的武功，飞鹰射针，躯体化火，够残忍，也够恶毒，他们费了不少的心机，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但他们却没有争雄江湖的用心，出乎了常情之理。”

东方亚菱缓缓说道：“所以，咱们不但要设法抗拒他们的攻势，而且，还要想法进入黑堡。”

覃奇怔了一怔，道：“进入黑堡？”

东方亚菱道：“我知道，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但咱们必需冒险，第一件事，咱们要先了解黑堡，不进入黑堡，又如何能够了解它？”

覃奇道：“姑娘，那黑堡之中，不知有多少穿着黑衣的人，像区区这样的武功，老实说，如若当真打起来，区区自信打不过三十招。”

东方亚菱回顾了傅东扬一眼，道：“傅前辈，对他们的武功，是否有相识之感？”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道：“有些像咱们在地下石堡中的武功，不过，也不完全相同。”

东方亚菱道：“哪些地方不同？”

傅东扬道：“似乎是比较咱们在地下石堡中所见的武功，更厉害、更有效，每一次的攻袭，都是袭向人身上的要害大穴。”

东方亚菱道：“过了近一百年，他们躲在黑堡中，每日研究武功，这一百年的进境，自然有很多不同，他们应该有了很多的进境。”

覃奇道：“姑娘，就凭咱们这点实力，要想冲入黑堡，只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东方亚菱道：“这中间，定然有很多的困难，不过，不论这些困难多么的大，咱们也必须克服。”

傅东扬道：“黑堡中有一批猛禽、巨鹰，已经受了很大的损伤，他们是否还会再遣派出那些猛禽来攻呢？”

东方亚菱道：“我想，他们不会让咱们把这个隐秘带入江湖，所以，他们必会尽全力对付咱们。”

第五十三回 隐居百年

覃奇道：“姑娘，这么长时间，黑堡中没有动静，如是咱们要逃离此地，应该有很大的机会。”

东方亚菱道：“覃前辈，晚进相信，目下咱们的一切举动，都早已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了，所以，他们迟迟不肯发动，因为，没有发现咱们逃走，对咱们这些布置，他们也有些狐疑，必须要研究一番。”

覃奇道：“姑娘，不是在下长他人的志气，减自己的威风，我们如若想以武功打入黑堡中，只怕很难接近黑堡的大门。”

东方亚菱道：“艰难危险，自在意料之中，不过，咱们非要进入黑堡不可，这是咱们此行的目的，纵然难免重大伤亡，也是在所不惜。”

只听秋飞花高声说道：“谁说黑堡中人不能离开黑堡三丈以外，他们大队人马出来了。”

这时，群豪都站在东方亚菱的奇阵之外。

转头看去，只见四个身着黑色长衫的人，腰着白色的带子，和八个身着白色长衫、腰中横束着一条白色带子的人，快步行了过来。

长衫人腰中挂着一把短刀，是长仅一尺五寸左右的短刀。

白色长衫的人，却是身佩着三尺二寸的长剑。

十二个人，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每一个人，都带着黑色水

晶石的眼镜。

覃奇低声道：“一寸短，一寸险，那些人腰中之刀，如此之短，定然有十分辛辣的诡异招数。”

他和那黑衣人动手过一次，深知这黑衣人的厉害，目睹那黑衣人佩刀而来，心中已生畏惧。

东方亚菱低声说道：“诸位，和对方动手时，不可太过逞强，觉得不敌，立刻退入阵中，由我对付他们。”

一面说话，一面站起身子，行入了阵中。

这时，排在阵外的是傅东扬、天虚子、秋飞花、东方雁、梁上燕和覃奇。

南宫玉真却被东方亚菱招入了阵中。

十二人很快的行到阵前，距离傅东扬等人五尺处停了下来。

傅东扬轻吟了一声，道：“诸位之中，哪一个是领队之人，可以答话的？”

一个黑衣人缓缓向前行了两步，道：“阁下有什么话，请对我说吧！”

傅东扬道：“请教贵姓。”

黑衣人道：“黑堡中人，早已不用姓名了。”

傅东扬哦了一声，道：“不用姓名，是否有一个称号呢？”

黑衣人道：“阁下一定要问称号，就叫黑刀三品吧！”

傅东扬呆了一呆，道：“黑刀三品，代表了什么？”

黑衣人道：“在黑堡中的身份等级。”

傅东扬道：“三品黑刀，想来，不是只有阁下一个的人了。”

黑衣人脸上泛现出了难得一见的笑意，道：“不错，三品刀，只是一个等级，在我这个等级的人，都称为三品刀。”

傅东扬道：“那又怎能代表阁下呢？”

黑衣人道：“自然，我们还有分别的称号，但那是属于黑堡的事，和阁下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了，正像我们不问敌人的姓名一样。”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贵堡杀人的用心，并不在乎对方是什么身份？好人、坏人？”

黑衣人道：“不错，不论是谁，可能是江湖上第一流的大侠，也许是绿林中的大盗，但他只要不侵犯黑堡，我们和他们，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只管对付侵犯黑堡的人。”

傅东扬道：“有理天下去得，无理寸步难行的江湖规矩，也不适用贵堡了。”

黑衣人道：“我们经年躲在暗无天日的地方，不见太阳，不见月光星辰，自然也没有什么江湖规矩束缚了。”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咱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不知动手搏杀时，贵堡是否有个规戒呢？”

黑衣人道：“什么规戒？”

傅东扬道：“咱们动手之时，分阵相搏，一对一，各凭武功，以分胜负。”

这位黑衣三品刀，似乎是这般人中的首脑领队，一直在由他出面答话。

但他又似乎没有绝对的统率权威，回头和八个白衣剑士商量了一阵，道：“好吧！可以给他们一个单打独斗的机会，不过，要你们先派出人手，我们再决定派出人手迎敌。”

傅东扬道：“贵堡中人，虽然是住在久年不见天日的地方，但也一样懂得动用心机……”

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哪一位，愿先出手。”

秋飞花一欠身道：“弟子愿打头阵。”

傅东扬冷冷说道：“头一阵，只许胜，不许败。”

秋飞花道：“弟子会全力以赴。”

一个身着白衣的剑士，缓步行了出来。

秋飞花两道目光，凝注在那白衣人的身上，发觉那白衣人脸色一片苍白，苍白得不见一点血色，他不禁心中一动，暗道：这人的脸色苍白如雪，不知练的什么怪异武功。

就在他心中念头转动之间，那白衣人已然长剑突出，刷的一剑，刺了过来。

这一剑的快速，几乎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

秋飞花吃了一惊，一面闪身躲避，一面拔剑击出。

白衣人剑势如电，掠过了秋飞花的前胸，剑花划破了前胸的衣衫。

秋飞花长剑，也还击出手，由下向上斜撩过去。

这不是出剑的角度，但却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势。

白衣人回剑想救，已是晚了一步，寒芒闪动，斩落了白衣人一截左臂。

断去一截手臂的白衣人，连眉头也未皱一下，似乎是那一截手臂，不是他的一样，回击长剑，刷的一声，横里斩去。

秋飞花心头震动了一下，迅速的退后三步。

断臂白衣人一上步，一剑直刺前胸

这一剑，快如闪电，剑光一闪，寒芒已到前胸。

秋飞花一侧身，剑锋掠着了左肩刺过，划破了肌肤。

鲜血流了出来。

但秋飞花的长剑，又从下面，向上撩了起来。

只见血光一闪，白衣剑士的右臂，连同握着的长剑，一齐跌落在地上。

鲜血迸流。

白衣剑士片刻间，断去了两条手臂，鲜血泉涌，呆在了当地。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阁下已失去了再战之能，你请退回去吧！”

白衣剑士神情冷肃，不言不答，只是冷冷的站着。

忽然间，听得一声怪叫，那白衣人一伏身，猛向秋飞花撞了过去。

一个失去双臂的剑士，谁也想不到他竟会以此血肉之躯，作最后的一击。

秋飞花闪身避开，左掌拍下，正击中了白衣剑士的后背。

鲜血由口中流了出来，尸体倒摔在地上。

黑衣三品刀，笑一笑，道：“黑堡之中，没有失败的剑士，只有战死的勇士。”

秋飞花冷冷说道：“果然是很悲壮。”

黑衣三品刀说道：“黑堡之中的剑士，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战胜，一条是战死，他们永远不会有失败。”

秋飞花道：“对一个剑士来说，死亡也是失败之一。”

黑衣三品刀，缓缓说道：“黑堡是这种规矩，他们战死了，是一种荣誉，如若他们战败了，那就是一种耻辱。”

秋飞花道：“在下看不出，他有什么非死的理由？”

黑衣三品刀冷冷说道：“黑堡中有的是人，他死了，我们可以替他报仇。”

刷的一声，抽出短刀，缓缓说道：“阁下，我领教你的剑术。”

这黑衣刀客的沉静，和那白衣剑士的攻进，却是完全不同。

傅东扬轻轻咳了一声，道：“飞花，你退下，这一阵让我来。”

秋飞花道：“弟子还有再战之能。”

傅东扬道：“我知道，不过，这一阵让我出手。”

秋飞花道：“弟子遵命。”

缓缓后退向一侧。

傅东扬吸一口气，拔剑在手，缓步向前行去。

黑衣三品刀，单刀横胸，脚下不丁不八，两道冷峻的目光，一直盯注在傅东扬的双目之上。

这是第一流的杀手具有的才慧，任何一个武林高手，出手之前，最先动的不是手中之剑，而是那两道眼神。

傅东扬经验丰富，已窥知黑衣人的心意，冷冷说道：“阁下何不出刀？”

黑衣人道：“剑先出，刀后攻，是咱们黑堡的规矩。”

傅东扬道：“哦！贵堡还有这种规矩，在下就先行出剑了！”

长剑一摆，刺了过去。

黑衣人直待长剑近身，仍然不肯出手。

傅东扬虚招变实，一剑刺了过去。

黑衣人静如泰山，动如脱兔，身子微微一侧，避过一剑，长刀突然一短转，横削过去。

这一刀快如闪电，直划前胸。

傅东扬虽然早已戒备，仍然无法避开这快如电火的一击。

寒光划过前胸，衣衫碎裂，鲜血喷出。

傅东扬一咬牙，长剑进攻三招。

但见一阵金铁相触之声，传入耳际。

黑衣人刀如迅雷，刀光闪动中，封开了三剑。

傅东扬疾退五步，冷冷说道：“好高明的刀法。”

黑衣人道：“阁下剑招不过如此，本品在十刀之内，取你性命。”

傅东扬暗中运气相试，发觉前胸伤势虽重，还未伤到筋骨，吸一口气，冷冷说道：“至少，区区还未死在你的刀下。”

黑衣人道：“本品已掂出了你的斤两，十刀之内，如不能取你之命，本品就弃剑认命，甘受剑戮。”

傅东扬心中暗忖道：“这黑堡中人，不论是刀招、剑法，无不是诡异绝伦，每一招，都是致人于死的杀手。”

忽然间，想到了地下古堡中见到的武功，和这黑堡中的武功，似是有一股气脉互通。

心中念转，忽然想到了地下古堡中所得的剑法，大喝一声，又攻出三剑。

黑衣人短刀疾挥，又把三剑封开。

傅东扬出手的剑招很快，但那黑衣人的刀势更快。

黑衣人点点头，缓缓举起了手中的短刀。

耳际间，突然响起了南宫玉真的声音，道：“东方姑娘之命，请诸位即刻退入阵中，这位黑衣人，有我应付。”

这时，那黑衣人已高高举起了手中的短刀。

看样子，已到了蓄势待发之境。

但见寒芒一闪，挟一股凌厉的剑气，扑向那黑衣人。

傅东扬等就在那剑光攻向黑衣人的同时，疾快闪身退入了阵中。

但闻一阵兵刃交击之声，南宫玉真已和那黑衣人互拼了五招，攻出三剑，接下两刀。

五招交接，南宫玉真才落实地，但她未再攻敌，吸一口气，返身掠回阵中。

黑衣人也未追击。

这时，傅东扬等都已围集在东方亚菱的身侧。

南宫玉真剑还未入鞘，直待到了东方亚菱的身前，才还剑入鞘，道：“厉害啊！厉害，如若单凭武功，咱们绝无法冲入黑堡。”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表姐，慢慢的说，他们的武功，真的能强过你吗？”

南宫玉真道：“至少，那个黑衣用刀的，能和我打个半斤八两，就算我能胜他，也必然胜得很惨。”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表姐，这些人的武功路数，是否和地下古堡中的武功，有相同之处？”

南宫玉真道：“几剑交接中，无法看出他们的剑路，但感觉中，却有着苏百灵遗留武功中的诡异。”

傅东扬道：“就在下所见，他们的刀招剑法，大部份承继了地下古堡武学的气脉，只不过是更诡异、更凌厉一些。”

南宫玉真道：“这些人的武功，剑剑追魂，刀刀夺命，如是武功比他们差一些的人，也许躲不过他们的一招，这大概是天下最恶毒的武功了。”

东方雁道：“比起表姐家传的十八招杀人手法如何？”

南宫玉真道：“十八招杀人手法，虽然恶毒，但还有脉络可寻，招中含招，式中套式，杀人在变化，人防不胜防，不是我危言耸听，江湖上，能够接下他们三招的人，只怕不多。”

东方亚菱脸上突然泛现出一片笑容，道：“咱们找到了，只有这等一击致命的快剑、厉刀，才能对付天罗教中人……”

除了傅东扬之外，场中人大都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轻轻吁一口气，东方亚菱自言自语的说道：“其实，我早该知道的，那些标记，到此已至尽处了。”

傅东扬道：“姑娘，问题在咱们进不了黑堡，他们也不会听咱们的。”

东方亚菱道：“凭武功，我们已无法征服黑堡，事实上，如若咱们能征服黑堡，也不会找上来了。”

傅东扬道：“看来是不会错了，只是，要想进入黑堡，已确非咱们武功所能及，如何才能够进得去，如何才能够收服他们？”

东方亚菱道：“一百年啦，山川河床，都有了变动，何况是人？如是照正常情形而论，他们应该有老少四代了。”

傅东扬道：“姑娘，如是苏百灵留下的武士，已会合了老少四代，仍然没有把事情泄漏出来，这份控制的严密，当真是已到了天衣无缝之境。”

东方亚菱道：“百年长的时间，不能用毒，也不能在他们身上动什么手脚，控制这些人，一定有一套很好的制度，而且，也管制着不能随心生育，这是堡林伏兵，也是一个大家族，只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血缘关系。”

傅东扬道：“唉！苏百灵果然是有着过人之能，一计谋百年，这是何等的精妙之术，非绝世才慧，怎能如此！”

东方亚菱道：“这个么，确然有着非同凡响的办法，不过，苏百灵也是人，他能想出建立黑堡的办法，我们就能想出进入黑堡、收服黑堡的办法……”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何况，苏百

灵留下这些人手，就是要弥补他制造的罪恶。”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强敌仍在阵外，而且，他们悍不畏死，一旦动上手，不死不休，刀绝剑快，招招拼命，咱们恐无法凭藉武功，和他们一决胜负。”

东方亚菱道：“引他们进入阵中，看看苏百灵是否也传了他们五行奇术和八卦九宫神算。”

南宫玉真一闪身，道：“表妹请主持阵势变化，我去引他们进入阵中。”

傅东扬道：“不用了，这件事，由我来。”

南宫玉真道：“既是如此，前辈请多小心。”

傅东扬大步行出阵外，长剑平胸，望着黑衣人道：“阁下识得此阵么？”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五行奇阵，不过是一些数字上的变化罢了。”

傅东扬心头一震，忖道：难道他们也懂得这些？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阁下既识此阵，何不入阵一试？”

黑衣人摇摇头，道：“黑堡中人，以武功见长，这些鬼蜮伎俩，我们不甚精通。”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诸位是不敢进阵了。”

黑衣人道：“我们不畏死亡，但也不愿作无谓牺牲。”

傅东扬道：“哦！”

黑衣人道：“我已派人入堡请命，令谕既将到来，那时，就可以决定如何了！”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贵堡之中，也有人识得此阵了。”

黑衣人道：“艺贵专精，敝堡中人，学刀的绝不练剑；学暗

器的，绝不练兵刃……”

傅东扬忽有所悟，接道：“我明白了，贵堡中人，学剑的穿白衣，学刀的穿黑衣……”

黑衣人道：“这只是大体上的分别，不论刀、剑，都有基本的功力，才能使它发挥出它的威力，诸位看到的，不过是三品、四品刀，在我们之上，还有二品，一品，和极品。一刀一剑的威力，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至少河图、洛书之学，本堡中亦有专人攻习，这座区区小阵，怎么放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决定如何对付你们而已。”

傅东扬笑一笑，道：“除了你们找出一个可以破阵的高人，进入阵中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破去这座奇阵？”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武林之中，都说我们黑堡中人，坐井观天，其实，你们在黑堡外面的人，自负见多识广，但竟然连这一点内情也不知道吗？”

傅东扬道：“在下倒要请教了？”

黑衣人道：“这些阵图，只不过是一种数字的变化，人如陷在阵中，可以受到那些变化的影响，但它却无法抗拒外来的攻势。”

傅东扬道：“在下倒想不出，阵外之人，如何还能攻打奇阵？”

黑衣人道：“只要我们在阵外，堆上一些枯枝松木，一举间，就可以烧去这座竹阵。”

傅东扬怔了怔，道：“火烧？”

黑衣人冷冷笑道：“不错。”

傅东扬哈哈一笑，道：“这么说来，阁下是不敢进来了。”

黑衣人冷笑一声，不再理会傅东扬。

傅东扬快步行回阵中，摇摇头道：“东方姑娘，黑堡中人不善心机，但他们很固执，坚守阵外，不肯离开。”

东方亚菱暗暗叹息一声，道：“如苦他们施火簇，那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了。”

东方雁道：“妹妹，这八挂奇阵，可是没有法子能够防止火攻？”

东方亚菱道：“这地方形势所限，无法抗拒火攻。”

南宫玉真沉声道：“小表妹，如若咱们无法抗拒火攻，那应当不妨放手和他们一战了。”

南宫玉真呆了一呆，道：“他出刀奇快，万一动上了手，只怕我们救援不及。”

东方亚菱道：“我想苏百灵一定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什么缺点，咱们必须找出那些缺点。”

站起身子，举步向前行去。

傅东扬低声道：“姑娘，太冒险了。”

两人的心中，都没有保护东方亚菱不受伤害的信心。

东方亚菱停下脚步，回顾了南宫玉真和傅东扬一眼，道：“不要替我担心，苏百灵的设计，一向是置人死而后生。”

傅东扬道：“姑娘，无论如何，你都要多多珍重，需知目下江湖，必须姑娘的才慧，才能渡过难关，咱们找到了黑堡，看情形，很可能是苏百灵安排下的人手，百里行程半九十，这最后一段行程，也最艰苦，如何收服这些人，如何把这一些人，用于对付江湖上这股邪恶势力，还要姑娘的才慧去引导。”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我会珍重。”

当先举步向前行去。

秋飞花、东方雁也跟上来。

四个人环护着东方亚菱，行出了阵外。

领队的黑衣人冷冷的望了五人，刷的一声，抽出短刀，目光转注南宫玉真，道：“姑娘的剑法很快，咱们还没有分出胜负。”

东方亚菱挥挥手，道：“慢着，小妹想先请教阁下几件事，你们再打不迟。”

黑衣人冷冷说道：“你要问什么？”

东方亚菱道：“你是这些人中的领队？”

黑衣人道：“不错，在下是三品刀的身份，本堡中的规矩，品级较高之人，自然是成为领导。”

东方亚菱道：“这么说来，你们这些人，以阁下的品级最高了。”

黑衣人道：“是！区区的品级最高。”

东方亚菱神情一冷，肃然说道：“你所具有的身份能够参与贵堡中的机密吗？”

黑衣人道：“那要看什么样的机密了，不过，你是什么身份，能问我这些。”

东方亚菱道：“我自然有问你的身份的资格了！”

黑衣人道：“什么身份？”

东方亚菱道：“所以，我要问问你能否参与机密了，如是不能，我说了也是白说，那就要请一个能够作主的出来了。”

黑衣人道：“三品刀的身份，虽然不低，但也不太高，虽能参与机密，但却不是样样都知道。”

东方亚菱道：“好，那我说出来，你听听，你如知晓，你会知道应该如何办了……”

黑衣人似是已被东方亚菱几句话唬住，沉吟了片刻，道：“如是不明白呢？”

东方亚菱道：“立刻回到黑堡中去，找一个能够明白的人，出来给我答覆。”

黑衣人点点头，道：“好！不过，你姑娘，也应该明白，如是你骗了我们，你会被乱刀分尸。”

东方亚菱庄严的说道：“‘碧血刀、丹心剑，天下祸福一肩担’。”

黑衣人低声道：“碧血刀、丹心剑，天下祸福一肩担。这个，区区不太明白？”

东方亚菱低声道：“一点都没有听说过吗？”

黑衣人道：“好像是听到过，但我还不太明白。”

东方亚菱道：“好！你回堡中去问问，找一个能够解得话中禅机的人，出来给我答话。”

转身大步而去。

但另外的黑衣刀客，白衣剑士，却没有随着退去，反而布成了一个半圆的阵势，围住了阵门。

东方亚菱望了环围的黑堡武士一眼，盘膝而坐，闭上双目。她神情平静，似乎是根本没能把环围在四周的强敌放在心上。

直等到那位三品刀手去而复返。

他带来了一个白发斑斑的妇人。

秋飞花冷眼观察，发觉这些人中，有一处相同之处，那就是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有些苍白。

那妇人的身份，显然还在三品刀之上，打量了眼前的情形一

眼，道：“就是这一座阵吗？”

三品刀手道：“是！请夫人指点。”

东方亚菱缓缓睁开双目，站起身子。

白发妇人也戴着一副黑水晶的眼镜，无法见到全部的面貌，但她轮廓秀美，皮肤白嫩，脸上也不见皱纹，至少，和那满头斑斑白发，有些不太配合。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夫人识得此阵吗？”

白发妇人道：“八挂九宫阵，加上了一些五行变化，算不得什么神奇。”

东方亚菱道：“夫人既识此阵，想必也解得我那几句话之意了？”

白发妇人一皱眉头，道：“你说什么？”

东方亚菱道：“你……”

三品刀手急急一接道：“夫人，在下忘记禀告夫人了！”

白发妇人道：“你现在说吧！”

三品刀道：“‘碧血刀、丹心剑，天下福祸一肩担’”。

白发妇人哦了一声，道：“姑娘见过飞鹰图和寒玉珮了？”

南宫玉真道：“我见过飞鹰图，那是一副夹层白绢，外绘飞鹰，内藏武功的图。”

白发妇人道：“那幅图呢？”

南宫玉真道：“我取出了内藏武功，把鹰图，交给了金牛宫中人。”

白发妇人沉吟了一阵，道：“姑娘不善丹青之术，可对？”

南宫玉真道：“是！我没有学过画画。”

白发妇人道：“你如是学过了，你一定会看到那鹰图之上，有

一点特殊之处，也不会把它送给人了……”

语声一顿，接道：“那鹰图中记载的武功，可是八索、四剑？”

南宫玉真道：“不错，那张藏于鹰图夹层的武功，是为八索、四剑，都是极具威力之学。”

白发妇人道：“这可以证明了你见到过真正的鹰图……”

东方亚菱突然接口说道：“那一幅鹰图，可是你们放出的钓饵？”

白发妇人道：“对！很聪明的丫头。”

东方亚菱道：“你们放出了这幅鹰图之饵，究竟是为了钓什么？”

白发妇人道：“寒玉珮。”

东方亚菱道：“哦！那寒玉珮是真的了？”

白发妇人道：“自然是真的…”语声一顿，话题突然一转，接道：“你既然知道‘碧血刀、丹心剑，天下福祸一肩担’，这几句歇语，自然应该知道那寒玉珮的用途了。”

东方亚菱道：“寒玉珮，可避酷热。”

白发妇人点点头，道：“寒玉珮现在何处？”

南宫玉真道：“夫人，寒玉珮也落在了我们的手中。”

白发妇人沉吟了一阵，道：“可不可以交出寒玉珮？”

东方亚菱道：“可以，不过，有条件。”

白发妇人道：“什么条件？”

东方亚菱道：“我要见你们黑堡的堡主。”

白发妇人道：“敝堡主从不离开黑堡。”

东方亚菱道：“我可以到黑堡中去见他。”

白发妇人道：“姑娘，你想进去黑堡……”

东方亚菱接道：“不错，贵堡主不肯离开黑堡，晚进只有进堡中看他了。”

白发妇人道：“你已具有了进入敝堡的第一个条件。”

东方亚菱道：“哦！因为，我说出了那几句歇语？”

白发妇人道：“这是敝堡的隐秘，姑娘能一口就说了出来，自然是大有来历的人。”

白发妇人道：“姑娘进入了黑堡之后，就成了黑堡的人，那就必须留在黑堡，以姑娘的才貌……”

东方亚菱接道：“如是在下不愿留在黑堡呢？”

白发妇人道：“要你变成哑巴！从此之后，不能再和人交谈，而且要手不能写，眼不能视，以免泄漏了黑堡的隐秘。”

东方亚菱道：“我明白了。”

白发妇人道：“只要姑娘不怕，我就转达堡主了。”

东方亚菱道：“那就有劳前辈了。”

南宫玉真低声道：“小表妹，你要多想想啊！自己怎能如此急促决定？”

东方亚菱道：“没有第二个可行之路。”

南宫玉真道：“好！小表妹，我跟你一起去！”

秋飞花道：“我也去……”

傅东扬接道：“姑娘既然决定了，何不带我们一起进入黑堡。”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进入黑堡的后果，我们完全无法预料，诸位又何苦要跟我同去呢？”

傅东扬道：“黑堡的规戒，虽然是惨酷，但姑娘是否想到，你如陷入黑堡，当今武林之世，还有什么人能够抗拒江湖上那邪恶

的组合？”

东方亚菱道：“最坏的结果，不过只失去了眼和手，但我仍然有大脑可以想，我们仍有机会，但如我们都去了黑堡，每一个人都可能变成口不能言，手不能写，目不能视的人，那才是完全没有一点机会了！”

傅东扬道：“姑娘，那是完全没有机会的事。”

东方亚菱道：“大任难当，诸位不用为我的安全担心，固守此地，等一十二个时辰，二十个时辰，如是还不见我归来，你们可以走了。”

傅东扬道：“姑娘，我们要到哪里去？”

东方亚菱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想法子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各大世家和各大门派，要他们准备应变。”

欠身对白发妇人一礼，道：“老前辈，劳请带路。”

举步向前行去。

南宫玉真、秋飞花紧随身后。

东方亚菱突然停下脚步，缓缓回转过身，道：“表姐留步吧！大任艰巨，活着的比死的更苦。”

南宫玉真道：“表妹，你一个人，不觉着太孤单一些吗？”

东方亚菱道：“表姐，如若要我带一个人去，小妹想带秋飞花。”

兰兰、秀秀急急奔了过来，道：“婢子们追随姑娘已久，愿意生死相随。”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

秋飞花接道：“玉真，亚菱已决定由我伴从相护，定是早已

想好了。”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表姐，小妹如是真有什么不幸，还望表姐和傅前辈共承重担，你一定要留下来。”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表妹既如此说，我就留下来了。”

东方亚菱目光转到兰兰和秀秀身上，缓缓说道：“你们跟我去，于事无补，有秋少爷一个人，也就够了。”

兰兰和秀秀四只大眼睛，滚下来四行清泪。

傅东扬神情冷肃的说道：“飞花，你听着……”

秋飞花道：“弟子敬领教言。”

傅东扬道：“你保护东方姑娘进入黑堡，若她少一条臂，你也给我断一臂，她瞎了一只眼，你也不能有两只眼，她死了，你也别活着。”

秋飞花点点头，道：“弟子明白，我如不能保护亚菱姑娘安然离开黑堡，无颜再见师父，也无颜再生人世。”

傅东扬道：“很好，很好，你紧记心中。”

东方亚菱没有阻止傅东扬，也没有安慰秋飞花，脸上是一片清丽的神色，完全不像是去那充满着诡秘、深远、不可知的神奇黑堡。

白发妇人突然叹息一声，道：“姑娘，你好冷静。”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老前辈夸奖了，咱们走吧！”

白发妇人看那三品刀一眼道：“你们留这里，好好地看他们，不要离开，离开的人，格杀勿论。”

目光一掠那位黑衣三品刀，接道：“未得堡中令谕之前，不许擅自动手，除非，他们要突围而去。”

言罢，转身而去。

目睹东方亚菱等一行离去，南宫玉真才摇摇头，叹息一声，道：“傅前辈，我有些不太明白，亚菱为什么不带我们同去，唉！大家生死同命，何不同入黑堡，谈得拢，大家合力为江湖正义效命，谈不拢难免要放手一搏，黑堡中人，武功诡异，咱们也许非其敌手，但全力一拼，总是可以捞几个本钱回来！”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亚菱姑娘有她的打算，咱们在此恭候佳音。”

天虚子低声道：“咱们到里面谈吧？”

且说东方亚菱和秋飞花跟在那白发妇人身后，行到了黑堡门外。

白发妇人轻轻咳了一声，道：“两位，进入黑堡之前，还得作一件事情。”

东方亚菱道：“什么事情？”

白发妇人道：“蒙上眼睛！”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好！老前辈请动手吧！”

白发妇人伸手由衣袋之中，摸出两副黑水晶的眼镜，道：“你们戴上这个。”

东方亚菱道：“这一副黑水晶的墨镜，就能够挡住我们看不见么？”

白发妇人道：“能！黑堡中的形势，和别处不同，只要戴上这一副黑水晶的眼镜，也就够了。”

东方亚菱伸手接过，把一副送到了秋飞花的手中，道：“戴上，不要轻易的取下来。”

秋飞花点点头，戴上了水晶墨镜。

白发妇人举手叩动铁门。

铁门呀然而开。

黑堡实在很黑，进了铁门，再加上眼上的墨镜，确有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

白发妇人道：“两位，看得清楚吗？”

东方亚菱道：“看不清楚，连伸在面前的手指，也看不到。”

白发妇人道：“我知道姑娘是一个很守信约的人，不过，该说的话，我仍然要说清楚，黑堡中的人，都已经练到了夜能见物的目力，两位看不到我们，我们却能看到两位，如是两位在途中擅自取下了墨镜，那就很可能遇上一突袭，那时，恕我也无法救助两位了！”

东方亚菱道：“很可能看不到堡主，对吗？”

白发妇人道：“不错，很可能见不到堡主了。”

东方亚菱道：“前辈放心，我们答应的事，绝对不会口是心非。”

白发妇人道：“我给两位带路。”

举步向前行去。

东方亚菱本无武功，一旦又被蒙上了双目，简直有着寸步难行的感觉。

行约十余步，身后突然传来了砰然大震之声，两道铁门，紧紧的关了起来。

坚强的东方姑娘，突然间，变得软弱起来，停下了脚步问道：“秋兄，你在哪里？”

秋飞花就站在她的身侧，突然伸出手去，扶住了东方姑娘，低声道：“亚菱，我在这里。”

东方亚菱玉指伸出，抓住了秋飞花的右手，道：“好黑啊！我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黑暗。”

东方亚菱索性把身躯偎入了秋飞花的怀中。

秋飞花暗运功力，几乎是把东方亚菱的娇躯托了起来。

他内功深厚，虽然目难视物，但凭藉着敏锐的听力，仍紧随在那白发妇人的身后。

又行了十余丈远，带路的白发妇人，突然停了下来。

秋飞花冷冷说道：“到了？”

白发妇人道：“这是第一关，过不了这一关，根本就见不到堡主。”

秋飞花道：“老前辈好像没有提过咱们进入黑堡还要过关的事。”

白发妇人道：“黑堡中有很多机密，我不能先告诉你们。”

秋飞花道：“什么样的关，如何一个开法？”

白发妇人道：“这一关考验你们的胆量，如若你们胆子不大，可能会被生生吓死。”

秋飞花道：“老前辈，东方姑娘不会武功，如是这里有动手搏杀，应该只有在下一人应试。”

他连问数声，却不闻那白发妇人回答之言。

东方亚菱轻轻叹息一声，道：“不用问了，她已离去，咱们往前走吧！”

秋飞花缓缓说道：“亚菱，我要取下眼镜了！”

东方亚菱道：“为什么？”

秋飞花道：“这地方，已经够黑了，再戴上这样一副劳什子眼镜，除了更黑暗之外，还有着难以适应之感。”

东方亚菱道：“我明白你的心情，一个双目清明的人，骤然

间不能见物了，自然是有着无法适应之感，但你必须忍耐着，先由心理上去适应它。”

秋飞花道：“我很担心他们会出手偷袭，只怕我应付不了。”

东方亚菱道：“是不是太过担心我的安危了？”

秋飞花道：“亚菱，我死何足惜，但你肩负武林安危……”

东方亚菱接道：“没有人能够一担独挑天下事务，我还要你们的帮助，而且，成败难计……”

语声一顿，接道：“别想得太多了，集中心神，设法对付目下的情况吧！”

秋飞花道：“好！咱们生死与共，如是在下保护不周，姑娘出了什么差错，在下会以死相酬。”

东方亚菱吁一口气，道：“听到你这句话，我心中好快乐，也生出了不少的勇气。”

秋飞花右手握住剑柄，左手牵住了东方亚菱道：“咱们走吧？”

举步向前行去。

原本有些畏惧的东方亚菱，此刻，忽然间振作起来，低声道：“秋兄，记着我不怕什么，别为我分心，全心全意去应付强敌。”

秋飞花道：“我明白……”

突然间，一声冷厉的怪啸声，传了过来。

那是一种从未听过的恐怖声，不像猛禽怒啸，也不像怪兽怒吼。

声音像出自人口，但又不像人的声音。

秋飞花忽然停下了脚步，东方亚菱也停下了脚步。

感觉着中，一只毛茸茸的怪手，伸了过来。

秋飞花长剑出鞘，突然斩了过去。

但闻波的一声，长剑有如斩在一团棉絮之上，不闻惊叫声，也不闻呼疼之声。

秋飞花霍然警觉，还剑入鞘，急急说道：“亚菱，你好吗？”

东方亚菱道：“我很好，一只毛茸茸的手，抓住了我……”

秋飞花身子一闪，人已到了东方亚菱的身侧，道：“那手……”

东方亚菱道：“那不是真的手，是一只假手，陡然间，抓到了人身上，定然十分可怕……”

秋飞花道：“你不怕？”

东方亚菱道：“不怕，我一点也不怕，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你可会听到了我的呼叫声？”

东方亚菱道：“这就是了，他们想象之中，觉着我是一个完全不会武功的人，一定会失声惊叫，可惜他们想错了，咱们蒙上了眼睛，目难见物，心中又有了准备，听觉和感受上的恐怖，不如现在形象的恐怖给人来得更强烈。”

只听一个清冷的女子声音，传了过来，道：“姑娘分析得不错，你一个完全不会武功的人，竟有着如此胆气，不得不叫人佩服，冲着你这一份豪勇之气，这一关不用过了，老身替你承担起来。”

东方亚菱道：“多谢前辈……”

语声一顿，接道：“老前辈可否指点我们一下，前面可还有几关？”

但闻一个苍老的男子声音，道：“还有两关，但都是要考验人的武功，你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子，咱们也没有法子考验你了，

所以，一切免除，你们可以直入大厅了。”

东方亚菱道：“多谢诸位的照顾。”

秋飞花暗叫了两声惭愧，忖道：“亚菱不会武功，但我竟没有她这一份镇静。

一根竹棍，伸了过来，道：“这条甬道之中，九曲八折，行走不易，老夫好人作到底，用竹杖带你们一程吧！”

秋飞花感觉中，到了一处很宽敞的地方，也听到了不少人的呼息之声，似乎是进入了一座大厅之中。

只听一个清朗的口音，道：“两位请坐。”

秋飞花、东方亚菱伸手向后摸去。

果然，两人身后不远处，各放着一个锦墩。

两人刚刚坐好，耳际间，又响起那清朗的声音道：“两位可以除下眼镜了！”

虽然是除下了眼镜，但仍然是目难见物，这黑堡之名，果非虚言，实在是黑得可以。

忽然间，火光一闪，亮起了一只火烛。

就借那一只火烛的亮光，秋飞花已然看清了厅中景物。

这是一座相当宽大的敞厅，厅中整整齐齐的站着不少的人。

这些人，只有分穿两色衣服，黑色、白色，黑衣挂刀，白的佩剑。

上位处有一座长形木案，案后端坐一人，穿着黄色的长衫，也是大厅中唯一的黄色衣服。

东方亚菱目光微转，四下瞧了一眼，道：“末学晚进东方亚菱，见过堡主。”

一面说话，一面站起身子，对那黄衣人拜了下去。

秋飞花心中暗道：“那个人，不知是不是这黑堡堡主，听那白发妇人说，堡主是一个很喜欢女色的人，他如真的看上了亚菱，我又应该如何？”

心中念转，暗中运足目光望去。

这一仔细瞧看，才发觉，那长案之下，放了十二座矮墩，分坐着六个穿白衫和六个穿黑衫的老人。

这些人都留着飘垂在胸前的长髯。

只见那高居案首的黄衣人，举手一挥，道：“你起来。”

东方亚菱道：“多谢堡主。”

站起身子，坐了下去。

黄衣人缓缓说道：“我已经听过了报告，是你们有意的招惹黑堡，情不可恕。”

“晚进天涯奔走，就是寻一群隐蔽人间的高手……”

黄衣人哦了一声，道：“所以，你找上了黑堡。”

东方亚菱道：“他们可能托身黑堡，晚进因而冒犯。”

黄衣人微微一笑，道：“姑娘，黑堡之中，确然是一群藏身于此的高手，不过，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用他们的。”

东方亚菱回顾了一眼，点点头，道：“诸位栖身于此，不过是为了肩上一重责任，一旦心愿了去，就可以脱离黑堡，重见天日，过常人一般的生活了。”

黄衣人笑一笑，道：“姑娘，你可知道，这区区一黑堡，如何能栖居如此众多的高人吗？”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这可由两方面说，一方面是诸位心有所寄，甘于这等黑堡生活，这也是把诸位世代代，都造成了高手的原因之一，黑堡中不见天日，也可以使人心无旁惊……”

黄衣人道：“嗯！还有个原因呢？”

东方亚菱道：“诸位身上，可能受着一种禁制，不能轻易离开。”

黄衣人道：“你到黑堡求助，准备付出什么代价？”

东方亚菱道：“自然能使诸位永远脱离这黑堡中生活。”

黄衣人叹息一声，道：“姑娘，你有这样的能力吗？”

东方亚菱道：“我如没有找错地方，就有能使诸位脱离此地的能力。”

黄衣人道：“姑娘，咱们黑堡中的人才不少，他们也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但他们一直无法能使我们离开黑堡。”

东方亚菱心中一动，点点头，道：“堡主，不相信晚进有这份能力吗？”

黄衣人道：“我们经过很多次努力了，一直有些克服不了的困难。”

东方亚菱心中暗道：当年苏百灵把他安置于此地时，早已想到了人性多变，传了三代之后，只怕已失去了他们那股保留的忠诚心愿。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堡主，可是想考验晚进一下吗？”

黄衣人道：“不错，我们有三大无法克服的困难，使我们世代代永栖于黑堡……”

东方亚菱生恐他把题目引到太困难的问题上去，急急接道：“第一，是诸位的眼，已无法适应黑堡之外的光亮。”

黄衣人微微一怔，道：“不错，这是我三大困难之一，我们试验过，就算戴上黑色的水晶眼镜，也不能在白昼间，支持过三时辰以上，超过这个时间，我们就双目剧疼，无法见物，再要撑

下去，双眼就非瞎不可了。”

她不愧有着绝世的才慧，略一沉思，已想到了这些人的眼睛经数代，丝毫未变，如若是被药物控制，经过一代之后，应该早已有所变化，几代子女，仍然如此，可能是一种很特殊的控制方法。

这毛病可能在水源上，黑堡中的水源可能是早经苏百灵动了手脚。

她想起了这个答案，笑一笑道：“事实上，贵堡中人的眼睛和贵堡外面的人，并无不同，只不过……”

黄衣人接道：“怎么样？”

第五十四回 其来有自

东方亚菱道：“如若有一个机会，我能带他们离开黑堡，我就能使你们的眼睛适应光亮。”

黄衣人道：“此言当真么？”

东方亚菱道：“我在此地，愿以我的性命担保。”

黄衣人道：“纵然你能使我们双目适应光亮，但我们还有两大困难，无法使我们离开黑堡。”

东方亚菱道：“愿闻其详？”

黄衣人道：“一个是，我们必须吃一种黑堡生产之物，才能使体力充沛……”

这一下，使得东方亚菱听得一呆，道：“什么样的东西？”

黄衣人摇摇头，道：“不知道，我们上一代传下的，那东西混在食物之中，才能保持了我们的体能，如是没有这种物品，我们在三天之内，就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别说和人动手了，就是行路做工，也是力难从心。”

东方亚菱心中暗道：苏百灵控制他们的手段，相当恶毒，但那是一种什么东西呢？百年来，能够生生不息，长年生长。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我想，我如见了那种物品之后，也可以为阁下解答。”

黄衣人苦笑一下道：“那是一种很少地方能生长的特别奇物，天下虽大，只恐除了黑堡之外，再无他处生长了。”

东方亚菱道：“堡主，我人在此地，我如有言过其实之处，你们随时可以杀我。”

黄衣人道：“这倒有理。”

东方亚菱道：“请问你们第三个不能离开黑堡的原因何在？”

黄衣人道：“我们等一个人，一个能够解救我们的人！”

东方亚菱心中一阵跳动，赶紧暗暗吁一口气，平复下紧张的心情，道：“那是什么样的人，堡主能够告诉我吗？”

黄衣人道：“能！不过有一个很严厉的条件，不知你能否答应？”

东方亚菱道：“说说看吧！”

黄衣人道：“你如知道了这件事，就必须是我们等候的人！”

东方亚菱道：“如我不是呢？”

黄衣人道：“别人只有一条路可走，你有两条路可选。”

东方亚菱道：“第一条路是……”

黄衣人接道：“死！”

东方亚菱道：“我还可以选择的路是留在黑堡？”

黄衣人道：“是！听说你不会武功，可以免去废武手续，留此作我的夫人。”

东方亚菱道：“原来如此，我总算是明白了。”笑一笑，接道：“堡主，条件我可以答应，不过，我还要先问明白几件事情。”

黄衣人道：“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如若我就是你们等待的那个人，你们对我如何？”

黄衣人道：“只要您一言吩咐，我们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东方亚菱道：“这也是你们藏身在黑堡的目的？”

黄衣人道：“不错，我们委身于此，数代之久，就是等一个人，完成一个心愿。”

东方亚菱道：“堡主，如何才能算是你们等候的人？”

黄衣人道：“上代传下了一个密函，绢袋密封，存于一处很机密的地方，打开那存函之处，必须要本座和四位一品长老及堡中的大夫、掌令会齐方可，所以，那密函中的内容，我们都不知道。”

东方亚菱道：“如是有一人知道了那密函内容，那人就是你们等的人了。”

黄衣人道：“不错，打开同观，一目了然，谁也无法争辩。”

东方亚菱道：“咱们就赌一赌吧，不过，我要先见见贵堡中的大夫、掌令，和四位一品长老。”

黄衣人道：“不用见他们了，本座决定的事，他们从来也不反对。”

东方亚菱道：“我相信堡主的话，不过，我还要见他们。”

黄衣人沉吟了一阵，道：“有原因吗？”

东方亚菱道：“有！”

黄衣人道：“姑娘请说？”

东方亚菱道：“小妹口举一例。”

大约东方亚菱的美丽，很使那黄衣人倾心，当下点头说道：“本座洗耳恭听？”

东方亚菱道：“如是大夫反对我们的婚事，就算你胜了，那又如何？”

黄衣人道：“这个，这个……”

他虽然贵为一堡之主，但娶妻大事，引进外人，也不是一个

人可以决定的事。

东方亚菱是何等聪明的人，一听黄衣人的回答，已知击中要害，笑一笑，道：“请他们都来，咱们谈的事，他们都听到了，要反对，也该早些反对，不反对，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黄衣人突然击动了案上一个金钟，道：“你们听着，四位一品长老留下，其余的，可以退班了，左刀、右剑，去请掌令和大夫来。”

大殿中，人影移动，片刻工夫，整个大厅的形势，又变了一番气象。

那黄衣人已然离开了长案后的座位，坐长案前面一座金蛟椅上。

四个留着长髯的老者，坐在右首。

堡中光线灰黑，虽有一烛之光，但东方亚菱不会武功，看上去，很吃力。

全力看去，才算大致上看清楚了这些人的形貌。

只见那黄衣人脸色苍白，年不过三十左右，四个留着长髯的一品长老，两个穿着黑衣，两个穿着白衣。

很明显的，这四人中，两个是一品剑客，两个是一品刀手。左右的位置空着。

在黄衣人的对面，却又设下了两个座位。

东方亚菱和秋飞花被让在对面的座位上坐下。

这时，双方的距离更近，彼此之间，看得也更清楚一些。

东方亚菱似是有意在施展手段，诱惑那黄衣人，举手理一下鬓边的长发，笑一笑，道：“大夫和掌令，还没有来吗？”

黄衣人道：“快了，快了，就该到啦！”

只听一个清明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好标致的姑娘！”声音由左侧传来。

东方亚菱转头望去，却是不见人影。

虽然，那人已然看清楚了东方亚菱，东方亚菱却还未能瞧见对方的影儿。

紧接着步履传入耳际，一个中年妇人，怀抱令牌，当先而至。随在那中年妇人身后，是一个留着长髯的青衣人。

这是东方亚菱进入堡中之后，见到的第四种颜色衣服。

掌令的是一位女人，有些出了东方亚菱的意外。

青衣自然是那黄衣人口中的大夫，能穿着与众不同颜色的衣服，显见，他在堡中的地位崇高。

中年妇人两道透着智慧的目光，一直盯注在东方亚菱的身上，瞧了良久，才点点头，回顾那青衣人道：“不错，是很标致，咱们堡中女子，无出其右。”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掌令夸奖了。”

中年妇人口中说着话，人已落座，和那青衣人并坐左侧。

黄衣人轻轻咳了一声，道：“本座和这位姑娘，立下了一个赌约……”

那位穿青衣的大夫，轻轻咳了一声，接道：“堡主，什么样的赌约，要把我们召集在一处呢？”

黄衣人道：“这赌约很严重，也是我们数十年来期望的事。”

青衣人心情微微震动了一下，道：“堡主之意，可是她就是我们要等的人？”

黄衣人道：“不是我说，是这位姑娘自己说的。”

青衣人道：“堡主和她订下了什么赌约？”

黄衣人道：“她如是我们等待的人，咱们自然要听她之命，如若不是咱们等的人，她就要留在黑堡之中，或是立刻自绝，两者由她任选其一。”

青衣人点点头，道：“如若她不是咱们等候的人，堡主可是准备收她作为四夫人？”

黄衣人道：“本座正有此意。”

青衣人目光转注东方亚菱的身上，道：“敝堡主的话，不错呢？”

东方亚菱道：“不错。”

青衣人道：“姑娘，我们等的人，要有条件，不是任你姑娘自己说的。”

东方亚菱道：“我知道要有条件。”

青衣人道：“这些条件你都具有了？”

东方亚菱道：“我如没有具有这些条件，自然不是你们要等的人，那岂不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

青衣人道：“好！姑娘请先说那两句开门启轮白。”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碧血刀、丹心剑，天下祸福一肩担。”

青衣人道：“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等候着她，刀是碧血刀，剑是丹心剑，但我们如何能离开黑堡，姑娘是否早已胸有成竹？”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我知道，你们首先要自己的眼睛能适应阳光。”

青衣人道：“这一个，在下已花了五年工夫来研究这些事情，一直找不出原因何在？姑娘已开启了黑堡之门，如何把我们带出去，那是你姑娘的责任了。”

东方亚菱道：“大夫，我们先谈第一个条件，三日之内，我

能使诸位的眼，开始变化，逐渐适应阳光。”

青衣人道：“三天！姑娘，这话近乎神迹了。”

东方亚菱道：“本来，就是近乎神迹的事。”

青衣人轻轻吁一口气，道：“好！第二条件，姑娘知道么？”

东方亚菱道：“先由第一条办起。”

青衣人道：“姑娘是否要在下帮忙？”

东方亚菱道：“借重正多。”

青衣人道：“姑娘吩咐？”

东方亚菱道：“我想先劳大夫，带我们去看看诸位食用的水源。”

青衣人道：“水源来自一处地下寒泉，十分清甜。”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咱们去看过之后再说，晚进相信可以查个眉目出来！”

黄衣人站起身子，道：“好！咱们去吧。”

东方亚菱在几人带路之下，行到了一座水池旁边。

水由地下石缝中渗出来，形成了深约三尺、方圆五尺的小水潭。

看过了水池形势，东方亚菱已了然决无法在这地方下毒，药物一定是在下水源之处，历年药性不减，而且，一直保持着平稳的药力，单是这一份下药的本领，就叫人敬佩万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够了，咱们走吧！”

青衣人道：“姑娘还要看些什么？”

东方亚菱道：“不用了，咱们先把这件事情办好，诸位对我有了信心，咱们再谈第二件。”

青衣人道：“姑娘高见。”

东方亚菱道：“有件事，想请大夫帮助？”

“我要离堡一趟。”

青衣人道：“到哪里去？”

东方亚菱道：“水源头处……”

青衣人接道：“在下也想到了，只可惜在下无法去查。”

东方亚菱道：“大夫是这黑堡中第几代执医人？”

青衣人道：“第三代，黑堡中一切公正，医术相传，并非血统为主，而是以才慧为主。”

东方亚菱道：“大夫肯同意，那是再好不过，我最迟十二个时辰后回来，留下我这位助手，作为人质。”

青衣人回顾了黄衣人一眼，道：“堡主意下如何？”

黄衣人道：“大夫的看法呢？”

青衣人道：“这位姑娘的才慧，可以相信，而且，她可能就是咱们要等的人。”

黄衣人道：“大夫既如此说，本座倒是不能不同意了，留下人质，叫她去吧！”

东方亚菱目光转注到秋飞花的身上，缓缓说道：“等着我，十二个时辰之后，我一定回来。”

秋飞花道：“姑娘请便，不必限于十二个时辰，查出了全部的内情再说。”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十二个时辰，应该够了，你要忍耐一下。”

秋飞花道：“姑娘不用为在下担心。”

东方亚菱道：“我去了。”

青衣人道：“在下送你一程！”

东方亚菱道：“多谢大夫。”

秋飞花受到了很多的优待，被安排在一座雅室之中，室内还特别为他点了一支火烛。桌子上，摆了很丰盛的酒菜。

但秋飞花却不敢食用，只吃些自己带来的干粮。

东方亚菱回来得很快，六个时辰后，已然重返黑堡。

秋飞花被请到了大厅之中，东方亚菱先已在座。

陪着东方亚菱的是那黄衣堡主、青衣大夫和堡中掌令。

四位一品长老，并未在座。

目睹秋飞花安然无恙，东方亚菱大放宽心，笑一笑，道：“大夫，小妹未辱命。”

青衣人道：“姑娘真的已经查出内情了？”

东方亚菱道：“大夫和掌令，都是绝对才慧的人，小妹也不敢隐瞒什么，贵堡中人，双目不能常见阳光，确实为一种药物所害，但那药物，有害有利，可以使目光，更能适应黑夜。”

青衣人道：“那药物在何处？”

东方亚菱道：“水源头处……”

青衣人接道：“百年来，那药物也该用完了，除非有一个人够适时的加上药物。”

东方亚菱道：“这一点大夫猜错了，那设计人存置于水源头处的药物，在一种巧妙的控制之下，至少还可以再用二十年。”

青衣人叹息一声，道：“那个人，也就是把我们送入这黑堡的人了？”

东方亚菱道：“他为你留下了绝世武学，也为你留下了高明的医道，河洛、奇算无所不有，那人的才智，可算得一代奇人，……”

黄衣人突然接道：“姑娘，这地方虽然勉可安居，但终年不见天日，终非久居之地，姑娘是否真诚帮助我们离开此地？”

东方亚菱道：“小妹正有此意。”

那执碧令符的中年妇人，突然开口说道：“姑娘，我们是一支预藏的伏兵，如是江湖上不需要我们时，也不会放我们离开黑堡了。”

东方亚菱道：“是！苏百灵使各位潜居黑堡，把他的韬略、武功，都留于此，就是要诸位替他效命一次，这是诸位离开黑堡的条件。”

青衣人道：“这要看姑娘能不能先替我们解决本堡中的问题了。”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大夫，小妹这点心愿，已为大夫洞悉，还望诸位给小妹一个机会，以便堡中弟子，甘为小妹效命。”

青衣人道：“区区全力相助。”

东方亚菱道：“好！请大夫代小妹昭告贵堡中人，就说小妹在三天之内，能使贵堡中人，目力有所改变，十日之内，要他们适应日光，不再畏惧太阳之光。”

黄衣人急急接道：“亚菱姑娘，这不是随便说说，一旦昭告本堡弟子，那就铁案如山，一旦姑娘的诺言难于兑现，那就非死不可了。”

东方亚菱道：“这个，堡主但可放心，小妹如是没有把握，怎敢夸此海口？”

青衣人道：“姑娘，准备要去多少时间，解去黑堡中人所受的束缚？”

东方亚菱道：“现在用人紧急，小妹希望能尽早解去贵堡中人的束缚，多者一月，少者三七二十一日。”

这时，那掌令妇人突然接口说道：“姑娘，只怕，你等不了这样多的时间了。”

东方亚菱道：“掌令的意思……”

掌令妇人笑一笑，接道：“我不知他们是什么来路，大批的武林高手，分成三路，直向黑堡围来，目前他们已到了百里之外，慢则三日，快则明晚，他们就可以赶到黑堡了。”

东方亚菱道：“贵堡一向不和外人来往，又怎知江湖中事？”

掌令妇人道：“上一代的掌令，替我们留下了兵法韬略、神算、奇术，我掌管黑堡中的安危大事，岂能全无布置。”

东方亚菱道：“掌令布有耳目？”

掌令妇人道：“不错，白天，我们虽然不便活动，但还有晚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黑堡四周百里外的要道之上，都安排了耳目，敝堡中训练的神鹰，大约天下无双了，他们几乎已经通灵了，不但可以用来攻敌，而且还可以传书，事实上，敝堡中人不用出去，堡外的重大消息，就会传入敝堡。”

东方亚菱道：“掌令告诉我这么多，不知是否有什么用心？”

掌令人道：“有！诸位的时间不多，只怕这批人是追踪诸位而来的。”

东方亚菱道：“是！我请诸位离开黑堡，也就是为了对付这批人。”

掌令人道：“姑娘，有一件事，我想先说明白，还望姑娘谅解。”

东方亚菱道：“你请说？”

掌令妇人道：“在姑娘没有证明是我们要等的人之前，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你。”

东方亚菱道：“哦！”

掌令人道：“如若这些人真的是对付姑娘们而来，还要你们自己设法对付。”

东方亚菱道：“时间太急迫，而且，我们人手也太单薄，还望贵堡中人，能够给我们多一些的支援。”

掌令人摇摇头，道：“这一点办不到，黑堡中的规矩，不容破坏，所以，我才要先证明明白……”

东方亚菱道：“掌令人，到什么样一个时刻，你们才肯承认我是你们要等的人？”

掌令人道：“至少等我们双目可见阳光之后，我们才能相信，事实上，就算承认了姑娘的身份。”

东方亚菱道：“我有药物一包，放入贵堡蓄水池中，水中的怪毒自解，食用过七日之后，诸位就可以不畏阳光了。”

掌令人接道：“但如果我们一旦证明了姑娘就是我们要等的人，使我们目力不畏太阳之光，也能使我们离开了黑堡，生活在广大的人世间，我们都会为姑娘而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东方亚菱道：“掌令人，有此一言，小妹放心了不少，小妹告辞了。”

掌令人叹口气，道：“姑娘，我们不能以黑堡的基业为姑娘冒险，实在是爱莫能助。”

东方亚菱人已转身子，闻言停下了脚步，回头笑道：“掌令人，能不能告诉小妹一个称呼？”

掌令人道：“堡中人，都称白仙子，黑堡的刀手剑士，都是

以品级叙等，他们都有代号，姓名之称，除了堡主，和我及堡中大夫之外，很少有人再用，但如我们决定了听命姑娘时，我会有一本详细的名册奉上，我只能说到此处了，姑娘请便吧？”

东方亚菱道：“多谢白大姐姐。”

转身向外行去。

那青衣大夫，突然快步追了上来，道：“姑娘，你留下这药量是否少了一些？”

东方亚菱道：“对症之药，量不在多，大夫，如是心有所疑，不妨先选出一些人来，试服一下。”

青衣大夫道：“这不劳姑娘费心，区区自会有安排。”

黄衣人突然高声说道：“东方姑娘，我们会尽量快速试验姑娘的药物，只要得到证明，我们就会立刻派人相助。”

东方亚菱道：“多谢堡主。”

秋飞花当先带路，离开了黑堡。

两人刚刚离开堡门，两扇铁门，已轰然关上。

一直未说话的秋飞花，此时却突然开口说道：“亚菱，那药物真能够使他们眼睛适应日光吗？”

东方亚菱道：“是！那是真的解除水中毒性的药物，十分有效。”

秋飞花道：“亚菱，这药物，可是取自地下古堡？”

东方亚菱道：“苏百灵在水源下毒之处，留了解药，任何人，只要找到毒药来处，就同时取到了解药……”

轻轻吁一口气，接道：“那苏百灵下的药物很奇妙，也控制得很精密，只要他们能离开黑堡百里，不食黑堡中的水源，就会不药而愈了。”

两人边行边谈，已到了竹阵前面。

傅东扬早已率领了人手，候在阵外。

南宫玉真快步迎了上来道：“小表妹，事情如何了？”

东方亚菱道：“黑堡中人，已暂时安定了下来，只是，只是……”

傅东扬接道：“天罗教中追了下来？”

东方亚菱道：“不错，老前辈猜对了？”

南宫玉真道：“想不到咱们这番布置，未用来对付黑堡，却用来对付天罗教中人。”

东方亚菱神情严肃地说道：“表姐，天罗教尽起高手而来，这一战，是咱们生死搏命的一战，也是江湖正邪最后的一战，咱们至少要支撑过七天，才能得到黑堡中的援助。”

傅东扬道：“他们何时可以到？”

东方亚菱道：“现在百里之处，如若他们直奔此地而来，今夜就可以到，如是他们地形不熟，至少，明天可以到了。”

傅东扬道：“咱们还有些时间，南宫姑娘和覃兄，去打些野味回来，作为食物，顺便采集一些山果。”

东方亚菱道：“如若黑堡中人不肯援手，咱们就决战死于此了。”

傅东扬道：“咱们还该有些什么准备工作，姑娘也该吩咐一下，早些动手。”

东方亚菱道：“一方面多准备食用之物，一方面要珍惜性命，咱们人手少，对方以十人换咱们一条命，咱们也是划不来。”

傅东扬道：“他们人手众多，不惜人命，而且，大都是他们采用其他门派中人，来为他们拼命，自然用不着和他们意气相

争、赌气拼命了。”

东方亚菱道：“诸位多练投石击敌的手法，最好能连环配合，以阻强敌，重要的是，咱们只求伤敌、阻敌，不要意气用事就行了。”

群豪开始了准备。

东方亚菱又加强了奇阵的布置，一面指点群豪连环投石的击敌手法。

南宫玉真和覃奇，获了不少的山鸡、野兔回来，群豪立刻动手烧烤，数量之多，足可供群豪十日之用。

天色入夜时分，东方亚菱下令群豪休息，好好的养息精神。

群豪都进入阵中运气调息之时，东方亚菱却带着兰兰、秀秀行出了阵外。

直去了一个时辰之久，才行了回来。

她身体本弱，这一日工作，只累得香汗透衣，面色苍白，全身酸痛。

秋飞花轻轻叹息一声，缓步行了过来，道：“亚菱，看你累成了什么样子，为什么不吩咐一声，让我去作呢？”

东方亚菱确然很累，但她看到了秋飞花无限关切之情，不禁心中一畅，精神也为之一振，笑一笑，道：“这些事，别人帮不上忙，强敌可能立刻赶到，那时拒敌搏杀，要靠你们动手，现在我累一点，没啥要紧。”

秋飞花道：“亚菱，你究竟在作什么？”

兰兰道：“小姐巧手匠心，利用竹枝、青藤，设下了不少的埋伏。”

秋飞花道：“哦！这阵中也有吗？”

兰兰道：“有！小姐说，这次强敌大举来犯，其中一定有知晓五行奇阵变化，但他们却想不到阵中会另有埋伏。”

秋飞花道：“兰兰，刚才，你在阵外……”

兰兰接道：“也是设埋伏，可惜，小姐的时间不够，这里的工具，又不凑手，如是工具凑手，时间又够，单是小姐设下的埋伏，就够他们受的了。”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别听兰兰的，我不过尽一些心意罢了！”

幽幽一叹，黯然说道：“飞花，这一战激烈凶险，不难想象，一旦，黑堡不援手，这一阵苦撑，必将使所有的人，筋疲力尽，你要自己珍重。”

秋飞花道：“我会自惜，亚菱，你也要多保重啊！”

这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也平安度过，群豪多了一天切磋、配合的机会，东方亚菱也多了一天，设计埋伏。

这一天，仍未见强敌的踪迹，黑堡中也没有动静。

天色又黑了下来。

东方亚菱要兰兰转告群豪，要他们放心坐息，二更之后，强敌才可能赶到，要尽量利用这两个更次时间，使体能恢复到最好的状况。

二更时分，群豪相继由坐息中醒了过来。

突然间，一声惨叫，划破了深夜的静寂。

东方雁和覃奇防守阵门，行动最快，两个人一闪身，出了阵门。

东方亚菱精密的计算，使得每一个地方，都有了藏身的地方。

两个人一出阵门，立刻隐身在阵外两个巨石之后。

这是早经选好的地方，两个巨石之后，可以监视到阵外三丈以内的地方。

只见两个穿着黑色劲装的大汉，都已经躺了下去。

那些人，似乎是长箭所伤，胸前，还带着很长的箭杆。

每人的胸上，有三支之多。

覃奇心中，暗暗忖道：“这些人，怎么死了？”

难道又是那位东方姑娘的设计不成？

心中念转，耳际却听到了一阵衣袂飘风之声。

凝目望去，只见一条人影，疾如流星一般，飞射而至，落在了那个倒卧地上的尸体前面。

他举止很小心，落地之后，立刻伏在地上，良久之后，不见动静，才缓缓站起身子。

察看两具尸体一阵，伸出双手，抱起了一具尸体，转身向外行去。

想是对方这两人死亡一事，心中不明，所以，遣人特来查看。

覃奇伸手由身上取下来三支竹箭，忖道：不能放他离开。

就在他心念转动之间，一声惨叫，传了过来，那抱着尸体的黑衣人，突然间倒了下去。

覃奇手中的竹箭，没有发出。

也未见隐在一侧的东方雁发出暗器。

显然，这人之死，又是中了东方亚菱的埋伏。

覃奇心中忖道：“这位姑娘当真有神鬼莫测之能，不见她如何费心，竟然造下了如此厉害的埋伏。

三具尸体，倒卧在夜暗中。

夜，又恢复静寂。

来敌似是被这无声无息的死亡吓住了，竟然无人现身。

足足过了有一顿饭工夫之久，听到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暗箭伤人，算不得什么英雄人物？”

覃奇、东方雁，都没有理会对方。

不闻回答之言，耳际间，又响起那冷冷的声音，道：“诸位可是聋了、哑了？连个答话的人，也没有。”

他越骂越火，词锋也愈是刻薄、恶毒，但始终不闻回答之言。

这时，突然响起了一个很娇脆的女子声音，道：“你们四个大男人，怎么像王婆骂街一样，为什么不过去瞧瞧？”

那一直骂人的声音接道：“回坛主的话，咱们已倒下去三个！”

女子声音道：“怎么倒下去的？”

那人接道：“不见有人出手，也不闻兵刃破空之声，不知怎么就倒了下去。”

女子声音突然间变得十分冷厉，道：“计不全，所以，你们有些害怕了？”

原来，那人叫计不全。

计不全道：“属下遵命。”

一条人影，破空而至，落在了那三具尸体身侧。

这人虽叫计不全，实在很有心机，落在那尸体的身侧，就未再行动。

很留心同伴之死，都是在行动之时，似是踏上了什么机关，中伏而亡，所以，他这一次，落地之后，就停下不动。

但闻那女子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计不全，他们怎么死

的？”

计不全道：“死在一种竹箭之下，每人身中三支，来箭强劲，都是射入了心脏要害。”

那女子声音又道：“奇怪呀！他们武功不弱，区区竹箭，怎么会取了他们的性命呢？”

计不全道：“这个，这个，在下就想不通了。”

但见人影一闪，一个黑衣劲装的女子，落在了计不全的身侧。

这时，覃奇已鹿行鹤伏，行到东方雁的身侧，低声说道：“那位现身的姑娘，少兄见过吗？”

东方雁道：“她叫连吟雪，天罗教中紫旗堂主。”

覃奇道：“对！这位姑娘，人还算正派，但在教主的机密控制之下，任何人没有自主的能力。”

但闻连吟雪说道：“这竹箭不但削得十分尖利，而且，竹质坚实，发出的力量，也十分强大，他们连射了三箭，那就无怪能立刻致命了。”

计不全道：“禀堂主，属下一一直在上面瞧着，这三位死得都很奇怪，他在行走之间，突然中箭而死，不知箭从何处射来？”

连吟雪道：“如是被你们一眼就瞧出来了，那又算什么埋伏！”

缓缓站起身子，转过身子说道：“东方姑娘，双方已成了骑马之势，诸位在此设下了奇阵，准备全力拒抗，想来，也是不会退走了。”

东方亚菱没有接口，秋飞花却缓步行了出来，接道：“是连堂主么？”

他的步履行得很怪，左迈一步，右踏一脚，在连吟雪八九尺左右处，停了下来。

连吟雪目光如电，由夜暗中逼了过来，道：“是秋少侠？”

秋飞花道：“不敢当……”

语声一顿，道：“贵教中的人马，都齐聚于此了。”

连吟雪道：“小妹打旗的先上，第一步赶到了此地，不过，天亮时分，副教主会率领全教中精锐，集中于此。”

秋飞花道：“为咱们几个人，有劳贵教中精锐尽出，倒叫在下也有着一种光荣的感觉了！”

连吟雪道：“不是小妹托大，就算你们几个人都是铁打的金刚，铜浇的罗汉，也无法和本教齐集的高手抗拒。”

秋飞花道：“连堂主说的不错，我们在此摆阵、设伏，也就是准备和诸位在此一决胜败了。”

忽然间，连吟雪举手一挥，站在他身侧的计不全，惨叫一声，倒了下去。

秋飞花呆了一呆，还未来得及开口，连吟雪已高声说道：“听不听我良言相劝在你，怎能出手伤人。”

挥手一物，打了过来。

秋飞花觉着来势劲急，伸手接到。

物入手中，才知是一个锦囊。

连吟雪未多问，人已转身而去。

秋飞花迅快的把锦囊藏入怀中，说道：“双方对垒，各凭武功，既然出手，难免有人受伤！”

转身行入阵中。

东方亚菱早已在阵中守候，笑一笑，道：“飞花，是连姑娘

吗？”

秋飞花道：“是！她交来了一个锦囊，就转身而去，不知这锦囊里，说些什么？”

东方亚菱缓缓伸出手去，接过了锦囊打开，只见一张白笺之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回入悬崖下密室之内，燃起了一只火炬，看清了信上内情。

秋飞花、傅东扬却也随着行入密室。

放下锦囊，东方亚菱陷入了沉思之中。

南宫玉真也缓步行了进来。

见东方亚菱闭目沉思，倒也不敢惊扰。

足足过了有一盏热茶工夫，东方亚菱才缓缓睁开眼睛，道：“看来，她不会欺骗我们？”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什么事啊！”

东方亚菱道：“连吟雪这封密函上，说出了倪前辈等一行的踪迹。倪前辈江湖老、经验丰，并没有落入华一坤的手中，反而扮作了天罗教中人，混入在他们之中，华一坤率高手而来，人数不下数百之众，分成了数十批合围而来，这些人中，包括了武林中黑、白两道人物，不难鹰目混珠，再加上连吟雪的有意掩护，所以，他们一直未被发觉。”

傅东扬叫道：“好办法，老叫化这一招用得很绝，也很高明。”

东方亚菱吁一口气，道：“连吟雪知道咱们人手很单薄，这一批帮手，对我们用处很大，要我们想法子，把他们接来此地，这时机稍纵即逝，所以，她才冒险来通知我们。”

傅东扬道：“老叫化现在何处？”

东方亚菱道：“不足十里之处。”

傅东扬道：“距离如此之近，只有两个时辰就够了，傅某人愿去接他们来。”

东方亚菱道：“华一坤连番挫败，必然会更加小心，我担心，这是一个陷阱。”

南宫玉真道：“彼此敌对相处，实在是不能相信他们。”

东方亚菱道：“但我再三思忖，觉着此险值得一冒，我们人手太少，几乎连主持阵中埋伏的人手也不够，如能把他们接来此地，至少，可以使人们迎敌的战力，增强十倍。”

南宫玉真道：“既是如此，我去一趟接他们来？”

东方亚菱神情肃然，缓缓说道：“不行！”

南宫玉真一皱眉头，道：“小表妹，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现在，表姐要大胆说出来了。”

东方亚菱道：“什么事？”

南宫玉真道：“我已经参悟透了苏百灵留下的十二式回天剑法，老实说，那是天下至精至奇的剑法，足可和他们一战。”

东方亚菱道：“如若人人都和表姐一样，我们自可放手一战，只可惜，只有你一人得天独厚。”

南宫玉真道：“亚菱，我的意思是说，我去一趟最合适。”

东方亚菱道：“问题是要把他们平安的带回来，如果连吟雪没有骗咱们，运气不算坏，她是第一个追踪而来的人，用心只是监视，等华一坤，或是他们的教主到了之后，再行动手。”

南宫玉真道：“哦！”

东方亚菱道：“对付连吟雪，最好的人选，不是表姐，是我们潇洒英俊的秋大哥……”

秋飞花脸上一热，接道：“亚菱，你这是……”

东方亚菱道：“我说的很真实，而且是诚心诚意的，劳你的驾去一趟，而且，给你全权去应付这件事情，不择手段，只要设法把他们带出来。”

秋飞花道：“要我应付什么人？”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我的秋大哥，自然是应付连吟雪了，现在，她手握着倪前辈一行人的命运，也掌握了咱们这面的消长之机，所以，你必须全力全心的去对付她。”

秋飞花道：“哦！”

东方亚菱道：“你明白了吧？”

秋飞花点点头，道：“我明白了。”

东方亚菱道：“飞花，不要当笑话听，这是很认真的事，不是要你去征服她的人，而是要你去征服她的心，只有她诚心诚意帮助咱们，咱们才能够找到倪老前辈。”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我完全明白了！”

东方亚菱道：“好！你去吧！”

秋飞花长叹一声，道：“亚菱，我好担心这件事。”

东方亚菱道：“担心什么？”

秋飞花道：“我担心办不好这件事情，我怕自己装不来。”

东方亚菱道：“你不用装作，全心全意的去做这件事。”

秋飞花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

东方亚菱道：“这件事情，你不用动什么心机，只管照你的意思去作。”

秋飞花道：“我试试吧！我尽力而为。”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要不要我跟他去一趟……”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表姐，不用麻烦你了，这像变戏

法一样，你一去，一样也变不出来了。”

南宫玉真哦了一声，道：“我懂了，那要雁表弟陪他吧！”

东方亚菱道：“谁也不能陪他去，要去，只有他一个人。”

秋飞花一抱拳，道：“我告辞了。”

傅东扬冷冷接道：“飞花，你倪师叔的性命，全握在你的手中，还有，你那三位小师妹，你要慎重行事。”

秋飞花道：“弟子知道。”

转过身子，离阵而去。

出阵行约数丈，忽见人影一闪，连吟雪已拦住了去路，冷笑一声，道：“是不是那东方亚菱姑娘派你来的？”

秋飞花道：“是！东方姑娘派我来的，你那封信上说的很明……”

连吟雪一皱眉，接道：“轻一些，不怕人家听到吗？”

秋飞花放低了声音，道：“我倪师叔，他们现在何处？”

连吟雪道：“你只关心你那师叔的安危，难道就不关心我的安危吗？”

秋飞花道：“姑娘既然写下了这样一封信，自然是已经改邪归正了，在下希望姑娘助我，找到我倪师叔之后，希望姑娘也能够弃暗投明。”

连吟雪道：“你那位东方姑娘，还有南宫玉真，能够容下我吗？”

秋飞花怔了一怔，半晌答不出话。

连姑娘的话，已说的很明显，接受她的帮助，那就等于答应了她的要求。

秋飞花很为难，沉吟了良久，才缓缓说道：“连姑娘，如是

她们容不得你，又怎会要我出来带你？”

他心中明白，此刻寸阴如金，用任何话解释，却无法说的明白，只有这样含糊一下过去。

秋飞花想含糊，但连姑娘却不想含糊，冷冷说道：“她们能容下我，你可知道，这容下我含意是什么？”

这一下，秋飞花真的怔住了。

连吟雪淡淡一笑，道：“秋兄，害怕了是吗？”

秋飞花摇摇头，道：“我怕什么？”

连吟雪轻轻吁一口气，道：“秋兄，用不着为难了，我不过给你说说笑话罢了。走！我带你去接他们出来。”

那封信上说的不错，倪万里确然扮作了天罗教中人，而且，就合并在紫旗堂下。

在连吟雪掩护之下，这些人，却一直很平安，只不过，南宫世家的弟子，死伤了不少，一些活着的，都被倪万里遣散而去，只留下了包小翠、刘小玉、廉小红、武通，以及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潜龙江海、卧虎高山。

他们合住在七里外一座茅舍之中。

倪万里骤见秋飞花，心情大感激动，一把抓住了秋飞花的右腕，道：“娃儿，牛鼻子和秀才死了没有？”

秋飞花道：“师伯和师父都活得很好，师叔好吗？”

倪万里道：“活得很辛苦，也很悲惨，但总算没有死，这都多亏连姑娘……”

连吟雪摇摇手，道：“现在不是讲话的时候，诸位要立刻上路，沿途之上，都有派遣的布置，但也无法拖延太久，咱们快些走吧！”

一行人回到了竹阵前面，天色只不过五更左右。

连吟雪停下了脚步，挥挥手，道：“诸位请吧！咱们就此别过！”

秋飞花道：“连姑娘，你……”

只听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接道：“吟雪姑娘，你不能回去了。”

东方亚菱与南宫玉真并肩缓步而来。

连吟雪苦笑一下道：“我知道，但我回去了，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身受教规处置，如是不回去，整个的紫旗堂，都可能受到牵累。”

东方亚菱道：“所以，姑娘最好能把你的心腹属下，一并带过来，我们生死同命……”

连吟雪接道：“东方姑娘，你……”

东方亚菱道：“我说的很认真，字字出于肺腑，希望姑娘能相信。”

南宫玉真低声道：“吟雪姑娘，亚菱表妹是诚意，我也一样由衷的欢迎你来。”

连吟雪缓缓说道：“多谢盛情，小妹能得诸位这么信任，甚感荣辛，至于小妹适才之言，不过是一个藉口罢了，希望两位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东方亚菱道：“你虽是一个藉口，但我们却会把它当作诺言，只要躲过这一劫，小妹自会给连姑娘一个交代……”

语声一顿，接道：“连姑娘，快把你的人带过来，咱们时间宝贵。”

连吟雪点点头，转身而去。

片刻之后，连吟雪带两个女婢和八个劲装佩剑大汉匆匆赶来。

东方亚菱道：“贵堂中，只有这些人吗？”

连吟雪道：“不瞒东方姑娘说，小妹早已对教主不满，眼看他倒行逆施，却又无能阻止，因此，小妹只好暗置心腹，准备有一天，逃离他们的掌握，教中规制极严，小妹不敢稍露痕迹，除了几个心腹的人手之外，不敢稍作泄露，小妹离开之时，只告诉他们我已叛离教主，要他们自作主张，愿留下的留下来；不愿留下的，可以逃命天涯。”

东方亚菱道：“当时，没有人反抗你吗？”

连吟雪道：“没有，整个紫旗堂中的精锐，都在小妹的掌握之下，他们纵有反抗之心，确也没有反抗的力量……”

第五十五回 调配实力

连吟雪轻轻吁一口气，接道：“东方姑娘，请分配小妹一个位置，他们很快就会有举动了。”

东方亚菱道：“连姑娘，我先带他们熟悉一下阵法，便于出入，我们虽然得连姑娘之助，增加了不少的实力，但和对方比起来，仍然是十分微弱，我们不希望硬拼，所以，人手调配上，要衡情调度。”

连吟雪道：“小妹这几个属下，都是极为忠心之人，都会遵从姑娘的调度。”

聚然间增加了很多人手，固然是加强了不少的实力，但人手调配上，又费了东方亚菱不少的心机。

直到日升三竿，东方亚菱才算将人手重作一番安排。

出人意外的是，天罗教一直没有行动，阵外人影晃动，显然是他们的大队人马已到。

东方亚菱更沉着，不许任何一个人到阵外探视。

日正当中，南宫玉真已经有些忍耐不住，低声对东方亚菱道：“小表妹，他们在搞什么鬼？为什么一直不见有什么举动？”

东方亚菱道：“他们也在准备，尤其是连堂主背叛了他们，处理这些内务，就要花去了他们不少的时间。”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我总是有些不放心的，应该出去瞧瞧！”

东方亚菱略一沉吟，道：“表姐，既是不放心，你出去瞧瞧，

不过，不许离开三十丈外。”

南宫玉真道：“好！我去瞧瞧就回来。”

东方亚菱道：“表姐，要飞花和连姑娘跟你一起去。”

连吟雪道：“敬领吩咐。”

三个人行出阵外。

这时，负责守护了望的是覃奇和天虚子。

南宫玉真凝目望去，只见阵外数十丈内的草木，都被清除，变成了一片光秀的沙石地。

轻轻吁一口气，缓缓说道：“老前辈，有动静么？”

天虚子道：“在目力所及的三十丈内，只见敌人来回走动，不见敌人有攻击的行动。”

原来，这片地形，只能看到三十丈的距离，三十丈外，却被一片山崖挡住。

南宫玉真道：“我去瞧敌势。”

天虚子道：“东方姑娘交代过贫道，不许私自出阵。”

南宫玉真道：“晚进等正是奉了东方姑娘之命来。”

天虚子道：“好！姑娘请吧！”

南宫玉真当先而行，直到三十丈外的转角之处。

目光到处，不禁一呆。

只见各色旗帜飘扬，强敌去集一处，不下二百人之众。

华一坤正在和几个服色不同的大汉，低声商讨。

连吟雪低声说道：“玉真姑娘，华一坤正在和七堂主研商，连大合堂主也到了，天罗教的实力，大概已十之七八集中于此了。”

南宫玉真道：“亚菱的推断不错，他们已经准备攻击了。”

连吟雪道：“咱们退回去吧！告诉东方姑娘，要她早作准备。”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姑娘说的是，咱们回去吧！”

华一坤突然回过头来，望着南宫玉真等藏身之处，冷冷说道：“回去告诉东方亚菱，就说本教立刻将攻她摆下的奇阵。”

南宫玉真闪身而出，道：“华一坤，我们已恭候多时了，你如果是英雄好汉，就放单和本姑娘一决生死。”

华一坤道：“南宫玉真，令尊成就高你何止十倍，他既是老夫手下败将，老夫还会把你放入眼中不成，不过，老夫是统率大队的主帅，岂能小不忍乱了大谋，咱们早晚会有一场搏杀。”

南宫玉真道：“好！你是杀我爹的凶手，咱们两笔账，集中在一块儿算。”

华一坤冷笑一声，道：“南宫玉真，有的是机会，你稍安勿躁，咱们总会碰头，就在这一两天内。”

语声一顿，接道：“本教中叛徒连吟雪在吗？”

连吟雪一闪而出，道：“我在这里，副教主有何见教？”

华一坤道：“教主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本教呢？”

连吟雪淡淡一笑，道：“因为，我看不惯本教的作为，早有脱离之心，只不过昨天才实现罢了！”

华一坤道：“连吟雪你可知道，背叛本教的处罚吗？”

连吟雪道：“我知道，要受五刀分尸之苦。”

华一坤道：“背叛本门的弟子，从没有一个人在背叛了本教之后，能逃过这个刑罚。”

连吟雪道：“我没有准备逃避，不过，也不会束手就缚。”

华一坤道：“你敢反抗？”

连吟雪道：“我为什么不敢，我既然敢背叛你，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华一坤点点头，道：“很好，教主特别交代下来，把你留给他。”

连吟雪道：“我不怕，不怕你，也不怕教主。”

华一坤脸色一变，气得微微颤抖，一时间，竟然讲不出话来。

连吟雪一转身，大步而去。

华一坤未再喝阻。

连吟雪、南宫玉真行到阵外，东方亚菱早已迎了出来，道：“表姐、连姑娘，看到了什么？”

南宫玉真道：“果然不出表妹所料，他们确已准备了攻击我们的行动。因此赶紧回来以便你完成最后的部署。”

东方亚菱道：“该准备的均已准备齐全，除你们两人外，各人任务均已分配妥当。”

轻轻吁一口气，接道：“不是小妹准备大开杀戒，但震服人心，使强敌丧胆的，还是武功的杀伤手法，而不是阵前埋伏，如是咱们真的撑不住了，才退入阵中拒敌。”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我也是这个意思，但不知，哪一位守第一阵？”

东方亚菱道：“天虚老前辈，和覃奇、梁上燕，再加上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呢？”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正传授他们武功，他有一套很有效的传授之法，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胸中所知武功，让学者了然。事实上，这几日中，群豪互不藏私，互授武功，每人都有了很大的进境。”

东方亚菱低声道：“表姐，你快回阵中坐息一阵，你和飞花

可能要接上第二阵，我们以最少的人、最少的伤亡，对付强敌。”

她简略的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中午时分，山崖下一片静寂。

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却充塞于山崖、旷野之中。

阵外一片空阔的砂石地上，忽然出现了一群人，佩带着刀剑的劲装大汉。

这一群三十二人，分作四行，带头的是一位身穿白衣的中年大汉。

连吟雪和东方亚菱守在一起，两人选择了阵中一片最高的地方。

那可以看清楚，山崖前面，数十丈外的景物。

东面是峭壁，高近百丈的峭壁，西面虽无山壁阻路，但近阵三十丈处，却突起了一个高约三丈、宽仅丈余、长过百丈的石岩，岩上一片光秃，寸草不生，正好把东方亚菱摆下的奇阵，给环围起来，也成了一道屏障，机成了阵势的天然门户，也构成了一种易守难攻的形势。尤其阵前数十丈处。地形忽然开阔，忽然又收缩，形成了一种葫芦形。

那一身白衣的大汉，已率人越过了中间收缩的部分。

距离阵门处，只余下十余丈的距离。

东方亚菱低声道：“连姑娘，那白衣人是何人物？”

连吟雪道：“白旗堂主郑中，人称一天飞钱，一身暗器，叫人防不胜防。”

东方亚菱道：“这些人，可都是白旗堂下的人？”

连吟雪道：“白旗堂下，有三十二勇士，大概就是这些人了。”

东方亚菱突然举手一挥，发出暗号。

隐在阵外的兰兰、秀秀，突然间发动埋伏。

只见那泥石地上，突然间，飞射出一片弩箭。

这些弩箭散布于数丈之中，有些，就在那些武士的脚下。

箭是用尖竹削成，但因距离很近，郑中虽然在严密戒备之下，仍然有了很大的伤亡，三十二人，竟被这一片箭雨，伤了半数。

混乱中，兰兰和秀秀突然由这道旁的空沿中飞跃而起，奔回阵中。

东方亚菱低声道：“连姑娘，去观察一下，要郑中投降我们如何？”

连吟雪道：“这个人，脾气刚正，只怕不易，我们平常来往不多，也不知他对目下处境的观感如何？小妹去问他一声。”

东方亚菱道：“去告诉他，我们的埋伏很多，虽是就地取材，但却很实用。”

连吟雪缓步行了出来，单枪匹马的直向郑中迎了上去。

两个人在距离一丈左右处，停了下来。

连吟雪一抱拳，道：“郑中，小妹连吟雪，给郑中兄见礼。”

郑中冷笑一声，道：“连堂主，你很大的胆子。”

连吟雪道：“小妹不是胆子大，而是觉悟得快一些。”

郑中冷笑一声，道：“连吟雪，你明说吧，究竟是什么用心？”

连吟雪道：“好！小妹恭敬不如从命，郑兄在教中的时间不少，想来，定然也知道教中的详细情形了。”

郑中道：“了解又怎么样？”

连吟雪道：“了解了，就不用小妹多作解释，郑兄可以作一个抉择了。”

郑中拔剑出鞘，准备硬拼一招。

但见连吟雪飞起的身子，突然一个翻转，直向阵中飞去。

郑中怔了一怔，忽然间纵声大笑起来，道：“连吟雪，你怯战了，是吗？”

连吟雪已闪入阵中，连头也未回一下。

郑中轻轻吁一口气，高声说道：“连吟雪，你变了，你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竟然不敢和我姓郑的一决生死呢？”

他眼看对方发动了一次埋伏，就使自己的人手伤亡了一半，心中实在有些害怕，希望能和连吟雪作一场缠斗，以拖延时间，等待援手。

却不料连吟雪竟然一改往常的为人，直入阵中而去。

回头看去，又一队人手，正缓缓向前行了过来。

那是红旗堂主神光余光，带着十八罗汉，赶了过来。

但余光走的很慢，似是有意在拖延时间。

郑中回顾了身后的属下一眼，道：“你们还有几位能够动手？”

一个劲装大汉挺身应道：“还有二十一个人可以动手。”

郑中道：“好！咱们冲过去，不过，不要太急，走慢一些，刀横前胸，小心戒备，当心由地下飞来的暗器。”

郑中，行过了一丈的距离。

但他的从人行至一丈左右处，突然两侧飞起了两道寒芒。

有如大海中突然间涌起了两重巨浪，卷至了人群之中。

只听到一连兵刃互击的金铁交鸣，再加上了惨叫之声。

随在郑中身后的属下，又有一个人伤在了剑下。

是东方亚菱安排的第一道埋伏。

把人手安排在道旁挖掘的坑道中，上面覆以草皮，放过了郑中之后，施展突袭。

这些人，都只注意到前面的埋伏，却忽略了两侧突然涌出的剑手攻袭。

这是东方亚菱安排下的拒敌所在，地方不太大，但也不小，可容下十余人捉对厮杀，再多了，地方就不够大。

郑中带的人手，被两侧突然出现的人手，又杀了四个，伤了四个。

那是覃奇梁上燕、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发动攻势，先声夺人，一举间，各杀一人，又伤了一个。

郑中手下的精锐，又有八个人，失去了搏杀的能力。

但余下的人，立刻布成了个一圆圈，想把四人给围起来。

但崔方、铁不化、梁上燕、覃奇，早已有了默契，立刻紧拢一处，排成一线。

这时，郑中带来的人手，已把受伤的包扎完好。

十六个受伤的人，十一人的伤势甚重，已暂时没有动手之能，但他们仍未退走，席地而坐，运气调息。

山崖转角处，又出现了一批人，缓缓向阵中行来。

环顾了四周一眼，冷冷说道：“连吟雪，念咱们一段同为堂主的份上，我不杀你，你回去吧！”

连吟雪道：“良禽择木而栖，郑兄，难道就没有明暗之思吗？”

郑中冷笑一声，道：“回去！要不然别怪在下剑下无情。”

连吟雪道：“郑兄，我不怕你，我只是代你惋惜……”

郑中道：“代我惋惜什么？”

连吟雪道：“郑兄也算是武林中极具声望的人，为什么竟甘

愿为人爪牙，助人为恶？”

郑中怒声喝道：“住口，你也是教中堂主的身份，和郑某有何不同？”

连吟雪道：“很大的不同，我一直是身隐邪恶、心存正义，只要有会，我就会反正过来，你呢？苟安于一个堂主之位，甘为凶邪……”

郑中气得脸色铁青，大声喝道：“连吟雪你……”

连吟雪道：“我怎么样，我说的都是实话，郑兄，你如是还有一点是非之心，何不和小妹一样……”

郑中接道：“和你一样？”

连吟雪道：“是！跟我一样，弃暗投明，郑中，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一生中也难遇上一次的机会，希望你及时醒悟。”

郑中淡淡一笑，道：“连吟雪，你白费心机了。”

突然一扬右腕，一点寒芒，疾飞出去。

那寒芒飞出了七八尺远，突然化成了数十片，卷飞而至。

这正是郑中精绝的暗器手法之一“一天飞钱”。

连吟雪和他相距不过一丈左右，眼看一团寒芒飞来，心中大急，右手一招，长剑出鞘，剑光化成一片护身光幕。

她应变虽然很快，但仍是慢了一步。

一片金铁交鸣之声过后，连吟雪身上出现了四处伤痕。

左右双臂，被金铁划破了衣衫，伤及肌肤，鲜血汨汨而出。

头上的包发青帕，被削去了一片，带了一络秀发。

左膀处被划破了一条寸许的裂口，隐隐可见肌肤。

郑中仰天大笑三声，道：“连姑娘，怎么样，兄弟这手法，还勉强可以吧？”

连吟雪道：“很卑鄙，乘人不备，偷施袭击，你不怕丢了‘一天飞钱’的身份？”

但南宫玉真的声音，传入耳际，道：“连姑娘，他手下伤亡过半，竟然还不知悔悟，不用和他多谈了。亚菱姑娘觉着他施用的暗器，可能有毒，姑娘先请退回阵中？”

连吟雪已经暗中运集了真气，准备放手一拼，听得南宫玉真传音之言，立时一吸真气，飞身而起。

形势逼人，迫得郑中的属下，也列成了一个横排。

双方形成了一个对峙之局。

郑中回过身，举起了手中的兵刃，暗暗提聚了功力。

但当他正准备出手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冷笑，道：“回过身来，贫道之剑，不愿背后袭人。”

郑中同过头去，只见一个鬓发苍然的老道人，手执宝剑，神色间一片肃然。

天虚子缓缓向前行了两步，冷冷说道：“郑堂主，请出手吧！”

郑中道：“多谢道长示警，君子气度，前辈风范，所以，在下也要先行说明一事。”

天虚子道：“郑堂主请说。”

郑中道：“在下以暗器扬名江湖，所以，这一次动手相搏，在下要施展暗器。”

天虚子道：“久闻郑堂主一天飞钱手法，贫道老朽之年，得能一睹绝技，实为一大快事。”

郑中道：“观主小心，在下要出手了！”

忽然一扬右腕，一团光，电射而出。

面对着这位驰誉江湖的暗器名家，天虚子也是一点不敢大

意，早已蓄势戒备，长剑闪转，幻起了一团剑花。

但闻一阵叮叮当当之声，传入耳际，那一团寒芒忽然间散成十余点光芒，散落一地，但仍有三枚钱镖，掠着天虚子身前而过。

郑中心中一动，暗道：“这老道士，好强烈的剑气，如此之近的距离，竟然击散我的钱镖去势。”

天虚子亦是暗暗惊心，忖道：“幸好，我这一剑用足了全力，如是稍有轻敌之心，必伤在钱镖之下。”

郑中钱镖未中，人已随后扑上，手中长剑疾如流星，直刺过去。

天虚子长剑起处，锵然一声，硬封开了郑中的剑势。

郑中回剑快攻，连攻三剑。

天虚子硬封剑势，接下三剑之后，立刻反击。

这是一场很激烈的搏杀，双方已动上手，都全力施为。

地下石室的奇遇见闻，使得天虚子的剑法，大为精进，不少奇妙绝伦的招数，夹杂于剑法之中。十几个照面下来，郑中的剑法，已然受制，变成了只有招架之功。

天虚子一面挥剑逼攻，一面说道：“郑堂主一代人杰，是非早明，还望能弃暗投明，和我等合手同心，共为江湖正义尽力。”

郑中长叹一声：“观主虽然是字字金玉良言，但郑某人就任堂主之位，曾在教主面前立下重誓，我不能违背誓言，这就是我的苦衷，道长不用再费唇舌了。”

这时，红旗堂主神笔余光所带的人手，已经行到郑中属下和覃奇、崔方、钱不化、梁上燕等会战之处。

但因双方打得激烈绝伦，覃奇等又是有计划的对抗，故意造成了混战的对抗，以阻敌援手。

覃奇一刀斩下了强敌一条手臂，低声道：“梁兄，咱们不能不佩服东方姑娘了。”

梁上燕急攻三招，迫退了两个来攻的强敌，和覃奇合于一处，道：“是的，在下也有同感。”

余光和属下赶到，但却又无法参予攻击，因为郑光的人手，正好把整个的过道堵满，余光想出手相助，却有着空隙难找之感。

东方亚菱的阻敌计划，是残酷的杀伤。

但战场形势的变化，却由主事人自作处置。

所以，覃奇、梁上燕、神剑、魔刀等，虽然控制了大局的变化，却又不肯施下毒手，一直保持胜败不分的局面。

他们在等待着天虚子的成功，等待着东方亚菱安排的第二波拒敌人手。

东方亚菱一直注视着搏杀场中的形势变化。

天虚子轻轻吁一口气，道：“郑堂主，贫道应该多和你谈谈的，但此刻的时间不对，咱们只怕无法多谈了，你如是势意不肯接纳贫道的忠言，贫道只怕要施下毒手了。”

郑中剑势一紧，攻得更为凌厉，一面说道：“道长有何绝学，尽管出手。”

天虚子叹息一声，剑法忽变，但见寒光连连闪动，幻起了一片剑影。

这几招都是地下石室中学得的杀手奇学，一连七剑。

郑中封开了第五剑，却无法封挡第六剑，被天虚子一剑刺入咽喉要害。

鲜血喷射，郑中的尸体倒了下去，口齿启动，但已无法说出

他最后一句遗言。

东方亚菱目睹郑中死于天虚子剑下之后，立刻传下第二道令谕。

秋飞花、东方雁、傅东扬、倪万里、连吟雪开始迅快出动。

一切行动，都在东方亚菱的精密计划和控制之下。

每一个行动，都讲究严密配合。

所以，天虚子杀了郑中之后，覃奇、梁上燕、崔方、铁不化也展开了全力的屠戮。

一时之间，刀光剑影，惨叫连声，白旗堂主的刀手们，立刻死伤累累。

片刻工夫，郑中的手下，已然十伤其九，只余下四个人，还在苦苦缠斗。

红旗堂主神笔余光，突然大喝一声，道：“住手！都给我退下来。”

梁上燕冷笑一声，道：“余光，太晚了，你根本就没有存心救他们，你如真的想救他们，早该喝令他们住手了。”

右手扬出，四支燕子镖，疾飞而出。

余下的四个人，也死在了梁上燕的镖下。

余光大喝一声，飞身而上，手中一对铁笔一招“铁树银花”，分向覃奇和梁上燕点了过去。

这时，秋飞花等五人，已然行近。

覃奇、梁上燕各举手中兵刃，封开了余光的铁笔。

余光和两个硬接一招之后，人已落着实地道：“梁上燕、覃奇，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覃奇冷冷说道：“余光，不用卖狂，不用梁兄助拳，覃某一

个就可以对付你。”

只听秋飞花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覃前辈，诸位已尽残白旗堂中人，请退后休息一下，这姓余的交给在下。”

覃奇一点头，疾快的退了下去。

他这一动，梁上燕、崔方、铁不化同时向后退去。

但秋飞花、东方雁、傅东扬、倪万里、连吟雪，却一齐迎了上来。

迅快的填补了五人的位置。

连吟雪本来身上受伤，东方亚菱要她休息，但她却坚持出战，以便指点敌人虚实。

东方亚菱强她不过，只好由她。

余光打量了秋飞花一眼，目光转到了连吟雪的身上，冷冷说道：“连堂主，余某人早就觉得你靠不住，想不到你还真的背叛了本教。”

连吟雪冷笑一声，道：“余光，你现在还在作梦吗？”

余光淡淡一笑，道：“就凭你连吟雪这点投降手法吗？”

连吟雪道：“目下任何人，除了我之外，都可以要你的命。”

余光道：“真有这么回事吗？”

秋飞花道：“阁下如是不相信，何不试试？”

东方雁大步而出，一挥手中青月刀，大声喝道：“秋兄，这一阵，让给小弟！”

秋飞花道：“好！雁兄弟小心了。”

东方雁刀横前胸，直逼近余光身前五尺处，才停下脚步，道：“咱们是单打独斗呢？还是你们一拥而上。”

余光道：“单打独斗，我不信一个毛头小伙子，能胜了我余

某人手中双笔。”

连吟雪冷冷接道：“你不过手段阴毒一些罢了，双笔之中，各有机关，一笔中空，藏着强力机簧，可以射出毒针，另一支中，蓄满毒水，可以喷出毒水，除此之外，只怕也没有什么奇绝的招数了。”

她心地灵巧，并未正面指点东方雁，却借对答之间，说出了余光双笔的妙用。

余光气得脸色铁青，冷冷说道：“连吟雪，你会被最严厉的教规处置！”

连吟雪道：“不会有那一刻，真有那么一刻，我会自绝而死。”

余光道：“你为什么不早些死去。”

连吟雪道：“我还想留下性命，捞个本钱回来。”

东方雁回顾了连吟雪一眼，目光中流出感激之色。

如若连吟雪不先点明笔中机关，东方雁自己明白，逃过暗算的机会不大。”

此刻，他心中有一准备，吸了一口真气，道：“余光，你先出手吧！”

余光双笔交叉，冷冷说道：“和你这年轻人动手，老夫用不着抢占先机。”

东方雁道：“不用夸口，先接我七刀。”

话出口，人已同时发动，刀光一闪，一片寒芒，直向余光卷了过去。

刀势来的太快，而且，又从一个完全意外的角度，这就使得余光来不及发动手中的铁笔机关，挥笔迎了上去。

哪知东方雁手中刀势忽然一变，寒芒一闪，斜里斩落下去。

一连五刀，全是虚招。

但每一刀，都如闪电一样。

余光本被那快速，凌厉的刀势完全镇住，但接了五刀虚招，闹得手忙脚乱，连笔中的毒针、毒水，都无暇射出。

第六刀，他决心不再用双笔对架，笔锋转向了东方雁。

在余光想来，最坏的，也是两败俱伤的局面，这一刀就算由虚变实伤了他，但东方雁也难逃双笔交错喷出的毒针、毒水。

但他想错了，这一刀偏偏就是实招，就在掉转笔锋，不理刀势时，青月刀却快如一抹闪电，疾落而过。

余光感觉双臂一凉，双臂齐肘被切落下来。

双肘同铁笔一齐落着了实地。

鲜血喷出，余光才感觉到了一阵刺心的剧疼。

感觉到，已经完全没有了反击的能力，两支铁笔落地，想反击，手中却已经没有了兵刃。

剧疼使得余光身躯微微的颤抖。

东方雁未再乘势一刀，而是冷冷说道：“余堂主，你双臂尽断，已无动手之力，请退回去吧！”

连吟雪右手连出，点了余光两处穴道，止住了流血，低声道：“余堂主，断了两条臂，可能保住你一条命，倒下去吧！”

余光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死，一个是听从连吟雪的话，倒下去。

他选择了后者，运气闭住呼吸，倒了下去。

东方雁青月宝刀一挥，迎了上去，道：“贵堂主已经断去双臂，失去搏杀之能，你们可以选择一条路，抬着贵堂主退下去，或是放手与在下一拼。”

蛇无头不行，这红旗堂下的剑手，目睹堂主一招未还，就被人斩下了双臂，心中早已失去了搏斗信心。

但见两个大汉行了上来，抬起余光，转身向后行去。

这一阵的顺利，大出了秋飞花等意料之外，望着退走的敌人，似乎还是不太相信。

连吟雪轻轻叹息一声，道：“他们奉命退了？”

秋飞花道：“余光身受重伤，断了双臂，什么人发号施令呢？”

连吟雪道：“我刚才也没有注意，不知道什么人？不过，这件事，不太重要，退走的不过是红旗堂中的精锐，咱们要对付的是天罗教中的精锐、高手，红旗堂这点人手，算得什么。”

东方雁道：“连姑娘，咱们不是大开杀戒，对付天罗教么？”

连吟雪道：“话是不错，不过，咱们刚才大开杀戒，已经使敌人胆寒，这些，用不着咱们再杀了，他们会有更多的高手，向咱们攻来，更毒辣的手段，对付咱们，咱们能省了一点气力更好。”

秋飞花道：“只是不知道亚菱姑娘，会不会要我们再挡一阵？”

连吟雪道：“东方兄连环七刀，不但斩断了余光的双臂，而且，也惊退了整个红旗堂中精锐，除非东方姑娘的计划改变，如若她要在此拒敌，我们应该再挡一阵。”

秋飞花回头看去，果然不见东方亚菱派来的接替人手。

但对方的人手，却赶来了不少。

傅东扬道：“果然是出人意料。”

秋飞花转头看去，又见当先两人，一僧一道，快步行了过来。

那老僧光头、赤手，身材高大，一对白眉毛，长过三寸，掩

过了双目，留着过胸的白髯，身披黄色袈裟。那道人，却是长得很清瘦，一袭青袍，背插长剑，鬓发如墨。

两人并肩而行，脸色是一片沉重。

在两人身后，紧跟着七个中年道人，一色佩剑。

八个五十上下的和尚，四个怀抱戒刀，四个手执禅杖。

秋飞花看那一僧一道，气宇不凡，不禁一皱眉头，回顾了傅东扬一眼，低声道：“师父这一僧一道，是何许人物？”

傅东扬道：“少林寺的掌门方丈千拙大师，和武当掌门人百灵道长。”

秋飞花怔了一怔，道：“这两位是当今武林中身份至尊的人，为什么会到了这地方？”

连吟雪道：“这就是余光口中的惊人之举了。”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想不到啊！他们竟然会真的归依天罗教？”

傅东扬道：“数十年来，这一僧一道，受尽了武林同道的敬重，且不可出言无礼。”

秋飞花道：“一切由师父主持。”

傅东扬点点头，缓缓向前行了五步。

肃立宁候。

那一僧一道，行距傅东扬五尺左右处，停了下来。

傅东扬一抱拳，道：“少林掌门千拙大师、武当掌门百灵道长，在下傅东扬，给两位见礼。”

千拙大师合掌一礼，道：“阿弥陀佛！傅施主久违了。”

百灵道长道：“傅施主，咱们二十年前，见过一面，想不到二十年后，竟然会在此地重又见到。”

傅东扬道：“大师、道长，忽然间驾到此地，不知用心何在？”

百灵道长苦笑一下，道：“这一道防卫之线，都是傅施主负责吗？”

傅东扬道：“秀才不才，正是担负此一道防卫之责。”

千拙大师道：“傅施主，你可知道老衲和百灵道兄的来意么？”

傅东扬道：“两位掌门人，在武林之中，身份尊贵，怎会突然间，出现在这地方？”

千拙大师道：“阿弥陀佛！老衲就是为诸位而来。”

傅东扬道：“劳动了少林、武当两位掌门人的大驾，咱们真是不敢当了。”

千拙大师黯然一叹，道：“老衲不想解说，总之，老衲是情非得已，诸位是束手就缚呢？还是要老衲等出手？”

傅东扬笑一笑，道：“老禅师德望满江湖，一言九鼎，傅某人敢不从命，只不过，老禅师不肯说明内情，实叫傅某人困惑得很，我等束手就缚，老禅师准备把我们缚向何处，又去见何人？”

千拙大师道：“老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情非得已。”

傅东扬道：“少林、武当一向领导武林，主持江湖是非，似老禅师这等不近情理的做法，此后，不知如何在江湖上主持事理呢？”

他词锋犀利，但却又说得很婉转。

千拙大师虽然是心中早已有了准备而来，但仍然被傅东扬几句话问得哑口无言，满脸惭愧之色。

傅东扬冷笑一声，道：“大师、道长，傅某觉得，两位还是把事情说明白的好，如是说得有理，傅某人也许会甘心束手就

缚。”

百灵道长道：“傅东扬，你们廿余年前，挽救了江湖上一次大劫，和本派及少林，都有过合作的行动，想来，你对大师和贫道，都知道十分详尽了。”

傅东扬道：“傅某对两位向极敬重。”

百灵道长道：“那很好，你既然知晓我们的为人，当知我们实有所不得已苦衷，无法说明内情。”

傅东扬道：“道长，武当、少林掌门人，所以很受人敬重，那是他们所作所为，无不教人敬重，如若他们的作为，无情无理，纵然他们还是两大门派的掌门人，只怕，武林同道，很难敬重他们了。”

百灵道长冷冷说道：“傅东扬，你好大的胆子……”

傅东扬淡淡一笑，道：“在下是有些胆大，不怕华一坤，也不怕那位还未露过面的天罗教主，我们敢反抗，杀了天罗教中白旗堂主郑中，也伤了红旗堂主余光，也接受了一位明辨是非、弃暗投明的连吟雪姑娘，大义所在，我们无畏无惧，道长是傅某平生最敬重的人之一，但在下绝不是怕道长。”

百灵道长一皱眉头，道：“大师，看来，我们的希望落空了，非有一场悲惨的杀戮，只怕很难有个结果了。”

傅东扬道：“道长，想动手吗？”

百灵道长道：“我们本来不希望造成一场残杀，但你傅东扬逼得我们如此，看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了。”

傅东扬道：“大师、道长，为什么？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只要道长能够说出来，我们甘愿领受责罚，如是道长无礼取闹，或是助纣为虐，咱们总不能也听道长的了。”

千拙大师道：“百灵道兄，老衲觉着，咱们应该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

百灵道：“大师，后面有监视咱们之人，万一使他心中动疑了……”

千拙大师道：“就算因此引起变化，那也比咱们和他们动手搏杀好一些。”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在下恭候道长出手。”

这一逼，百灵道长无法再忍，一挥手，道：“上去给我拿下，听候发落。”

两个佩剑道人不再理会千拙大师的拦阻，直冲了上来围上了东方雁。

秋飞花手握剑柄，冷笑一声，道：“名动天下的武当弟子，也要两个打一个吗？”

东方雁笑一笑，道：“秋兄，他们上来两个人，也是一样，不劳秋兄助拳。”

秋飞花道：“你要小心啊！”

东方雁道：“舍妹说的不错，咱们的人数少，不能意气用事，万一小弟招不住时，你出手救我就是。”

秋飞花道：“好！你只管放心。”

东方雁哈哈一笑，道：“不过，小弟相信，我这把刀，足可对付他们两个人。”

这时，两个道人已然同时发动，大喝一声道：“好狂的口气。”

两柄剑，同时发动，一左一右的刺了过来。

东方雁青月刀忽然一扬，当的一声，封开了面前一剑，刀势疾转，向后撩去，又及时封开了后面一剑。

这一刀前后照顾，势道快速如电，竟把两个道人的剑势，完全封开。

两个道人，同时吃了一惊，暗道：“这人的刀法变化好快。”

东方雁诚心速战速决，就在两个道人一怔神间，东方雁刀势“峰回路转”划出一道银虹，分向两个道人攻了过去。

两个道人长剑同出封刀势。

又一声金铁交鸣，一柄长剑，封开了刀势，另一剑，却封个落空。

东方雁人随刀转，已然绕到了左面道人的后面，手起刀落，当的一声，斩下了那道人一条右臂。

动手两个照面，就伤了一个武当弟子，不但大出了傅东扬意料之外，就是百灵道长也看得微微一怔。

右面道人吃了一惊，竟然忘记了攻敌。

东方雁青月刀寒芒乍展，刀光一闪，已然逼上了右面道人的咽喉，冷冷说道：“放下你的长剑。”

那道人被一股杀气震住，竟然不自主的丢下了手中的兵刃。

东方雁轻轻吁一口气，说道：“你退下去吧！我不杀你。”

百灵道长道：“施主这是什么刀法？”

东方雁道：“腾龙七绝刀”，我只施展出两招，“峰回路转”、“无中生有”。

百灵道长道：“高明，高明，如不用五行剑阵对付你，只有贫道亲自出手了。”

傅东扬道：“道长，我们不怕打，也不怕死，不过，在下只是想先把事情说清楚。”

经过了这一番搏杀之后，百灵道长的脾气，似乎也变得好多

了，哦了一声道：“咱们还有什么好谈的？”

傅东扬道：“这一道不算险峻的峡谷，但却是明暗的分野，目下武林之中，是不是只余下了这一块明亮的地方。”

百灵道长道：“那倒未必，至少还有很多地方，未为天罗教势力所控制。”

傅东扬道：“哪些地方？”

百灵道长道：“武林中四大世家，听说还未被渗入。”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道长承认了一件事？”

百灵道长道：“什么事？”

傅东扬道：“道长已承认，身不由己，已被天罗教所控制了。”

百灵道长道：“这个，贫道如不承认，两位也不会相信了。”

傅东扬道：“这就是了，贵派和少林一向被武林同道，视作泰山北斗，想不到道长和少林掌门方丈，竟然亲自率领了人手，向咱们攻袭，唉！两位难道就不怕，后一代武林同道们论道此事吗？”

千拙大师道：“惭愧！我佛慈悲。”

百灵道长叹息一声，道：“如若只是贫道和千拙大师的个人生死受到威胁，贫道和大师，甘愿一死，也不会作出这等有悖江湖大义的事，我等到此，大处而言，是想替武林中保留下一份元气。”

千拙大师道：“傅施主，老衲亦与道长谈论甚久，实非得已，才来此地。”

傅东扬道：“傅某不才，不知个中真意。”

百灵道长道：“我们已和那天罗教主取得协议，只要我们能擒得东方亚菱和南宫玉真，交给天罗教，他们立即交出解药，拯

救我们两派中中毒之人，而且，把嵩山少林寺、武当三六观周围百里之内，划为禁区，凡是天罗教中人，都不得轻易涉足。”

傅东扬道：“两位掌门人，相信这是真话吗？”

百灵道长道：“我们自然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们，我们有我们的打算。”

傅东扬道：“打算什么？”

百灵道长道：“本门和少林门下，都有一批精锐弟子，现在一处十分隐密的所在，由本门和少林门中长老，正在传授两派绝技，不过，至少还要两年时间，才能够艺满离山，所以，我们必须拖上两年时间。”

傅东扬道：“他真的会给你这个机会吗？”

百灵道长道：“贫道已决心把武当山中的技艺高强弟子，撤往嵩山，合两派门户之力，建一道铜墙铁壁，他就算不守信约，我们也会抗拒他们两年。”

千拙大师道：“如若事非得已时，我们也打定了宁为玉碎、不作瓦全的打算。”

傅东扬道：“那为什么不把他们合在一处，也可以增强一分力量。”

百灵道：“但目下少林和本派都已身受控制，大半高手中毒，实已无抗拒能力。”

傅东扬道：“你们就算生擒了东方亚菱姑娘，天罗教主又怎会真的交出解药。”

百灵道长道：“有人作保。”

傅东扬道：“什么人？”

百灵道长道：“金牛宫的金牛王，和无难翁作保。”

傅东扬道：“无难翁也在此地？”

百灵道长道：“不错，再说，他如不肯交出解药，咱们也不会把东方亚菱交给他。”

傅东扬道：“道长上当了！”

百灵道：“此话怎说。”

傅东扬道：“他知道我们不会束手就缚，先让我们来一场自相残杀。道长请想想，在下之言，是否有理？”

百灵道长沉吟了一阵，道：“傅施主，即使你说的有理，但就目下情形而言，诸位必得和我们合作。”

傅东扬道：“道长的意思是……”

百灵道：“贫道之意，诸位弃去手中兵刃，和贫道等回去一见天罗教主，如是他们不能履行承诺，诸位再动兵刃不迟。”

傅东扬脸色一整，道：“大师，在下觉得奇怪，以两位的身份，竟然如此畏惧天罗教，你们这作法，不止是自贱身份，而且是，叛经离道，有失少林、武当在江湖上的声誉……”

百灵道长脸色一变，道：“傅东扬，你好大的胆子。”

傅东扬冷冷说道：“我们的胆子很大，大得敢抗拒天罗教主。”

百灵道长道：“大师，咱们很难说服他们了。”

千拙大师道：“道兄的意思是……”

百灵道：“由贫道先行出面，斗斗这位东方公子，胜了他之后，咱们再和他们商量。”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道长，在下奉劝你一件事。”

百灵道：“请说吧？”

东方雁道：“在下在我们这群人中，只是属于三流的脚色，其

他的人，都不会比在下差，道长就算是打败了我，还有人和你动手。”

百灵笑一笑，道：“这么说来，当真是后生可畏了？”

口中说话，人却缓步而出。

东方雁向前一步，道：“道长是一派掌门之尊，只怕不肯先行出手，在下也不用客气了，先行出手了！”

说出手就出手，青月刀一招“划分阴阳”，直划前胸。

百灵道长感觉到那刀势带着冷厉的寒芒，心知是一柄宝刀，不敢大意，疾退一步，长剑刷的刺出。

剑上有一股阴柔的力道，化去了东方雁刀上的凌厉之气。

东方雁心头凜然，暗暗忖道：这道人果然是有一点门道，剑上的力道，好生怪异。

心中念转，手中青月刀却演出了连环三绝刀。

刀气凌厉，带起了一片啸风之声。

百灵道长目睹东方雁刀上的凌厉气势，心中亦知遇上了劲敌，所以，一出手，就用出了武当门下的绝技，太极慧剑，以内力阴柔吸引之力，消解去东方雁手中凌厉的刀势。

在他想象之中，以自己深厚的功力，三五招内，就可以击落对方手中的兵刃，哪知动手相搏了数十招，不但未能击落对方手中的兵刃，而且，也无法把人困住，心中亦是暗暗惊心，忖道：这些年轻人，怎的学到了如此高明的刀法？

原来，东方雁每到快要受制于剑势之下时，突然会施展出一两招奇怪的武功，就轻轻松松的脱出了围困。

那一刀，常常使得百灵道长，有些应变不及。

就在那一瞬之间，百灵道长手中的长剑，竟忽然间失去了吸

引的力道，这就使东方雁轻轻松松的脱出百灵道长剑势的威力圈。

两个人搏斗了数十招，仍然是保持个不分胜负的局面。

东方雁心中急，但还勉强克制得住，但百灵道长，却是完全挂不住了，疾攻了一剑，退开三尺，道：“住手。”

傅东扬道：“道长剑法高明，不过，东方世兄还挡得住，至少，他没有落败。”

百灵道长道：“所以，我才要他住手，贫道要说明一件事情。”

傅东扬道：“什么事？”

百灵道长道：“东方世家的武功，贫道也曾见识过，和这位东方少旗主的刀法不同。”

傅东扬道：“这有什么奇怪，东方世家的武学，日有精进，三五年就有新招创出。”

百灵道长道：“贫道只想把他击败，不想取他的性命。”

傅东扬冷然一笑，道：“道长很仁慈。”

百灵道长道：“贫道没有这个时间，不愿再和他打下去了。”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道长是准备撤走了。”

百灵道长道：“不！贫道准备施下毒手伤人了。”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那很好，在下也有几招刀法，没有施展，也不忍施展，如是道长动了杀机，咱们就对杀一阵。”

百灵脸色一变，道：“想不到江湖之上，竟有如此轻视贫道的人？”

傅东扬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道长本是江湖上最受人敬重的人之一，但你竟甘为天罗教的爪牙……”

第五十六回 天罗教主

百灵道长道：“住口，贫道和千拙大师的妙计，岂是尔等能明了的。”

傅东扬道：“这算不上什么妙计，至少，你们先要对付了我们，才能取得天罗教的信任。”

但闻步履声响，东方亚菱和南宫玉真并肩行了过来。

傅东扬回顾了东方亚菱等一眼，道：“东方姑娘来了，道长有什么事，可以和东方姑娘谈谈了。”

百灵道长目光抬处，也不禁看得心中一动，立刻吸一口气，把它压了下去，一拱手，道：“哪位是东方亚菱女施主？”……事实上，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东方亚菱身着长裙、白罗衣。

南宫玉真却是一身紫色疾服，身佩长剑。

二人身后，紧随着追风、摘星二婢。

东方亚菱停下脚步，一挥手，道：“我就是东方亚菱，道长是……”

百灵道长道：“贫道武当掌门人，百灵。”

东方亚菱道：“原来是武当掌门人，晚进失敬了。”

百灵道长道：“听说姑娘才慧过人，进入江湖不过年余时光，就造成了一段奇迹。”

东方亚菱道：“所以，天罗教主也很看重我。”

百灵道长道：“姑娘，贫道和大师合计过了，目下情形，只

有我们这一个办法，这办法不算好，不过，实在也想不出别的好办法了。”

东方亚菱道：“道长可否把你们的妙计，说给晚进听听。”

百灵道长道：“简明点说，我们准备拖延时间，把你交给天罗教之后，我们就可以取得一部解毒的药物，以解救少林、武当两派，有了这些人手，我们就能守住少林寺和三元观，只要这两个地方不被天罗教占去，咱们就有对付天罗教的办法，这件事，关系天下武林同道的兴亡大事，希望你东方姑娘帮咱们一个忙。”

东方亚菱道：“要我如何一个帮法？”

百灵道长道：“咱们一起去见那天罗教主。”

东方亚菱道：“哦！”

百灵道长道：“听说姑娘的才慧绝伦，想来定然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了。”

东方亚菱道：“我是深明大义，因此大义大节，丝毫不苟……”

百灵道长接道：“那好极了，姑娘能知晓厉害，就要他们放下兵刃，和在下同去见天罗教主。”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道长，你想错了！”

百灵道长一皱眉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东方亚菱道：“天罗教主是何许人物，他们怎会很认真的和你们讲斤两，道长难道真的相信他们的话吗？”

南宫玉真道：“拿道长的用心来说，也是其心可诛，你要用我们的命，去救贵派中人……”

百灵道长接道：“也不是只有武当一门，还有少林弟子，姑

娘，天下门派，以少林、武当两大门派的实力最为雄厚，如若这两派垮了，还有什么人能够支撑大局？”

东方亚菱道：“我想两个目前的作法，不是为武林大局效命，而是为天罗教的霸权效命。”

百灵道长道：“看来，女施主也是强词夺理的人。”

南宫玉真低声道：“小表妹，这老道士别有用心，你别管了，让我杀了他。”

东方亚菱道：“天罗教主这一计叫一石两鸟，就希望我们打一个两败俱伤。”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这老道士太妄自尊大了，这时，他还在摆武当山三元观中，当他掌门人时一样的架子，要好好的教训他一次才行。”

东方亚菱道：“他如是正气浩然，能明大是大非，就算他是三元观中的香火道人，咱们一样敬重他，如若他不辨是非、藐视江湖正义，就算他是武当掌门人，咱们一样不把他放在心上，不过，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间，不教训诛谓之虐，咱们先把道理讲清楚，让他明白之后，咱们再出手不迟。”

南宫玉真点点头，未再多言。

东方亚菱目光转动，望了百灵道长一眼，道：“道长，你应该明白，武当派所以受人敬重，是他们传统的义侠精神，绝不是他们那凌厉的剑法。”

百灵道长道：“是的！”

东方亚菱道：“道长，我已经点破了你阁下的计划，此时此地的道长计划不通。”

百灵道长道：“贫道的计划不通，姑娘有什么高见呢？”

东方亚菱道：“计划倒有，只怕道长不肯听从。”

百灵道长道：“姑娘请说吧！”

东方亚菱道：“刚才道长亲自出手，试过家兄的武功，比你们武当弟子如何？”

百灵道长道：“令兄很高明。”

东方亚菱道：“那很好，咱们既然不比贵派中人差，道长似乎是也不用牺牲咱们换取贵派弟子的性命了。”

百灵道长道：“贫道并非只为本门设想，而是为了江湖大局。”

东方亚菱道：“天罗教主，要你们把我带去见他，那就说明了一件事。”

百灵道长道：“请教？”

东方亚菱道：“在天罗教主的心目中，我东方亚菱的分量，比两们还要重一些，对吗？”

百灵道长道：“哦？”

东方亚菱道：“为今之计，道长有两途可循。”

百灵道长道：“哪两途？”

东方亚菱道：“一是你们率领目下弟子，不用再回去，和我们合于一处，共同对付天罗教中人，一是，彼此放手一战，分个高下出来，道长也好回去交差。”

千拙大师突然说道：“女施主，少林、武当两门，还有数百位弟子的生死掌握在天罗教的手中。”

东方亚菱道：“大师认为你们带去我东方亚菱，天罗教主真的会放了他们吗？”

千拙大师道：“本来，老衲对天罗教主也不信任，不过，这

中间，有一个保人，老衲就不得不信了。”

东方亚菱道：“什么人有这样好的信用？”

千拙大师道：“无难翁。”

东方亚菱道：“哼！无难翁，这个老怪物，一生怪僻自命，轻淡名利生死，想不到老迈之年，竟然说了这一次谎言，把他一生的节操，毁于一旦。”

秋飞花道：“亚菱，无难翁在江湖上极具清誉，没有证据的事，不可武断。”

东方亚菱道：“一个人，过去从未说过谎言，但不能保证他永远不说谎言，我不是怀疑他，这明明是谎言，叫人如何能够相信……”

千拙大师道：“一个人的信用，需要无数的事实证明，武林中人，谁不知道无难翁不轻作任何承诺，一言如山，出口的话，决不反悔。”

东方亚菱道：“他怎么答应你？”

千拙大师道：“他保证天罗教主不会失信，以你东方姑娘交换百粒解药，以解救本门和武当门下弟子百位之命。”

东方亚菱道：“这些弟子，现在何处？”

千拙大师道：“都在这山谷外面。”

东方亚菱道：“他们早就落在了天罗教的手中。”

千拙大师点点头，没有说话。

东方亚菱道：“中毒之人，包括你大师和百灵道长在内。”

千拙又点点头。

东方亚菱道：“我明白了，你去请无难翁来见我！”

千拙大师怔了一怔，道：“请他来见你？”

东方亚菱道：“不错，你只要告诉他，我东方亚菱要见他，我相信他会来。”

百灵道长道：“大师，不用和这个丫头扯了，我看今日之局，大约只有动手一途了。”

千拙大师轻轻吁一口气，“道兄，咱们未必是他们的对手，后生可畏，老衲今日总算见到了下一代英雄才人。”

百灵道长道：“大师，你……”

千拙大师道：“老衲想改变心意了，东方亚菱率领这一批人手，虽然不多，但他们有一股不屈的浩然正气，而且，个个武功高强……”

百灵道长道：“大师，你难道真的相信，他们这区区数十人，真能重光武林？”

千拙大师道：“也许他们不能，不过，他们至少不会比咱们差，所以，咱们不能再为天罗教主的鹰爪……”

百灵道长接道：“难道大师也不信那无难翁的保证了？”

千拙大师道：“本来，我就对那无难翁的保证存疑，只不过，老衲太低估了东方姑娘集合这一批人的实力，如是他们全无抗拒之能，咱们就擒她去见天罗教主碰碰运气，至少，可以逼死无难翁，或使他反助咱们一臂，但老衲见到的这批人手，个个都是后进之秀，强过咱们多了，所以，老衲不得不改变主意。”

百灵道长苦笑一下，道：“想不到啊，大师，咱们计议得好好的，你竟然改变了心意。”

千拙大师冷冷说道：“就算咱们不改变心意，咱们也未必能胜过人家。”

百灵道长道：“至少，咱们可以全力一试。”

千拙大师道：“咱们不能胜，但却消耗了他们不少的力量，人对己，都是有害无益。”

百灵道长奇道：“大师，你……”

千拙大师道：“我已经想通了，咱们受了天罗教主的愚弄。”

百灵道长道：“但是贫道还未想通。”

千拙大师道：“无难翁虽然是作了保，但他挽回清誉的办法，还可一死，他既敢作保，为什么却又不肯和咱们同来见东方姑娘？”

百灵道长道：“嗯！”

千拙大师道：“千古艰难唯一死，道长如若觉着回去还有一线生机，那就请便吧！”

百灵道长呆了一呆，道：“大师呢？”

千拙大师道：“老衲已决定率领随来的几个少林弟子，留下来，助东方姑娘一臂之力。”

百灵道长道：“大师，你可知道咱们身中之毒，几时发作吗？”

千拙大师道：“知道，今天日落之前。”

百灵道长道：“既然大师知晓，你留在此地，又有什么用处呢？”

千拙大师道：“虽只有半日时光，但这半日，已然全为老衲所有，我已经解开了心灵之枷，也看破了生死之关，时间虽然不多，但却勉强够用了。”

百灵道长道：“大师的意思是……”

千拙大师道：“目下，老衲虽有自己的打算，但必须和东方姑娘商量过以后，才能决定。”

百灵道长苦笑一下，道：“大师，贫道呢？”

千拙大师道：“悉凭尊便，道兄去留，老衲无法作主。”

百灵道长沉吟了一阵，道：“好！我回去，咱们分在两处，也许用处会更大一些。”

目光一掠东方亚菱接道：“贫道能为姑娘效劳吗？”

东方亚菱道：“想法子把无难翁诱来此地，我要问他几句话。”

百灵道长道：“尽力请无难翁来，好！大师既然决定留这里了，贫道先行告退一步。”

东方亚菱道：“道长请吧！”

道长带着武当门下弟子，急步而去。

望着百灵道长的背影，消失不见，千拙大师突然合掌当胸，低吟了一声佛号，道：“东方姑娘，百灵道兄，是否有生命之危？”

东方亚菱道：“不会的，晚进的看法，他会很快的带来无难翁。”

千拙大师怔了一怔，道：“姑娘如此武断吗？”

东方姑娘道：“大师，也许你们还自觉是一股很庞大的力量，但在天罗教主的眼中，你们不过是一股将要萎枯的大树，他不会很认真的和你们计较什么的。”

千拙大师沉吟了一阵，若有所悟的啊了一声，道：“女施主高见啊！”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大师灵台清明，闻一知十了。”

东方雁低声道：“妹妹，你是说百灵道长能受天罗教主很大的容忍？”

千拙大师道：“女施主才慧绝代，果非虚传，画龙点睛，使老衲茅塞顿开，天罗教主，不会和即将死亡的人计较什么？更不

会拼耗去一批高手，动手拼命了。”

东方亚菱道：“正是如此，如是推想的不错，你们预计毒发的时间，至少会提前两三个时辰。”

千拙大师道：“对！他可以把毒发时间，安排到我们预知之前，人性中的缺点，往往到面对死亡时，才能激起他拼命保命之心，但那时间，我们已经毒发，虽有反抗之心，却已无反抗之力了。”

东方亚菱道：“对！所以，晚进断言天罗教主会对百灵道长有着相当的容忍，他不会对一个即将死亡的人，计较得太多，也不愿白白消耗去自己的一些力量。”

千拙大师点点头，道：“老衲佩服！”

语声一顿，接道：“姑娘、老衲立刻告退，招呼少林派中弟子，在垂死之前，先杀一批天罗教中人手……”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用不着，那是最坏的办法。”

千拙大师道：“除此之外，老衲就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办法，能为姑娘效劳了。”

东方亚菱道：“大师，你心比日月，光明磊落，事情不能怪到少林寺的头上，你们都身受暗算，有心无力，只是晚进有幸，知机较早，又在无意中找到了地下石堡，见到苏百灵留下的武功、偈语，对江湖中这场劫难，才恍然大悟，这是一场劫数，也是一场清扫，九大门派中的掌门人，虽非个个精明，也无法挽救这一场劫难，除非，这一代中，出了一个武工、才智，都强过苏百灵的人。”

千拙大师道：“数十年来，江湖上早有鹰图、玉珮、宝塔、仙示的传说，只可惜，老衲误认那是无稽之谈，所以，没有去注意

它。”

东方亚菱嫣然一笑，道：“大师，不知这苏百灵是晚年知错呢？还是他有意搅乱这一代江湖情势，他留下一局杀棋，但却又留下一支伏兵，世上斗智斗力，都是两个人，各凭豪勇，只有他苏百灵一个人，是自己斗自己。”

千拙大师道：“姑娘，你是说江湖的形势，还有挽救的可能？”

东方亚菱道：“不错，苏百灵早已留下了一支奇兵，对付天罗教，而且，鬼使神差，让晚进找到了那支伏兵。”

千拙大师道：“女施主，那些人现在何处？”

东方亚菱道：“就在附近。”

千拙大师道：“咳！姑娘，老衲愿以少林掌门身份，去请他们为江湖正义一尽心力。”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不行，他们要来的时候自己会来，不到来的时刻，咱们去求也无用。”

千拙大师道：“这个，这个，就十分为难了。”

东方亚菱道：“为难在晚进们能支撑多少时间。”

千拙大师道：“他们几时可来？”

东方亚菱道：“快则要明日中午，晚则要三日之后。”

千拙大师道：“明日中午，也许还来得及，三日之后，你们决无支持那样久的希望。”

东方亚菱道：“所以，我们不能有损伤，要尽量设法拖时间。”

千拙大师道：“好吧！老衲愿少林门下打头阵。”

东方亚菱道：“能不打，最好别打，打是最后手段，大师们身中奇毒，更不宜先挡锐锋，晚进略通医理，也许能解得大师等身上之毒。”

千拙大师道：“这个，机会不大，少林寺藏有解毒丸药十二种，老衲等曾经分别试服，但却无法解得身中的奇毒。”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何妨一试呢？”

千拙大师略一沉吟，大步行了过来。

敢情他要亲自一试东方亚菱手中的药物。

事实上，东方亚菱根本没有查看千拙大师的中毒情形。

她随手由怀中取出一粒丹丸，就交给了千拙大师。

千拙大师似乎是对这件事，充满着信任，接过药丸，看也不看就吞了下去。

更出人意外是，这竟然是对症之药，千拙大师吞下去，很快就发现了毒伤好转。

这情形，使得千拙大师脸上流露出无限的惊奇。

东方亚菱低声道：“药物不多，只有四十粒，该救些什么人？由你决定。”

千拙大师道：“要老衲回去吗？”

东方亚菱道：“大师不用涉险了，交给你带来的门人，不过，要选有急智，可以应变的人。”

千拙大师点点头，接过四十粒药丸，转身而去。

但见群僧低言数语，忽有数僧转身疾奔而去。

留下了四个和尚，两个使用戒刀，两个用禅杖的人。

连同千拙大师，留下了五个少林僧侣，行向了东方亚菱。

东方亚菱道：“大师率四个弟子，请站在一侧，还要装出毒性未解的样子，最好听晚进招呼行动。”

千拙大师道：“武林无幼，达者为尊，少林一派，由老衲算起，都愿听姑娘的令谕行事。”

东方亚菱笑一笑，未再多言。

事实上，她也来不及说什么？

百灵道长带着无难翁，和一个白髯垂胸的老者，正快步行了过来。

秋飞花、东方雁前行几步，拦在了东方亚菱身前五尺处。

连吟雪低声道：“东方姑娘小心，那白髯老者就是天罗教中的护法院主，‘一剑擎天’边无屈。”

百灵道长当先而行，但距离秋飞花还有三尺时，就被喝止下来。

这是傅东扬的主意，来人无一不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如是距离东方亚菱的距离太近，双方言语冲突，忽施袭击，纵然有多人相护，也是险恶万端。

百灵道长停下脚步，望望千拙大师，道：“大师有几个门下弟子回去了。”

千拙大师冷冷说道：“面对生死存亡时，才能显现出贤与不肖，他们都是老衲平日很相信的人，想不到，竟然不愿和老衲同共生死。”

百灵道长吁一口气，未再多言。

秋飞花却对无难翁恭恭敬敬行了一礼，道：“见过再传恩师。”

无难翁脸上一红，道：“不用多礼，不用多礼，我是承你帮忙，传你几招武功，怎能算师徒名份？”

东方亚菱冷笑一声，道：“无难翁，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之间的约定。”

无难翁道：“记得啊！记得很清楚。”

东方亚菱道：“那很好，听说你一生之中，从未说过谎言……不变信诺，这一点，不知是真是假？”

无难翁道：“千真万确，老夫出口的话，从来一言如山。”

东方亚菱道：“那你为什么欺骗了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人？”

无难翁道：“我没有欺骗他们。”

东方亚菱道：“你真敢担保，天罗教主会守信诺，少林、武当两派中人，擒了我东方亚菱之后，天罗教主会放人？”

无难翁道：“不会放人！”

东方亚菱道：“你明知不会放人，却敢作保，那不是欺骗是什么？”

无难翁道：“我没有欺骗他们，我们谈的很好，我虽然是保人，但我们谈好的，如不能履行约定，老夫就一死谢罪，到时间，老夫拼着一条命死去，那自然不算欺骗他们了。”

东方亚菱叹息一声，道：“就算你拼着一死，但也使清白声誉玷污。”

无难翁道：“老夫号称无难翁，一生之中，未曾遇上什么为难之事，但这一次，老夫确有苦衷。”

东方亚菱道：“我相信，你遇上了十分为难的事，不惜赔上一条老命，但咱们的约定，能不能使你改变心意？”

无难翁道：“反正老夫是一条命，不论怎么死都是一样，两死相权，老夫应该选一个安心的死法。”

东方亚菱道：“你是不是天罗教主的敌手？”

无难翁道：“不知道，我和他从来没有动过手。”

东方亚菱道：“如是你们一旦动手，你有没有胜他的信心。”

无难翁摇摇头，道：“机会不大，胜败之算，是六与四之比。”

东方亚菱道：“你的胜算有六成。”

东方亚菱哦了一声，接着又道：“你们是不是早认识？”

无难翁道：“是！六十年前，我们就认识，不过已经六十年未见面了，未见面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是他。”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现在，我要请教一件事，就目下的处境而论，我们应该如何？”

无难翁道：“这题外文章，怎么一个算法？”

东方亚菱道：“算咱们的约定中的一条，你答应为我作三件事，这就算其中之一。”

无难翁沉吟了一阵，道：“逃！就算你们都是武林中第一流顶尖高手，也不是天罗教的敌手，他们人数多，而且那位教主一身武功，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东方亚菱道：“难道你无难翁，也不是他们的敌手？”

无难翁道：“你应该知道，他能使老夫听他之命，拼了一死，为少林、武当作保。”

东方亚菱道：“时间宝贵，你自己说吧？”

无难翁道：“因为，老夫和他动手，没有打过一百招。”

东方亚菱道：“输给他了？”

无难翁道：“老夫，这一生中，就是吃了一言如山的亏，但我很意外的，我真的接不下他一百招，事实上，我败在他手下的时候，还不到十招。”

这一下，全场中人，都震动了一下。

秋飞花道：“师父，真的接不下人家十招？”

无难翁道：“这等于向自己脸上抹灰的事，谁还愿意说假话呢？”

秋飞花道：“这么说来，那位天罗教主，武功真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吗？”

无难翁道：“我在江湖上，闯荡了七十年，一生中，只败过两次，第一次，赌上了师徒的名份，收下了秋飞花为徒弟；这一次，赌的更大，赌上了我一生的信誉，洗刷这些信誉的，只有用自己的鲜血，我已准备用自己这一条性命，保护我的信誉。”

东方亚菱道：“好！老前辈的心愿，我们一定成全，一个人为了保持他的诺言，付出性命，算得难能可贵，现在，我还要请教一件事！”

无难翁道：“姑娘请说。”

东方亚菱道：“天罗教主是什么人？老前辈知道吗？”

无难翁道：“知道。”

东方亚菱道：“好！这算咱们之间的第一个约定，你说出他的姓名吧？”

无难翁淡淡一笑，道：“姑娘，可知道朝阳宫主吗？……”

东方亚菱摇摇头。

傅东扬接道：“听说过这个地方，但却没有见过这个人？”

无难翁道：“四十年前，侠名满江湖金元庆这个人，诸位听过了吧？”

傅东扬道：“听人说过了的侠名，只可惜，他作错了一件事情，激起了武林公愤，九大门派大传侠义柬，搜寻他的行踪，后来，出动了九大门派十八位高手，血战一日夜，才把他打下绝谷而死。”

无难翁道：“他没有死，那是九大门派不明内情，轻举妄动，把一代侠人，逼下千丈绝谷，这就种下了今日武林大劫之因。”

傅东扬道：“金大侠是冤枉的？”

无难翁道：“不错。”

东方亚菱接道：“如是苏百灵不留下这些早经设计的奇毒之计，金大侠纵然有报复之心，也不会有今日的成就。”

无难翁道：“如若他不是被人打下绝谷，也不会找到苏百灵遗下的绢册，武林中，根本就不会有这场风波。”

东方亚菱道：“金元庆就算要报仇，他也应该直接去找他的仇人，用不着整个武林都扯进去。”

无难翁道：“他心中充满着悲痛、怨恨，他觉着，武林中早已失去了公理、正义，九大门派可以动员了数十个人，围攻于他，他如是真的有什么错误，那也罢了，但九大门派和江湖上的武林同道，宁可动员了数十个人，追杀于他，却又不肯花工夫把事情弄个清楚明白。所以他心中充满了怨毒、杀机，觉着他本身所受到的创伤和怨恨，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整个的江湖传统，必须要用大力纠正，所以，他要把整个武林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东方亚菱道：“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心存此想，但却从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不过，冤有头，债有主，金元庆尽可以去找那些伤害他的人理论、报仇，似这等仇恨全天下的用心，无非是自取败亡。”

无难翁道：“也许，金元庆会失败，但那也是以后的事。”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的意思是……”

无难翁道：“至少，老夫已看到他的成功，除了你们这一股力量之外，只余武林中四大世家，但四大世家，分居于不同的地方，根本无法合于一处，就算能合于一处，也不过烛火和日月争

明，也无法抗拒金元庆。”

东方亚菱道：“金元庆不过是得苏百灵留下的一点武功秘录，作为他争霸天下的实力，你去告诉他，苏百灵不可靠，如是苏百灵的才华，真能统率武林，他又为何不作此想，再说，他根本还没有找到苏百灵遗留在人间的武功精华，目下，他如能罢手，或许还可保一个全身归隐，如是执迷不悟，这里就是他葬身之地，那将是数百个武林精英陪葬的惨剧。”

无难翁道：“姑娘，口气很豪壮，但老夫却看不出任何事实。”

东方亚菱道：“阁下的意思是……”

无难翁道：“我的意思很明显，姑娘如若能带着目下这些人，逃往他处，老夫或可勉尽心力，要他暂时罢手不追。”

东方亚菱道：“盛情心领，但老前辈别忘了，我对你说的话，就等于令谕。”

无难翁道：“好罢，姑娘如此吩咐，老夫照办就是！”

东方亚菱道：“第三是，不许你帮金元庆，我可以要你帮助我们，但那使你太为难，我们也不是怕你，因为，我们之中，有你传授过武功的弟子，一旦对手搏杀，使我们感到放不开手。”

无难翁道：“谁是我的再传弟子？”

东方亚菱道：“秋飞花。”

无难翁道：“秋飞花不是我的弟子，用不着对我顾虑……”

东方亚菱接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你的武功很高强，你如一定要参与这件事，那就要帮助我们。”

无难翁摇摇头，道：“姑娘，就算我有这份心意，只怕也未必能够帮得上你姑娘的忙？”

东方亚菱道：“这话什么意思？”

无难翁道：“因为，老夫根本不是天罗教主的敌手。”

东方亚菱道：“天罗教有很多的人，你可以和别人动手，至于天罗教主，我们自有对付他的高手。”

无难翁道：“老夫瞧不出，谁可以和他顽抗？”

东方亚菱道：“这个，不用你老前辈担心了。”

无难翁道：“好！老夫告辞了。”

他一向嘻嘻哈哈，但此刻，脸上却有着无比的严肃。

东方亚菱目睹无难翁转过身子，昂首阔步而去，不禁黯然一叹。

随同无难翁来的人，全都紧随在他的身后，急步而去。

傅东扬低声道：“姑娘，无难翁被你说服了没有？”

东方亚菱道：“看样子，他已经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晚进没有把握。”

傅东扬道：“姑娘，无难翁轻藐江湖戒规，我行我素，唯一能够约束他的，就是信约二字，你这样放他离去，又解除了对他的束缚，岂不是放虎归山吗？”

东方亚菱道：“我不能太逼他，那可能真的会迫他走上绝路，他这一生中，对什么事，都看得很开，只是对信诺两字，遵守不渝，他想对后世立一个典范，这就是他的用心，这两个字，对他的束缚太紧了，但他此刻正处于尴尬之境，他对我有了承诺，对天罗教主，也有着承诺，如若我们相持不下，他只有一途可循，那就是自作了断。”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你解除了对他的约束，岂不是给了天罗教的机会，咱们多了一个劲敌。”

东方亚菱道：“我以大是大非的道理，给他一种新的感受，要

他在良知的评判中，掂掂这两种不同的份量，能不能收效，我也很难预言。”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看来，双方已经没有什么好谈了，他们如是再有人来，只怕只有放手一搏了。”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他们已然出尽八宝，这最后的办法，只有施用武功一途了。”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动手搏杀，就不用劳动你了，你去休息一下吧！”

东方亚菱道：“我还撑得住，但我站在此地，可以会影响到他们要分神保护我，表姐，真枪真刀的打起来，对我们十分不利，能拖一刻，就想法子多拖一些时间。”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我们会照你计划行事。”

东方亚菱笑一笑，目光转注到傅东扬的身上，道：“老前辈，强敌再来，攻势定然十分凌厉，不过，这里地形限制，不太适合他们众多人手的攻击，所以，我料想他们这一次的攻来，必将是高手为主，面对面的搏杀，一旦动上了手，必将是激烈绝伦。”

傅东扬道：“姑娘有什么吩咐，只管交代就是。”

东方亚菱道：“等一会强敌攻来之时，对敌人出手的调配之上，还望老前辈多费一番心机。”

傅东扬道：“姑娘放心，在下会全力以赴，姑娘最好能在附近，万一在下应付不了时，还望姑娘指点一二。”

东方亚菱道：“我在阵外一块大岩石后，兰兰、秀秀，咱们走吧！”

南宫玉真望望峡道，仍不见有动静，笑一笑，回顾了千拙大师说道：“大师如若来的是少林、武当弟子，先打头阵，大师可

有退敌之策？”

千拙大师道：“少林寺中僧侣，老衲可以控制，但武当门下弟子，老衲就没有把握支使得动了。”

南宫玉真道：“大师，如是我对武当弟子，大开了杀戒，不会造成一种仇恨？”

千拙大师道：“不会，武林如能重见天日，老衲还没有死，老衲自会一肩承担下这些责任。”

傅东扬低声道：“来了，东方姑娘推断不错，他们准备以高手和咱们对个搏杀。”

南宫玉真转头望去，只见十余人鱼贯而来。

月光下，看得十分清楚，这些人，至少，都在五十以上的年岁。

傅东扬回顾了覃奇一眼，道：“覃兄，认得他们吗？”

覃奇道：“认识一半。”

傅东扬道：“他们来自何处？”

覃奇道：“半由护法院中而来，半是大合堂中人手。”

傅东扬道：“这都是天罗教中的精锐吗？”

覃奇道：“大合堂中情形，在下不知，但进入护法院，却要有一定的武功基础才行。”

傅东扬道：“覃兄既识得他们，想必能说动他们了。”

覃奇摇摇头，道：“区区愿尽心力，但只怕很难如愿。”

傅东扬道：“为什么？”

覃奇道：“护法院中，大都是久历江湖的人，他们凌角早平，心若止水，很难用言语说动他们。”

那些人看上去，行动不算太快，实则来得很急，就在说几句

话的工夫，来人已到身前七尺左右处。”

当先一人六旬左右，身着葛衣，胸飘长髯，腰中横系着一条七彩丝带，赤手空拳，未带兵刃。

傅东扬轻轻吁一口气，道：“覃兄、梁兄，两位故友到了，劳驾替兄弟接待一下。”

覃奇、梁上燕同时向前行了一步，对那葛衣老者一抱拳，道：“见过副院长主。”

原来，这葛衣老人竟是天罗教护法院中的副院长尚无行。

尚无行挥挥手，笑道：“两位不用多礼了，刚刚院主来过，两位见到了吗？”

覃奇道：“见过了，院主未留下一句话。”

尚无行道：“他要我转告你们，如是两位愿意重回护法院，还来得及，教主那边，由他替两位担待了。”

覃奇笑一笑道：“副院长相信这句话吗？”

尚无行冷冷说道：“为什么不相信，既往不究，难道对两位还不够宽大？”

覃奇道：“副院长，天下尽入了教主掌握，连院主也未必能够保下职位，他还有什么能力替我们担待？”

尚无行道：“你好放肆！”

覃奇道：“忠言逆耳，以副院长之能，想必自己心中有数了。”

尚无行道：“好啦！我已经得到了答复，两位请出手吧！我让你们三招。”

覃奇道：“副院长吩咐，咱们恭敬不如从命。”

傅东扬道：“慢着！”

覃奇道：“傅兄……”

傅东扬道：“我只请两位一尽故交之义，如是要动手相搏，那就不敢劳动两位了。”

回目一顾秋飞花，接道：“你去会会尚副院长主。”

秋飞花应了一声，缓步而出，道：“两位前辈请让晚进一步先机。”

覃奇点点头，一抱拳，道：“尚兄，兄弟失陪了！”

尚无行冷笑一声，道：“覃奇，你不敢和我动手吗？”

覃奇道：“尚兄，不是兄弟不敢，而是傅兄有他的安排，如是你胜秋少侠，咱们总有碰头的机会。”

秋飞花接道：“在下末学后进，你们先胜了我，再找覃前辈挑战不迟。”

右手一拍，长剑出鞘，摆出了动手的姿势。

尚无行冷笑一声，道：“你大概进去过地下古堡？”

秋飞花道：“不错！”

尚无行一拉腰中的七彩丝带，握在手中。

那丝带每隔半尺，就鼓起一块，似是带中包着什么坚硬之物。

覃奇道：“秋少侠，小心一些，尚副院长手中的兵刃，叫作追魂神弹，彩带中七个子母铁胆，随时会脱出彩带伤人。”

秋飞花道：“很厉害的兵刃。”

覃奇道：“厉害处，尚不止此，那铁弹之中，另藏弹子，兵刃封挡，那铁胆会立刻爆裂，十几颗小弹子，就会飞洒而下，铁胆中，淬有奇毒，只要中人身上，那就很难医治。”

秋飞花道：“想不到一个彩带之中，还有着如此厉害的埋伏，当真是可怕得很啊！”

尚无行道：“覃奇，你说完了没有？”

秋飞花道：“副院主手中的追魂神弹，大约也只是有这些变化了。”

尚无行道：“不！他还没有说清，我手中这个兵刃应该叫作“追魂七神弹”，这带中共有七颗铁弹，完全由我手握处控制，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射出来，每一个铁胆中间，都藏有不同的东西，有迷魂药、毒针……”

秋飞花冷笑一声，道：“听起来，果然厉害，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伤人？”

尚无行道：“好！那你就试试看，我手中这追魂七神弹的威力如何？”

秋飞花道：“在下恭候！”

尚无行右手一挥，手中彩带，灵蛇一般，翻转而起，一条丝带，笔直而起，直向秋飞花的前胸点去。

他竟然把一条彩带，当作铁棍施用。

秋飞花手中的长剑，并未封挡对方的攻势，却突然出剑如电疾向尚无行的小腹刺去。

随着刺出的剑势，秋飞花身子也同时转动，避开了尚无行一击。

尚无行一击落空，秋飞花的长剑，已指上小腹。

匆忙之中，尚无行急急一吸小腹。

就借那一吸气的力道，硬把身子向后移开了一尺。

但秋飞花的剑势，仍然刺中尚无行的小腹，破衣入肌。

如若不是尚无行内功精深，借收腹吸气之力，退开了身躯，这一剑，就可能使他开肠破肚。尚无行看也不看伤势一眼，一抖，

一枚铁胆，破带而出，击向秋飞花。

他这彩带中有七颗铁胆，但却能随心所欲，这一次，彩带中飞出来的铁胆是第三颗。

不知道铁胆之中，藏的什么东西？秋飞花不敢用剑封挡，一吸气，陡然间，向旁侧横开三尺。

这三尺的距离，不算太远，但他的举动，却是事先完全不见征象，腿不屈膝，脚不移步，硬生生的把身躯移开了三尺。

尚无行一但落空，不禁一呆。

双方在极近的距离之下，尚无行又早已计划好了方位时间，不论施用什么身法，都很不容易避过这一击。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手中的兵刃封挡这一击。

但秋飞花躲过去了。

砰然一声，铁胆击在山壁上，闪起了一片火光。

一片蓝色的火焰，竟然在石壁上熊熊燃烧起来。

好恶毒的火焰，光滑的石壁上寸草不生，但却不能阻止火焰的燃烧。

秋飞花道：“这是火胆。”

尚无行哈哈一笑，道：“不错，火胆上面加一个毒字就对了，毒火胆，其内中藏的毒火，只要有一点沾在人身上，那就很难熄灭，被火烧伤之处，也必须找特制的药物，才能够疗治，否则，溃烂日渐扩大，必死无疑。”

秋飞花道：“果然是很恶毒的设计！”

话未落音，长剑突出，刺向前胸。

他剑势去得很慢，而且，也不见任何奇幻变化。

这样的一剑，能杀尚无行这等高人，那简直是一件完全不可

能的事情。

但尚无行神色却变得十分凝重。

秋飞花那一剑，笼罩了他前胸五处大穴。

每一处大穴，都是致命的要害。

他手中紧紧握着彩带，但却无法把彩带挥击出去。

他明白时间不容许，挥手一闪的时间，就可能被对方一剑，刺入前胸。

但局外人，都看得很奇怪，就像是尚无行呆呆的站在那里，等着他的长剑刺来。

南宫玉真低声道：“傅前辈，看出他的剑招了没？”

傅东扬道：“好像是由地下石堡中学会的剑招。”

南宫玉真道：“对！这叫作定身三剑，剑尖指向之处，会使人有着一种全身被罩在剑下的感觉。”

傅东扬道：“这剑法能够伤人吗？”

南宫玉真道：“这是一种以动制动的剑法，它的变化，全在敌人的一动之中，敌动我动，却又能抢尽先机。”

这时，秋飞花的剑势，已然到了尚无行前胸尺许左右处，但却停剑不动。

尚无行脸上滚落下汗水，显然内心之中，正有着无比的焦虑。

傅东扬低声道：“南宫姑娘，如是敌人不动呢？”

南宫玉真道：“敌不动，我不动，这三剑奇招，似是隐隐间含有着一种仁慈的成份。”

傅东扬道：“对！苏百灵武功博杂，已把天下至仁、至毒的剑法，汇集于一处，非有绝高天份的人，实无法学得他的武功。”

尚无行的汗水，湿透了衣衫，但仍然呆呆的站在原地。

他用尽了心机在看，希望能瞧出一点破绽。

其实，秋飞花心中也在暗暗焦急，如是对方不动，但一时间，怎么也想不出对方下一步的变化。

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下去。

剑上凝集的杀气越来越重。

一个青袍老者看得不耐，忍不住叫道：“副院长，为什么不避开，和他对耗个什么劲呢？”

至少，尚无行目下处于劣势，人人都看得出来。

尚无行没有一会，突然一松手，丢下了手中的彩带，道：“在下认输了！”

秋飞花缓缓收回长剑，道：“尚副……”

突闻覃奇高声叫道：“秋少侠，小心了。”

喝声中，尚无行已突起发难，双掌连环击出，打向秋飞花前胸，左脚一挑，地下的彩带也迅速的飞了起来。

秋飞花剑回半途，变招已是不及，只好一侧身，斜里退出。

移动身躯的同时，半曲的手臂已然挥撒出去。

剑光闪起了一片银芒。

尚无行两掌击空，攻势未停，左手一沉，变臂为掌，反臂拍了过来。

他腾出了右手，这一次，必将是六胆并发。

可惜，他慢了一步。

就在他右手和彩带刚刚触接时，秋飞花的剑光已卷了过来。

刷的一声，寒光过去，尚无行一条右臂，由肘间被斩落下来。

尚无行的右手，仍然抓住了彩带，但他已无法再施展，连一

手臂也跌落在地上。

秋飞花的剑法很冷酷，何况，他心中一直惦记东方亚菱对他的疑虑，所以，出手不再留情，长剑回转，直向尚无行的前胸刺去。

剑尖如电，刷的一声，刺入了尚无行的前胸之上。

剑光过处，响起了一声闷哼。

长剑穿透了尚无行前胸。

秋飞花拔出长剑，尚无行的身体，倒摔在地上。

擦去剑上的鲜血，秋飞花缓缓退到了傅东扬的身侧，低声道：“师父，我是不是手段太辣了一些？”

傅东扬道：“不！此时此地，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制敌于死地。”

秋飞花释然一笑，道：“弟子好担心被师父责骂。”

傅东扬叹息一声，高声说道：“尚无行死了，而且死在一个年轻后进的手中，但他的死，有什么价值呢？同样一个死字，有些人留芳百代，永远活在人心中，有些人则遗臭万年，尚无行也是江湖上极负盛誉人物，只因他怕死，所以，甘心投入了天罗教中，身任副院长，人生自古谁无死，何不死得光荣一些？”

这几句话说的声音很高，明白的是说给天罗教中人听的。

秋飞花长剑横胸，又缓缓向前行了两步，高声说道：“哪一位，还要赐教？”

他数招杀死了尚无行，全场中人无不震惊，尚无行既非敌手，随他同来之人，自然是没有人能够单打独斗胜过秋飞花了。

原来，这些人中，要以那葛衣老者尚无行的武功最高。

但那十余人，也未退走。

秋飞花心中暗数，这些人共有一十二个，缺了一个尚无行，还有十一个人。

这一批人都静静的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

秋飞花连喝了数声，但却不闻那些人回答之言，不禁怒从心上起，冷哼一声，道：“诸位听到了在下的话没有？”

那些人，仍然是静静的站着不动，也没有回答秋飞花的话。

更使秋飞花不解的是，那些人对尚无行之死，也表现得十分冷漠。

但秋飞花也看得出来，他们手握兵刃，并无退走之意。

第五十七回 预测角度

这说明了一件事，这些人不想打，但又不能退。

秋飞花手执长剑，缓缓向前带进。

他心中充满着忿怒，脸上也充满着杀机。

那些人开始动了，缓缓移动身躯，布成了一个方阵。

虽然是一个方阵，但可轻易的看出来，这些人，分成了两组。

大阵之中，又分成了两个小阵。

南宫玉真低声道：“秋兄，等等我。”

娇躯一闪，人已到了秋飞花的身侧，接道：“既然要杀人，那就索性大开杀戒，杀个痛快吧！反正，这些人，也都是该死的人。”

秋飞花道：“咱们分左右攻入，使他们布下的阵势，不能兼顾。”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好！我由右面攻入，你由左面攻上，咱们双方联手，希望能在中间汇合。”

秋飞花还未来得及回答，南宫玉真已抢先发动，只见她娇躯速闪，人已冲入了阵中。

随着闪动的身躯，飞起了一道寒芒。

她发动得太快，而且，出手的剑招，又凶诡绝伦。

对方阵势还未来得及变化，惨叫声中，已有一人，死于剑下，被一剑腰斩两截。

南宫玉真一出剑伤了一个人，但却并没有停手，第二剑连绵

挥出。

她出手的剑势不但快如星火，而且剑路极怪，完全出人意料之外。

阵势还未开始变化，第二个人又倒了下去。

她一连挥出三剑，杀死了三人。

敌人愣住了，南宫玉真也愣住了。

原来，南宫玉真也未料到自己竟然能三剑连伤三人。

这是第一次施展出学得的剑法，竟然是如此的凌厉，剑剑断魂，招招追命。

比起南宫世家十八招杀人手法，似乎是更为凌厉十倍。

秋飞花还未出手，敌人已完全战志瓦解，齐齐地站着未动。

敌人似乎是都已经完全放弃了抗拒的用心，每个人都垂首而立，兵刃拄地，愣愣的站着。

这时，不论南宫玉真或是秋飞花，只要一挥长剑，立刻可以把这些人完全杀死。

傅东扬摇摇手，拦阻了秋飞花和南宫玉真，道：“你们既自知没有再战之能，可以走了。”

那些人互相望了一眼，缓缓转过身子，缓步而去。

死亡究竟是一件可怕的事，全无生存机会的搏杀，纵然是一个江湖人，也会丧失去勇气。

站在一侧的千拙大师，低喧了一声佛号，道：“好凶厉的剑式，老衲久闻南宫世家的杀人手法，今日算大开了一次眼界。”

南宫玉真摇摇头，道：“老前辈，那不是我们南宫世家的武功，南宫世家也不会有如此高明的杀人手法，这剑法来自地下古堡。”

傅东扬回顾了覃奇一眼，道：“覃兄，你看下一阵，应该由什么人出手了？”

覃奇道：“护法院主，和护法院中的精锐。”

傅东扬道：“除了那位院主之外，护法院中，是否还有强过尚无行的人呢？”

覃奇道：“除了院主剑上的造诣过人之外，尚无行并非护法院中武功最强的人，天英夫人，就不在他之下。”

傅东扬道：“像天英夫人那样武功的高手，护法院有好多？”

覃奇道：“至少有八人。”

南宫玉真道：“这么说来，单是对付护法院，也要一场火拼了。”

覃奇道：“是！不过，这一战杀死尚无行，已寒了他们胆气。”

千拙大师低喧了一声佛号，道：“覃施主没有说错，果然是护法院主来了，不过规模更大一些。”

傅东扬抬头看去，只见护法院主，带着金冠四王、天英夫人和另外两个黑袍老人，一行走来。

另一行是华一坤，带着八个白衣剑士。

第三行是一个锦袍老者，带着八个五旬以上的老人行来。

华一坤居中，左面是护法院主，右面是那锦袍老者。

来的人，不算太多，合计不过是二十五人。

秋飞花低声道：“覃前辈，那锦袍老者是什么人？”

覃奇道：“大合堂主，他虽只是一个堂主的身份，但却极受教主的敬重，事实上，整个天罗教中人，连那护法院也算上，都无法和大合堂的实力相比。”

傅东扬道：“大合堂主难道还高过七旗堂主的身份不成。”

覃奇道：“七旗堂主，论实力，和大合堂相差何止百倍，具有的权力，双方更是不能相比。”

连吟雪接道：“事实上，教中的堂主，都已知道，他才真是本教中的第二位人物，华一坤只不过是徒具虚名罢了。”

这时，来人已到了两丈左右处。

傅东扬望望千拙大师和连吟雪，道：“未听得在下的令谕之前，不许人轻易出手。”

来人已到了七尺处。

也都停下了脚步。

一剑擎天边无屈首先开口，道：“什么人杀了尚无行？本座手下的副院长。”

口中说话，目光却已投注在秋飞花的身上。

秋飞花一上步，道：“区区不才，杀死了尚无行。”

边无屈笑一笑，道：“他已经死了，世上无复生神丹，老夫能做的，也只是替他报仇。”

秋飞花道：“在下候教？”

边无屈道：“年轻人，好大的口气。”

秋飞花道：“边院主，不用多费口舌了，你想替尚无行报仇吗？……”

边无屈道：“怎么样，你也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秋飞花道：“劳阁下说说看，那是什么样的路？”

边无屈道：“尝命，杀人者死，老夫要为尚无行亲自报仇，你出剑吧！”

南宫玉真低声道：“傅前辈，这一阵由晚进出手如何？”

傅东扬点点头，道：“姑娘小心。”

突然提高了声音，道：“飞花，你退回来！”

秋飞花手已握住了剑柄，但听到师父之命，只好退了下来。

边无屈冷笑一声，道：“秋飞花，你不敢和老夫动手么？”

傅东扬道：“阁下用不着使激将之法，事有主从，双方对阵，权在调度之人，阁下想动手，自有奉陪之人。”

南宫玉真一闪身，道：“边无屈，听说你有一剑擎天的称号，在武林之中，也是大有声望的人，想不到，竟然也甘心为人作爪牙。”

边无屈冷冷说道：“当今之世，敢如此对我说话的人不多，你这丫头的胆子很大，说，你叫什么名字？”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南宫玉真。”

边无屈道：“你是南宫世家中人？”

南宫玉真道：“是！你先接我们南宫世家十八招杀人手法。”

说打就打，一掌拍了出去。

南宫玉真剑未出鞘，边无屈也不便出鞘，举手对去。

南宫玉真左掌被封，右手一探，五指如刃扣向边无屈的咽喉。

这一击快速绝伦，而且，充满着杀机。

南宫世家的杀人手法，果然是凌厉绝伦。

边无屈神情冷肃，双掌速环挥击，封挡南宫玉真的攻势。

南宫玉真这一次，果然完全施用的南宫世家武功，十八招杀人手法，绵连出手。

边无屈虽然是一代武林名宿，但也被南宫玉真的一阵绵连攻势，迫得手忙脚乱。

边无屈吁一口气，道：“久闻南宫世家的武功别走蹊径，今

日一见，果然不错。”

南宫玉真的心中也是暗暗震动，忖道：“我自出江湖以来，从未一口气连用出十八招杀人手法，也从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一口气下，封开了十八招杀人的手法。”

但边无屈做到了。

边无屈也震惊于南宫玉真的武功，不敢再让先机，所以，南宫玉真一停手，立刻，挥掌攻出。

他掌势连环，一招快过一招。

南宫玉真五招失去先机，立刻完全陷入了被动。

边无屈连绵的攻势，使得南宫玉真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

但见掌影幻起，南宫玉真完全被困入了一片掌影之中。

秋飞花一皱眉头，就想出手。

但却被傅东扬示意阻止。

秋飞花缓步行到了师父身侧，道：“南宫姑娘已失先机，我要去助她一臂之力，师父为何阻止？”

傅东扬道：“不行，敌势众多，你一出手，只怕会引起群战，那岂不是有悖亚菱姑娘之意吗？”

两人谈话之间，边无屈的一轮攻势，已然用完。

就在边无屈掌势将要变招之际，南宫玉真突然出手攻出一指。

边无屈冷哼一声，挥掌拍去。

南宫玉真一挫腕，收回了掌势，屈指弹出了两缕指风。

边无屈冷然一笑，道：“姑娘这点年纪，艺事倒是博杂得很。”突然握拳击出，硬接下了南宫玉真的指风。

但闻波波两声，两缕指风，击在了边无屈的拳头之上，竟然

被弹震开去。

边无屈右手封开了南宫玉真两缕指风，左手一拳直捣了过来。

南宫玉真立刻感觉到自己无法承受这一拳的压力，急急一提气，整个身躯，随着那刚猛的拳风，向后飘去。

一直飘退了一丈开外，才卸去了边无屈拳上劲道。

脚落实地，南宫玉真立刻拔出了身上两柄剑。

边无屈也亮出了兵刃。

他号称一剑擎天，剑上的造诣，尤过拳脚。

傅东扬低声道：“南宫姑娘，受伤了吗？”

南宫玉真道：“多谢关注，晚进还好。”

陡然飞身而起，双剑划起了两道寒芒，直向边无屈射了过去。

边无屈长剑起处，忽然间泛起了一团光幕，有如千百只长剑，同时飞了起来一般，边无屈整个人都包在了那团剑光之中。但见两道剑光一闪，触接在一起。

飞扑向边无屈的南宫玉真，似是遇上了极大的阻力，忽然间又弹了起来。

边无屈剑光收敛，南宫玉真却如鹰隼一般，突然间落了下来。

再一次，边无屈挥出长剑。

金铁交鸣声中，双剑再度触接在一处。

就借那支剑相触的瞬间，南宫玉真换了一口气，借对方剑势上弹动之力，立刻又飞了起来。

就这样南宫玉真悬空下击，使出了“燕子十八翻”。

边无屈也连续挥出了一十八剑。

每一剑上，边无屈都运足了真力。

一连十八剑，封挡开南宫玉真的攻势，但边无屈在挥出十八剑后，也不禁有些真力不继的感觉。但南宫玉真悬空下击的攻势，却是越来越快。

这是武林极为罕见的搏杀，只看得双方，都为之震撼不已。

傅东扬轻轻吁一口气，道：“飞花，南宫姑娘这等打法，是不是很费精力？”

秋飞花道：“她不会累，那是一种很奇怪的飞击之法，借那翻转飞腾之时，调息真气，使体能一直保持着很佳的状况。”

傅东扬道：“这也是地下古堡中的武功么？”

秋飞花道：“是！不过，弟子没有看到这些记载。”

傅东扬道：“那你又怎会知道？”

秋飞花道：“是亚菱告诉我的。”

傅东扬点点头，道：“我明白了，她胸中记下了古堡中所有的武功，按每个人的天赋、造诣，分别传授。”

秋飞花道：“这燕子十八翻，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学的，学的人，一定要身体瘦小，轻身功夫特别好的人，才能学习这种武功。”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自然是最合适的人了。”

秋飞花道：“难得的是，她竟在短短这几天的时间中，练得如此熟练。”

傅东扬道：“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武功，是么？”

秋飞花道：“是！这种武功，不但攻势凌厉，而且借力使力，没有防守，只有攻势，借敌人之力，飞起，借下附之力攻敌，边

无屈纵然剑术绝世，也无法支撑太久。”

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接道：“纵然有深厚的内功，只怕也要伤在南宫表姐的手中了。”

秋飞花回头看去，只见说话的正是东方亚菱，不知何时，她已自隐身处行了出来。

傅东扬道：“姑娘……”

东方亚菱道：“所谓生死关头，大概就是这个时刻了，你们如是真的挡不住他们的攻势，我又如何能保住性命？”

傅东扬道：“说的也是，姑娘亲自督阵，至少可多指示我一点先机。”

东方亚菱道：“对阵调度，还请前辈承当，晚进从旁建议就是。”

傅东扬转头望去，只见南宫玉真仍然不停的在空中翻飞，向下袭击，边无屈仍然不停的挥剑对挡，不过，剑上的力道，已不似先前强猛，每一次触接，都响着金铁交鸣之声。

这时，华一坤身后的白衣人，忽然蠢蠢欲动，似有立刻出手之意。

傅东扬低声道：“姑娘，那些白衣剑士，由何人出手拒挡？”

东方亚菱道：“这给少林僧侣。”

千拙大师缓步行了过来，道：“老衲以罗汉阵，大概可以挡他们一会。”

东方亚菱道：“地形对他们不利，只要咱们守住过道，他们人数虽众，却无法一拥而上。”

忽见兰兰急奔而至，道：“姑娘，不得了，他们由悬崖下入阵中了。”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他们下来了多少人？”

兰兰道：“人数不多，不过七八个吧，但看样子，他们似乎却是深解五行变化的人，现在，已开始破坏阵势。”

东方亚菱道：“我已布下正反五行，总可以挡他们一会，你和秀秀进入阵中，发动埋伏。”

兰兰应了一声，转身欲去。

东方亚菱道：“慢着，不可一次完全发动，先去移动阵中变化，再以埋伏配合，必须每一个埋伏都发出力量。”

兰兰道：“婢子明白。”

傅东扬道：“姑娘，要不要分出一些人手来，拒挡由后面攻来的强敌。”

东方亚菱道：“他们可能已破坏了我一些布置，如若咱们派人去拒抗他们，必将招来更多的敌人……”

傅东扬接道：“如是咱们不派人去，难道他们就不会再增人手了么？”

东方亚菱道：“目下那些由崖壁上垂索而下的人，都是自觉精通五行变化的人，他们破不了我布下的阵势，就不会招人下来，而丢他们自己的面子。”

傅东扬道：“他们可是破不了姑娘的阵势？”

东方亚菱道：“可以破，不过，需要一些时间，咱们争取的就是这些。”

这时，华一坤身后的白衣人，已然向前行来。

千拙大师率领少林僧侣，迎了上去。

双方一接触，就是群斗，千拙大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摆出罗汉阵，封住了整个过道，众僧禅杖戒刀，交相攻出，幻起了

一片光墙。

整座峡谷，都被罗汉阵封住。

华一坤一皱眉头，高声道：“千拙大师，你背叛了本教，教主还没有追究，竟敢和本教对抗，难道不顾上百少林弟子的性命了？”

千拙大师坐镇阵中，自己并未出手，听到华一坤之言，高声说道：“华施主，就算老衲遵照了约言，只怕你们也不会很守信用，老衲已经看清楚了，整个江湖，都沦入了大劫之中，少林弟子，纵然牺牲了，也是死得其名，死得清清白白，过去，老衲就为一点仁慈，致使整个的江湖，都受牵累，当年，如若少林弟子，能够挺身而出，就算牺牲殆尽，也会唤起其他门派的全力抗拒，今日武林，又怎会是这个局面。”

这番话，大义凛然，也显示了必死决心。

华一坤一时间，竟想不出回答之言。

大合堂主边无屈，还带了很多的高手，但因地方太过狭小，却无法出手。

傅东扬点点头，道：“看来少林寺这些高僧，用对了方法，罗汉阵为武林第一名阵，天罗教中人，想冲过来，实非易事。”

东方亚菱道：“也多亏千拙大师，及时觉悟，对咱们帮助很大。”

傅东扬道：“目下，只要咱们能堵住眼前的敌人，大概可以坚持时间了……”

轻轻吁一口气，道：“兵击半渡，如若咱们能早些出手，趁他们垂索而下，予以击杀，就不会两面受敌了。”

东方亚菱道：“他们仗凭雄厚实力而来，如是让他们知道无

法胜我们时，必会改变方法，咱们目下的处境，就是要保持一个似败未败的情形，才能拖延时间。”

傅东扬道：“姑娘，这一点秀才又想不通了？”

东方亚菱道：“很简单，他们如是已确知，力拼难胜，必会改变方法。”

傅东扬道：“他们能改用什么方法？”

东方亚菱轻轻叹息一声，道：“傅前辈，他们如是改用火攻，我们又如何防守，由悬崖上抛下了火种，咱们布下的什么阵，都没有用了！”

傅东扬道：“说的是，这样简单的事，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东方亚菱道：“他们太强大，我们这样想他们自己也这样想，只想到围杀我们，或是迫我们投降，他们还没有想到施用别的方法。”

傅东扬道：“姑娘，不但智计过人，处事的续密，也是常人难及万一，在下实在是服了。”

突然几声惨叫声中传来，打断了傅东扬未完之言。

转头看去，只见进入阵中的敌人，有两人倒了下去，想是被兰兰发动的埋伏所伤。

这时，南宫玉真天马行空一般，直飞过来，落在了东方亚菱的身前。

傅东扬道：“边无屈如何了？”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我刺了他一剑，但这人内功的深厚，剑术的精湛，实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如若我未得地下古堡武功之前，只怕，我早已伤在他的手中了。”

东方亚菱道：“但表姐还是刺了他一剑。”

南宫玉真道：“这一剑对他的身体伤害并不太大，但我看到了他的神情，这一剑刺伤了他的心……”

东方亚菱接道：“他没有说什么？”

南宫玉真道：“没有，我退回来，他也没有追赶，似是呆呆地望着我，我相信他有能力越过群僧和那些白衣杀手们搏杀的上空，但他没有过来，我担心的是，边无屈如此，那金元庆如何得了，恐非我们能敌了。”

东方亚菱道：“护法院主、大合堂主，再加上华一坤，天罗教中，可也算精锐尽出了，还没有现身的，似乎是只有一个金元庆，这些人，如若没有办法胜过我们，金元庆就是出了面，也未必就能对付我们了。”

南宫玉真低声道：“小表妹如若这些人的能耐，只此而已，我相信我们可以撑下去……”

傅东扬叹口气，接道：“南宫姑娘，咱们又能撑上好久呢？”

南宫玉真道：“少林寺的罗汉阵，可以挡住他们大部份的人手，只要咱们能守住另一面，再抽出一部分人来两面接应，那就可以挡住他们的攻势了。”

傅东扬道：“姑娘，就算一切都理想，咱们也撑不了多久。”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照目前的看法，咱们能撑多久？”

傅东扬道：“如若少林寺中僧侣能撑上两个时辰，咱们可以撑到天黑。”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金元庆会不会来？”

傅东扬道：“会！如若咱们能再撑过一个时辰，他应该现身了。”

南宫玉真道：“晚进倒希望他早些来。”

傅东扬道：“为什么？”

南宫玉真忽然间，神情变得十分庄严，道：“传前辈，如若金元庆死了，对咱们是有害、有利？”

傅东扬道：“蛇无头不行，金元庆死了，自然是对咱们大大有利，可是，他怎么会呢？”

南宫玉真道：“这个，不用前辈担心，只要金元庆敢现身……”

东方亚菱接道：“表姐，不要，不要，你不能这样作。”

谈话之间，抬头看看阵势，只见少林寺僧侣，已然和那些白衣剑士，展开了生死之搏。

华一坤出手，截断了一下罗汉阵的变化，四个白衣剑士，攻入了罗汉阵中。

这一来，使整个的阵势受到了阻碍，群僧和白衣剑士之间，立刻展开了个个相对的搏杀。

千拙大师戒刀如雪，和华一坤也动上了手。

这种以命相搏的恶战，看上去凶险绝伦。

两个少林和尚受了伤，三个白衣剑士也受了伤。

但两僧侣受伤不退，仍然挥动着手上的兵刃，苦苦支撑。

三个受伤的白衣剑士，却已退开了下去。

少林僧侣，似乎是已经存了必死之心，虽然鲜血满身，仍然是苦战不退。

傅东扬一皱眉头，道：“咱们要上去几个人，替那几个受伤的僧侣下来。”

秋飞花、东方雁互相望了一眼，一语未发，双双向前冲去。

傅东扬吁一口气，低声对东方亚菱道：“姑娘请照顾大局，秀

才也要出手了。”

这时，秋飞花、东方雁已经接上了手。

东方雁青月宝刀连劈三刀，逼退了两个白衣杀手，道：“大师快请退下休息！”

这两个僧侣，伤势很重，鲜血流满了全身，但仍然不肯退下。

秋飞花剑势扩展，接下了三把长剑，微带怒意，道：“两位大师伤势不轻，如不及时调息，只怕要失血过多，白白丢了性命，两位大师，可是觉着这是很勇敢的行径吗？”

两个僧侣仍然是不睬不理，仍然挥动着兵刃抢攻。

秋飞花心口大急，高声说道：“掌门方丈，快请下令，要两位负伤大师下去休息……”

千拙大师手中一柄戒刀，拒挡华一坤的攻势，全神贯注，不敢分散心神。

但听得秋飞花喝叫之言，又不能不理，才高声说道：“你们听到秋少侠的话了，还不快些下去休息。”

少林门规森严，对掌门人尤其尊重，听得千拙大师之命，只好收了兵刃，退了下去。

鲜血已浸透了半个僧袍。

东方亚菱伏下身子，用一方绢帕，拭去了两个僧侣身上的血迹，伸手从怀中摸出了一个玉瓶，倒出了两粒丹丸，放入两个僧侣的口中。

追风、摘星，快步行了过去，扶起了两个僧侣，道：“两位大师，还能够运气调息吗？”

两个少林僧侣紧闭的双目，启动了一下，望望东方亚菱，道：“多谢姑娘。”

只说了一句话，又闭上双目。

东方亚菱道：“追风、摘星，他们伤得太重了，扶他们到山崖旁边去，包扎一下他们的伤势，助他们运气调息，让他们把药力行开之后，就不妨事了。”

就这一阵工夫，场中又有了变化，千拙大师回答秋飞花几句话，失去了先机，被华一坤逼得连连后退，险象环生。

秋飞花奇招突出，杀了两个剑手，长剑如虹，直刺华一坤的右肋。

华一坤剑势已然刺向了千拙大师的前胸。

千拙大师手中的戒刀，已被封到外门，虽然眼看华一坤踏突一剑刺入，但他已无法封架，也无法闪避。

但秋飞花及时而至的剑招，也刺向了华一坤的要害。

华一坤如不愿和千拙大师同归于尽，只有回刺封回一途。

他选择了保护自己的途径，长剑疾转，封住了秋飞花的剑势。

铿然一声，金铁交鸣，秋飞花的长剑，被封了开去。

但也救了千拙大师一条命。

不容华一坤还击第二剑，秋飞花已全力展开了反击。

他剑招凶厉，完全由地下石堡学得的武功，剑光霍霍，全无空隙可寻。

他一边攻出了七剑，把华一坤逼退了五步。

千拙大师脱离开了华一坤的剑缠，戒刀疾挥，阻退了两个白衣杀手重组罗汉阵。

但那些剑手，个个招术凶厉，完全是一副不顾自身安危的打法。

幸好的是少林僧侣，也存了拼命之心，戒刀、禅杖、以攻对攻。

这就使得千拙大师重组罗汉阵的计划，受到了阻碍。

没有人敢分去片刻心神，那可能会使他立刻致命。

但东方雁和傅东扬的加入搏杀，情势立刻有了很大的转变。

东方雁的青月刀，傅东扬手中的长剑，都用的是地下石堡中的武功，刀招、剑招，无不奇幻难测，那些白衣杀手，虽然凶悍绝伦，但却无法对挡两人的攻势。

片刻间，傅东扬和东方雁，又各杀一人。

两个人，接下了白衣人的攻势。

千拙大师第二度组成了罗汉阵。

那是武林中第一奇阵，在千拙大师亲自主持下，有如铜墙铁壁。

秋飞花和华一坤的搏杀，已到了生死关头之境，华一坤全力施为，手中长剑，每一招，每一剑，都兴起了凌厉的剑风。

他功力深厚，真力贯注于剑身之上，威力惊人。

秋飞花如若没有学得地下的石堡武功，只怕连十招也接不过。

此刻，他虽然学得一身奇幻的剑招，仍然是打得十分吃力。

华一坤剑上兴起的剑风，有如铁刃、罡风一般，完全把秋飞花逼在了五尺开外。

秋飞花打得十分吃力。

但华一坤也很吃力，他不能让秋飞花欺近身来，他那变化莫测的剑招，常常使华一坤应接不暇。

罗汉阵把余下的白衣杀手，完全阻在阵外，傅东扬、东方雁

两侧儿杀伐，片刻，尽屠了白衣杀手。

少林寺的僧侣们，显然，也都动了真火，手下不再慈悲。

一场凶猛的搏杀，眼下只余两个人仍然在缠斗。

那就是秋飞化和华一坤。

前面的搏斗形势，虽然暂时稳下来。

但后面攻入的强敌，却已破去了大半奇阵。

五行奇阵，全在生克变化之妙。深谙此道的人，只要移动一下竹枝石块，整个的变化就失去了作用。

兰兰、秀秀虽然连连发动阵中的埋伏，而且，也伤了不少的人，但却无法阻止敌人对阵法的破坏。来人不但深谙五行变化，而且，武功也都相当高强。

兰兰、秀秀第一次发动埋伏时，他们骤不及防，受很大的伤亡，但第二次，第三次，他们都有了准备，不再为埋伏所伤。

来人的高明，显然是出了东方亚菱的意料之外。

东方亚菱在阵中，设下了十道埋伏，兰兰已经发动了七道。

除了一、二两次，有人受伤之外，后面五次，竟未再伤人。

借悬崖垂索，又下来了十余人。

那些人手执兵刃，站在一侧待命。

显然，这是一批武功高强的杀手，只等阵势破除，他们就会立刻掩杀过来。

敌人不断由悬崖上垂索而下，人数愈来愈多。

兰兰轻轻吁一口气，道：“秀秀，情形不对了，咱们还有三道埋伏，大概，还可挡上一顿饭的时光，十道埋伏用完，整个的阵势，就被破去了……”

秀秀接道：“咱们怎么办呢？”

兰兰道：“快去通知姑娘一声，这不是咱们能办的事。”

秀秀道：“前面搏杀激烈，咱们战死于此，也不能麻烦姑娘。”

兰兰道：“咱们战死事小，误了大局事大，快去告诉姑娘！”

秀秀无可奈何，只好奔到东方亚菱身前，道：“姑娘，我们已发动了七道埋伏……”

东方亚菱道：“阻不住敌人攻势？”

秀秀道：“阵势已被他们破去大半，而且敌人愈集愈多。”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告诉兰兰，可以施用你们身上的暗器了。”

秀秀道：“姑娘，我也可以用吗？”

东方亚菱道：“可以用，这时刻，咱们要尽出全力撑下去了。”

天虚子和神剑、魔刀等几个，齐声接道：“姑娘，我们帮两位姑娘，拒挡后边的敌人？”

东方亚菱道：“好！你们去，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许有太大的伤亡，兵刃无眼，难免损失，如何把这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天虚子道：“贫道明白，我会尽力而为。”

东方亚菱接道：“你们请去吧！不用顾忌太多，要尽量避免我们的伤亡。”

天虚子道：“贫道记下了。”

带着魔刀、神剑和三小，快步而去。

东方亚菱望着天虚子等人去了之后，心中暗作盘算道：地下石堡中月余小住，使这些人的武功，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境，就算是黑堡不肯援助，但如能设法使少林、武当两派弟子，都集中过来，也可以放手和他们一拼了。

目下的问题是如何能把这些人集中一处，而又能使他们情甘效命。

事情变化的愈来愈凶险，东方亚菱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了。

忖思之间，连吟雪忽然间，快步行了过来，低声道：“东方姑娘，事情的变化，实在出了我意料之外。”

东方亚菱道：“连姑娘来的正好，我正有事向你请教？”

连吟雪道：“姑娘吩咐？”

东方亚菱道：“说说什么事出了你意料之外？”

连吟雪道：“哦！我是说他们的武功，高明得出我意外，现在，除了教主之外，天罗教中，所有的精锐都已集中于此了。”

东方亚菱道：“天罗教的伎俩，何止如此？”

连吟雪道：“武功最强的人，大都已经到齐了，余下的，还有他专门培养的一些杀手，那些人，武功不一定高明，但他们练的武功、手法都是最直接的杀人方法……”

东方亚菱道：“这一批杀手，大概有多少人？”

连吟雪道：“我不太清楚，大概有百个左右，那些人，不顾安危，只求杀敌，实在是可怕得很。”

东方亚菱道：“这么说来，那一批杀手，还未出现了？”

东方亚菱道：“他们有什么特点？”

连吟雪道：“他们年纪不大，而且，有一股特别的冷漠，那是一种轻淡生死的冷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东方亚菱道：“连姑娘，把这些特点，尽量告诉我们的人，遇上这样的敌手时，那就来个先下手为强，不可心存一点仁慈。”

连吟雪点了头，转身而去。

这时，华一坤和秋飞花的搏杀，也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境界，

只见一团剑光，卷腾飞舞，已经看不到了人影。

也许是双方搏斗的激烈，使得其他的人，都停止了搏杀，观看两人的搏斗。

少林寺中的僧侣布下的罗汉阵，也暂停了转动。

这一番激烈的搏杀，使少林僧侣，大都出尽了全力，这一停下休息，可闻群僧不停的喘息之声。

傅东扬和东方雁也停下了手，但两人手中的刀、剑，仍然平举胸前。

他们距离较近，看得更是清楚，只见秋飞花和华一坤的搏杀，实是凶险绝伦。

尽管秋飞花手中的剑招奇幻，变化诡异，不时突出奇招，常常迫得华一坤回剑相救，或是中途撤招，但华一坤深厚的功力，和精湛的剑术造诣，使手中一柄剑，已然变成身上的一部分，如身之使臂，能在极端的困难之中，对开了秋飞花奇幻的攻势。

这就是两个人缠斗不分胜败的原因。

华一坤打得很辛苦，小心翼翼，不敢丝毫大意。

对华一坤这一种身份的人来说，这几乎对他是一种羞辱。

但生死交关，他不能不忍耐下来，只要稍有躁进分心，立刻就会被秋飞花抓住机会，迫得他连连后退。

华一坤究竟是飞剑有成的人，搏斗了一阵之后，渐渐的静了下来。

手中的剑，更为灵活，已到了身剑合一的境界。

他完全处在被动的形势下，但他灵活的剑势，却能及时的封住秋飞花的攻势。

秋飞花打得更辛苦了，他汗流浹背，全力出击。

面对着这样的强敌，他本以剑招奇诡取胜，但华一坤剑上的力道，太过强大，使秋飞花也不得不握紧剑势，使攻出的剑招上，蓄满了真力。

这就够他辛苦了。

东方雁低声说道：“傅前辈，这样打下去，秋兄只怕要活活累坏了，我去替他下来。”

傅东扬道：“不可妄动，秋飞花虽然很吃力，但还未露败像，如若你去替他下来，反会给那华一坤反击机会。”

东方雁道：“这样打下去，只怕秋兄难再攻出五十招。”

傅东扬道：“他应该不会轻易认命，等他自己撑不住时，应该有给别人接手的机会。”

华一坤心平气和下来之后，早把颜面之事放下，所以，虽然有很多的属下，眼看着他和一个年轻人，苦苦缠斗，但他却能处之泰然。

边无屈和南宫玉真一番搏杀，心中还想，她是这些人中，武功最强的一个，其他的人，大概不会和她一样了。

但是他乘机一瞄附近与华一坤对敌的秋飞花，竟然打得平分秋色，这不由得他不感到万分戒惧了。

而这边眼看秋飞花若这样下去，华一坤就算不还手，也会把秋飞花活活的累死。

事实上，华一坤蓄在剑上的强大内力，使得秋飞花每一剑，都全力施为，险殒之处，尤过挥剑反击。

他老奸巨猾，完全采用了以己之长，对敌之短。

东方雁轻轻吁一口气，道：“傅前辈，秋兄不行了，我去替他下来。”

傅东扬道：“好吧！你去招呼他一声。”

但东方雁还未及开口，耳际已响起了冷冷的声音，道：“住手。”

声音不大，但却似是用劲力硬推入人的身际之中，每个人都听得心头一震。

华一坤封开了秋飞花一剑突然一吸气，向后退开了五步。

抬头看去，只见一身着青衫，年约六旬左右的老人，缓步行了过来。

他骨瘦如柴，满脸病容，实在说不上什么威严。

但他全身上，似都散发出一股冷凜之气，使人看他一眼之后，心中就生出了一种莫名的畏惧。

千拙大师低声道：“傅秀才，这位就是天罗教主。”

傅东扬道：“金元庆？”

千拙大师点点头，道：“如是天罗教主叫作金元庆，那就是他了！”

这时，天罗教主已喝退了华一坤等，高声说道：“请东方亚菱姑娘答话。”

在追风、摘星相扶相护之下，东方亚菱缓步行了过来。

傅东扬一摆头，南宫玉真带着东方雁、秋飞花走在右侧。

傅东扬带着覃奇、梁上燕，走在左侧。

连吟雪、倪万里，随在身后。

把东方亚菱整个的环包起来。

千拙大师举举手，罗汉阵分裂两侧，让出了一条去路。

天罗教主也喝令属下向后退了八尺。

双方相距有一丈左右时，停了下来。

东方亚菱一拱手，道：“教主，找我吗？”

天罗教主微微一笑，道：“不错，我千算、万算，未算到最后和我抗拒的一股力量，会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东方亚菱道：“本来就不是晚进，我不过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天罗教主道：“姑娘太客气了，如非你姑娘的领导，不会云集这一股抗拒本教的势力，今日世界，已是我天罗教的天下了。”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承蒙你这么看得起我，晚进倒是有些受宠若惊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老前辈的大名，可是叫作金元庆吗？”

天罗教主哈哈一笑，道：“不错，原来，你把老夫的底细，也摸得很清楚了。”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老前辈这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也是得自一位前辈遗留的秘笈吧？”

金元庆道：“嗯！不错。”

东方亚菱道：“金教主这整个征服江湖的计划，也非出于自身的设计，对吧？”

金元庆道：“姑娘果然有过人之能。”

东方亚菱道：“我进入过地下石堡，看到了苏百灵的全部设计，正和金教主征服江湖的手段一样。”

金元庆道：“只可惜姑娘进入地下石堡的时间，迟了这么一点，你虽然获悉了整个的事情，但老夫已然大半完成了征服江湖计划。”

东方亚菱道：“教主，你可知道苏百苏只是自己闹着玩，如若他真有征服江湖之心，他自己为什么不肯完成这个心愿，却把

心愿留给了你？”

金元庆微微一笑，道：“姑娘，我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你的才智也可以参悟苏百灵留下的秘密，但有一点事实，不知道姑娘是否想到了。”

东主亚菱道：“什么事？”

金元庆道：“目下，我霸业已成，虽然有你姑娘这样才慧高明人物，但也无法阻止这件事了。”

东方亚菱道：“星火燎原，一旅中兴，你就这样有信心吗？”

金元庆道：“姑娘，你不过只有目下这么一点人手，就算他们个个是一流身手，又怎能和我目下的实力对抗，所以，老夫倒是想劝你姑娘几句话了。”

东方亚菱道：“教主请说，晚进洗耳恭听？”

金元庆道：“我答应你保留东方、南宫两大武林世家，不受伤害，也划一个区域，作你们活动之地，目下，所有跟着你们的人，我一概放他们随你而去，不追究他们犯下的任何错失……”

东方亚菱接道：“条件很宽大，不过，我也想奉劝教主几句。”

金元庆皱皱眉头，忍耐下心头的怒火，道：“姑娘请说吧！”

东方亚菱道：“苏百灵留下了一股强大的实力，希望你金教主多想一想，这一股力量很强大，也很神秘，专以用来对付自己所设下的阴谋。”

金元庆道：“就算确有其事，但不知姑娘是否已经找到了这股力量。”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金教主至少可以看到我现在的镇静，就不难想出我是否已找到了这股力量。”

金元庆脸色微微一变，道：“姑娘，我希望你很快能决定一

件事！老夫对你已经仁尽义至，我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

东方亚菱道：“金教主要我决定什么？”

金元庆道：“愿和？愿战？”

东方亚菱道：“大错虽成，尚未到不可挽回的局面，我希望你金教主能够悬崖勒马。”

金元庆道：“东方姑娘，你心中应该明白，目下的情势，我只要一声令下，立刻可以全力围攻。”

东方亚菱道：“金教主，我如是害怕你下令围攻，我就不会劝你这些话了。”

金元庆道：“好！姑娘既然决心和我为敌了，老夫就先叫你见识一件事情！”

目光突然转注到秋飞花的身上。

这正是东方亚菱、傅东扬、南宫玉真等最关心的事。

它终于发生了。

场中大部分人的目光，都转注秋飞花的身上，希望能看出这件事情的发展。

东方亚菱的神情很镇静，举手把南宫玉真招来身侧，低声说道：“表姐，小妹想求表姐一件事？”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不要轻举妄动，听小妹的决定如何？”

南宫玉真道：“亚菱，本来这件事，就该由你决定的，何况，咱们这群人，你是智慧最高的一个，只有你决定的事，错误最少。”

东方亚菱道：“表姐，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不过，咱们还是要把事情说个清楚。”

南宫玉真道：“好！表姐洗耳恭听。”

东方亚菱道：“表姐，我如是决定了要你杀秋飞花，你下不下得了手？”

南宫玉真怔了一怔，道：“你舍得？”

东方亚菱道：“这不是舍不舍得的事了，而是需不需要，如若留他下来，搅乱了全局，那就不能留下他。”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如是只有这样别无他法，你又能下决心取他之命，表姐愿作杀手。”

东方亚菱道：“他在学习武功上的才慧，只比你稍差一点，你们两个人，在地下石堡中，是学得最多的人，就算你肯出手，能不能杀得了他呢？”

南宫玉真道：“如是他没有防备之下，我全力出手，大概可以一击搏杀，如若他早有戒备，那就可能会要缠斗一番了。”

东方亚菱道：“你们动手相搏，你在几招之内，可以杀他？”

南宫玉真道：“百招以内，可以取他之命。”

东方亚菱道：“时间太长了，事情如是变化很快，你必需要一击即中。”

南宫玉真道：“姐姐只有尽力而为。”

东方亚菱沉吟一阵，道：“我会助你一臂之力。”

两人站在一起，真是春兰、秋菊，各极其美，看得场中不少人为之目眩神迷。

这时，场中已有了变化。

秋飞花在金元庆注视之下，忽然间有着一一种不安的感觉。

同时，傅东扬也发觉了金元庆双目中暴射出的凌厉神芒，有如利剑霜刃一般，刺人心肺。

秋飞花一皱眉头，道：“你这么瞧着我干什么？”

边无屈、华一坤，分立在金元的左右，显然是有着保护之意。

只听金元庆极为柔和的说道：“孩子，你知道，你是谁吗？”

秋飞花道：“我，我不是谁。”

在金元庆两道奇异的目光注视之下，秋飞花似是已逐渐有些不能自主的感觉。

南宫玉真低声道：“表妹，听说江湖上有一种邪术，可以迷乱一个人的神智。”

东方亚菱道：“我知道，那叫作移魂大法，听说此术由天竺传来，苏百灵精通天竺文字，自然也可能精通此道了。”

南宫玉真道：“亚菱，金元庆施展出移魂大法，才能使飞花听他之命，咱们只要阻止他施展此术，岂不是可以避免事情的发生？”

东方亚菱道：“不！魔由心生，我们不知道，金元庆在他身上做了什么手脚，如是他心魔不去，纵然没有金元庆的施展移魂大法，也有发作的一天。”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的意思呢？”

东方亚菱道：“我们要看到他经过金元庆施法后的情形，有何景象，我们才能够帮助他解去心锁，除了心魔，小妹会全力以赴，纵然没有金元庆的施展移魂大法，也有发作的一天。”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的意思呢？”

东方亚菱道：“我们要看到他经过金元庆施法后的情形，有何景象，我们才能够帮助他解去心锁，除了心魔，小妹会全力以赴，纵然牺牲了性命，也是在所不惜，但如我们没有法子能救得了他，那就只有毁了他，免得他留在世上害人。”

这一番话说得缠绵悱恻，为救情郎，不惜一死，但也说得大义凛然，救不了他，就不会留他在世上害人。

这是何等真情爱意，何等的博大胸怀。

南宫玉真黯然叹息一声，道：“小表妹，我没有什么话说了，该怎么做，你只管下令就是，我不会使你失望。”

东方亚菱似想说什么，但口齿启动了一下，却没有说出声音。

代替的是两行晶莹的泪水。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道：“小表妹，我相信，以你之能，一定会除去了他的心魔，咱们仔细瞧瞧吧！”

抬头望去，只见金元庆正举手相招。

秋飞花似是已受到了某种控制，身不由己的举步向前行去。

东方雁一上步，伸手向秋飞花抓了过去。

东方亚菱急急说道：“不要动他。”

东方雁急急停手，向后退了一步。

东方亚菱喝叫的声音很大，但秋飞花却似是完全没有听到。

只见他头也不回的直对金元庆行了过去。

直行到金元庆的身侧，才停了下来。

金元庆口齿启动，发出一种很怪的声音。

秋飞花却不停地点头。

那声音不很小，很多人都听了但却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什么？

但秋飞花却不住的点头，显然是领悟了金元庆说的什么！

第五十八回 一念之差

南宫玉真听得很用心，但却一句也听不懂，忍不住问道：“他说的什么话？”

东方亚菱道：“天竺话。”

南宫玉真道：“你听得懂吗？”

东方亚菱道：“懂一点点。”

南宫玉真道：“秋飞花怎么懂得天竺话？”

东方亚菱道：“这就是咱们要追查的事了。”

南宫玉真道：“平常会不会说天竺话？”

东方亚菱道：“这段时间中，我一直注意他，他应该不会说。”

南宫玉真道：“但他能听得懂，果然如此，这个人的心机太深沉了，深沉得叫人害怕。”

东方亚菱道：“表姐，现在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咱们就是帮助他找回自我。”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有这个可能吗？”

东方亚菱道：“只有十之二三的机会。”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他如不是一个伪君子，而是为天竺奇术所制，这代价岂不是付得太大了？”

东方亚菱道：“的确是太大了，但咱们非付出这些代价不可。”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本来，咱们可以不必付出这样的代

价，只要咱们能阻止金元庆施法。”

东方亚菱道：“表姐，你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保全了他？”

南宫玉真道：“至少，可以使他不沦魔道。”

东方亚菱道：“心魔乘虚而入，如是一个人，能够坚定自己，虽然有魔，亦可逐魔保身，他如逐不去心中之魔，咱们能保全他又有何用？”

南宫玉真道：“亚菱，这想法是不是估量过高一些，那是一种制心术，他心为所制，如何有反抗之能？”

东方亚菱道：“所以，我们要助他一臂之力，但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他自己，他如意志不够坚定，我们就算是肯帮助他，也无能为力。”

这时，秋飞花突然翻转身来，手执长剑，举步行过来。

耳际间，已响起来金元庆的声音，道：“东方亚菱，这是你最后一个机会了？”

东方亚菱哦了一声，道：“教主的意思是……”

金元庆冷冷接道：“亚菱姑娘，秋飞花是你的什么人？这不是一个隐秘？”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不是隐秘，你可以说出来，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秋飞花是我的丈夫！”

这答复颇出了金元庆的意外，不禁为之一呆。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接道：“金元庆，我不受你任何威胁。”

金元庆道：“好！那我先要秋飞花杀了你，你想得到吗？你的爱侣，却要用手中之剑，取你性命。”

东方亚菱道：“杀我的不是他，而是你，在场中人，都能看得出来。”

金元庆皱皱眉头，道：“看你一个柔柔弱弱的姑娘，竟然是如此坚强。”

东方亚菱道：“教主夸奖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也要郑重劝告你一句话，这也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苏百灵埋伏的人，大概也快要有所行动了，他们一旦出动，那时后悔已迟了。”

金元庆笑道：“姑娘，这些话，很难叫在下相信。”

东方亚菱道：“你对苏百灵了解的太少，你不过只是摆在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这盘棋一开始你就是败方。”

金元庆道：“至少，我在这盘棋上，已然占尽了优势。”

东方亚菱道：“表面上看去，确是如此，不过，你如能仔细的想一想，就会觉着我说的不错了。”

金元庆道：“这么说来，本座倒要听听高见了。”

东方亚菱道：“你最好听听！”

语声一顿，接道：“你走路，并非是你走出来的路，而是，苏百灵替你铺好的路，你只不过瞧着路走罢了！”

金元庆哦了一声，道：“说下去。”

东方亚菱道：“你的武功，得自苏百灵留下的手本；你用的毒，得自苏百灵的配方；你霸统江湖的谋略，亦得自苏百灵的设计。鹰图、玉珮、金塔秘录，这些含沙射影的，乱人耳目的方法，无一不是苏百灵所留下的办法，想想看，哪一件不是苏百灵留下来的。”

金元庆呆了一呆，道：“看来姑娘确然是知道的不少？”

东方亚菱道：“在下确然是知道很多。”

金元庆道：“姑娘，老夫在江湖上走动了数十年，这些话是

第一次听人说起。”

东方亚菱道：“因为，这件事整个的详细内情，我先知道。”

金元庆道：“很不幸的是，老夫现在有了个想法——杀人灭口，只有杀了你们，这内情才不会传出去。”

东方亚菱道：“金教主，只怕你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金元庆仰天大笑三声，道：“东方姑娘，如若咱们现在是一场豪赌，至少，老夫的资本，比你雄厚一些。”

东方亚菱道：“金元庆，你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金元庆道：“这要请姑娘指点一下了。”

东方亚菱道：“我太犹豫，如若你早上半年发动，今日情形，又自不同了。”

金元庆道：“姑娘的意思是说，如若我金某人早在半年之前发动大变，你们也不会抗拒老夫了？”

东方亚菱道：“不错，那时，我们还没有进入地下古堡，对江湖中事，知晓不多，那时间，也没有人知道苏百灵的计划，没有人知道苏百灵在江湖上设下了埋伏，那时，你如发动，江湖上没有一股力量能阻止你，但现在不同了。”

金元庆道：“有什么不同？”

东方亚菱道：“我们不但在地下古堡中知道了苏百灵的计划……”

金元庆接道：“你找到了他埋伏的人手吗？”

东方亚菱道：“找到了。”

金元庆道：“他们现在何处？”

东方亚菱道：“就在附近。”

金元庆道：“如若我现在全力施为，在两个时辰之内，把你

们全数搏杀，那是个什么局面？”

东方亚菱道：“他们会及时驰援而来。”

金元庆道：“他们能够来得及吗？”

东方亚菱道：“来得及，如若他们要赶来援手，能够在片刻间赶来此地。”

金元庆道：“那座黑色的古堡，就是苏百灵埋伏的地方吗？”

东方亚菱道：“不错，这就是我把你引来此地的原因。”

金元庆道：“如若他们会施援手，他们早就该来了，对吗？”

东方亚菱道：“目前，他们还不该来。”

金元庆叹息一声，道：“东方亚菱，我第一次见你之时，就应该杀了你的，但我没有下手，想不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竟被你找到了地下古堡。”

东方亚菱道：“你不杀我，那是因为你利用我帮你找到地下古堡，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不但找到了地下古堡，且我们也进了地下古堡，在那里看到了苏百灵留下的一局残棋，我们都是他棋盘中的棋子，整个江湖，被他玩弄了一百年……”

金元庆道：“姑娘，至少，老夫目下的处境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姑娘，似是还不到这个境地。”

东方亚菱道：“金教主的意思是……”

金元庆接道：“姑娘既然明明知道是苏百灵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为什么又甘愿为人所用？”

东方亚菱道：“苏百灵是很厉害的棋师，他把咱们都变成了过河的卒子，有进无退，上了他棋盘的人，都很难自作主意了。”

金元庆道：“听姑娘的意思，好像不肯让老夫一步了？”

以天罗教之尊，挟天下无与伦比的实力，竟要求对方相让，

内心中的沉痛，可想而知了。

东方亚菱道：“你手握江湖霸权数十年，难道不满足吗？”

金元庆道：“你劝老夫放手？”

东方亚菱道：“得放手时且放手，何况，过去，你一直是觉得这份霸业是自己所闯，目下，你已明白了，这都是那苏百灵的设计，现在，已到棋势尽处，黑、白要分出胜败的时候了……”

金元庆冷笑一声，接道：“姑娘，老夫已是骑上了虎背的人，放下权势，可能成为武林道上追杀的对象，但姑娘……”

东方亚菱接道：“我不能眼看你荼毒江湖，何况，目下，我已经掌握胜算，我答应你放下屠刀，可以平安离去。”

金元庆叹息一声，道：“东方姑娘，你如此追逼，那就别怪老夫下手毒辣了。”

口中说话，右手挥动，口中连连发出怪异的啸声。

原本已在途中停步不动的秋飞花，在听到了金元庆的怪啸之声后，突然又向前冲了过去。

拦在他前面的是覃奇，长刀一挥道：“秋少侠，你这是……”

秋飞花长剑一推，当的一声，推开了覃奇一刀，顺手一剑，刺了过去。

这一剑，来势怪异，覃奇竟然封架不住。

剑光过处，鲜血迸溅，覃奇人被震退了两步，又被剑芒刺入了右胯之中。

如若秋飞花这时行上前去，补刺一剑，立刻可以把覃奇刺死剑下。

但他志在东方亚菱，所以，没有追杀覃奇。

东方雁双目尽赤，大喝一声，道：“秋飞花，你这个疯子！”

他声音响亮，震人耳鼓，倒是听得秋飞花怔了一怔，两道目光，盯注在东方雁的脸上，不停的眨着眼睛，似是要看清对方是谁。

东方雁冷笑一笑，道：“秋飞花，你瞧什么，难道你不认识我吗？”

秋飞花仍然似是没有听懂东方雁的话，脸上的神色，既无惊奇，也没有惭愧之色，只是呆呆的望着东方雁。

南宫玉真低声道：“亚菱，他好像还能保持了一点清醒，神智没有完全受人控制。”

东方亚菱道：“是！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神志虽然已经受到强力的控制，但他仍然能保有一点神智不昧。”

南宫玉真心情激动无比，整个脸上的肌肉，都起了微微的颤动。

东方亚菱表面上，还能维持着镇静，但事实上，她却用尽了全身的气力，紧咬着牙齿，没有出声。

金元庆冷笑一声，道：“东方姑娘，你现在如若肯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如是再沉久了，我下了第三道令谕，那就没有挽救的机会了。”

东方亚菱叹息一声，道：“你已荣耀半生，就算掌握了天下的霸权，又能如何？为什么不及时撒手，那会在武林中留下了一段完美的佳话，光耀百代。”

金元庆仰天大笑三声：“老夫现在还有些不相信你的话，就算我相信了，我还觉得有足够的胜算，姑娘，形势逼人，你放手吧！”

东方亚菱道：“你已被这数千年的胜利冲昏头了，为神为魔，都在你此刻一念之间，不听我良言相劝，只好由你走入毁灭之途了。”

金元庆口中发出一声奇盛的怪啸。

啸声传入了秋飞花的耳际之中，原本呆呆站着的秋飞花，突然飞身而起，连人带剑化作一道寒芒，突然发难，使得横刀而立的东方雁有些措手不及，已无法阻止秋飞花那迅如雷霆的一击。事实上，傅东扬、连吟雪等都在戒备，只因秋飞花发动得太快，使他们来不及出手拦阻。

傅东扬惊急之下，大声喝道：“秋飞花，你这个畜生……”

但喝骂已无法阻止秋飞花猛烈的攻势。

但站在东方亚菱身侧的南宫玉真，却能及时挥出手中之剑。剑势挥出的同时，人也飞跃而起。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两道闪起的剑光，同时收敛不见。两个飞起在空中的人，也同时跌落在实地上。

这时，傅东扬、东方雁都已经围了上来，青月刀和长剑，同时攻了过来。

秋飞花两道凌厉的目光一直盯注在东方亚菱的身上。

那说明了他心念之中，只有一个用心，那就是杀死东方亚菱。

他的神情，看上去有些木然，但对敌人袭来的反应，却是极为灵敏，头未回顾，长剑已向后挥出。

秋飞花的功力，似乎突然间增长了不少，一剑挥出，锵然间金铁交鸣，傅东扬长剑，先被震开，余力不衰，砰然大震声中，又把东方雁的青月刀弹震开去。

傅东扬手中的长剑几乎脱手飞去，东方雁也觉得手上一震。

南宫玉真轻轻叹息一声，道：“他看上去，人虽变得痴呆呆，但他的气力，却似是长了很多。”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让他杀了一个人，就会激起他的疯狂，表姐，杀了他！”

南宫玉真道：“我杀不了他。”

东方亚菱道：“为什么？你下不了手？”

南宫玉真道：“不是，现在，他的武功似乎是突然增长了很多。”

东方亚菱道：“这个……”

但闻金元庆高声说道：“他还未进入疯狂的狂态，一旦进入，那就六亲不认了，他会全力攻袭，直到活活累死为止。”

南宫玉真道：“好卑下的手段！”

金元庆道：“江湖上险诈百出，老实说，这也算不了什么！”

东方亚菱道：“表姐，如是杀不了他，咱们应该如何？”

金元庆道：“可以的，你们合力施为，杀死并非太难。”

东方亚菱道：“我们全力对付秋飞花，会留给你一个可乘的机会。”

金元庆哈哈一笑，道：“我不会出手帮助他，但也不会阻止他，我要你们之间，拼一个生死出来，不论是谁胜谁败，不论伤亡何方！”

南宫玉真道：“我们杀死了秋飞花，对你有什么好处？”

金元庆冷冷说道：“我要眼看人间这一场悲剧，情侣操戈，自相残杀，你们可以杀死他，我就是要看你们是否能下得了手？”

东方亚菱道：“金元庆，你错了，我们敬慕的，是秋飞花那

一股视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如若他没有那股气概，他已不是我心目中的秋飞花了，我也不会再重视他的生命了。”

金元庆微微一怔，道：“姑娘，这已是我威胁你的最后一招了，如若还不能使你屈服，那只有以敝教实力，搏杀你们了。”

东方亚菱道：“看来，金教主是决心不回头了？”

金元庆道：“老夫已是船到江心，你既然不肯和我合作，那只有凭武功、实力，一分生死了！”

东方亚菱道：“好！你决定要孤注一掷，我也不愿再费口舌了。”

目光转注到南宫玉真的身上，道：“表姐，你杀不了秋飞花，能不能缠得住他？”

南宫玉真道：“我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增长功力，但我会尽力而为。”

东方亚菱道：“好！你对付秋飞花，不要手下留情。傅前辈请带着东方雁、连吟雪、梁上燕，往来前后接应，其余的人，帮助少林高僧拒挡金元庆的攻势。”

她一面下令，东方雁等已开始行去。

千拙大师已然暗中下令群僧准备，东方亚菱的话一落口，少林僧侣立时开始了转动，布成的罗汉阵，也在不知不觉中移到了双方对峙的空间。

这时，追风、摘星、迅快的移动了身躯，紧随在罗汉阵的后面。

原来，东方亚菱发觉了罗汉虽然是天下第一奇阵，变化万端，但却隐隐间，有一股祥和之气，影响了它的杀伤之力，所以东方亚菱在罗汉阵中，增加了三个杀手，使原来充满着祥和的罗

汉阵，增加了不少杀机。

金元庆和东方亚菱之间，已被移动的罗汉阵隔开，秋飞花也被罗汉阵分隔开来。

千拙大师发动阵势，群僧开始了缓缓的转动。

南宫玉真却双手执着两把短剑，逼向了秋飞花，冷冷说道：“秋飞花，你听懂我的话吗？”

秋飞花神情茫然，但两道目光，却盯注在南宫玉真的脸上。

南宫玉真看他茫然中，又有些呆呆的神情，心中又急又气，道：“秋飞花，你究竟能不能听到我说的话？”

秋飞花眨动了一下眼睛。

这时，东方亚菱正缓缓行了过来。

秋飞花双目闪动，转身一剑，疾向东方亚菱刺去。

他心中一直记着杀死东方亚菱，对别的人，倒是没有仇恨之心。

幸得南宫玉真一直在严肃的戒备着，双剑齐挥，封住了秋飞花的一剑。

南宫玉真怒道：“好一个忘情负义的人！”

双剑展开了连环攻势，步步迫进。

平常日子中，秋飞花决不是南宫玉真的敌手。

但此刻，两人剑来剑往，竟然打得半斤八两。

这时，天虚子率领三人拒挡后面攻来的敌人，正感不支，但傅东扬和东方雁及时驰援，把局势稳了下来。

东方雁青月刀八面威风，连伤了四人，挡住了敌人的攻势。

东方亚菱借罗汉阵的掩护，迅速的在身前空地上，插了一些枯枝，摆了一座小小的五行奇阵，一面说道：“南宫表姐，他一

心杀我，只有见我之后，才不顾一切的冲了过来，我已摆成了一个奇阵等他，咱们想法子生擒住他。”

南宫玉真双剑对挡秋飞花一轮急攻，道：“有把握吗？”

东方亚菱道：“不会有错！”

南宫玉真冷笑一声，突然向后退开。

秋飞花目光一转看到了东方亚菱，大喝一声，突然直扑过去。

东方亚菱向后一退，秋飞花人已完全冲入了阵中，顿觉眼前一黑。

秋飞花一剑向前刺去。

东方亚菱道：“秋飞花，你好狠！”

她虽然尽快的向后退，但却快不过秋飞花的剑势。寒芒闪动，刺中了东方亚菱的左肩。

幸好是秋飞花人已向后退出了数尺，这一剑只刺出三寸。

南宫玉真只看得大吃一惊，飞身而入，一脚踢出。

秋飞花人已进入了阵中，顿觉眼前一黑。

南宫玉真飞来一脚，踢得他完全飞了起来。

砰然一声，摔到了七八尺外。

傅东扬闪身而至，右手连挥，点了他三处穴道。

东方雁青月宝刀一闪，直劈下来。

傅东扬距离虽近，但却没有出来拦阻。

南宫玉真连人带剑飞了过来，在刀近秋飞花身前半尺处，封住了东方雁的刀势。

东方雁一皱眉头，道：“表姐，你为什么救他？”

这时，才听到东方亚菱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哥哥，不

要杀他！”

南宫玉真吁一口气，道：“为了小表妹。”

但闻喊声震天，在金元庆指挥之下，天罗教发动了凌厉无比的攻势。

刀光、剑气有如洪流一般，直向罗汉阵涌了过来。

东方亚菱缓步由阵中行了出来。

左边半个身子，都被鲜血染红。

娇生惯养的东方姑娘，又全无武功基础，这一剑伤得她全身颤动，痛入肺腑。

但她却咬着牙，苦苦忍着，未流下一滴泪，未喊过一声疼，但她的步履却已无法稳定，摇摇摆摆而来。

东方雁一收青月刀，扑到了东方亚菱的身侧，道：“妹妹，你……”

双手扶住了东方亚菱。

南宫玉真、傅东扬双双行了过来。

目睹东方亚菱血染半身的沉重伤势，傅东扬脸上泛起一片痛惜。

这位娇弱、美丽的姑娘为江湖大义，已经付出了太多的牺牲，秋飞花竟忍心一剑把她伤得如此之重。

如非南宫玉真及时一脚，秋飞花可能会活劈了这位姑娘。

想到痛惜悲忿之处，不禁咬得牙齿咯咯出声。

南宫玉真急行两步，让东方亚菱把自己的身躯，紧靠在她的身上，接道：“亚菱，你不要夸这口气，告诉我伤势如何？”

东方亚菱疼得全身微微颤动着，缓缓说道：“我，我大概不会死，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残废，表姐，我衣袋中有一个青色的玉

瓶，里面有药物……”

她似是已无法说下去，失血和伤疼，已使她面色惨白，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南宫玉真迅快的伸出手去，由东方亚菱的衣袋中，找出了一个青色玉瓶。

打开瓶塞，倒出了两粒紫色的丹丸。

也是仅有的两粒丹丸。

东方亚菱闭上了双目，两行泪水由眼角间流了下来。

她尽了全力在忍耐，但她一向虚弱的体能，南宫玉真暗提真气，以内力输入到东方亚菱的身上，道：“表妹，只有两粒丹丸了？”

东方亚菱微弱的声音，传了出来，道：“这是保命丹，给我一粒就行了，帮我服下去。”

她的声音微弱，似乎是已没有吞下药丸的气力了。

南宫玉真咬咬牙关，把一粒丹丸，放入了东方亚菱的口中，唇口相对，用一口气，把药丸吹下了东方亚菱的咽喉。

东方雁道：“表姐，这时刻，也不用顾及什么了，两面搏杀激烈，已无掩身之处，你就脱下她身上衣服，替她包起伤口吧！”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表弟，你去帮帮他们吧！罗汉阵受的压力太大，已经运转不灵了，如果罗汉阵一旦溃散，咱们就全无生机了。”

东方雁一转身手，大喝一声，挥动青月刀直扑上去。

傅东扬脸上泛起了杀机，道“这个畜生，我要他碎尸万段。”

长剑一沉，劈向了倒卧地上的秋飞花。

忽见金芒一闪，当，的一声，震开了傅东扬手中的长剑。

是南宫玉真的挽发金钗。

原来，她抱着东方亚菱，无法松手，也无法拔剑，心中一急，腾出右手，拔出了挽发金钗，脱手飞出，震开了傅东扬劈落的剑势。

金钗出手，南宫玉真的一头秀发，也突然垂下来。

长发散披在肩上。

傅东扬道：“姑娘，你这是……”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亚菱有暗器，她若真想杀死秋飞花，用不咱们出手，再说，此时此刻，如何处置这个薄情郎，要听亚菱的意见。”

傅东扬道：“东方姑娘，仁爱胸怀，如是放了这个畜生，岂不是太便宜他了？”

南宫玉真道：“至少，那是亚菱的心愿，咱们不能擅越。”

傅东扬道：“就外面伤势看，我怕东方姑娘受不住这一剑。”

南宫玉真道：“是的！我也这样担心，她太娇弱了……”黯然一叹，接道：“万一亚菱有了不幸，咱们绝不怨秋飞花，要他尝命。”

傅东扬道：“好！姑娘，到时间，你吩咐一声，我要亲手杀了他，这个死不抵罪的畜生。”

南宫玉真黯然说道：“就算要杀他，也要等亚菱表妹决定。”

傅东扬叹口气未再多言。

这时，双方的搏杀更为激烈，梁上燕、连吟雪都受了伤，但仍然力战不退。

罗汉阵中的僧侣，更是十之八九都成了血人。

但老和尚确有独到之处，他们忍受伤疼的力量，似是超过常

人很多，浴血苦战，没有一人退缩，没有一个人呻吟一声。

傅东扬转身挥剑，也加入了拒敌行列之中。

天罗教的伤亡，更为惨重，死亡十余，伤过二十。

但他们仍然不停的向前猛扑，而且一波攻势，超过一波。

幸好狭谷地形所限，一排只可容下四人动手。

这确帮了东方亚菱等很多的忙，如是在开阔地区，以天罗教这些猛厉的攻势，整座的罗汉阵只怕早已瓦解冰消。

天虚子率领的一批人手，虽然也陷入了苦战中，但因是天罗教中攻势的中心，已定前面为主，后面未再继续援手，这也使得南宫玉真等少去了后顾之忧。

看看展布眼前激烈的恶战，南宫玉真心中焦急万分，她无法决定，是否应该立刻加入助战。

因为看险恶的形势，似乎是随时可以被人攻破冲了进来。

虽然只可容四人出手搏杀，但敌人却以百人以上多数，排成了四列纵队，前面的人，已有伤亡，后面的立刻接了上来。

南宫世家虽然以杀人手法闻名江湖，但也没有见过这等前仆后继的惨烈攻势，当真是触目惊心，使人颤栗。

但她略作忖思之后，决定还是先替东方亚菱包扎过伤势之后再说。

在喊杀声，刀光剑影下，南宫真玉划开了东方亚菱的衣服，看到她胸肋间的伤势。

雪白的肌肤上红色的鲜血，看起来，特别的耀目。

南宫玉真咬咬牙，擦去了东方亚菱伤口处的鲜血，取出南宫世家的金创药物，包扎起伤口。

东方亚菱醒了过来，缓缓睁开了眼睛，望了战场上形势一

眼，缓缓说道：“玉真表姐，我晕过去多久了？”

南宫玉真道：“不久，不过半个时辰左右。”

东方亚菱道：“黑堡中人，还有消息么？”

南宫玉真道：“没有，他们不可恃，咱们要自己想法子应付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扶我站起来。”

南宫玉真道：“不妥，亚菱你刚刚敷过药，又没有武功底子，还是躺着休息吧！”

东方亚菱道：“不行，罗汉阵虽是武林第一奇阵，但我看得出少林寺中的僧侣，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他们撑不了多久啦！一旦罗汉阵溃散下来，不论躺着、站着，都要死，对吗？”

南宫玉真默然不语，缓缓扶起了东方亚菱。

咬着牙，强忍着伤口的疼痛，东方亚菱移动着身躯，行到了一块大岩石前面，把身躯倚在小石上。

南宫玉真帮她整好衣衫，缓缓说道：“表妹，我要出手了，表弟和傅前辈，也都受了伤。”

东方亚菱道：“你去吧！”

南宫玉真道：“你多珍重，没有人照顾你了，所有的人，都在拼命。”

东方亚菱道：“表姐放心，我还有寻死的气力，我不会武功，但却不会辱及东方世家……”喘了两口气，道：“你是唯一的希望所寄，万一，大局不可收拾时，你就请一个人走吧！”

南宫玉真苦笑一下，道：“真到了那个时刻，只怕我也很难走得脱了。”

东方亚菱道：“不！表姐，你不能死在这里。”

南宫玉真道：“哼！黑堡中人，不守信用，能过此劫，我不会放过他们。”

东方亚菱道：“他们一定会来，不会超过今夜，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撑到那个时间。”

这时，突闻千拙大师的声音喝道：“少林弟子，要撑到最后一口气，有一口气，就别倒下去，神志清明的，请赶快些赶来驰援。”

他已暗把药物，送给了被困在天罗教下的少林僧众。

这本是一股潜伏在敌人中的力量，但千拙大师一急之下，竟然叫了出来，挥动着手中的戒刀、禅杖，使将要溃散的罗汉阵，立刻又稳定了下来。

这时刻，就看出了千拙大师深厚的功力了，只见他手中戒刀飞舞，接应四面，照顾八方，经常移动位置，到罗汉阵压力最强大的地方。

东方雁、傅东扬两个人也看出罗汉阵这一个拒敌的支柱，一旦垮了下来，强敌蜂拥而入，必然会造成一个不可收拾之局。

所以，傅东扬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想法使用局外人的力量，来增强这罗汉阵的力量。

他把想法告诉了千拙大师。

千拙大师也觉着罗汉阵承受的压力太大，已经到了承受不起的境地。

傅东扬、东方雁等，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通晓罗汉阵的变化。

但傅东扬提出的办法，却是一个勉强可行的办法。

千拙大师缩小了罗汉阵，东方雁、傅东扬分在罗汉阵的两

边。

在地下的古堡之中，四个人受益最多，南宫玉真第一，秋飞花第二，东方雁和傅东扬就排列在第三、第四。

傅东扬的办**法**，就是让罗汉阵缩小一些，由傅东扬和东方雁弥补了两面的缺失，也分承了部分的压力。

罗汉阵的僧侣们如若分别和东方雁、傅东扬动手，没有一个人会是他们的敌手，但如这些人，合在一起，那一股整体的力量，竟然是那样的强大。

东方雁和傅东扬，分填上了两面的侧翼之后，就感受到了罗汉阵能够被称为天下第一奇阵，确有至理。

那些攻袭罗汉阵的人，个个都可以称之为第一流的江湖高手。

以傅东扬、东方雁此刻的功力，也会感觉这些人，不易对付。东方雁青月刀锋利无匹，已然连续劈死了七个强敌。

但对方剽悍无比的舍命攻势，也使得东方雁身上受了两处剑伤。

傅东扬也受了两处刀伤，但傅东扬也放倒了四个敌人。

少林僧侣浴血苦战的精神，傅东扬暗暗的称赞不已。

东方雁又劈倒了两位敌人，但身上又受了一处刀伤。

但由于两人凌厉的搏杀，使得天罗教杀手的攻势，暂时受到了顿挫。

傅东扬轻轻吁一口气，道：“东世兄，伤势如何？”

排成罗汉阵的少林僧侣，也暂时获得了一阵喘息。

傅东扬实在很疼，但他回顾了少林僧侣一眼，只见包括千拙大师在内的每一个和尚，都是一身鲜血。

僧袍都已被鲜血湿透，看不出每人身上，受了多少处伤来。

这些僧侣，由于罗汉阵奇妙的变化掩护，所以，身上受到刀、剑伤痕虽多，但都非致命所在，加上他们的至深修为，所以，都还未倒下去。

暗暗咬紧牙关，东方雁朗朗说道：“多谢傅前辈的关心，晚辈还支撑得住。”

其实，所有参与了这场搏杀的人，每一个都受了伤，连吟雪、覃奇、梁上燕、倪万里等，都伤得不轻。

奇怪的是每个人，都没有倒下去。

这是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创出了武林中，众寡悬殊搏杀的奇迹。

金元庆目睹这猛勇搏杀、舍死亡生的攻势，心中很自豪自己控制属下的武功，但也震惊对方的凶狠撑力，每个人，似都变成了不倒的金刚。

他没有再催促属下继续攻杀，只是静静地站着。

事实上，这些事，也用不着他费心，华一坤在整顿溃散的攻势。

只有片刻的整理时间，第二波攻势已经布置就绪。

这时，南宫玉真也绕过罗汉阵，面对着强敌。

东方雁因秋飞花的变化，又萌生出了强烈的希望。

眼看南宫玉真独自站在罗汉阵前，面对着天罗教即将发动的第二波攻势，立即奋身一跃，和南宫玉真并肩而立。

傅东扬也奋身跃落到南宫玉真的身侧。

罗汉阵内中的少林和尚，都已经到了绝对筋疲力竭之境，他们必须要一段时间好好地休息。他们都在这一刻喘息运气，把极

度疲累的体能，调息一下。

这一段时刻很重要，如若天罗教中人，马上攻了过来，少林僧侣，都正在调息，必然是全无还手之力，一击而溃。

所以，必须有一种另外的力量，阻止这些攻势，给少林僧侣一个喘息的机会。

南宫玉真也看到了这个情形，所以，她准备以本身所学，阻止一下强敌，多给少林寺中僧侣一点喘息时间。

打量了那些整装待发的强敌一眼，傅东扬低声说道：“姑娘，我们三个人的力量，能够支撑多久？”

南宫玉真摇摇头，道：“不知道，尽我们的全力而为就是……”

凄凉一笑，缓缓说道：“我们就算能撑到少林僧侣们体能恢复，罗汉阵又可以恢复活动，但又能支持多久呢？”

傅东扬点点头道：“像这样激烈的搏杀攻势，大约支持不过半个时辰，他们每个人都受了很多处伤，人非钢铁，他们会流完身上的血，就算不会被打死，也会失血太多而枯死。”

南宫玉真道：“就是这样一个结果，亚菱算无遗策，这一次，她没有算对。”

傅东扬道：“也许是苏百灵骗了她，苏百灵说了九句实话，但最后一句，最重要的一句却欺骗了我们。”

华一坤安排好了第二波攻势，低声对金元庆道：“教主，现在，我们是否应该发动第二次攻势？”

金元庆没有答话，只点点头。

南宫玉真吁一口气，道：“傅前辈，他们要出手了！”

傅东扬道：“是！这四列纵队，每一队至少有五十个人，四

五二百人，两百个第一流的剑手，我们只有三个人和他们对抗，这大概是江湖上从未有过的壮烈一战，咱们今日就算战死于此，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南宫玉真突然提高了声音，道：“金元庆……”

金元庆冷冷接道：“南宫姑娘，你想说什么？最好先打好一个底子，不该说的话，最好不要出口。”

南宫玉真道：“你认为我要求你什么？”

金元庆道：“就算真要求我，也晚了一些。”

南宫玉真道：“我不会求你，南宫世家中的子弟，永远不会求人。”

金元庆道：“那你想说什么？”

南宫玉真道：“我向你挑战！”

金元庆道：“向我挑战？”

南宫玉真道：“不错，咱们两个人，何不放手公平一搏！”

金元庆摇摇头道：“南宫世家那点武功，还不配和老夫动手。”

南宫玉真道：“你不敢，是吗？”

金元庆没有再理会南宫玉真，但四个执剑杀手，却疾快的冲了过来。

东方雁首先出手，青月刀一招“玄鸟划沙”斩了出去。

刀光如闪电一般，劈向了白衣执剑杀手。

傅东扬紧接着劈出一剑。

两个人出手的刀招剑式，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奇奥的地方，事实上，一招之后，却都含着极厉害的杀手。

原来，傅东扬和东方雁都想法子把地下古堡中学到的武功，

隐藏于平凡的招术之中。

两个杀手，都上了当，挥剑一挡，封开了东方雁的刀势，和傅东扬的长剑。

但却未料到两人，迅快的变化发刀、剑之势，杀手连绵而出。

寒光过去，响起了一起惨叫，两个大汉，双双伤亡于傅东扬和东方雁的刀、剑之下。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好办法！”口中说话，双手连环弹出，指风数缕，破风而出。

两个逼近南宫玉真的杀手，应手倒了下去。

金元庆脸色一变，道：“住手！”

向前奔冲的杀手，闻声而住。

轻轻吁一口气，金元庆缓缓说道：“你用的什么武功？”

南宫玉真道：“金教主应该看得出来。”

金元庆道：“穿心指。”

南宫玉真道：“不错，穿心指。”

金元庆道：“南宫世家中，也会这一门武功？”

南宫玉真道：“南宫世家十八招杀人手法，缺此一种。”

金元庆道：“那你怎么学得这等上乘武功？”

南宫玉真道：“我学自苏百灵……”

金元庆道：“胡说，苏百灵已然死去了百年之久，怎会传你武功？”

南宫玉真道：“他遗留下了很多的武功，穿心指，只是其中之一。”

金元庆道：“就算创建留有武功，也用的天竺文写成，当今之世，能够看懂的人，绝无仅有。”

南宫玉真道：“阁下就是那绝无仅有之一了。”

金元庆道：“不错，老夫因此而远行天竺，住了五年之久，才把天竺文研究得十分透澈。”

南宫玉真道：“教主的才华，好生叫人敬佩，只不过，咱们中原道上，举国文明孕育下的才人太多了，所以，有些人，不用远行天竺国，但她一样可以认识天竺文。”

金元庆道：“是东方亚菱？”

南宫玉真道：“人海滔滔，天下才人甚多，除了亚菱之外，我想必然还有别人，只不过我们还未见到罢了！”

金元庆道：“她说苏百灵设下埋伏，就是要毁去我们这一股人，如今，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境，为什么还不见他们人来？”

南宫玉真道：“你可以不相信亚菱的话，但我们却非信她不可，目下我们尽力支撑，就是要等待援手。”

金元庆哈哈一笑，道：“南宫姑娘，事到如今，你竟然还相信苏百灵真的设有埋伏。”

南宫玉真道：“亚菱之言，我们一向确信不移，也许我们没有机会看到，苏百灵埋伏的人手向你们反击，但我相信，他们很快的就会现身。”

金元庆点点头，道：“东方亚菱，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能使人如此的信任于她，纵死九泉，也可瞑目了。”

南宫玉真道：“这件事，咱们不用再谈下去了，我们改个话题如何？”

金元庆道：“姑娘说，咱们应该谈些什么？”

南宫玉真道：“谈谈我向你挑战的事如何？”

金元庆道：“我说过，南宫世家那点家学，还不配和老夫动手。”

南宫玉真道：“我用苏百灵的武功，和你动手？”

金元庆道：“苏百灵的武学，博大精深，岂是短短数月能学得吗？”

南宫玉真道：“这就是才慧之别了，苏百灵留下的武功，我学了十之六七……”

金元庆道：“除了姑娘之外，还有什么人学得多一点？”

南宫玉真道：“苏百灵余下的武功，已到驭繁返简之境，我们这一批人中，我的武功较好，所以，向你挑战，除我之外，要算秋飞花为第二人。”

金元庆道：“可惜他没有再战之力。”

南宫玉真道：“咱们如能单打独斗，你胜我一筹，或逼我自绝，或取我之命，这些人中，再没有反抗你的人了，那时你武林霸业，已算成了十之八九。”

金元庆道：“东方亚菱死了没有？”

南宫玉真道：“没有，她只是伤在了秋飞花的手中罢了！”

金元庆道：“秋飞花呢？你们杀了他？”

南宫玉真道：“没有，他也好好的活着，他只是被人点了穴道。”

金元庆道：“姑娘，真要和在下动手吗？”

南宫玉真道：“不错，但不知你是否同意？”

金元庆道：“南宫世家，只要在江湖上走过两年的人，都会瞧得出来，你是在用缓兵之计，这一个，难道还能瞒过我吗？不过，有些路看着远，走着近，所以，我有些选择也常会出人意外。

三十年来，我没和人真正动过一次手，倒也希望，能找个人，活动一下血脉，姑娘开出的条件，如能令我满意，你可能如愿以偿。”

南宫玉真道：“你如杀了我，至少，这里的抗拒之力，会减少一些。”

金元庆道：“如若不是刚才看到你亮了一手，我还会相信你真有如许的功力。”

南宫玉真道：“现在，你相信了？”

金元庆道：“数十年来，老夫考究江湖上各大门派的武学，发觉了一件事……”

南宫玉真接道：“什么事？”

金元庆道：“苏百灵创出的武功，并非是完全由于他自己创出的，而是他取得了各大门派的精华，把它们稍加改造而已，有时候，把昆仑派的一招，接上武当派的一招，使这一招剑法，完全变了样子，威力增强，何止一倍，你们在地下石堡中住了很久，自己觉着很了解苏百灵了，可是，你们是否知道，有十年的时间，他在作贼……”

南宫玉真讶然道：“作贼？”

金元庆道：“不错，他精于易容术，已到了维妙维肖的境界。他利用了十年的时间，潜入了江湖一些有名的门派之中偷到他们的武功，再加上他本身的造诣，就创出了苏百灵的武功，刚才，我看你出手的几招，确已得了苏百灵的精要，也可以说，当今江湖之上，有资格和我动手一战的，到目前为止，老夫只发现了你一个人，但老夫已三十年未和人动手，要老夫动手，必须彼此把赌注下得大一些。”

南宫玉真道：“好！我想先听听你下的赌注。”

金元庆笑一笑，道：“好！我如败在了你的手中，立刻带着人退去，你们死的人，我不能让他们复生，但是活着的人，我不让他们再受到一点伤害。”

南宫玉真道：“赌注够大。”

金元庆道：“这一刻，就算是倾尽天下财富，对你们而言，也没有我下的赌注大了。”

南宫玉真道：“我没有你那样大的本钱，我只能赌我一条命，我如败在了你的手中，就立刻自绝而死。”

金元庆摇摇头，道：“这个赌注对你而言，是最大的付出，但我而言，真是没有一点用处。”

南宫玉真道：“你的意思呢？”

金元庆道：“我的意思很简单，你如败在我的手下，就作我的妻子，老夫一生，习练武功，无暇顾及到儿女之私，此刻，老夫已名成利就，也该享受一点家庭的乐趣了。”

南宫玉真道：“我嫁给你？”

金元庆道：“这就是老夫出手的条件，你可以不答应。”

南宫玉真沉吟了良久，道：“我如若败了，也答应了你的条件，其他的人，你是否会放了他们？”

金元应道：“我可以不杀他们，但我也不能就这样放了他们……”

南宫玉真接道：“把他们囚起来，让他们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

金元庆道：“不会，我会把他们放逐在一个很广大的地方，也许是一个山谷，也许是一个孤岛，我会让他们过着很好的日子，

让他们饱食终日，在生活上，会让他们过得很快乐的日子。”

南宫玉真回顾了傅东扬一眼，道：“傅前辈，你都听到了？”

傅东扬道：“听到了……”

东方雁突然大喝道：“我不赞成，咱们能打就打，尽其在我，打不过，咱们战死在此地就是。”

金元庆道：“你要尽快决定，我不会等下去。”

南宫玉真举手理一理鬓边的散发，道：“表弟，咱们生机茫茫，不论怎么样，活的机会都不大，但我还记得亚菱说过的话，我们要争取可能的时间，不论时间多少，我们都要争取，对吗？”

东方雁道：“表姐，你和秋兄，互相爱慕，他的人才、武功，都强我很多，你嫁给他，我没有话说，但除他之外，你不能嫁给别的人！”

南宫玉真有些大感意外的说道：“你说什么？”

东方雁一挺胸道：“我说你应该嫁给我，秋飞花疯了、死了，这世上，我是唯一可以娶你的人。”

他平常对南宫玉真本来有些畏惧，但此刻却挺胸抬头，放言高论，一副大无畏的精神。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道：“表弟，你怎么能……”

东方雁接道：“怎么样？这些话，已经藏在我心中很久了，过去，我不敢说出来，今天，反正要死，这些话，如若不说出来，只怕我永远没有机会说出来了。”

南宫玉真道：“表弟，说出来，有什么用，不过又增几分伤感罢了，大义私情，此时此刻，表姐会抉择什么？你心中应该明白。”

东方雁道：“你胜了金元庆，他们真的撤走这些人吗？”

南宫玉真道：“这个，这个……”

东方雁道：“表姐，但你输了，你一定会履行这个承诺，但是，你不能毁了南宫世家的家风。”

南宫玉真道：“我会的，我答应的事，我一定会作到，不过，真到了那一天，你表姐的灵魂已经离去，心已枯死，活着的只是一具躯壳。”

金元庆淡淡一笑，道：“时间会改变很多事。”

南宫玉真道：“但改变不了我的心。”

金元庆道：“纵然是一具躯体，活站着的躯体，那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我会用荣耀和权势，把你装扮起来，让你复苏。”

南宫玉真道：“你不用太自信，咱们鹿死谁手，还难预料。”

金元庆道：“别怀疑我履行诺言的用意，我们这一次赌约，公诸数十百人之前，我不顾忌你们，但也要顾及我在属下面前的诚意。”

南宫玉真道：“有这一句话，我放心不少了。”

东方雁道：“表姐，你不能！”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就算你能阻止我，但你能阻止目下的大势么？”

东方雁道：“我只要阻止你就行，用不着阻止别人。”

南宫玉真一皱眉头，道：“雁表弟，看在那些等命人的份上，快些让开。”

东方雁高声说道：“不行，要动手，还是由我先出手，等我死在金元庆的手下之后，不论你要如何，那都是你的事了！”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快让开……”

傅东扬冷冷说道：“东方少侠，此时何时，不应该太过儿女

情长！”

东方雁道：“傅前辈，你……”

傅东扬道：“我知道你的心情，至少，这时刻，少兄该忍耐一些。”

东方雁脸色一变，缓缓让开身子，退到一侧。

南宫玉真吁一口气，缓缓向前行了两步，道：“金元庆，咱们动兵刃，还是动拳掌？”

金元庆道：“先比拳掌，如是你败得不服，咱们再比兵刃。”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好！咱们谁先出手？”

如以他的性情，南宫玉真那几句话必将激起他的反击，认为，对他是一种轻侮，但此刻，他竟忍了下来。

金元庆道：“自然你先出手，白发红颜，有些地方，老夫应该忍让一些。”

南宫玉真的娇躯微微颤抖，但她却隐忍下去，没有发作出来。

傅东扬暗暗叹息一声道：“究竟是年轻人，还是沉不住气。”

心念转动，暗中传音之术说道：“玉真姑娘，别忘了这一场决斗之中，你身上背负着数十条人命安危，江湖正义继续，无论如何，你不能掉以轻心，对吗？”

第五十九回 精锐尽出

激动的心情，也平复下来，轻轻吁一口气，笑道：“那就有救了。”

娇躯闪动，拍出一掌。

这一掌很迅速，但却不是苏百灵的武功路数。

金元庆肃立不动，直到掌势接近他前胸，仍然未动。

南宫玉真很可以一掌打在他前胸之上，而且机会很好，但南宫玉真没有把掌势落实，极快的掠过前胸。

金元庆微微一笑，道：“姑娘怎不下手？”

南宫玉真已然掠过的身子，忽然间转了回来，又一掌，拍向前胸。

她双手交替，动作迅速疾快，看上去，只见她转个身子，仍是那一掌拍了过来。

金元庆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神态，依然站着未动，似是诚心要挨上一掌试试。

南宫玉真的掌势将要触到金元庆前胸之时，一道白芒，突然由袖中疾射而出。

好快的动作，就在白芒闪动之际，金元庆开始动作，避过了那一道白芒。

右手疾快的翻转上来，扣向了南宫玉真的右腕。

南宫玉真疾退，避开数尺。

她在全神戒备之下，应变够快，但仍是慢了一步，被金元庆的手指，洞穿了罗袖。

轻轻吁一口气，南宫玉真说道：“金元庆，这是什么招术？”

金元庆道：“不是招术，一个人的武功，到了老夫这等境界，就不必用什么招术了。”

南宫玉真道：“人家说手随意动，势在意先，就是这种武功了？”

金元庆道：“不错，就是这种武功。”

南宫玉真道：“这么说来，和你动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金元庆道：“在老夫手下，很少有走过三招的人，你刚才，已经攻了一招，还有两招，两招之内，我一定胜你。”

这才是技高一着，以南宫玉真的武功，竟然无法和金元庆动手。

个人的武功，到了金元庆这等境界，大约是已不是动手过招的打法。

南宫玉真缓缓亮出了身上的双剑，道：“你也亮出兵刃吧？”

金元庆道：“武功到了老夫这等境界，已可飞花伤人，摘叶取敌，用不着动兵刃了。”

南宫玉真道：“好！我已经把话说明白了，用不用兵刃是你的事了，接剑！”

话落口，双手已经同时攻出，两柄短剑，闪起了一片寒芒，人还未到金元庆的身前，双剑已然合成了一团光影。

对这雷霆万钧的一击，金元庆也不敢再行托大，左手一扬，拍出一掌，人也同时向一侧闪去。

一股强猛的掌力，直涌过来。

南宫玉真向前行进的身子，忽然间，遇上了一股强大的阻力，顿然一停。

她虽然全力施为，但心仍有着高度的警觉。

攻势被暗劲一挡，心中已想到，这一挡间，可能会使自己向前行奔的攻势，露出破绽，立刻吸一口气，身子一转，向后倒跃而退。

果然，金元庆双手疾快抓了过来，正是南宫玉真的右手部位。

这一击落空，南宫玉真手中的双剑，又幻化一片寒芒，卷袭过来。

金元庆冷冷道：“你很不错。”

双手连环拍出。

南宫玉真挟着一重凌厉的剑气行了过来，但人近金元庆时，却被一股无形的劲力挡住，那带着尖哨声的凌厉剑势，竟然是攻不进去。

等到南宫玉真攻势顿挫，金元庆才展开了反击。

双手迅如雷掣，扣向了南宫玉真的双腕。

南宫玉真短剑扬起，剑尖刺向了金元庆的双臂，同时，双腕向下沉去。

金元庆指风扫过了南宫玉真的双腕。

顿使南宫玉真整条的手臂，麻木难抬。

但南宫玉真的剑尖，也点中了金元庆的双臂，鲜血汨汨而出。

双方一接之下，立时分开。

南宫玉真心中暗道：“糟了，我这一瞬间，绝没有反抗的余地，势必伤于他手了。”

但她表面上，却仍然保持着冷静，肃立未动。

事实上，她在中止时间，全身功力都集于双臂，抗拒那点来的劲力，已无法移动一步。

只要金元庆再攻出一击，立刻可以取她之命。

但奇怪的是金元庆竟未再攻出一招，人却反而向后退了一步。

南宫玉真有些奇怪，但却未说出口。

双方相持了片刻，金元庆突然扬起双手，看看腕上的伤痕，点点头，道：“你剑上力道，相当的强大，想不到，世间老夫竟还有你这么个动手一搏的人。”

经过这一阵调息，南宫玉真也使木然的身子，恢复了正常，淡淡一笑道：“教主是有意相让了？”

南宫玉真疾快的向后退了三步，又缓缓举起了双剑，道：“你功力太深厚，出手太快速，我无法和你动手，只好孤注一掷了。”

提聚真气，双剑护胸而举。

金元庆脸色微变，道：“你要作驭剑一击吗？”

南宫玉真道：“不错，这一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金元庆道：“我们都不会死，不信你就试试看。”

南宫玉真呆了一呆，道：“你是说，你有法子，破解我驭剑一击，而又能使我们完全不受伤害。”

金元庆道：“不错，因为，我一直没有杀你之心。”

南宫玉真道：“唉！我这一生之中，能和你这样武功的人动

手一战，老实话，也是死而无憾了。”

金元庆突然双手合十，手放胸前，道：“你可以出手了。”

这时，突见一个青衣人，急步奔了过来，直到了金元庆的身前。

眼看金元庆运气凝神而立，青衣人竟然不敢说话。

但他分明有着火急之事，一脸焦急之色。

这人的身份，大概很特殊，所以，华一坤，边无屈，都未阻止他，也未发问。

还是南宫玉真收了双剑，“金教主，有人找你。”

金元庆回顾了青衫人一眼，冷冷说道：“什么事？”

青衣人道：“那座黑堡中，有了动静，数十只巨鹰，自堡中飞出，盘旋空际，堡门也忽然大开。”

金元庆道：“堡门大开，有多少人冲出来。”

青衣人道：“还没有见人冲出来。”

金元庆道：“既然无人冲出来，有什么值得通报的事？”

青衣人道：“那盘飞在空中的巨鹰，不但体形庞大，而且，长相凶恶，似是要择人而吞。”

金元庆道：“你们见过猛虎巨鹰，难道还怕那几只大鹰不成？”

青衣人道：“从来没见过那样的飞禽，双目中，闪动着绿色的光芒，似乎是充满着杀气，而且，它们飞行之间也似乎是有着一定的规律，好像经过训练的一样。”

金元庆道：“那黑堡古古怪怪，看上去，实也叫人莫测高深。”

青衣人道：“所以，弟子才来请示，应该如何应付？”

金元庆沉吟了一阵，道：“召集弓箭手，布成一座方阵，巨

鹰不向咱们攻击时，就别理他，如若巨鹰向咱们攻击时，就要他们全面放箭，对付巨鹰，一直把他们全部射落为止。”

青衣人道：“弟子遵命。”

金元庆道：“就这么决定了，快去安排。”

青衣人道：“若是黑堡中有人攻出来，咱们应该如何？”

金元庆道：“全力截杀，此地只要有一个时辰的光景，就可以料理清楚了。”

青衣人道：“弟子遵命。”

金元庆道：“慢着！”

青衣人已然转过身子，行出了数步，闻言又回身作礼，道：“弟子候令。”

金元庆目光转到华一坤的身上，道：“华兄，你再拨一部分人手去，把黑堡围困起来，他们只有那一道出入门户，各派死士，把门堵住，不让他们攻出来。”

华一坤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金元庆接道：“把少林、武当门下弟子，编入头阵，要他们先出手。”

华一坤道：“属下遵命！”

和那青衣人联袂而起，一会之间，人已到两丈外。

金元庆目光转注到南宫玉真的身上，道：“东方亚菱所带的伏兵，可就在那座黑堡之中？”

南宫玉真道：“不错。”

金元庆哈哈一笑道：“如若只有这点仗恃，只怕，你们要大失所望了。”

只听一个清冷的声音接道：“不见得吧！”

一个黑袍老者，和一个全身黑衣的中年妇人，左右护着东方亚菱，由罗汉阵后，缓缓转了出来。

老者和那中年妇人，都戴着黑色的眼镜。

金元庆打量了两人一眼，道：“两位是来自黑堡吗？”

那老者好像是很不愿意说话，由那中年妇人接口说道：“不错，你就是天罗教主。”

对这两个突然出现的人物，金元庆有些纳闷，想不出这两人怎会在重重包围之下，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出现于此地。”

东方亚菱说的话，终于实现了，黑堡中已有人出面。

身受重伤的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金元庆，你是否很奇怪他们怎么会在此地出现对吗？”

金元庆道：“是！老夫确有此感。”

东方亚菱道：“事情很简单，这黑堡之中，有两条地下通道，通到了这个地方，他们由地下密道中行至此地。”

金元庆道：“原来如此。”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金元庆，你现在是不是相信我的话？”

金元庆道：“看来，我不相信也不行了，不过，就算黑堡中的人出现了，那也未必能够击败老夫。”

中年妇人道：“你好像还不肯认输，对吗？”

金元庆笑一笑，道：“事实上，我没有输。”

中年妇人回顾了黑衣老者一眼，道：“你出手试试看，这个人的武功，是不是承袭大师的武学。”

原来，黑堡中人，称苏百灵为大师。

黑衣老者始终一语不发，大步直行过来。

东方亚菱道：“表姐，你请让一让，还是让苏百灵安排下的人对付他吧！”

南宫玉真和金元庆动手几招之后，已确知自己没有胜过强敌的希望，立刻应声而退。

那黑衣老者仍然没有开过口，他用行动代替了嘴巴，大步直行到金元庆的身侧，突然伸手一拳，直捣了过去。

南宫玉真很留心那黑衣人的举动，看着他如何出手。

未见他摆什么出手的拳式，就那样，一抬手，直直的捣了出去。

金元庆身子一侧，拳势掠胸而退，右手一抬，切向那黑衣人右臂。

黑衣人伸出的右臂，明明已掠过了金元庆的前胸，手臂突然一弯，好像整条手臂都是柔软可折，砰然一声，手臂击在了金元庆的前胸之上。

金元庆向后退了两步，道：“好！你竟然学会了折臂拳。”

黑衣老者，仍不答话，右脚一抬，直踢了过去。

金元庆一掌，拍在了黑衣老者的小腿之上。

妙的是黑衣老者也不让避。

黑衣老者一条右小腿上似乎是有长关节，突然向上弯了过去。

金元庆一掌拍实，击中了黑衣老者的右腿。

但黑衣老者向上弯曲的右腿，也踢中了金元庆的右臂。

两个人，各中一击。

事实上，两个人搏斗的招数，全无新奇之处，但两人手、腿上的变化，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只看得在场中人，个个目

瞪口呆。

金元庆冷笑声，道：“好啊！想不到阁下的武功，已练到腿上了。”

黑衣老者仍不答话，左拳一伸，迎胸击了过去。

双方连拼了两招之后，金元庆不再和这老者硬拼，开始用游斗身法，一闪身，避了开去。

黑衣老者目睹金元庆施展游斗身法，立刻双拳齐出，展开了快速攻势。

刹那间，拳影重重，带了一阵阵呼啸劲风。

不知是什么拳法，看上去，那黑衣老者有十几条臂膊在挥舞一样。

金元庆也全身投入了那拳影之中，完全消失不见。

黑衣老者的双臂脚，幻化成了一团黑影，已然叫人无法分辨。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回顾了那中年人一眼，道：“前辈，只有你们两个人到此地吗？”

中年妇人摇摇头，笑道：“姑娘请放心，我们已经有很完美的计划。”

东方亚菱道：“堡主会不会来？”

中年妇人道：“会的，黑堡中会精锐尽出。”

这时，双方都以快打快战法，只听得拳风呼啸，已然难分敌我，看上去，只见一团黑影，在场中滚来滚去。

忽然间，响起了一声闷哼，两条人影，霍然分开。

金元庆脸色凝重，缓缓说道：“阁下的伤势如何？”

那黑衣老者冷笑一声，突然倒在地上死去。

他由现身出面，到和金元庆动手相搏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他被打倒至地而逝，只冷笑了一声。

金元庆不禁一怔，道：“他练过柔骨铁肌功？”

中年妇人道：“对！你也了解这一类功夫，所以，你才不相信一掌能把他打死。”

金元庆呆了一呆，说不出话。

中年妇人接道：“你也明白，如若你的破山掌能练到九成火候，他就非死不可，但你竟然不相信自己。”

金元庆道：“他的柔骨铁肌功，也没有练到家。”

中年妇人道：“对！他也只有七成火候，所以，你才一掌把他打死，如若他练到九成火候，你就打不死他了。”

金元庆道：“你很高明，所以，你死定了。”

中年妇人道：“我比他高明很多，虽然还未必能胜了你，但至少也可以使你多花一些气力。”

金元庆冷冷说道：“刚才，我也在测验他的武功有几分成就，但最重要的是，我要求证一下，你们究竟是否苏百灵留下的人？”

中年妇人道：“现在，你证实了没有？”

金元庆哈哈一笑，道：“证实了，你们确然练的是苏百灵的武功。”

中年妇人道：“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准备怎么样？”

金元庆道：“我已经决定和你们一决胜负，只是这个地方……”

只听凄厉的惨叫三声，彼此彼落的传了过来，声音凄厉异常。

这声音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惨厉，在江湖上走动的人，都听过

这种声音，但那不过是一两声罢了。

此刻，却是不断传来，而且，还有着连续不绝的惨嚎。

那是一个人在承受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后，并未立刻死去，他的生命的潜力仍在，但疼痛之苦，也仍然继续着。

在场之人，大都是久走江湖，身经百战的人，但他们也被这惧心动魄的惨嚎声，弄得心神不安。

华一坤快步行了过来，直到金元庆的身前，低声道：“教主……”

金元庆冷冷说道：“大声说，怎么回事？”

华一坤道：“黑堡中人，展开反击，数十名高手，全力攻来……”

金元庆接道：“咱们这样多人，就抵拒不住他们的攻势吗？”

华一坤道：“咱们的人手，可以拒挡强敌的攻势，但却无法抵拒那盘旋而下的巨鹰……”

金元庆道：“什么？巨鹰……”

华一坤道：“是！那巨鹰身上，不但有着可以致于死地的淬毒暗器，而且落点奇准，中人必死，咱们的人手，已经伤亡过半了。”

金元庆呆了一呆，道：“伤亡过半了？”

华一坤道：“不错！”

金元庆道：“黑堡中的剑手，武功如何？”

华一坤道：“高明得很，剑招、刀法，诡异难测，我们的人手，拦阻不住。”

金元庆道：“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出动了没有？”

华一坤道：“没有，没有教主之命，在下不敢调动。”

金元庆目光一掠东方亚菱和中年妇人，道：“我有上千的武林高手，七旗坛主不说，大合堂、护法院法，都是武林中的奇人，但他们也不过以一当十，我真正赖以争江湖的力量，是我花费二十年心血训练出来的一百零八个金刚杀手，苏百灵替我留下了一道梯子，使我们爬上了武林霸主的宝座，但我还是我，我不能一切都照着他的安排走，我自己还留了我的一手。”

中年妇人道：“那是你最后的本钱。”

金元庆道：“这也是最后的一战，我不信苏百灵还有第二个黑堡。”

中年妇人道：“没有，你能击溃了黑堡，你就算完成了江湖霸业。”

金元庆道：“那很好，东方姑娘，这地方太狭小，不能动手，咱们何不在黑堡之外，那片广场之上，双方作一个了断。”

中年妇人道：“可以，你把人撤离峡谷，我们到黑堡去。”

金元庆一挥手，撤退了人手。

中年妇人留在出口，把所有的人，全都撤入黑堡。

南宫玉真背着东方亚菱，走在最后。

金元庆没有偷袭，那中年妇人直等到东方亚菱去远之后，才拖起那黑衣老者的尸体，行入洞口，封闭了门户。

这是一条很广阔、也很干净的甬道，显然，这条地下甬道经常打扫。

东方亚菱等一行，平安的抵达了黑堡。

黑堡中有了很大的改变，到处点起了灯火。

这说明了一件事，东方亚菱解除黑堡中最大的威胁，那就是使他们的目光，已逐渐的适应了光亮。

进入了黑堡之后，少林寺中的僧侣，都已经无法支持，一个个都倒下去。

只有千拙大师还能勉强支持得住，但他也成了强弩之末。

伸手扶住了墙壁，缓缓说道：“东方姑娘，适才，一场苦战，老实说，本寺中，每一个人，都用出了最大之力量，他们都是靠罗汉阵转动的力量，和胸中一口元气，勉强支撑下去，现在，他们到安全之区，精神松懈，一下子真气消散，这一次，倒下去，只怕是有一半永远不会醒过来了。”

南宫玉真道：“你是说他们都活活的累死了？”

千拙大师道：“不是全都活活累死，但至少有一半……”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法师静坐之术，可使一个人的心境平静，也能让一个人发挥出人所不能的潜力。”

南宫玉真道：“我看得出来，他们表现的耐力，超出了他们的武功数倍，佛门有金刚不坏之说，他们表现的都到了不倒金刚之境。”

千拙大师道：“但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那就没有法子使他们不倒下去……”

身子一歪，向地上倒去。

南宫玉真一伸手，抓住了千拙大师的身躯，缓缓放到地上，道：“亚菱，他们是不是真的累死了？”

东方亚菱道：“不是累死的，他们都有着很深厚的内功，累一些不错，但未必会死。”

南宫玉真道：“那他们是……”

东方亚菱道：“他们失血过多，燃尽了生命的力量，千拙大师不要紧，他还保着有一口真元之气，其他的人，能救活几个，

那就很难说了，我们尽力而为吧！”

南宫玉真道：“亚菱，有没有什么药物给他们？”

东方亚菱取出一个玉瓶，道：“表姐，给他们一个人服用一粒……”

身子一软，也向地上倒去。

一个青衣人突然伸手扶住了东方亚菱，道：“姑娘，你伤得很重。”

东方亚菱定定神，笑道：“你是大夫。”

青衣人道：“是我，堡主和白仙子都来了。”

一个黄衣年轻人和黑堡掌令白仙子，鱼贯行了过来。

黄衣人伸手扶住了东方亚菱，轻轻的揽过了她的娇躯，完全靠自己身上。

被东方亚菱身子挡着的一双手，不停地轻缓移动，摸的尽都是不该人摸的地方。

但能给人看到的一只右手，却轻轻在东方亚菱伤口附近移动，好开心，倒也给人一种轻怜蜜爱的感觉。

南宫玉真觉着那黄衣人对东方亚菱有一些过分，但也说不出哪里不对。

知道的只有东方亚菱，但她不能叫，一叫，可能误害大局，黄衣人是堡主的身份，一旦恼羞成怒，事情就可能砸掉。

再说，秋飞花伤了她的心，至少，在东方姑娘的心理上，不会很认真，用不着为秋飞花再保持太多。

为了江湖大局，再加上心理的放松，所以，东方亚菱忍下了。

她微微闭着双目，缓缓说道：“我伤的很重，堡主，请贵堡中的大夫，疗治一下我的伤势如何？”

黄衣人道：“成，亚菱，你闭着眼休息，大夫，快替姑娘疗伤。”

黄衣人也许是随便惯了，至少，他对黑堡中手下人很随便，那是堡主的特权。

这些人，在黑堡之中，住了百年之久，早已把人家的礼法，忘得干干净净。

在他的感觉之中，只要一个女孩子，不拒绝他的伸手乱摸，那无疑是答应了他一切的条件。

东方亚菱长长吁一口气，道：“大夫，我们有很多受伤的人，他们的伤都很重……希望你能大施妙手，想法子救救他们。”

青衣大夫道：“姑娘放心，我会全力施为。”

黄衣人笑道：“你好好的休息，我会督促大夫，用我们堡中最好的灵药，救助他们的伤势。”

东方亚菱道：“谢谢你，堡主，也谢谢大夫……”

目光转到白仙子的身上，接道：“掌令人，现在情况如何？”

白仙子道：“现在双方暂时罢兵，我正要与姑娘商量一下，我们应该如何？”

东方亚菱道：“掌令，能不能等我伤势好一些，再和他们一决死战？”

白仙子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黑堡不能拿出全部的实力和他们动手，因为，金元庆是一个很机智的人，如是一旦他发觉了失去胜算，他会带着人，立刻撤走，那就很难找到他们了。”

白仙子沉吟了一阵，道：“姑娘，你的伤势，几时可以好？”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那要看贵堡中的大夫了，他如是妙

手可以回春，我就早些可好。”

青衣大夫道：“至多三天，我可以使东方姑娘恢复个十之七八。”

白仙子道：“好！我们就决定三天，三天之后，黑堡的武士，也更能适应光亮，那时，可以放开手和他们决一死战了。”

东方亚菱道：“金元庆会不会静静地等上三天……”

白仙子接道：“我知道，在三天之中，他们会全力打黑堡。”

东方亚菱道：“白仙子准备如何应付？”

白仙子道：“他们不能胜，也不能败，表现得太强，会使得金元庆知难而退，表现得太弱，也会使他们心生怀疑。”

东方亚菱道：“但闻白仙子这一番话，已使小妹获益匪浅。”

白仙子道：“我们只和金元庆初步接触，但彼此之间，心里都已经有了数，这一战，必将是凶烈绝伦，等这一战过后，黑堡中的武士，亦必将有着很大的伤亡，余下的还有多少人，连我们也无法预计……”

东方亚菱接道：“掌令，这件事，很悲壮，多少鲜血、多少泪，但这就是生命的价值，有些事，我难两全……”

白仙子接道：“姑娘，我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等了几十年，就是等这一天，我们不会吝惜生命，我们也不会为死去的人悲伤，但我们要为活的打算。”

东方亚菱道：“掌令的意思是……”

白仙子道：“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另一种人，我们不能见到光亮，承蒙姑娘使我们这个缺憾消失，这一战之后，我们活着的人，就不能再住在黑堡。”

东方亚菱道：“掌令过虑了，你们建了这样大的功业，使武

林同道重见天日，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所以，天下你们都可以去得。”

白仙子道：“亚菱姑娘，如若我在这一战之中没有死，我们要把黑堡中活着的人，集中于一处，不能让他们分开散居。”

东方亚菱道：“你有顾虑？”

白仙子道：“是！我们不能让若干年后，再有一个金元庆。”

东方亚菱道：“掌令，集中一处，使他们实力、技术更精？”

白仙子道：“根本的问题，我要他们慢慢的消失功力，恢复成一个普通的人。”

东方亚菱道：“掌令，似是早已胸有成竹。”

白仙子道：“对付我们自己的人，我确早已胸有成竹，但我对其他的事务太陌生，还要姑娘替我们好好的策划一下。”

东方亚菱道：“掌令的意思是……”

白仙子道：“我要你替我安排一个环境，最好是有山有水，土地肥沃，我们在那里自耕自织，江湖人不许涉足其中。”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我会替你办到，我死了，南宫表姐也会办到。”

南宫玉真道：“掌令还有什么事，请一并吩咐下来。”

白仙子道：“对抗金元庆，是我们的责任，我求亚菱姑娘帮我的忙，份外之求，我们已很不安，其他的事，不敢再劳动诸位了。”

南宫玉真道：“白仙子防守金元庆的攻击要不要我们帮忙？”

白仙子道：“不用了，你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不用你们帮忙了，黑堡已为诸位备好了休息地方，诸位休息。”

东方亚菱有三天好睡，黑堡大夫对症下药，先让东方亚菱恢

复健康，一副药，使这位日夜脑子都很少休息的姑娘，忽然停顿下来，使她独得完全的休息。

就在东方亚菱的沉睡中，大夫替她疗治身上的伤势。

醒来时，已是第三天中午时分，缓缓下床，离开病室。

黑堡中已有很大的改变，到处都点着火烛，灯光。

黑堡中的人，都似已逐渐的适应了灯火，他们已取下了见光亮必须戴上的墨镜，苍白的脸上，也都绽开一条笑容。

每个人都穿上了疾服劲装，带上了兵刃。

青衣大夫缓步行了过来，笑一笑道：“亚菱姑娘，伤势好了没有？”

东方亚菱道：“大夫妙手回春，亚菱的伤势已好了十之八九。”

语声一顿，接道：“大夫，我们的人死了好多？”

青衣大夫道：“死了四个少林僧侣，连姑娘可能废去一条左臂。”

东方亚菱道：“秋飞花呢？”

青衣大夫道：“他一直被点了穴道，还未清醒过来……”

东方亚菱道：“我是说他的伤势如何？”

青衣大夫道：“他没有受伤，只不过被制了穴道，穴道已解，就完好如初。”

东方亚菱道：“大夫，他受什么折磨没有？”

青衣大夫道：“他一直在傅东扬和南宫姑娘的照顾之中，我只去看过他两次。”

东方亚菱道：“能不能告诉我他住在哪里？”

青衣人点点头，说出秋飞花的住处。

东方亚菱道：“掌令人称白仙子，大夫怎么称呼？”

青衣人道：“我姓陈，黑堡中人都称我大夫，姑娘如想称呼我，就叫我一声陈大夫。”

东方亚菱道：“谢谢你，陈兄，相待之情，东方亚菱如不死，必有一报。”

陈大夫叹息一声，道：“东方姑娘，我们堡主少不更事，如有开罪你的地方，还希望你多多原谅。”

东方亚菱道：“我不会放在心上，不过，我有一句话，告诉大夫，还望大夫给我作个主，帮个忙。”

陈大夫道：“姑娘请吩咐？”

东方亚菱道：“黑堡中与世隔绝，也许不知道人间礼法，大夫应该知道，我已经是个订过亲的人了。”

陈大夫道：“哦！”

东方亚菱道：“这些事，贵堡不知道，但你陈大夫应该知道，我已是身不由己的人了，告诉他，必须要尊重我。”

陈大夫沉吟了一阵，道：“姑娘，这种事，无凭无据，很难开口，姑娘如若要在下去劝他，何不如你避开他。”

东方亚菱道：“多谢指教。”

陈大夫道：“能尽力的地方，我自然会尽力。”

转身大步而去。

东方亚菱快步行到了秋飞花的住处，只见傅东扬正负手而立，双目凝注秋飞花身上。

他虽是背对着东方亚菱，但是东方亚菱感觉他身上正散发着一股浓重的杀机，不禁一呆，道：“老前辈。”

傅东扬缓缓转过身子，道：“亚菱姑娘，你好了？”

东方亚菱道：“好了，已好了十之八九。”

傅东扬道：“姑娘，咱们准备几时和他们动手？”

东方亚菱道：“立刻，现在正午时分，我想在太阳下山前，击溃金元庆，尽一夜之力肃清残敌。”

傅东扬道：“姑娘有把握吗？”

东方亚菱道：“我大约的计算了一下，如若黑堡中人，全力以赴，我们的胜算应该占十之八九。”

傅东扬道：“千拙大师伤势也好了，他要带两个弟子，参与这场搏杀，南宫姑娘、玄妙观主，老叫化子，都准备参与这一战。”

东方亚菱道：“不行，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不过千拙大师可以，他声望高，对江湖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一言九鼎，他应该去。”

傅东扬道：“姑娘真的有事吩咐我们？”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不错，你们准备一下，听我安排。”

傅东扬道：“那就先把这个小子结果了。”

突然扬起了右掌。

东方亚菱急道：“你要干什么？”

傅东扬道：“杀死秋飞花。”

东方亚菱呆了一呆，道：“为什么？”

傅东扬道：“因为他伤害了姑娘。”

东方亚菱道：“不能杀死他。”

傅东扬道：“姑娘，他神智迷乱，已然无药可救，昨天午时，我们解开了他的穴道，你猜他作出了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什么事？”

傅东扬道：“他变成了一只狼，一只色狼，竟然强暴了追风。”

东方亚菱呆了一呆，道：“有这等事？”

傅东扬道：“他是我一身调教出来的弟子，这些事，实叫我想不到，我和玉真姑娘，令兄东方少侠，一齐动手，会三人之力，搏斗了数十招，才算把他制住。”

东方亚菱道：“他强暴得手没有？”

傅东扬道：“得不得手，都属次要，但他这举动，却已是该死无耻。”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你惩治徒弟，晚辈本来不敢多管闲事，不过，秋飞花和我之间，有着太深的关系，所以，我想说几句话，还望老前辈能够见容。”

傅东扬道：“姑娘是我们最敬重的人，有什么话，但请吩咐就是。”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这件事能不能由玉真表姐和追风姑娘决定？”

傅东扬暗然一叹，道：“亚菱姑娘，难道你还要维护他？”

东方亚菱流下泪来，道：“老前辈，我有什么办法，尽我的心力就是，如是追风姑娘难平下心中之气，那只好拿他抵命了。”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道：“好吧！不过姑娘，这个人性情已变，留他在世上，只怕还会害了别的人。”

东方亚菱道：“我们想法子，不让他再发生同样的事。”

傅东扬没有再说话，转身大步而去。

但东方亚菱看到他临去之际，脸上泛起的惭愧和忿恨之色。秋飞花是他一手调教的弟子，想不到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轻轻吁一口气，东方亚菱正想开口，要他去找南宫玉真，南

宫玉真却满脸冷肃行了进来。

傅东扬加快脚步，走了出去。

南宫玉真冷肃的脸色，稍见缓和，道：“亚菱，你伤势好了？”

东方亚菱道：“好多了，多谢表姐关心。”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告诉你了？”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告诉我了，表姐，去找追风来，我想问清楚事情的经过。”

南宫玉真冷笑了一声，道：“不用问了，追风都告诉了我！”

东方亚菱道：“求求你，去叫她来好吗？”

南宫玉真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是惋惜，还是气忿。

片刻之后，南宫玉真带着追风行了进来。

追风脸色苍白，泪痕满面。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追风，秋公子对你非礼一事，你能不能详细的告诉我们？”

追风道：“我……我都告诉姑娘了。”

东方亚菱道：“追风姑娘，劳你驾，再说一遍好么？”

追风黯然点头，道：“婢子给秋公子送饭来……”

东方亚菱接道：“那时间，他穴道解开没有？”

追风道：“已经解开了，他已经两天没有进餐，婢子扶侍他吃下了两碗饭，他突然站起了身子。把婢子按倒在床上……”

东方亚菱道：“你有没有挣扎呢？”

追风道：“小婢本来可以用险手重创他的，但婢子不敢，他像一头疯了的老虎，力大无穷，扯碎了婢子的衣服，婢子没有法子，除了偷用险手伤害他，只有任他所为了。”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追风已经失身。

一个含苞待放的花蕾，受到了狂暴的摧残。”

自然，那情景说不上柔情蜜意，慰藉缠绵。

南宫玉真紧咬着银牙，道：“小表妹，我好恨他，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

东方亚菱道：“表姐，那不是他……”

南宫玉真接道：“亚菱，你还要护他，不是他，是谁？”

东方亚菱道：“天竺移魂大法，使他暂时封闭了人性一面的光辉。”

南宫玉真道：“他已经没有了人性，只余下兽性了，还留他在世间干什么？”

东方亚菱吁一口气道：“表姐，杀了他，只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过，这个不能我们动手……”

南宫玉真道：“那要什么人才能动手。”

东方亚菱道：“追风姑娘。”

追风道：“我？”

东方亚菱道：“是！你，你恨他，你就出手杀了他，不管你怎么杀他都行，你出手！”

追风道：“小婢，婢怎么敢杀他？”

东方亚菱道：“不要紧，我们给你杀他的权利，不论你怎么杀他都行，你要他怎么死，我们都不作声。”

追风道：“婢子不敢。”

南宫玉真道：“追风，你不是很恨他吗？为什么不敢杀死他？”

追风道：“我不忍杀他。”

南宫玉真怔了一怔，道：“不忍杀他，为什么？”

追风道：“因为，我已经是他的……”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追风姑娘，你心有些什么话，尽管说出来，玉真表姐虽然驭下严厉，但目下情形特殊，她不会责怪你什么。”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说得不错，你有什么话，尽管直说。”

追风道：“姑娘一定要婢子说吗？”

南宫玉真道：“鬼丫头，难道你还要饶他不成？”

追风道：“秋公子错了，但那不是他本身的错，过去，他不是这样的人，所以，这笔帐，不能算在他的身上。”

南宫玉真道：“你不恨他？”

追风摇摇头，道：“当时，我是有点恨他，不过，现在不恨了，我仔细想过了，我恨他，不是真的。”

南宫玉真大感惊异地说道：“他毁了你一生，你为啥不恨他。”

追风脸色一整，很勇敢地说道：“姑娘，像我这样的身份，如非在这样一境遇下，存心挑逗秋公子，他也不曾一顾我……”

东方亚菱道：“不，追风姑娘，你实在长得很美。”

追风道：“就一般女子而言，我长的不算太丑，不过，但如和两位姑娘相比，那就有如天壤之别了。”

东方亚菱道：“追风姑娘，不用太客气，我们都是女人，我明白一个女人在失身之后的想法，只要他还能活着，我会要他负起这个责任。”

追风道：“多谢表小姐。”

东方亚菱道：“不用客气。”

南宫玉真道：“咳！追风，你真的原谅他了？”

追风点点头，道：“不过，我不管你们的事，为了武林大局，

你觉着一定要杀他，我绝不多口。”

南宫玉真黯然叹息一声，道：“亚菱，看你的了，咱们立刻就要与金元庆展开一场生死之战，秋飞花该活、该杀，老实说，我已经乱了方寸。”

东方亚菱道：“不能杀他，咱们要留着，他，表姐，我如是不死，我会去杀他，表姐，你已经明白了，至少，我是他的妻子，是吗？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三媒六证，但我们之间，已有了夫妻之室。”

南宫玉真道：“我又怎么会想杀他，但我想到他那天的凶残，老实说，我担心，有一天，他发起疯来，他会把你片片撕裂了。”

东方亚菱道：“如若我无法纠正他，我必须冒这个险。”

南宫玉真道：“亚菱，这一战的搏杀，定然十分激烈，你伤势虽然好了很多，但还未全好，一旦动手打了起来，只怕没有人保护你。”

东方亚菱道：“不要紧，表姐，就算我伤得不能动，抬也得把我抬出去，这一战关系太大了，我相信黑堡武功的战力，但他们却未必就能洞悉金元庆的阴谋诡计，现在，金元庆已摊了大半个江湖，手下众多，份子复杂，不少五门中的人，他们可以用出各种手段出来，所以，咱们不得不小心一些从事。”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你也再受不起一点伤，你又非去不可，这次我来保护你，看样子，黑堡武功和金元庆的决战，似是用不着我们出手。”

只听一阵清朗的笑声传了过来，道：“南宫姑娘一身好武功，埋没了岂不是可惜得很？”

随着那说话之声，白仙子缓步行了过来。

目光转到东方亚菱的身上，接道：“姑娘，我们要出动了，金元庆已然列队等候多时了。”

东方亚菱道：“仙子对敌之策，可否先告诉我一下。”

白仙子笑道：“我的对敌之策很简单，分成了三波拒敌的力量，保持随机应变……”

笑一笑，接道：“不过临阵对敌，指令动手，还是要由你下令了。”

东方亚菱道：“这个，我如何敢当？”

白仙子道：“姑娘不用客气，这是成败一搏的大事，当仁不让，你如不肯挺身而出，一旦坐失胜机，再来全力挽救，那就事倍功半了。”

东方亚菱道：“仙子如此吩咐，小妹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白仙子双手奉过一面令牌，道：“这是指挥黑堡的令牌，此令一出，无人不从，请姑娘收下吧！”

东方亚菱道：“掌令大事，小妹怎敢承当，还是仙子掌令，妹从旁相助就是。”

白仙子道：“这些年，我一直深居黑堡，但我知道江湖上鬼蜮伎俩，叫人防不胜防，如若由我掌令，姑娘看出敌人阴谋之后，再转告于我，时效上，只怕耽误了很多。

东方亚菱略一沉吟，道：“好吧！白仙子如此看重于我，小妹只好尽力而为了。”

回顾了追风一眼，接道：“追风姑娘，你请留下来，看着秋飞花，你有很多的时间，去想这件事。留下他，是你对他的恩德，我们绝不怨你。”

追风道：“婢子遵命。”

东方亚菱道：“请问白仙子，可以动身了吧？”

白仙子道：“黑堡武士，已排列而出，我们应该赶去了。”

东方亚菱吃了一惊，道：“什么人带队而去？”

白仙子道：“黑堡武士，共分为一十八队，每队，有一位长老率领，我把十八队又分成三批，以便轮战休息。”

东方亚菱道：“就是六位长老带队而出吗？”

白仙子道：“还有傅前辈，率领着东方少侠等跟了出去。”

东方亚菱举步向前行去，一面说道：“由他同去，情况稍好，咱们还得早些赶去。”

在南宫玉真和白仙子的保护之下，东方亚菱快步而行出了黑堡。

双方的人马，都已经摆了出来，已成了对峙之局。

金元庆亲自出马，左面是华一坤，后面是边无屈。

在金元庆的身后，分列着十队人马。

每队足足五十余人，十队人马，不下五百之数。

就江湖上的杀搏而言，已是罕见的大规模了。

黑堡中，也有六队人手，每队十人合计六十个人，再加上傅东扬带的一批，大约有七十个人左右。

七十个对五百，实力相差极为悬殊。

但黑堡中的六位长老，面对着近十倍的强敌，却没有一点畏惧之色。

黑堡中的武士，也都勇气百倍，一个个气定神闲，面对着十倍强敌，神情十分自然。

白仙子、南宫玉真护围着东方亚菱，直到了阵前。

看到了东方亚菱手中的令牌，黑堡中人，一个个都呈现出崇

敬之色，躬身作礼。

金元庆轻轻吁一口气，道：“喝！虎走千里吃肉，东方姑娘，到哪里都是主持大局的首脑人物。”

东方亚菱道：“金元庆，苏百灵挟绝世才慧、无敌武功，他都不敢妄存独霸江湖之心，你金元庆何许人物，不过一个拾人牙慧的江湖人，竟要大胆妄为、图霸江湖……”

金元庆冷笑一声，接道：“住口，黑堡只这一点实力吗？”

东方亚菱道：“兵贵虚实莫测，你如果认为黑堡只有这一点实力，那也是你的看法了。”

金元庆轻轻吁一口气，道：“东方姑娘，秋飞花那一剑，没有取你之命，也应该对你有点教训了，想不到，你仍然执迷不悟。”

东方亚菱回顾了一眼，笑道：“金元庆、秋飞花是你安排的一颗死子，只可惜你太急躁了，用得过早。”

金元庆道：“东方姑娘不觉着太低估老夫了？”

东方亚菱道：“金元庆，这些话，我不想听，老实说，也唬不住人，不过，我倒是想知道，你准备如何进行这一次决战。一拥而上？还是要由几个武功高强的首脑，一决生死？”

金元庆哈哈一笑，道：“东方姑娘，人力雄厚，是老夫的优势之一，这不是比武争名，而是生死之搏，用不着什么江湖规矩，咱们各尽所能，一决胜负就是。”

东方亚菱道：“好！话是你说的，咱们就各尽所能，不择手段一拼了。”

金元庆冷冷说道：“你说说咱们怎么一个打法？”

东方亚菱道：“主随客便，你希望咱们怎么打？我们奉陪就

是。”

金元庆道：“好！我们先打三阵单打独斗。”

东方亚菱道：“好！金教主请派出人手吧！”

金元庆道：“华一坤，你先打第一阵！”

华一坤应声而出。

缓缓抽出背上的长剑，冷冷说道：“哪一位先和在下动手？”

东方亚菱回顾了白仙子一眼，道：“这位是天罗教的副教主，武功十分高强，贵堡中，哪一位可以和他动手？”

白仙子高声说道：“你们六位长老，哪一位去会会华副教主？”

六个领队的长老，一齐挺身而出，道：“我去！”

白仙子笑道：“五号长老，由你迎敌。”

一个黑衣老道人，快步行了出来，直对华一坤行了过去，道：“咱们动手！”

华一坤道：“你亮兵刃。”

黑衣人道：“不用客气，该亮兵刃时，我自会亮兵刃！”

华一坤冷笑一声，道：“你好大的口气。”

长剑一挥，直刺过去。

黑衣人不闪不避，右手一抬，一拳捣了出去。

华一坤这一剑明明刺向那黑衣人的前胸，这是心脏的要害，但那黑衣人竟然不理。

东方亚菱一皱眉头，道：“白仙子，这是什么打法？”

白仙子道：“玉石俱焚，是苏百灵的武功中演化而来的。”

华一坤剑如闪电，洞穿了黑衣人的前胸，直到后背。

但那黑衣人的右掌，也击在了华一坤的前胸之上。

突然间华一坤才觉到了厉害，那一掌力逾千斤。

华一坤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带着黑色的血块。

那是内腑中碎裂的肝脏。

华一坤道：“你，你这一掌怎么打中我的？”

黑衣人道：“为什么打不中……”

华一坤看出来了，那黑衣人的右臂突然长出了很多。

但他的左臂却短了很多。

原来，这个人练的是通臂神功，两只手臂，能够伸缩连用。

这一掌也是他毕生功力所聚。

华一坤身摇动了一阵，摔倒在地上。

傅东扬、东方亚菱都看得愣住了，武林之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打法。

金元庆一皱眉头道：“苏百灵的这一招，‘玉石俱焚’，是用来要你们作保命之学，不是要你们用来杀人。”

白仙子冷冷说道：“应该何时用出，似乎是不要阁下操心，我们自会决定。”

第六十回 出神入化

金元庆道：“唉！我应该也把这一招，传给他们。”

白仙子回顾了东方亚菱一眼，道：“姑娘，给我一个为天下武林正义效命的机会如何？”

东方亚菱道：“白仙子是掌令的身份，如何能够轻易出手？”

白仙子道：“姑娘放心，我自信有应付之法。”

东方亚菱微微一皱柳眉儿，道：“仙子要多多小心！”

金元庆目光转到边无屈的身上，接道：“边院主，你去会这位姓白的姑娘，她似乎是这黑堡的主首之一。”

白仙子举步向前行去。

只见她伸手移开黑衣长老的身体，道：“金元庆，听说你已继承了苏百灵的大部分武功，不知你是否已经学到他的武功精髓？”

金元庆道：“你敢向我挑战？”

白仙子道：“我已经向你挑战了，但不知你敢不敢应战？”

金元庆笑一声，道：“你还不配和老夫动手……”

边无屈一欠身，道：“边某人受教主的重托，唯有效命而已。”

金元庆道：“你剑上的造诣，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就算是苏百灵的武功，大约你也可以对付。”

边无屈道：“试试看吧！我会尽力而为。”

缓步行了出去。

南宫玉真缓步行了出来，道：“白仙子，这位边无屈交给小妹如何？仙子要保下实力，准备对付金元庆。”

白仙子笑一笑，道：“玉真姑娘，你要抢我这第一功吗？”

南宫玉真道：“仙子，事有轻重缓急，仙子一定要留下实力，准备对付金元庆。”

白仙子道：“既然如此，那就有劳姑娘了。”

缓缓向后退去。

南宫玉真向前逼进了两步，道：“边前辈，你可知道，你江湖上的身份地位吗？”

边无屈道：“老夫倒不清楚，姑娘听到了什么？”

南宫玉真道：“江湖上，都传说你是武林中的第一剑道高手，不但受到武林同道的敬重，也极受江湖上的推崇，但我想不到，阁下竟然也作了金元庆的众属，而且，也作了他的刽子手。”

边无屈道：“姑娘，用不着这样推崇，……老朽虽然毕生习剑，惭愧未能为江湖同道尽什么力。”

南宫玉真道：“边前辈，至少，你不能助纣为虐，和武林朋友作对。”

边无屈道：“姑娘，你想说服我？”

南宫玉真道：“不是说服你，我只是想先唤起你的良知。”

边无屈长长吁一口气，道：“士为知己者死，金元庆对我边某人，情同兄弟，老实说，我不能对不起他。”

南宫玉真道：“边前辈的意思是……”

边无屈苦笑一下，道：“姑娘，你不用劝说我什么了。”

南宫玉真道：“这么说来，我们只有动手一途了。”

边无屈道：“姑娘，此时此情之下，我们除了动手一战之外，

没有什么办法了！”

南宫玉真道：“边前辈如此说，咱们只有放手一战了。”

边无屈道：“姑娘请出手吧！”

南宫玉真两只短剑，一齐出手，分向边无屈的前胸、小腹刺去。

边无屈长剑一振，突然间，泛起了一圈剑光，把南宫玉真圈入了一片剑光之中。

东方亚菱只看得大吃一惊，道：“白仙子，玉真表姐……”

白仙子接道：“边无屈的剑法，实在凌厉，剑光如天河倒挂，直洒下来，不过，玉真的武功，还可自保，有惊无险。”

东方亚菱道：“边无屈的剑术，实已到了剑道中至高的境界，表姐虽然奇遇连番，智慧过人，只怕也无法是他之敌。”

这时，只见边无屈剑光扩展的范围愈来愈大，南宫玉真和他本人，全都被包围在一片剑光之中。

边无屈剑上的造诣，不但大出白仙子和东方亚菱的意料之外，而且，也出了金元庆的意料之外，只见他脸上泛起了一抹笑容。

足足过了有一顿饭工夫之久。

闪闪的剑光，耀眼生花，没有人能够看清楚剑光内的景物。

有一件使东方亚菱不解的事，那就是，为什么南宫玉真能支撑这样久的时间？”

以那剑招凌厉的压力，南宫玉真绝无法支持这么久时光。

一道剑墙，分隔了内外，没有人能看清楚剑光掩遮的情形。

忽然间，剑光收，现出了两个人。

南宫玉真静静地站着，双手分执着两把短剑。

短剑上，仍然滴着血。

边无屈却已经静静躺在地上。

胸前有两处剑伤，鲜血涌出。

两剑都中了要害。

他紧闭着双目，似乎是已经死了过去。

但他脸上没有死去的痛苦，而且，不带着一抹微笑。

南宫玉真也没有杀死一个一代剑手的欢愉，脸上是一片沉痛，哀伤。

她静静地站着，两道目光盯在边无屈的尸体上，泪水如珠，滚滚而下。

这情景不像杀死一个强敌，而像在吊念一个多年故友的逝去。

金元庆对南宫玉真杀死边无屈一事，感受到的震惊，几乎要失声而叫。

但他终于忍了下去。

任何人，都已看得出来，边无屈的剑上造诣，已到了超凡入化的境界。

但是他死了，死在南宫玉真的双剑之下。

南宫玉真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缓缓转过身子，行了回来。

白仙子低声道：“姑娘好神奇的武功，我们一直担心你不是那边无屈的对手，但却未想到一直掌握着主动，竟然在惊风骇浪中杀了他，唉！老实说，边无屈那精深的剑术，就算是苏百灵重生，也未必能是他的敌手，不同的是苏百灵精通百技，拳掌、用毒、暗器都到了炉火纯青之境，这个人无所不能，他死了快一百

年，还在一直控制我们，等我们替他效最后一次力。”

南宫玉真道：“白仙子，苏百灵打遍天下无敌手，如若他杀不了边无屈，我又怎么会能？”

白仙子道：“但姑娘杀了他，双剑都穿要害，一击毙命，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难道会是假的吗？”

南宫玉真道：“我杀不了他，他如是要杀我，有十个南宫玉真也死在他的剑下了！”

东方亚菱道：“他让你的，故意让你杀了他？”

南宫玉真道：“他把绝世的剑术传给了我，然后，在我猝不及防之下，用身躯撞上了我的双剑，他功力通神，如非自己要死，别人谁也杀不了他？”

东方亚菱道：“这样的人，怎会甘愿作为金元庆的属下，主持护法院……”

南宫玉真道：“这一个，我问过他，他救过金元庆，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来，金元庆得到苏百灵留下的秘笈，练成了一身武功，巧的是，金元庆又救了边无屈，他受人暗算，身中奇毒，金元庆及时而至，救了他，两个人，就这样产生了交情。”

东方亚菱道：“唉！护法院集天下精英，除了边无屈这样的人物之外，谁又能主持其事。”

南宫玉真道：“他答应主持护法院，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永不亲手问事，只管理内部的事，他还告诉我，他如一死，护法院就会一下星散。”

南宫玉真又道：“就是这些了，他和我祖父是朋友，所以，要把他毕生研究剑术的心得传给我。”

东方亚菱道：“你承继了他的衣钵、剑道。”

南宫玉真道：“我没有表妹的才慧，没有法子记下他说的全部真诀。”

东方亚菱道：“白仙子，小心敌人攻来，表姐，尽你记忆，快告诉我。”

南宫玉真记忆所及，很仔细说了一遍，东方亚菱听得很仔细。

这时，金元庆也看出了边无屈的死因，已然下令，两队武林高手，行了过来。

白仙子令牌轻挥，两队黑衣武士，也迅快的行了过去。

双方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杀。

这是一场激烈的搏杀。双方都出动了数十个人。

但见刀光如雪，剑影纵横，搏斗得激烈绝伦。

金元庆冷笑一声，道：“东方亚菱，老夫要先取你的性命。”

长剑一挥，身后一行白衣人，突然冲了出来，直向东方亚菱冲去。

这一队白衣人，又一队黑衣人，迎了上去。

这时，六队黑衣人，已有三队迎战。

金元庆连声冷笑，长剑连挥，又有三队剑士杀了过来。

白仙子只好下令三队黑衣剑士迎上去。

这是一场武林之中罕见的大混战。

金元庆的手下，出动了一百余人，黑堡中也出动了六十余人。

但黑堡中的剑士，人人骁勇，白仙子又早有计划，一队黑衣堡武士，早已挡在了白仙子和东方亚菱的身前。

金元庆虽然动员了百多位高手，但他们一直无法逼近东方

亚菱。

双方激烈的搏杀中，已经有了伤亡。

金元庆似乎已存心一决生死，十队人马，百位高手，分成了两侧绕向东方亚菱等身后。

显然，他要以人力的优势，在这场决战中，早些求胜。

东方亚菱已接过白仙子手中的玉牌，看黑堡武士勇猛善战，布守之处，有如铜墙铁壁一般，不论对方攻势如何猛烈，一直能守着不退。

但金元庆派人两翼包抄，却构成了对黑堡武士的威胁。

而且，六队黑堡武士，已然全都陷入了苦战之中，无法再派出人手，保护东方亚菱。

傅东扬率的人手和南宫玉真等，都还没有出手。

傅东扬很快的把人手分散，布成了一个扇形阵势，保护了东方亚菱。

但人数太少，使那布成的扇面不大，保护的范围有限。

东方亚菱很沉着，笑一笑道：“白仙子，第二批人手怎么调动？”

这时两队年轻的白衣剑士，二十四人，突然由金元庆身后行出，直扑向东方亚菱。

这些人一露面，立刻彼此左手紧拉，其中一人用力甩，另一人，立时借力飞起四五丈高。

但见那些高飞在空中的人，悬空一个折转，头下脚上，直对东方亚菱冲去。

手中的长剑，幻起了一片眩目的寒芒。

空中飞起了十二个人，有如十二头飞鸟一样，分由不同的方

向，扑向东方亚菱。

像十二道闪电一般，集中射向东方亚菱。

傅东扬、东方雁立时飞身而起，阻拦住两路攻势。

天虚子、倪万里、摘星、三小、连吟雪、梁上燕、覃奇等，却缩小了圈子，环围在东方亚菱的四周。

飞过来行向东方亚菱的白衣人，都具有着一流的身手。

傅东扬和东方雁虽然跃腾空中，接下了对方凌厉绝伦的一击，但也生生被由空中震落下来。

忽然，白仙子双手一扬，数十道寒芒，电射而出。

天虚子正在担心东方亚菱的安危，那些白衣人不但行来的势道奇强，而且，来势如风，快速异常，十路齐攻，天虚子这么想，就算大家都肯拼命，也无法保护东方亚菱的安全。

那是江湖上第一等的杀手，个个都武功高强，剑招凌厉，但更厉害的是，他人攻敌的招数，凶残无比，几乎只是只求伤敌，不顾本身安全。

但白仙子那激射而出的数十道寒芒，却解决了天虚子等人心中的忧虑。

但闻几声绵连不绝的惨叫，传了过来，十个白衣杀手，全都由空中跌落下来。

每人的头上，都中了一支短剑。

一剑毙命，十人落地，都已经气绝而逝。

东方亚菱倒是很镇静，笑一笑，道：“白仙子，好厉害的暗器。”

白仙子笑一笑，道：“这也是苏百灵留下的手法，姑娘大概心中有数。”

东方亚菱抬头察视了搏杀形势，道：“金元庆已精锐尽出，准备作孤注一掷，黑堡武士，也必全力迎击，单要这一些抗拒，只怕他们支撑不过一顿饭的时光。”

白仙子道：“这些人，要不要他们下去休息呢？”

东方亚菱道：“不要，在对抗强敌的调配之上，使他们分别担负一些轻的工作就行了。”

白仙子道：“可要下令调动他们出来？”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低声说出了一番计划。

白仙子不停点头，一面带着傅东扬、覃奇、东方雁、梁上燕、连吟雪五人而去。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看样子金元庆要出手了。”

东方亚菱抬头看去，只见金元庆带着八个身着白衣腰中束着红色带子的人，缓步行了过来。

南宫玉真回顾了天虚子、倪万里等一眼，道：“金元庆带来的杀手，大概都是杀手中的杀手，你们对付那些杀手，我对付金元庆，咱们先迎上去，不能让他们接近东方姑娘。”

天虚子道：“对！咱们合力出手。”

东方亚菱道：“不用了，你们挡不住他们的，黑堡中人手太少，他们都已陷入了苦战之中，分不出人手接应你们，单是你们几人，很难能挡住他们。”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我们如若不把他拒挡在两丈之外，只怕我们也没办法保护你的安全。”

东方亚菱道：“你们既然挡不住他，也无法保护我，一个金元庆就不是你们能对付的，何况，他还有带了七八个杀手，那些人多过你们，你们如若阻挡不住他，那就不如让他过来。”

南宫玉真道：“不行，只要他行近你八尺之内，我也一样没有办法能够拦得住他。”

东方亚菱道：“其实，你们阻不住他们，被他们行过来，还不是一样的，后果倒不如你们守在我身侧，等候一下。”

南宫玉真道：“我们……”

谈话之间，金元庆和八个白衣杀手，已然越过搏杀的群豪，行了过来。

这时，南宫玉真等就是想出手拦阻，已自不及。

东方亚菱似是早已胸有成竹，冷笑一声，道：“金元庆，你给我站住！”

金元庆双目中暴射出两道神芒，道：“在眼下这个距离之内，老夫相信，你已经跑不了。”

东方亚菱道：“我没有准备跑，而且，我也一直拦阻他们，不用截击你。”

金元庆道：“他们都没有你东方姑娘这么一分才慧，明明知道的事，似乎是不拦阻了。”

东方亚菱道：“我敢让你过来，我就不怕你，这一点你该明白。”

金元庆道：“一个人，连死都不怕，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东方亚菱道：“我还不死。”

金元庆道：“我想不出，你还有什么逃生的方法？”

东方亚菱道：“你就算如愿的杀了我，你也已经无法挽救失败。”

金元庆道：“杀了你，至少可以消消我胸中之气。”

东方亚菱道：“那你何不试试。”

金元庆道：“老夫正要试试。”

东方亚菱身躯突然向前一栽，似是要摔倒在地上。

南宫玉真吃了一惊，道：“小表妹，你……”

东方亚菱道：“我很好。”

举手一理秀发。

就在这娇躯一倾之际，已发射出了四十二支毒针。

她不会武功，身上的暗器，全都有机簧，操纵发射，劲道十分强烈。

远距离，也许手劲、内力打出的暗器弱些，但近距离内，机簧射出的暗器，却是霸道无比。

四十二枚毒针并出，化作一片寒芒。

金元庆内力精深，毒针近身，自行震落。

但八个跟他同来的一流杀手，却有四个人倒了下去。

余下四个白衣人，闪身避开了一击之后，立刻飞身而起，直向东方亚菱扑了过来。

他们显然伤心同伴惨死，不待金元庆下令，人已行了过来。

东方亚菱正好举手整理云发。

她不会武功，动作不够快速，但她对敌人的下一步行动，推断的十分准确，每一次，都抢尽先机。

双袖中，飞出了一片针影，又是二十四枚毒针射出来。

四个白衣人几乎是自行撞上了毒针。

在距离东方亚菱四五尺处，都倒了下来。

事实上，南宫玉真的双剑，已经出鞘，天虚子、倪万里，都已蓄势戒备。

他们会及时在东方亚菱的身侧布成一道剑网。

但东方亚菱已不用他们动手，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一举间，除去了八个第一流的江湖剑士。

就算是南宫玉真，也没有把握，能在一两百招内，杀死八个人。

说来话长，事实上，只不过一抬手的工夫，金元庆带来的八个一流杀手，都倒了下去。

望望环阵四周的八具尸体，金元庆突然生出一种畏惧的感觉。

他一声令下，一呼百诺，现在，他突然感觉到很孤独。

他统率着武林中大部分人，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

也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和他说说真心话的人。

金元庆还有很多个属下没有出手，但他们像木雕泥塑的一样，静静地站着不动。

令出如山，但却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那么一份感情，彼此关注。

除去八个杀手后，南宫玉真的心定下了许多。

她和金元庆打过一架，不是金元庆的敌手，但那一战中，她学会了很多的武功，对在地下石堡中学得的武功，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只听金元庆长长吁一口气，道：“东方亚菱，你一个完全不会武功的弱女子，竟有这样强的保护自己的力量，老实说，如非老夫亲见，我也不会相信。”

东方亚菱道：“现在你相信了？”

金元庆道：“但仍然无法阻止我取你的性命。”

南宫玉真道：“金元庆，你办不到！”

金元庆道：“南宫世家的杀人手法已算不得武林绝学，我要你见识一下，老夫杀人手法。”

东方亚菱道：“你已经是失去了杀死她的机会了，以后，你们每动手一次，她就会增强一分胜算……”

金元庆冷冷接道：“老夫也是一样，我如能胜她，今日，我就不会留她活命。”

东方亚菱道：“你们两个人，完全不同。”

金元庆道：“有什么不同？”

东方亚菱道：“她早已记熟苏百灵的全部武功，但你却没有。”

金元庆冷哼一声，道：“不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相信你。”

东方亚菱道：“好！那你就试试看。”

南宫玉真缓缓行了出来，手中执着长剑，道：“金元庆，咱们比兵刃，还是比拳掌？”

金元庆道：“比兵刃！”

突然一扬右手，长剑如电，刺了过去。

南宫玉真竟不避，右手斜挥，一剑斩了过去。

双方立时剑来剑往，打在了一起。

两人用的同一剑路，招数变化上，也都完全一样。

这就比速度、功力的渊博了。

金元庆的功力深厚，但南宫玉真却占了胸罗广博的光。

金元庆仍然占优势，剑势凌厉，每一招都透出了强烈的剑气。

南宫玉真虽陷入劣势，但她的剑招，却弥补了功力的不足。

双方恶战百招，南宫玉真竟然仍支持得住。

金元庆暗忖道：事情果如东方丫头所料，我如不在这一战中，杀了南宫玉真，以后再想杀她，就并非易事了。

心中念转，手中剑法忽然一变，疾攻一剑，逼退了南宫玉真，突然向后退开两丈。

南宫玉真没有追赶，却冷笑一声，道：“金元庆，你怕了？”

金元庆道：“我后悔没有早杀东方亚菱，今日绝不能再放过你们，今日，不论老夫的江湖霸业成败如何，先要杀了你们。”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本来，我还没有什么信心，但现在，我信心很强，你杀了我？”

金元庆冷哼一声，缓缓举起了手中的长剑。

全身的衣服，也像是充满了气一样，全身都胀了起来。

东方亚菱道：“玉真表姐，你看出来没有，金元庆要用驭剑术。”

南宫玉真道：“我知道，老实说，表妹，我没有信心能够接下这一击。”

东方亚菱道：“那就避开他。”

南宫玉真道：“避不开的，他功力深厚，这一击，很可能会远及数十丈，如是没有人挡他，在场的人，恐怕难逃他这一剑。”

说话之间，突闻杀声震天，黑堡门大开，冒出了两股黑烟。那是穿着黑衣的黑堡剑士。

有如烟云，卷出了黑堡，立刻分兵五路，向天罗教中冲了过去。

黑堡中这一全力攻出，直似滚汤滚雪，金元庆五百名属下，布成的方阵，一下子，被冲得七零八落。

行出黑堡武士分成五队，每一队前面，都有一个人带路。

那些人，不但熟悉阵法，而且，他们经验丰富，指挥着剑士们分进合击，锐不可当。

金元庆已提聚了真气，正待出手，但却被黑堡中，攻出这一批生龙活虎一般的剑士给震住了。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黑堡剑士竟是如此的勇猛，五百人排成的四方阵，只不过片刻工夫，已被冲散。

立刻间，成了一片混乱的局面。

黑堡剑士，展开了有系统的搏杀。

兵败如山倒，金元庆的属下，完全成了溃散的局面。

这本是一批不同门户，不同出身的杂牌结合，在金元庆严酷的令谕中，构成了一股庞大的力量。

但他们有一个极大的优点，那就是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身手。

在武功造诣上，超不过他们的人，根本用不着他们结合的力量，单凭他们本身的造诣，就可以拒挡强敌。

很不幸的碰上了黑堡剑士。

他们单独的造诣，个个都超过敌人，苏百灵诡异、凌厉的武功，造成了他们剑剑追命，刀刀夺魂的杀敌能力。

他们庞大的人力，但合作却不够严密，这就是他们的缺点。

可是，他们太强了，强到用不着合作去对付敌人。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试验过合作的能力，今日，他们遇上了更强的敌手——黑堡战士。

单打独斗，他们已经没有法子胜过这些剑士。

合搏的打法更坏，人多手杂，反而，阻挡了自己人的出手，每个人的武功造诣，都无法发挥出来。

这就造成了很混乱的局面。

也给了黑堡剑士们更多的可乘之机。

惨烈的屠杀、横飞血肉，使得天罗教一群乌合之众，迅快的开始崩溃。

一个人转身逃命，引起了先效，这就使得数百个天罗教中人人开始奔逃。

一个人，要开始逃命时，就完全没有了抗拒的勇气。

开始奔逃的越来越多。

一群巨鹰，突然由黑堡的屋顶飞起，长鸣划空，直向奔逃的群匪追去。

巨鹰去势如箭，双翼振动，射出了无数的毒针。

群鹰振翼，毒针如雨，奔逃的人，有如山崩落石一般，不停地向下倒去。

只不过片刻工夫，向前奔逃的人，倒下去了十之六七。

突闻两声怒喝，两个身中毒针的高手，开始向巨鹰反抗，飞跃而起，挥剑斩去。

两人发剑很准，四只巨鹰尸体落地之后，散发出一片毒火。

不少人，又为毒火所伤。

忽然间，一道寒芒，由黑堡的武士群中飞射而出，直卷过来。是白仙子，驭剑行来。

像一道长虹一样，一阵卷扫，立刻有五个人倒了下去。

那是站在最前面的五个人。

天罗教元气已伤，死亡了十之七八，余下的纵然作困兽之斗，但已经无法挽回溃灭的命运了。

金元庆没有出手，只是呆呆地望着那些逃亡的属下，没有喝

止。

他太意外了，想不到聚集天下半数精锐的高手，竟然崩溃地如此之快。

数百人空前的庞大阵容，就这样子，一下崩溃不存了。

金元庆花了数十年建立的基业，就在这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化作了乌有。

庞大无匹、傲视江湖的天罗教，就这样的垮了，垮得很凄惨，数百人的大组合，一下子冰消瓦解。

金元庆究竟是一代枭雄之才，眼看着事情已一败涂地，反而镇静了下来，手中长剑，也凝劲不发，一直静静地看着。

他没有出手解救，他明白大厦将倾，非独木能支，不论他有多么高强的武功，多么精湛的剑术，也无法以一人之力，抗拒黑堡的众多剑士。

由高峰一下子跌落到千丈深谷，金元庆几乎是无法承受这个打击。

惨烈的搏杀，渐近尾声，终至结束。

金元庆如大梦初醒般，长长吁一口气，道：“东方亚菱，就这么快么，我数十年心血建立的强大实力，竟在短短的几天中，被他们击溃、星散。”

东方亚菱道：“真正的崩散原因，并非是我们的力量强大，而是你领导的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不能群战，一旦遇上了大敌，他们无法抗拒，他们一个人是一个人的力量，但两个人加起来，仍然是两个人的力量，十个人加起来，反而会减少了一些力量，你没有一个真正忠心为你的属下……”

金元庆接道：“胡说，怎么会没有？”

东方亚菱道：“你确然罗致了不少高人，名士，你也有一套笼络人的手段，但你只是笼络了他们的人，却无法笼络他们的心，像边无屈那样的高人，已上剑道之极，老实说，他才是当今真正第一高手，你，未必是他的敌手，但你们道义相交数十年，他不能不帮你，而事实上，他根本不赞成你的作为。”

金元庆道：“他和我相交至深，为什么没有和我谈过这些事？”

东方亚菱道：“他能和你谈，谈了你也不肯听，所以，他一直隐技自珍，他自绝之前，展露了他剑上造诣、才华，你大概也看到了，你能够胜他么？”

金元庆道：“我不能。”

东方亚菱道：“对！但你平常之日，决不会知道，你不会胜过他。”

金元庆苦苦一笑，道：“老夫的功业毁于一旦，这是无法补偿的仇恨，我要报复，我不能杀尽黑堡的剑士，但至少，要杀了几个罪魁祸首。”

东方亚菱道：“金教主口中的罪魁祸首，都是些什么人？”

金元庆道：“你！南宫玉真、傅东扬，至少，你们三个要死。”

南宫玉真道：“你一个人也杀害不了，不信你就试试，我和边无屈老前辈动过手，使我体会到一件事，那就是世上任何诡异杀人之术，都有破绽，都有缺憾。剑道造诣的最高境界，是不用杀人，而是使人知难而退。”

金元庆冷冷说道：“我和边无屈相处数十年，对他的了解，不会比你少，这一点，你该明白。”

南宫玉真道：“你了解的只是他表面上的世俗恩情，他以世

俗酬报，所以，他不肯为你培养出第一流的剑手，他不肯真的助你为害江湖……”

金元庆接道：“他为我而死，以命酬情，难道他还不算好朋友？”

南宫玉真道：“这就是世俗上酬情之法，他给了你一个躯体以全义，但却无法伤他灵魂的清高，他把绝艺的剑招传给我，就是他对武林的交代，他不忍杀死你，但却又厌恶你的所做所为。”

金元庆怒道：“你胡说！”

南宫玉真道：“很真实，你不信的话，立刻可以求证。”

金元庆道：“如何一个求证法。”

南宫玉真道：“咱们再动手一战，多不过五百招，少不过二百招，我就可以取你之命。”

金元庆应道：“老夫没有时间和你慢慢较量，你小心了。”

一提气，突然飞步而起，直向南宫玉真行了过去。

南宫玉真早已蓄势戒备，但还未来得及飞身迎敌，一道白芒，流星赶月一般，疾飞而至。

两道白芒交接，响起了一阵龙吟凤吟般的交鸣。

紧接着的白芒一收，人影乍现。

凝目望去，群豪都是看得呆在了当地。

白仙子手执着长剑，洞穿了金元庆的前胸，力道强猛，剑芒直透后背。

但金元庆手中的长剑，也刺入了白仙子的要害之上。

两个人，都中了要害，对峙而立，剑还在对方的身上，稳住彼此的身躯不动。

南宫玉真急步奔了过去，道：“白仙子！”

白仙子微微一笑，道：“好好照顾黑堡主，告诉东方姑娘，要她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

言罢，闭目而逝。

白仙子死得很安详，脸上一片平静。

金元庆却是一脸厉色，大有死不甘心之慨。

黑堡的剑士们，围拢上来，抱着白仙子跑下去。

她不是堡主，但却是黑堡中最受敬重的掌令人。

千拙大师快步行了过来，合掌一礼，低喧一声佛号。

东方亚菱黯息一声，道：“玉真表姐，善后的事，交给你了，我好累，好累，要先走一步。”

南宫玉真急道：“亚菱，你怎么能走？”

东方亚菱道：“别拦我，别劝我，来自有处，去自有方。”

转身向前行了过去。

南宫玉真急道：“小表妹，他怎么办啊？”

她在情急之下，已然顾不得四周人多。

兰兰、秀秀追了过来，扶着东方亚菱向前行去。

远远的传来了东方亚菱的声音，道：“表姐，交给追风吧？”

南宫玉真要追，却被东方雁拦住，道：“表姐，由她去吧，只听连吟雪叫道：“亚菱姑娘，等等我，我要追随你一生为婢。”

覃奇道：“连堂主，你何苦……”

连吟雪格格一笑，道：“我有太多问题，除了东方亚菱姑娘的绝世才慧之外，世上又有何人能够回答我。”

言罢，放腿奔去。

南宫玉真回顾了傅东扬一眼，道：“老前辈，我也要走！”

傅东扬道：“你去吧！此地之事，由我和千拙大师应付。”

南宫玉真道：“我要带着你的徒弟。”

傅东扬道：“我们已断了师徒之情，姑娘带他走，杀留任凭处置。”

南宫玉真道：“如何处置他，要亚菱表妹决定，我们作不了主。”

低声吩咐了摘星几句，转身而去。

傅东扬看出了南宫玉真已有着非去不可的决心，不敢再拦阻。

兰兰、秀秀，用软兜抬起了东方亚菱，步行如飞，顿饭工夫，已走出了十几里路。南宫玉真一直遥遥地跟在身后，未让东方亚菱等发觉。

忽然间，兰兰惊叫一声，放下了软兜，那声惊叫很强大，使得遥遥跟在身后的南宫玉真也听到了尖叫之声。

她迅速的施展开轻功，追了上去。

兰兰、秀秀已然放下了软兜。

连吟雪快步追了上去，道：“兰兰，你叫什么？”

兰兰已然抱起了东方亚菱道：“姑娘……”

连吟雪呆了一呆，快步奔了过来，道：“她怎么了？”

兰兰道：“她好像晕过去了。”

连吟雪伸手一按东方亚菱的额角，皱皱眉头，道：“烧得好厉害。”

这时，南宫玉真、东方雁，都已快步奔了过来。

东方雁伸手一探东方亚菱的脉息，只觉她脉息微弱，不禁黯然流下泪来，道：“妹妹，我不该邀你出来的，你这柔弱的身躯，如何能承受得住江湖上这等无情风雨的摧残。”

南宫玉真也到了软兜前，道：“她心力交瘁，疲劳过度，金元庆没有伏诛之前，她还仗恃一份诛杀凶首的心愿化成的一种神奇力量，支持着她，如今元凶已经伏诛，支持她那股精神力量消失了，她不愿我们看到她晕，所以，她撑着要走。”

东方雁道：“表姐，她……”

南宫玉真道：“唉！亚菱比我更清楚她的身子。”

话说得很明白，能救东方亚菱的只有东方亚菱自己。

南宫玉真回顾了一眼，道：“兰兰，看看这附近有什么可以落脚的地方？”

兰兰道：“这地方没有人家，连朝、村、观也不见一个！”

南宫玉真道：“亚菱不能忍受折腾了，我们必须找一个可避风雨的地方停下来。”

连吟雪道：“五里外有一株老杉，枝叶密茂，荫地亩许，那地方可避风雨。”

南宫玉真道：“咱们去！”

那是一株无法计算年代的巨杉，主杆粗过十人合抱。

像它旁边的石山一样，也许在有人那一天，它就生了出来。

刚刚安顿好东方亚菱，魔刀、神剑抬着秋飞花在追风、摘星护侍之下，也赶来了。

追风长发散披，双目红肿，显然，她一直没有好好的休息过。

她有太多的心事，太沉重的负担，已超过了她所能负荷的能力。

望望躺在木板上的秋飞花一眼，东方雁冷说道：“表姐，你怎要人把他带来了？”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一定要带他来，杀了金元庆，那是

公义，如何处置秋飞花是私情，公义已尽，私情未了，我必须等亚菱一句话，看看如何处置他？”

东方雁道：“舍妹未清醒之前，我能不能作得主意？”

南宫玉真道：“不能，如何处置秋飞花，只有亚菱表妹有权决定，还有一个人，就是追风。”

东方雁心中很火，他忍下去没有开口。

南宫玉真神情很庄严，盘膝在东方亚菱的软床前面坐下。

她运气行功，片刻工夫，顶门上升起了白色的烟雾。

缓缓睁开双目，南宫玉真缓缓说道：“快些扶亚菱坐起来。”

兰兰、秀秀依言扶起了东方亚菱，坐正身子。

南宫玉真缓缓伸出右掌，抵在东方亚菱的后背之中。

脸色苍白的东方亚菱，慢慢的泛现了红润之色，睁开了双目，道：“谢谢你，玉真表姐。”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道：“亚菱，我知道你需要休息，但有些事，非要你决定不可，所以，我们以内力助你早些醒来。”

东方亚菱回顾了秋飞花一眼，道：“表姐，为了他吗？”

南宫玉真道：“是！如何处置他，表姐实在想不出完美之策。”

东方亚菱道：“表姐，能不能给我一些时间？”

南宫玉真道：“亚菱，你只说一句话就行了。”

东方亚菱道：“我知道，但这句话，很难出口，明日中午，我在这里等你。”

南宫玉真道：“我们……”

东方亚菱接道：“只留下兰兰、秀秀陪我，其他的人，都要离开，我不要听到任何惊动的声音，也不要看到任何人，我要绝对静静的想一想。”

南宫玉真依言退去。

东方亚菱也赶走了东方雁。

漫漫一夜，却有着度日如年的感觉。

好不容易，等到了中午时刻，南宫玉真如约赶来。

巨大的松树下，以青布围了一个方形小室。

兰兰、秀秀双目红肿，站在布围前面。

只看两人的神色，就知道她们没有好好睡过。

南宫玉真的心头震动了一下，道：“亚菱，她……”

兰兰道：“姑娘……”

但闻步履声响，东方雁、傅东扬等十余人，疾奔而至。

东方雁越众而出，道：“兰兰，小姐怎么样了？”

篷布中传出来东方亚菱的声音，道：“我很好，哥哥，是不是来了很多人？”

东方雁道：“亚菱……”

东方亚菱急急道：“别进来，任何人，都不能来！”

南宫玉真道：“我呢，小表妹，咱们都是女儿之身，难道我也不能进去吗？”

东方亚菱道：“也不能，不过，表姐，我会见你们。”

南宫玉真道：“那要等到何时？”

东方亚菱道：“就在今天……”

语声顿了一顿，接道：“秋飞花来了没有？”

南宫玉真道：“没有，他还留在那里。”

东方亚菱道：“表姐，追风姑娘，准备如何处置他？”

南宫玉真道：“追风一直没有说话，后来，我逼她，逼她一定要说出自己的意见！”

东方亚菱道：“她说了没有？”

南宫玉真道：“如若一定要她作主，她主张放了秋飞花，她说秋飞花虽然强行加暴，但她如抵死不从，秋飞花即杀了她，也不可能得到她，她细想当时的经过，也是她自己心中早有情愫，其实，用不着秋飞花加暴于她，只要他几句，也许她就会答应了。”

东方亚菱道：“追风姑娘只说了这些吗？”

南宫玉真道：“她还说了几句话……”

东方亚菱道：“说什么？”

南宫玉真道：“她说，这一切事情，还要请你作主，你如愿意收留她，她愿意终身追随你们，不计身份，不计地位；你不要她，她就住在杀了秋飞花的埋骨之处，结庐度过她一生的岁月。”

东方亚菱道：“好！好！追风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希望你以后，要好好的待她。”

南宫玉真道：“我……”

东方亚菱接道：“表姐，接他来，有些事，不能永远这样晦暗下去，总该澄清一下，”

南宫玉真道：“好！我去找他来。”

没有人会想得出来，东方亚菱坐在帐篷中作些什么？

这些都是她的故交好友、兄长、至亲，东方亚菱又为什么不能见他们。

秋飞花来了，仍然用一个木板抬来的。

这时间，南宫玉真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行近帐篷，道：“小表妹，他来了。”

东方亚菱道：“他清醒没有？”

南宫玉真道：“没有，他还在晕迷之中。”

东方亚菱道：“解开他的穴道，我有话问他。”

南宫玉真应声行了过去，解开了秋飞花的穴道。

秋飞花挺身坐了起来，但他看到的，都是忿怒的眼光。

缓缓站起身子，只有追风一个人行了过来，扶住了他的身躯，道：“公子，你清醒吧！”

秋飞花双目盯注在追风的身上，瞧了一阵，道：“我很清楚。”

追风道：“周围这些人你还认识吗？”

秋飞花道：“认识，而且，我也知道，你们都很厌弃我。”

追风道：“你明白就好了……”

只听东方亚菱的声音，由篷帐中传了出来，道：“追风，扶他进来，我们三个人，好好的谈谈。”

追风怔了一怔，道：“要我去？”

东方亚菱道：“是！你们进来吧！”

追风应了一声，扶着秋飞花行入了篷帐之中。

三个人谈话的声音很低，篷帐外面虽然有很多人，但却没有人听到他们说些什么？”

一顿饭工夫之后，篷帐缓缓启开。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缓启的篷帐吸引。

只听南宫玉真一声惊叫，道：“小表妹，你……”

转眼望去，只见东方亚菱静静地坐在可以折叠的软床上，那长垂肩上的秀发，变成了一片白色。

东方雁说的不错，这短短数月的折磨，她好像忽然老了很多。

东方亚菱扬扬手，道：“表姐，你过来。”

南宫玉真缓步行了出去，双目中忽然间流下泪来，道：“亚菱，你……”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表姐，好好照顾秋飞花，照顾追风……”

南宫玉真道：“亚菱，你……”

东方亚菱打断了南宫玉真的话，接道：“表姐，听我说下去。”

南宫玉真道：“好！我听。”

东方亚菱道：“我一直在想，终于想到了一个解救他的办法。”

南宫玉真道：“你想白了自己的头发……”

东方亚菱笑一笑，接道：“我不想也会白的……”

回顾了坐在身侧的秋飞花一眼，道：“我用金针过穴之法，钉了他九处穴道，用针七七四十九次，他或可能恢复自我，我已把用针之法，传给了追风，表姐，告诉他们不要拦阻我，我要去了。”

南宫玉真道：“你要到哪里去？”

东方亚菱道：“我都告诉了追风，她会告诉你，表姐，拦截我，是逼我死，你知道，我至少有一百种方法结束自己的性命。”

南宫玉真呆了一呆，东方亚菱已要兰兰、秀秀，打开软兜，坐了上去。

东方雁一横手拦阻去路，道：“妹妹，你要哪里去？”

东方亚菱一扬右手，斩下左手小指，道：“哥哥，别拦我，再拦，我就斩下整条左臂。”

东方雁呆住了。

全场中人，都呆住了。

就这样去了，都是武林中第一流高手，看着她去了，却没有

留下她的法子。

直到东方亚菱的背影消失，东方雁才伸手捡起地上半截手指，大声嚷道：“妹妹，妹妹，我害了你，我不该约你出来的！”

傅东扬缓缓说道：“但她救了整个的武林，留下了千古美名。”

转眼望去，只见秋飞花盘膝而坐，身上插着九根金针。

南宫玉真被东方雁那一声惊叫惊醒，急急问道：“追风，我问你，亚菱说些什么？”

追风道：“她说，别找她，她要来的是时候，自己会来。”

南宫玉真道：“只说了这些吗？”

追风道：“她还说，要用七七四十九天时间，试试金针过穴之法，疗治他的伤势，如是疗治不好，那就要我杀了他。”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望着东方亚菱的背影、去向，缓缓说道：“希望她会回来……”

在场中人，都望着东方亚菱的去向，呆呆地出神，她已经远去了，但每人的感觉中她似乎仍在视线之内。

她留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像是烙铁烙在人的心上。